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六六冊目次

鼎鑊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七十四卷首一卷(二)

〔明〕鍾惺訂正  
明崇禎刻本



鼎鑊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  
七十四卷首一卷(二)

〔明〕鍾惺訂正

明崇禎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太金卷之三十二

○隋紀

高祖文帝 名堅 字那羅延 楊氏 弘農華陰人 漢太尉震之後

後世世世相傳 生於隋文帝時 年方七歲 父忠任魏

及周以功封隋公 堅公建為王 堅生而有異 髮上生五

人 年日 宅傍有尼寺 一尼抱歸鞠之 一日尼出付其

母 自抱頭上角出 倫轉轉延母大驚 驚之地 尼心動 堅還見之

曰 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 及長 相姿奇異 主靜 帝曰 堅

有反相 堅聞之 深自晦匿 女為周宣帝后 及宣帝子靜立 堅以

太后父 乘政遂移周祚 祚帝恭讓 堅下為一 以火德都

長安 勸修明信 監滿禁 感肅調順 慎死 刑侯 復更省 女降 照

封禪 却降 慶賀 有足 稱然 性猜忌 苛忍 楊素 構譏 廢勇 廢公 以

致逆 廣為樂 大寶不處 在位二十四年 為周所殺 時六十四 葬

泰陵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隋紀 卷之三十二 隋文帝

補先縣一葉後至嚴破賊臣吏身記敗與之論功帝大為賞

初上嘗使賴開方略於李德林至是當其功校核賴封郎公已宣  
敕或說賴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愧而公亦為虛名矣賴曰  
之乃止

初劉君勳獲其所遺策上之謂之御授平賊七策帝弗信曰我不求  
名公官自求名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劉君南有祖國乎因併  
左右引突厥諸將擒之而曰此是突厥國天子之弟劉君虎也隨之  
突厥後遂不敢仰視帝等知劉君勳之親禮遂密因劉君

曰公猶親也每被殺然然然明  
初以陳江總哀憐陳國師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其雅操以爲江  
表每見周繼嗣等論之許以爲貴繼嗣等對曰臣等陳氏厚遇本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二  
初江總哀憐陳國師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其雅操以爲江  
表每見周繼嗣等論之許以爲貴繼嗣等對曰臣等陳氏厚遇本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二  
初江總哀憐陳國師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其雅操以爲江  
表每見周繼嗣等論之許以爲貴繼嗣等對曰臣等陳氏厚遇本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二  
初江總哀憐陳國師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其雅操以爲江  
表每見周繼嗣等論之許以爲貴繼嗣等對曰臣等陳氏厚遇本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二  
初江總哀憐陳國師為開府儀同三司帝嘉其雅操以爲江  
表每見周繼嗣等論之許以爲貴繼嗣等對曰臣等陳氏厚遇本

經民間用仗悉皆除毀

綱鑑七月群臣請封雖不許蓋定前朝陳國師而不敢封  
綱鑑十二月詔定雅樂禮初使卿譚子弘子彥之何安等修樂安自  
耻不逮嘗欲沮壞其事今各造樂器又恐樂成害其耳目先白帝云  
吾樂器工人奏之嘆曰此樂器上聲也乃調五音爲其夏一無聲  
高房內等十四調續奏用之至是年弘又奏中國舊多往左左不  
得樂師者樂師皆備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雖有遺而聲  
請樂器乃弘弘與許等心等參定

綱鑑以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則家避之病有多死公  
義命皆與疫事設帳晝夜處其間以奉祿具饗衆少自省問病者  
既愈君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索君若能相索君死久矣民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二  
感之始相惡愛風俗遂變其後遂非則刺史史氏訟事立於有須者  
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遂斷斷曰公事有幾何自若公義曰刺史無  
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乎家十罪人聞之咸歎服  
後有訟者鄉閭父老備曉之曰此小事何須使君訟者有兩端而止  
綱鑑庚戌十年三月赦禁刑禁事君不於殿內君不于常龍圖閣過  
其常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撻殺之

綱鑑上性仍忌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常  
今左右視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父老史賊族私使人以錢  
用過之得犯立斬每於幾廷擇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囚又常以殿廷  
殺人兵部侍郎傅商議上不從然亦嘉悔意獄淵基而怒釋臣之  
不諫者

綱鑑十一月江表自東晉以來刑

綱鑑十一月江表自東晉以來刑

綱鑑十一月江表自東晉以來刑

國之方涉以爲國人所慕思者居經章昭昭上存於溫

方丈之林。孤藤隱隱。之。下。計。其。有。多。無。飛。居。月。出。蟬。

今年明祖三分滅一在滅半功網全免

恭卅三年春正月作仁壽宮於岐山之北楊劉纂父之曰惠林爲土木監於黃山塋谷以立宮。然臺京觀宛轉相屬。急丁夫多死役以王石因而發之死者以萬數。

秋七月突厥突利可汗請許之帝之滅陳也以陳絕屏風騰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懷心常不平。書屏風爲詩。陳子以寄帝。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公主遂懷怨。都尉可汗爲還。帝因遣將軍長孫晟使突厥。發公主私事。廢之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帝使裴矩謂之曰。能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遂請公主於都尉。都尉殺之。更表請婚。長孫晟曰。雍虞閭。可殺。公復無信。雖改爲婚。終當叛。若處羅侯之子染干。素有誠款。前嘗乞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使慰之。

綱鑑大綱

卷之三十一 隋文帝紀

帝志許高公

甲寅十四年夏四月。行新樂。半弘華使。祖考定雅。樂復用旋宮。帝微記何。笑之言不樂。於是初學。復帝思作武舞。以家功德。至是樂成。絕行之。高祖常聞新樂。然。泣曰。聖國而哀。天下不久盡矣。高祖竟死。且足悉取其書。慶之曰。用此何爲。

秋七月。關中旱。八月。帝如洛陽。上道左右視。民食得豆屑糲。以獻。上流涕。以示臣。臣深覺其爲之不御。潤食者。其年。至是。師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携幼者。輒引品。避之。至艱。險處。見有擔者。左右扶之。

冬。明下。詔。高仁英。謝瑛。陳叔寶。隋宗祀官。給寵物。叔寶得安。出。帝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而如思安。時事。不可。以作。明之。帝。故。當。有。若。網。度。京。已。破。八。萬。營。意。怒。賢。飲。酒。遂。不。之。行。而。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網鑑大綱

卷之三十一 隋文帝紀

不。然。矣。前。通。歷。卒。於。家。

秋。七月。關。中。旱。八。月。帝。如。洛。陽。上。道。左。右。視。民。食。得。豆。屑。糲。以。獻。上。流。涕。以。示。臣。臣。深。覺。其。爲。之。不。御。潤。食。者。其。年。至。是。師。民。就。食。於。洛。陽。遇。扶。老。携。幼。者。輒。引。品。避。之。至。艱。險。處。見。有。擔。者。左。右。扶。之。

冬。明。下。詔。高。仁。英。謝。瑛。陳。叔。寶。隋。宗。祀。官。給。寵。物。叔。寶。得。安。出。帝。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而。如。思。安。事。事。不。可。以。作。明。之。帝。故。當。有。若。網。度。京。已。破。八。萬。營。意。怒。賢。飲。酒。遂。不。之。行。而。

三 上 好 所 已 願 思 自 罪 擲 得 夕 汝 亦 存 也 其 之 已 焉 不 可 謂 又

止原臣上已(字)本女(字)位(字)恭世(字)易行(字)國(字)...

不及周公安敢辭法王太子

以安義公主妻秦威利可汪帝欲前朝故時厚其禮令其  
威利之使帥衆南徙居度日臺糧餉資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司計也  
友不如進乎平帝太子笑利於其朝貢遂絕而掠邊關利何知靜  
輒遣表關由是邊郡無有備

冬欲州刺史霍光其來朝初何楊使霍南及還欲州刺史霍猛力  
請隨入朝稱以其疾遠還而卒帝不聽稱曰猛力與臣同儕身  
死道主人待其子長其至是入朝帝大悅曰何稱昔傳猛力乃至於  
此

十二月段熲奏威利則慶則討桂州並以婦弟趙仕任爲度史  
仕任通於威則慶家事世方宣言威則不飲行帝聞之禮賜甚薄  
威則適至歸桂州以此誠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仕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二 漢書紀

十一

臣入秦事固苦威則謀及接洽坐死拜仕任爲任國

戊午十八年夏五月華帝崩衛太子嬰繼位昭帝有衛后之弟延  
州刺史陳有婢事衛太子使之殺人會與楊素妻郭氏俱有疾  
皆曰捕賊疾也上意所爲各高相率維治之得其實記夫婦言  
賜死後爲之請曰衛若殺衛太子者安不敢言爲妾身敢請其免  
死弟整亦請開求哀於是免死詔曰自今有犯者投四裔

冬十二月南夷夷亂配及霍王秀奏史圖威受賂縱賊致生邊患  
帝怒命斬之高順及元舅等皆諫曰圖威雄略過人將士樂爲效力  
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

己未十九年秋八月除左僕射高順名時太子劉失愛帝嘗有廢  
立之志高順則曰行神言置王紀官王必付天下焉何圖威  
初其其可廢也后知順不可奪欲去之會帝令廢東宮

霍光與霍顯爲霍光弟東宮衛太子帝嘗曰太子王任何顯

王我執是前公不須仍踵霍顯太子表仁然太子女故帝以是言  
之顯初爲其母諫之曰汝當貴已極但有一所願耳欲見  
之顯曰是常事顯變至是顯然無恨也先是國子祭酒元帝嘗言帝  
曰楊素與顯俱好臣付社稷唯高順爲帝初然之及顯得拜帝  
深責之善愛惟而卒

九月以牛弘爲吏部尚書弘素先德行而後文學務在博通雖  
致腐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劉基奏書稱儒者絕倫然後  
行徐述似輕薄時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委任得人爲多

庚申二十年二月劉基勸復坐事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不韋  
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二 漢書紀

十二

六月秦王侯卒國除侯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謂其使  
曰我竭力創業作訓垂範汝爲君子而欲欺之不知何以貴汝後  
怖疾遂篤及卒上哭之數聲而已侯所爲修德之物奉命焚之侯  
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  
與人作鎮石耳侯子浩崔妃所生太子曰選群臣布直奏太子母  
石罪不合承嗣帝從之以秦國官爲喪主

十月魏太子朝爲庶人初帝使太子劉參決政事時有召魏帝  
納之勇性寬厚意無猜飾之行帝意欲然而別服用後竟數與  
帝見而不悅故之曰曰皇帝王未有好於後而能久長者何故以除  
約爲先乃能奉宗廟晉曰長服各出一物時復觀之

約爲先乃能奉宗廟晉曰長服各出一物時復觀之









綱鑑易知錄卷之二十一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綱鑑易知錄卷之二十一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魏武帝初在左遷降詔一等

丙寅二年春二月新作興備機務謀功德送羽毛民求捕之  
遺類為程... 其根... 五十萬人費以鉅計

夏四月遷東京上自月登空都四月月是...  
入東京御城... 加珂藏... 秋七月制... 不得舉行其職... 不得舉行其職...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丁卯三年春正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金主... 金主... 金主...

賜良民路車馬鼓吹旗幟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鑄七月築長城詔募丁男自餘郡長城四里榆林東至紫河山大

司馬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一

二十四

知帝好遠略諸南胡至者相誘誘諸國山川風俗西域圖記二

卷各四十四國入朝秦之帝於是使使募募漢武之功甘心將

西域四夷經其歲以冬自是西域諸國往來相繼府經都曉渡

送迎慶賀以萬萬計今中國發兵以至於七百里之唱道也

網及展四年四月營於陽官在山西汾州一帶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

江都苑囿雖多入而益厭於備實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官

官已七年春正月禁民間兵器網又移都洛陽

網三月帝巡河右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來朝獻禮

史 66-13



[illegible]

右將軍死帝曰軍能作參謀無恙否臣死帝謂其曰

人隨君殺臣能作此語和臣員才學無端天下之主

臣曰天下皆謂朕承前緒餘而四海設本朕與主大夫高選亦

當為公子謂秘書郎國臣曰我亦不喜人遠左位望通顯而求

求名者所不附至手車感之士雖少寬得然卒不重之地上下其

知之

千守漢曰帝宋開入主事臣曰事作詩寫字故應多事列玉

佩袋二交何其

人之受其

十月將軍山萬緒擊劉元進元進將渡江會楊玄感敗宋

元進元進推以為王據其前稱天子署置百官置陵東陽會

將軍家修多執長史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吐蘭緒光祿大

人全

十二月丙寅人章福嗣等伏誅楊玄感之西也章福嗣上請東

所獲送東都王繼送福嗣密及楊國恩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

密與仲伯等相見亡去悉使出其所藏金以不使者曰吾等死日此

金並留付公幸用相慰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并詣政新池對諸通

市酒食舞談諠譁意多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陰者

者皆脫穿牆而逃嗚呼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一面責我耳

至高陽以草書示福嗣付大理寺宇文述請為軍法以肅將來十

二月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使九品以上持兵研射支體摩碎

甲戌十生二月詔自餘議伐高麗戊子詔徵天下兵百道俱

天下已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因驚遽使之降劉義順

元氏定漢

政帝力班師

綱冬十月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尉斯政謂告太廟仍徵高麗王

入朝元竟不至殺將帥裴長史國後事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

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尉斯政以爲不可作無異論以刺之至是

其言始驗殺尉斯政其因使百官嘆之俟有或致之至德

綱十一月祀南郊大風

綱致室日重示有言自於大風遇之君天必失時而安全之故

出以風以爲戒之至千三百三不致後改命今之故

楊州總督置至府學士至百人皆令修撰自經術文事兵農地理

綱冬十一月

東都修文殿

綱三月九日入朝堂百官相率詣法部總領已東都修文殿目止

而後之修文殿有二孔雀孔雀自西苑飛集會成朝堂前

衛校尉高總儒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

相賀以爲德誠誠心宴會是時朝散大夫

綱八月帝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與意交鴈門

今鳥出詔天下募兵今竟來赴難李淵子也民年十八應募緣地

衛將軍定興詔定興曰始畢敗兵國天子必謂我爲俘不能赴

元氏定漢

元氏定漢

元氏定漢

元氏定漢

元氏定漢

元氏定漢





士弘與戰校于岷江遂大振手餘萬公自稱皇帝國號齊  
平齊保爭殺隨入以都縣應之北自九  
綱以李淵為大將軍以都將劉君雅王威副之擊斬魏周  
李也長將數千精兵合擊大破之  
綱察王綱稱帝帝諱齊高祖綱不自安及病不呼醫綱終謂所  
綱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

綱大僕楊善寶擊金神高士連斬之綱德收其眾取襄陽詔詔  
善寶兵先是得勝得隋官及士族子弟殺之綱建德善遇之由是  
隋官將以城降之善寶曰盛勝兵至十餘萬人楊善寶破隋河北賊  
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歡曰我初不聞賊類如此善寶降賊何多也  
世祖對曰小竊豈能多未足為懷義臣之權兵不少久在關外此  
最非宜帝曰卿之言是也遂追殺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綱大史侍郎唐世基以帝繼圖盜賊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  
基輒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星羅狗盜郡縣擄運行當於盡願降  
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  
陷沒郡縣帝嘗用之知也

綱治書侍御史韋處劾奏國世基及御史大夫裴鑑職典樞要四  
方告變不爲奏聞賊多言以致發兵不多待官不克故使官軍失利  
賊黨日盛請付有司詰正其罪人理卿卿等舉奏請起言小其左遷  
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客問禮餽豐饒前赴遷拜則停解  
由是郡縣殘虐刻以自負賦民外通盜賊內苦重賦加之饑饉米  
樹於其後賊聚而食之而食者皆自斃乃自相食官倉充初吏畏賊又  
敢殺士世充聞江淮義兵之由是益有寵

綱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客問禮餽豐饒前赴遷拜則停解  
由是郡縣殘虐刻以自負賦民外通盜賊內苦重賦加之饑饉米  
樹於其後賊聚而食之而食者皆自斃乃自相食官倉充初吏畏賊又  
敢殺士世充聞江淮義兵之由是益有寵

綱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客問禮餽豐饒前赴遷拜則停解  
由是郡縣殘虐刻以自負賦民外通盜賊內苦重賦加之饑饉米  
樹於其後賊聚而食之而食者皆自斃乃自相食官倉充初吏畏賊又  
敢殺士世充聞江淮義兵之由是益有寵

恭帝 名劼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爲帝在位二年  
位干寶縣爲國公年十五而薨  
丁丑十三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長樂王善德丁丑元年○王  
恭帝 名劼文帝之孫初封代王唐公李淵立以爲帝在位二年  
位干寶縣爲國公年十五而薨  
丁丑十三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長樂王善德丁丑元年○王

綱三月蜀太尉劉武周斬太守王春收兵得萬餘人自稱太守  
使附于突厥安祿山爲定勢可汗  
綱蜀太尉密據與洛谷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  
初蜀說魏曰洛谷台多糧聚將軍若親帥大軍輕行掩襲終果以  
賊窮之遠近難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  
洛谷破之聞食民所取老弱糧食道路相屬讓於是推密爲主號  
爲魏公用魏君爲記室於是魏魏江淮群盜莫不響應然悉拜

綱魏公使各領其衆置百官漢以領之  
綱魏君之理之子也博學強記文辭聰敏路道衝當屬之於高祖高  
祖曰是歌我卿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帝即位尤疾其名謂  
城令趙彥復魏思配密得之喜引爲上客

綱四月魏舉稱而秦霸王陳西魏驍勇絕倫家資巨萬父老秦無  
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魏巨盜起金城令劉瑛募兵得數千人  
使舉將而討之方授甲置酒舉主舉與其子仁見及同黨十三人於  
座劫殺發兵圍倉廩施自稱西秦霸王招集群盜賊帥宗羅師衆  
歸之舉兵大振以仁見爲西秦霸王領東道丁軍元帥少子仁越爲主  
進河州刺史羅師爲與仁以仁仁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

綱河州刺史羅師爲與仁以仁仁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  
萬

綱河州刺史羅師爲與仁以仁仁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  
萬

綱河州刺史羅師爲與仁以仁仁見未幾盡得隴西之地衆至十三  
萬

白雲山之竹書無窮。亦東海之波流無窮。顧有後之。...

五月辛酉起兵。天辰殺嗣。王威高。...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隋書 三十五

見隋書方。...

從以此業。...

世民笑曰。...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二 隋書 三十六

西撫而有之。...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三 隋書 三十七

六月。...



自稱源王  
八月兩寨別命軍中行裝趨舊城成世民將數千騎至城下  
取老生下馬投鞭動引其就斬之遂克舊城  
李淵兄高祖弟劉文靜以兵數千至下隼城降焉  
九月以江都婦女配將士驍果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  
尉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賜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

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一  
境內寒婦處女集宮下悉將士所取  
武陽大明郡太守王寶藏以郡降李密以爲上柱國  
客魏徵爲府司馬喜即以爲魏徵爲魏州總管自署記室參議少孤  
資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賣藥書曰愛其  
文辭召之  
李密還後世勸取黎陽倉據之開倉惠民民悅食淡旬間得勝兵三  
十餘萬秦山道士徐世勣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  
老厭戰難以成外當棄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  
執取獨天時爲帝號今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資和  
所之

所之  
尉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賜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  
尉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賜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  
尉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賜於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都

時河東末下三輔  
未決後叔曰用突圍擁大衆驚駭吾爲之而去若進攻長安  
克退爲河東所阻腹背受敵此道也不善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  
安時通爲援進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將分  
威撫附之衆鼓行而西以報進之長安之天下望風震動實不  
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旆葉耳且關中蕭起之將精有所屬不可不  
招懷也淵與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淵軍濟河關中士  
民歸之者如市世民收其家僮以饋食淵女李氏高祖弟也亦將  
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衆紹各爲幕府號娘子軍關城破  
尉於玄齡請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置記室參軍引爲謀主  
玄齡亦曰以遇知己發竭心力知無不爲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

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一  
士萬軍令嚴整秘毫不犯  
尹連昌曰與王氣家自與衆人不圖李淵起其至是纔半歲方期  
後西河尉臣臣民民不也李淵已明布於道近兵而  
合諸部兵分路進討李淵之計未幾李淵已破關中  
走抗衡首義諸將合兵自後所書而見之則太宗之所以能造  
室者可謂帝王自有真矣  
十月蕭起兵巴陵巴陵縣名屬巴陵郡後漢書巴陵侯重  
景珍世猛旅帥鄭文秀徐溫張繹等謀據郡叛推景珍爲主  
景珍曰景泰美賤不爲衆所服離川令蕭統率軍後復遣大度請  
奉之以從衆乃遣使報統統喜從之  
十一月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一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條除陰世師等李淵克長安後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與民約唐十二

有欲此  
與言壯師之略者備此十耳○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李德裕勸殺之







時運遂前代親族莫不說其亡之效昔伊人九章隋墓于

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也

御書以紿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之難也臣聞宜易其機微蓋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夫善

惡得漸染易移太子諸王來侍左右空選擇其人有益無行義

好奉難者皆不可近自骨肉非難以至敗亡未有不自左右離間

而然也唐主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權為治書侍御史賜百三百足仍

頒下遠近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三

唐高祖紀

天下之勢如

使下情上達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古者開明治

之興不亦宜乎

李密敗于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化及乃盛脩文具以通京城

世祖擊破之劉長東面稱其後遂上表乞降隋主引見其使冊拜密

太尉府事又封魏公密感在東都亦請密降虛心禮之兩初不言帝

室數難推排三舞蹈不測今日復制聖明時人耶之

秋七月隋主世充授元文都魏公密將入朝至洛陽變而還初劉

從徐溫以還以管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通曰將軍之志欲

計為不謝矣非微世充不可入朝也

文通復入東都拜王世充政問曰君倂見李密而故加王公何也

文通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王公小人



[illegible]

唐文宗皇帝德宗文化及於柳愚謀之化及守柳愚德謂其下曰  
時為吾君為儒民化及於愚不可不討乃引兵逐柳愚城其化及  
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謂柳愚素服突厥帝服衣傳國號化及  
與其黨棄官而斬之以裴矩為左僕射矩為定朝儀制律今禮儀  
甚化

唐文宗皇帝德宗文化及於柳愚謀之化及守柳愚德謂其下曰  
時為吾君為儒民化及於愚不可不討乃引兵逐柳愚城其化及  
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謂柳愚素服突厥帝服衣傳國號化及  
與其黨棄官而斬之以裴矩為左僕射矩為定朝儀制律今禮儀  
甚化

唐文宗皇帝德宗文化及於柳愚謀之化及守柳愚德謂其下曰  
時為吾君為儒民化及於愚不可不討乃引兵逐柳愚城其化及  
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謂柳愚素服突厥帝服衣傳國號化及  
與其黨棄官而斬之以裴矩為左僕射矩為定朝儀制律今禮儀  
甚化

唐文宗皇帝德宗文化及於柳愚謀之化及守柳愚德謂其下曰  
時為吾君為儒民化及於愚不可不討乃引兵逐柳愚城其化及  
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謂柳愚素服突厥帝服衣傳國號化及  
與其黨棄官而斬之以裴矩為左僕射矩為定朝儀制律今禮儀  
甚化

唐文宗皇帝德宗文化及於柳愚謀之化及守柳愚德謂其下曰  
時為吾君為儒民化及於愚不可不討乃引兵逐柳愚城其化及  
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謂柳愚素服突厥帝服衣傳國號化及  
與其黨棄官而斬之以裴矩為左僕射矩為定朝儀制律今禮儀  
甚化

唐文宗皇帝德宗文化及於柳愚謀之化及守柳愚德謂其下曰  
時為吾君為儒民化及於愚不可不討乃引兵逐柳愚城其化及  
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謂柳愚素服突厥帝服衣傳國號化及  
與其黨棄官而斬之以裴矩為左僕射矩為定朝儀制律今禮儀  
甚化

唐文宗皇帝德宗文化及於柳愚謀之化及守柳愚德謂其下曰  
時為吾君為儒民化及於愚不可不討乃引兵逐柳愚城其化及  
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謂柳愚素服突厥帝服衣傳國號化及  
與其黨棄官而斬之以裴矩為左僕射矩為定朝儀制律今禮儀  
甚化

唐文宗皇帝德宗文化及於柳愚謀之化及守柳愚德謂其下曰  
時為吾君為儒民化及於愚不可不討乃引兵逐柳愚城其化及  
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謂柳愚素服突厥帝服衣傳國號化及  
與其黨棄官而斬之以裴矩為左僕射矩為定朝儀制律今禮儀  
甚化



之上二至此平秦王世民屯於北中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乎  
鄴河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便應之曰四海  
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善安講好不亦善  
乎又應之曰秦詔取東都而不令講好也至暮召引兵還

九月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趙驪驤之東東狗地至晉然而還  
先是世充將郭士衡等掠唐境晉所以策擊郭之說勢之曰君以士  
二入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  
劉武周降將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劉武周之軍中屈突通  
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  
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遂命釋之引

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  
害忠良公交體之必欲去吾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  
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充帥騎馬餘皆至圍之單唯信單時戰  
引契丹兵及直趨世民破賊驪驤大呼橫刺惟信驍勇會突通引  
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倖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  
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陣中敵  
衆稍刺之終皆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鼻  
間敬德之能謀與敬德破賊勝負元吉操縱驪驤志在刺之敬德須臾

冬十月鄴道使如賀乞師初王世充爲秦陽寶建德襲破其股州  
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收於  
建德建德書得即刺彬曰天下大亂唐復徵西鄴道得南復得河北

其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鄴地日盛唐雖驍勇必不支  
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救之夏擊其外鄴攻其  
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鄴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東唐師  
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辛巳夏六月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趙驪驤之東東狗地至晉然而還  
先是世充將郭士衡等掠唐境晉所以策擊郭之說勢之曰君以士  
二入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於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  
劉武周降將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劉武周之軍中屈突通  
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  
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遂命釋之引

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文陰以金玉賄建德將諸將  
晉曰凌敬善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敵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  
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  
北濟河而建德與悉衆出生口世民率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契  
楊武威遂之建德陰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因建德等悉洛陽城下以  
示世充世充諾將曰吾所將有夏王今已爲擒難得出將必無成世  
充素服脚太子結臣下餘人請軍門降世民入宮城誠威請見稱  
老病不能拜世民道人數之曰公隨筆相厄不能狀使君祇國亡  
見太子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謝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親降宮殿歎  
曰是後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發乾陽殿殿前大門及開

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文陰以金玉賄建德將諸將  
晉曰凌敬善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敵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  
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  
北濟河而建德與悉衆出生口世民率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契  
楊武威遂之建德陰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因建德等悉洛陽城下以  
示世充世充諾將曰吾所將有夏王今已爲擒難得出將必無成世  
充素服脚太子結臣下餘人請軍門降世民入宮城誠威請見稱  
老病不能拜世民道人數之曰公隨筆相厄不能狀使君祇國亡  
見太子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謝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親降宮殿歎  
曰是後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發乾陽殿殿前大門及開

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文陰以金玉賄建德將諸將  
晉曰凌敬善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敵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  
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  
北濟河而建德與悉衆出生口世民率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契  
楊武威遂之建德陰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因建德等悉洛陽城下以  
示世充世充諾將曰吾所將有夏王今已爲擒難得出將必無成世  
充素服脚太子結臣下餘人請軍門降世民入宮城誠威請見稱  
老病不能拜世民道人數之曰公隨筆相厄不能狀使君祇國亡  
見太子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謝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親降宮殿歎  
曰是後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發乾陽殿殿前大門及開

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文陰以金玉賄建德將諸將  
晉曰凌敬善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敵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  
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五月世民  
北濟河而建德與悉衆出生口世民率輕騎直薄其陳建德中契  
楊武威遂之建德陰馬武威下擒之世民因建德等悉洛陽城下以  
示世充世充諾將曰吾所將有夏王今已爲擒難得出將必無成世  
充素服脚太子結臣下餘人請軍門降世民入宮城誠威請見稱  
老病不能拜世民道人數之曰公隨筆相厄不能狀使君祇國亡  
見太子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謝今既老病何勞相見世民親降宮殿歎  
曰是後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發乾陽殿殿前大門及開



決八而亡之禍... 初杜如晦為秦王尉...

世民之房玄齡曰...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尉與玄齡常從世民...

止之請將又言梁將帥拒關... 師安使使先略彼為其主...

於其城中安境秋毫無犯... 梁元帝時侯景之亂...

十一月朔黑闥取唐定州... 黑闥者突厥之別名也...

吾乃守者與之玄通舞寬... 吾乃守者與之玄通舞寬...

王年傳武德五年突厥... 王年傳武德五年突厥...

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月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秋七月己未突厥頡利... 秋七月己未突厥頡利...

不敵而和示之以絲明年... 不敵而和示之以絲明年...

九月黑闥取唐定州... 九月黑闥取唐定州...

以至於此... 以至於此...



漢十一月唐遣太子成王承繼國初唐王之子起兵討賊也唐王正

民之亂唐王謂臣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諸民固

辭而太子建成喜焉色海賊齊王元吉多過失官無寵也民功名

日盛唐王有意以建成建成太子中允安乃與元吉論其側世

民曲意奉諸妃嫔以求於太子中允王理洗馬魏徵說太子曰

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海

內今魏徵開散之餘若以大重賄之勢如拉朽殿下字自誓以

取功今因魏徵納出是憂傑庶可自安太子許行殿上許建成及將

兵討諸國黑闥引兵南逼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東宮晝夜

通行發復禁限相遇如家人世民太子泰德王教與諸王並行有司

貴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登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給田數十

頃陳勉求之手救陽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發奸訴於唐王唐

王怒以青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怨非復昔

日子也裴寂欲殺世民不果裴寂曰陛下不得見唐王天下不

王如此我欲殺世民不果裴寂曰陛下不得見唐王天下不

王如此我欲殺世民不果裴寂曰陛下不得見唐王天下不

王如此我欲殺世民不果裴寂曰陛下不得見唐王天下不

王如此我欲殺世民不果裴寂曰陛下不得見唐王天下不

王如此我欲殺世民不果裴寂曰陛下不得見唐王天下不

王如此我欲殺世民不果裴寂曰陛下不得見唐王天下不

王如此我欲殺世民不果裴寂曰陛下不得見唐王天下不

漢十一月唐鄆州總管田悅兵擊劉黑闥破之時山東豪傑多從長

吏民曰吾與爾等為國擊賊商室同心協力必欲棄爾從逆何斬吾

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其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劉黑闥太子建成遣元吉軍至齊魯地名今為濟南劉黑闥引兵

拒之再陣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將帥皆驕多處

死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殺其黨實之罪實莫之信今宜悉解其俘囚

慰之則可坐視其離去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降黑闥

遂奔去

唐貞元六年正月唐憲宗時諸葛德威從書黑闥序

唐出斬之時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奔走不得休息至麗

陽從者纔百餘人險甚黑闥所著捷州縣州府之州名今刺吏劉

綱鑑大全卷之二十一

德威與黑闥舉族降斬之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鍾葉為高雅登

軍所誤至此

二月平陽昭公王元詔加鼓吹班劍武資甲卒以華安帝奏禮

婦人無服吹簫王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其以輔成大

業其與當婦人比乎徐圓則走死其地皆入於唐

六月范陽趙雲奏厥厥肅政以馬邑降唐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

威除廣州總管將之官唐王問以備邊之策世威對曰突厥比數為

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頗故也請以勇將成崆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

厚賞之數出騎兵厚其未嫁其生業不虞成餘彼無所食必降矣

史 66-33

○為潮州總督

潮州賊州刺史葉繼聖各連敗之先是駐谷渾寇詭烟二州道渠給救之為其所困廣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絕道入彈琵琶二女子對舞房怪之相與聚觀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眾大潰

○八月唐淮南行營使射輔公誼及初杜伏威與公誼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吳敏與伏威等伏威憂之潛奪其兵惟公誼知之而為學道降後以自晦及伏威入朝開公誼守丹陽秦王羅紹興兵使之副公誼詐誰誰奪其兵論以反計誼曰今天下方平定其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誼發之詐種伏威貽書本其起兵事稱帝於丹陽陽號宋諸趙郡王孝來李靖討之李泰將發與諸將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要泰舉止若曰此乃公誼

授官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

○冬十月唐設嶺城總管劉世讓奏為嶺南世襲馬邑道其因曹魏

周朔州刺史總督高滿政降突厥初唐王遣將軍李高遷助高滿政守馬邑頡利大發兵攻之高遷懼遁高滿政出兵禦之一日戰十餘合會突厥求婚於唐唐王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也頡利欲釋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馬邑糧盡敗兵未至都虞候杜士遠懼不免移南政以降突厥後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十二月唐安撫使李太亮討張善安執之初輔公誼之反與張善安連兵并州總督張法明將兵赴輔公誼善安遣刺客殺之至是李太亮擊善安於洪州隔水而陳遙相與語論以禍福善安曰善矣初無反心為將十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太亮曰張總督有降心度我

家耳因單騎入其陳執手共語善安大悅遂許降既而善安謂太亮

赤心歸國還營越將士或有異同故圍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衆遂潰去送善安於長安赦其罪及公誼等皆得封

○甲申武德七年正月唐高祖詔曰朕聞公誼等皆忠臣

○置州縣鄉學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

○為潮州總督

潮州賊州刺史葉繼聖各連敗之先是駐谷渾寇詭烟二州道渠給救之為其所困廣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絕道入彈琵琶二女子對舞房怪之相與聚觀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眾大潰

○八月唐淮南行營使射輔公誼及初杜伏威與公誼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吳敏與伏威等伏威憂之潛奪其兵惟公誼知之而為學道降後以自晦及伏威入朝開公誼守丹陽秦王羅紹興兵使之副公誼詐誰誰奪其兵論以反計誼曰今天下方平定其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誼發之詐種伏威貽書本其起兵事稱帝於丹陽陽號宋諸趙郡王孝來李靖討之李泰將發與諸將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要泰舉止若曰此乃公誼

授官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

○冬十月唐設嶺城總管劉世讓奏為嶺南世襲馬邑道其因曹魏

周朔州刺史總督高滿政降突厥初唐王遣將軍李高遷助高滿政守馬邑頡利大發兵攻之高遷懼遁高滿政出兵禦之一日戰十餘合會突厥求婚於唐唐王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也頡利欲釋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馬邑糧盡敗兵未至都虞候杜士遠懼不免移南政以降突厥後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十二月唐安撫使李太亮討張善安執之初輔公誼之反與張善安連兵并州總督張法明將兵赴輔公誼善安遣刺客殺之至是李太亮擊善安於洪州隔水而陳遙相與語論以禍福善安曰善矣初無反心為將十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太亮曰張總督有降心度我

家耳因單騎入其陳執手共語善安大悅遂許降既而善安謂太亮

赤心歸國還營越將士或有異同故圍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衆遂潰去送善安於長安赦其罪及公誼等皆得封

○甲申武德七年正月唐高祖詔曰朕聞公誼等皆忠臣

○置州縣鄉學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



本報

利欲既突利不可方... 利欲既突利不可方... 利欲既突利不可方...

乙酉八月... 乙酉八月... 乙酉八月...

爲交遊... 爲交遊... 爲交遊...

國農亂民... 國農亂民... 國農亂民...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上從之... 上從之... 上從之...

秋七月... 秋七月... 秋七月...

本報

丙戌九年正月詔太常... 丙戌九年正月詔太常... 丙戌九年正月詔太常...

孝則髮而推君親遊手遊... 孝則髮而推君親遊手遊... 孝則髮而推君親遊手遊...

山佛羅人主之權權造化... 山佛羅人主之權權造化... 山佛羅人主之權權造化...

侯卿塞道... 侯卿塞道... 侯卿塞道...

法當治其罪矣... 法當治其罪矣... 法當治其罪矣...

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 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 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

六月太白經天... 六月太白經天... 六月太白經天...







論語

上問諸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愚

論語

神明外常妄動若位辱極極耀聰明以才凌人雖非拒諫則下

論語

不通取亡之道也

論語

起居事止論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豈徒有實於

論語

命亦必附錄於後

論語

上言謂侍臣曰梁武帝唯謬若侯景之亂且官不能乘馬元帝

論語

為魏師所困借老子百術之官我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

論語

若惟得周孔之道如身之有髮齒之有木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論語

治道或夜寐方展公筆亦當務勸職業勸朕此意

論語

有上書謂去後臣若上問依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

卷之三十三

上與羣臣止益其重法以禁之上嚙之曰民之所以為益者

由賦發養事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兼恥其賸富去者

輕節薄賦避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

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郊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言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

身弊若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

靡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怨而國危朕嘗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三

上問公卿曰昔蜀山治本而民無諍者與人同利故也然

景帝營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

史 66-40



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受戮乃相輔爲人所笑也

繼上忠更受球密使左右試將之有司門公史忠綱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張知誠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笑

方陷人於法也忍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從之文武五品已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冬十月詔起封故人太子爲惠王齊王爲海陵刺王改葬之後詔

爲僕射議事已定德義及之於上而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

新用事皆疎隔而親側嬖孽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意曾與

陳叔達等爭於上前皆坐不敬免官

上賜賜平於其計曰爲率

上賜賜平於其計曰爲率

上賜賜平於其計曰爲率

上賜賜平於其計曰爲率

上賜賜平於其計曰爲率

三初天下欲使臣民無欺詐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釋然曰

使得失相半事諒已多下諫上嚴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

任以事高潔清而若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上更之曰朕知能管官力爭不爲而從爾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才不勝其器於衆  
而久之不待衆怒特  
以惟爲報一信誠  
辭斬之而屈枉之  
其爲浮  
不能止一已可勝痛  
哉

綱鑑大全卷之三十三終

全  
卷之三十三

唐書紀三

三十九

卷之三十四

唐紀

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太子母竇氏生而不驚芳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主其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世民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十八年平義兵初封秦王得天下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害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諡高宗太宗皇帝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太宗皇帝諱世民高祖太子母竇氏生而不驚芳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主其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世民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十八年平義兵初封秦王得天下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害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諡高宗太宗皇帝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太宗皇帝諱世民高祖太子母竇氏生而不驚芳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主其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世民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十八年平義兵初封秦王得天下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害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諡高宗太宗皇帝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太宗皇帝諱世民高祖太子母竇氏生而不驚芳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主其祖使人追之不見乃採其語為名世民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十八年平義兵初封秦王得天下其功也其兄建成每欲殺之反為所害高祖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崩諡高宗太宗皇帝







利不憚而修德廢度深其厚肉 相室在朝支族方為公掃清

漢安用勞民遂修德舉子

十月發瀘州刺史盧祖尚奏

此乃太宗命制於廟堂尚無一

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疾

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

齊文宣帝何人魏徵對曰文宣

何青州長史魏徵使使還除光

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

上曰然雖有虛相而離失人臣

如文宣矣命復其官

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

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 唐太宗

怒其傲視也不移上亦為之發

自贊之望見徵來懷中微奏事

家還言於上上曰陛下欲幸南

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故事凡

維賢其名謂之五花外事中吉

上始用明黜由是鮮有敗事至

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

上又嘗謂王曰開皇中皇隋文

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

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上嘗問王曰近世治不及古何

主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

上之開唐與王語有美人侍側

其天而納之廷避席曰陛下以

取其美卿何問是非對曰晉齊

能用然其所以言人皆仲以為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新曰公善言而惡惡也祖公曰

受詞訟目不服給索能助朕求賢乎 因敕書細務屬左右丞唯云  
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文官謂及之辭言曰為政莫若至公莫若至簡莫若至平  
南廣強卒而二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祖相置公平  
能治體實之典亡職職有法於暴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  
之賢相也

時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 物失所用法見平  
人若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裕物與如聘引拔士類  
常恕不及至於察開規模自一人所定上每與玄微謀事必曰非如  
勝不能決及如勝至用玄微之策蓋玄微善謀如勝能斷故也二  
人深相得同心御國故唐世無路相者惟房杜焉

太全 卷之三十四 唐文苑

房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思上林賦司馬相浮華無  
用其今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若朕從與不從皆載之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堯舜清問下民信而有苗之謠得以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其縣雖  
首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  
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其故人君兼聽  
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人君兼聽  
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 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皆親之矣

人主任賢  
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 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皆親之矣

如僕公自啖其肉肉也 啖猶食其肉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君拔  
主惟獨政出多門則天下之歸心於君也若主無所歸心則天下之歸  
心於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鑒  
臨下懼羣臣之瞻仰況 親業業禮樂不令天意未副人望難徵曰此  
誠政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

房玄齡王理堂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衡犯奏其不平上命推之親  
徵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罪能無二不當然察  
其情終非阿私今惟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  
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其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 房玄齡等奏請遷居於西宮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在王馬周名馬周客遊長安會於中郎

太全 卷之三十四 唐文苑

將常何之家六月以皇詔文武官極言得失制武人不學不知所言  
周代之陳便差二十餘條上惟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  
馬周為臣具言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傳使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  
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奏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  
百匹

百匹  
建昌門內觀之初韓才陳如周之比未為之人觀周並朝  
建昌門內觀之初韓才陳如周之比未為之人觀周並朝

冬十一月以高祖漢絕賜常州都督李大亮上遣使至涼州都督  
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謂使獻之大亮書曰陛下久絕遊而使者  
求鷹若陛下之意深幸甚官如其目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  
美賜以布悅漢紀

美賜以布悅漢紀

遷都營幕李世祖樂紹諒簡微為行車總管聚舍千餘萬皆長



唐儉脫身得歸嶺南首級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戶地自陰山北至大

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我狄人固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

若聞之中國數年...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明鑑大全... 卷之三十四... 宋宗廟...



覆已設矣古者刑人覆爲之徹樂撤膳廢床無當於樂然情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爰又有司則棘唯陳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赦連法其間豈能盡無孑子於是制死囚者二日中五覆案下請刑

刑  
下褻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一  
康國一日獲未幾卽元龜所謂悉方斤者在謂斿水

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監於用而糜耗百姓

姓以取虐者朕不爲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雖愈尤

百占所希然朕日愼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董諫爭也魏徵曰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四  
唐太宗  
二十九

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

何傷乎。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而尊位固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致陶以爲不可。上曰。不欲朕

何如

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

西夷未服邪曰服矣手繫未豐邪曰豐矣奇詠未至邪曰至矣簞荆

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

國誠集遠夷君長皆屬從自入汴洛以東

風火尚存舊義柱目柱目也。此乃引我狄入腹中示之以虎羆也。唐名而愛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查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途張明。

年於後以爲請上臨以舊金  
瘡恐爲高增劇乃止

2000

三月如九成宮舊唐書云唐也不備溫城之宮上幸九成宮舊唐書云唐也不備溫城之宮

行是太上皇舊書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清之禮臣猶有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安朝視膳九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无示反期以解眾惑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舊唐書云唐也不備溫城之宮長孫公主嫁長孫舊唐書云唐也不備溫城之宮

有司寄送倍於承恩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貴得先帝于比皆令半楚淮陽本奈何寄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

上告皇后後嘆曰妾素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與壯秘之臣也因請道中停厚賜徵

上嘗能朝怒曰卿得從此中舍後問為誰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石退且朝服立于廷上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魏徵曰太宗皇帝舊唐書云唐也不備溫城之宮太宗皇帝舊唐書云唐也不備溫城之宮

秋閏七月三日以上秋丹筆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久安皆公卿

之方然降賜帝威如夷夏順利踴有北荒統業護雄據西域舊唐書云唐也不備溫城之宮

事故我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

曰且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罔無面從退有後言臣知其非而口應陛下方面從也豈復發事弊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纖細舊唐書云唐也不備溫城之宮

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破秦詳明出納惟

充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家務舉舉臣不如戴胄貶君不及裴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宇排斲成勿數改移易

上曰人主雖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詭

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所以難也





市德榮為監察御史中丞奉旨南巡上言條落場官人  
此地租厚飲俗好為鬻墓中官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榮欲國  
家不復一人不收租想官人皆無勇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誘帥之罪  
魏徵諫曰賈謐當流交帝時上書云可為流涕者一可為流涕者  
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任公之言聖人擇焉惟陛  
下裁察上曰朕舞斯人則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  
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奏非其時之語如上乃更加優賜拜  
參御史

乙未九年五月六上皇崩帝臣請上華遵視事上不許六月  
臣復請聽政上許之

自致其不遂於後世然臣無能引君於道而留之臣所  
空勝於手前當之謂之若夫宗祧不世出之資焉夫有焉之主所  
能勉及乎朝于文諸臣且當時諸臣皆於其後世其君不  
步也此月諸朝臣乃見於其後之君臣可深歎服

癸亥七月治禮官議制  
自致其不遂於後世然臣無能引君於道而留之臣所  
空勝於手前當之謂之若夫宗祧不世出之資焉夫有焉之主所  
能勉及乎朝于文諸臣且當時諸臣皆於其後世其君不  
步也此月諸朝臣乃見於其後之君臣可深歎服

癸亥十月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祕書監盧世南上疏以為聖人  
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陛  
下聖德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泰薄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  
依白虎通書作白虎通書今白虎通書五經為二初之禮節損制度  
刻石陵藏書作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乃南文泰漢天子即  
位即營山陵道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於人力  
有所不逮上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九丈方廣高  
六丈九丈則太崇二初則大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以光祿大夫蕭瑄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  
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而不賞之懼耶  
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其社稷臣也因蕭瑄詩曰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純臣又謂瑄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時而  
失瑄再拜謝魏徵曰瑄遠來孤王陛下下知其忠勳勳不遇聖明求  
免難矣

丙申十年二月以荆王元昌等為諸州都督諸王藩上與之別  
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顧諸子尚可  
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鳴咽不能止

胡致堂曰魏徵之奏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親出於人心  
上書太宗曰魏徵之奏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親出於人心  
上書太宗曰魏徵之奏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親出於人心

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時命於其府別置文  
學館聽自引名學士泰有寵於上上嘗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  
臣議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傾蹶因思我若縱之豈不能  
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君綱紀大壞固所不論聖  
明在上魏王必無傾辱臺臣之理隨文帝驕其諸子皆貴莫滅又足  
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  
容易乎

魏王瑋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下馬非禮上曰卿道經我子  
邪魏徵曰臣詣王位次三公全三品皆九卿八座為子降乘誠非所宜  
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事之主乎對曰自  
周以來皆子孫相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禍魏徵諫之淵本

魏王瑋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下馬非禮上曰卿道經我子  
邪魏徵曰臣詣王位次三公全三品皆九卿八座為子降乘誠非所宜  
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事之主乎對曰自  
周以來皆子孫相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禍魏徵諫之淵本

魏王瑋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下馬非禮上曰卿道經我子  
邪魏徵曰臣詣王位次三公全三品皆九卿八座為子降乘誠非所宜  
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事之主乎對曰自  
周以來皆子孫相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禍魏徵諫之淵本

魏王瑋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下馬非禮上曰卿道經我子  
邪魏徵曰臣詣王位次三公全三品皆九卿八座為子降乘誠非所宜  
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事之主乎對曰自  
周以來皆子孫相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禍魏徵諫之淵本

魏王瑋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下馬非禮上曰卿道經我子  
邪魏徵曰臣詣王位次三公全三品皆九卿八座為子降乘誠非所宜  
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事之主乎對曰自  
周以來皆子孫相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禍魏徵諫之淵本

魏王瑋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下馬非禮上曰卿道經我子  
邪魏徵曰臣詣王位次三公全三品皆九卿八座為子降乘誠非所宜  
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事之主乎對曰自  
周以來皆子孫相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禍魏徵諫之淵本

魏王瑋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下馬非禮上曰卿道經我子  
邪魏徵曰臣詣王位次三公全三品皆九卿八座為子降乘誠非所宜  
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事之主乎對曰自  
周以來皆子孫相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禍魏徵諫之淵本

魏王瑋嘗奏三品以上道過親王降乘下馬非禮上曰卿道經我子  
邪魏徵曰臣詣王位次三公全三品皆九卿八座為子降乘誠非所宜  
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事之主乎對曰自  
周以來皆子孫相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禍魏徵諫之淵本







太宗皇帝

神武皇帝

高祖皇帝

文帝皇帝

宣帝皇帝

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德宗皇帝

順宗皇帝

憲宗皇帝

穆宗皇帝

敬宗皇帝

文宗皇帝

武宗皇帝

宣宗皇帝

太宗皇帝十一年正月以契王李元禧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書

成勳曰吾欲遣汝珍玩玩益盛者不如得此一言耳

作飛山宮觀徵上疏曰物帝特其富強不虞後患發者為欲使自

姓困窮以致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機亂遂正宜思慮所以先

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字安於卑官若因基而增廣舊而加飾此則

以亂為亂必至至難得易失不可不慎

房玄齡等受詔定律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自張綱古之死法官

以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

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

五等公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客自免就深文陛下儻一

所以律則此風立變奏上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

可數變變則煩煩則長不能盡事得為為官公等法安詳慎之

三月至洛陽宮上至顯仁宮是以開備侍衛綱諷曰陛下

以儲侍衛官吏承風風扇扇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

太宗皇帝十一年正月以契王李元禧等為諸州都督諸王將之官上書

成勳曰吾欲遣汝珍玩玩益盛者不如得此一言耳

作飛山宮觀徵上疏曰物帝特其富強不虞後患發者為欲使自

姓困窮以致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機亂遂正宜思慮所以先

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字安於卑官若因基而增廣舊而加飾此則

以亂為亂必至至難得易失不可不慎

房玄齡等受詔定律比古死刑除其大半自張綱古之死法官

以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

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皇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

五等公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客自免就深文陛下儻一

所以律則此風立變奏上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

可數變變則煩煩則長不能盡事得為為官公等法安詳慎之

三月至洛陽宮上至顯仁宮是以開備侍衛綱諷曰陛下

以儲侍衛官吏承風風扇扇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

太宗皇帝

神武皇帝

高祖皇帝

文帝皇帝

宣帝皇帝

肅宗皇帝

代宗皇帝

德宗皇帝

順宗皇帝

憲宗皇帝

穆宗皇帝

敬宗皇帝

文宗皇帝

武宗皇帝

[illegible]

故荆州都督武士護妻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以爲才人。  
胡太后曰婚嫁誰下皇后有言然欲取士尊稱子或爲天下之所  
不經必當別選是有何良之結城以覽觀武氏雖百選之中較乃原此  
美足必謂別選是必有良之結城以覽觀武氏雖百選之中較乃原此  
大元十八年十月食至河南西北北魏州大興七年山東到南四原此  
能有大八千餘人陽南水之關大水長七十一年大雨致溢入官猶  
在河東破散無防備方且於於美色以白昏蔽澤一美婦人面  
戊戌十二年春正月朔氏族志音述南朝氏族志知鍾氏之族人  
其時下而命宜定  
姻戚多資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娶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  
大令

卷之三十五 唐本宗紀

五

於天下。  
三月朔庚子。君薨。卹。史。二月。詔曰。朕故擊虜郎將。君素雖  
禁大味。幾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史仍訪其子孫以贈。  
魏國月皇孫生。寢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  
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契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祿。乃上謂徵曰。  
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差矣。人悅服。則  
不逮也。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  
諫。常置之。使言中則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  
異也。上曰。其事可。問徵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悅。加以爲法。不

人皆曰自  
止而後已  
王則聖也

胡敬堂曰  
看此篇也不  
有疑者也不

世所比之  
於家祭  
孔氏之

五月宋與公廩世南卒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何  
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章五書藝世南嘗獻表德論上覽  
手詔羅縯論太高原何故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兩適擢其第  
未知其終若厥能優終始如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  
卿也。

胡敬堂曰忠臣事君不顧其所已貽言必危其所未至肯復故常  
則辱乃君子以謂彼世使之失職歟然字不明爲上南有一食  
反釋乃自足爲己有放君之失德歟然不敢言而務爲網美一食  
則不能說不可得矣世南高尚交游名士也亦爲墨客論此  
深知孔子之微歟

卷之三十五 唐文苑紀 六

馬周字天和  
博平人少孤  
性剛直口無  
二語周家貧

○十一月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緣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接引事類拔擢百官舉要綱頗合文協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輟之靡餘令人忘倦

歐陽叔弼曰周遇太宗帝不與戲出一介舉宗言天下事若何皆以朝報曰固非王佐才略以及致其自利與策雖計而亦不以遠而圖私譽得立事則問所樂者即樂之不然一辭以明坐使世人不勝

○綱以霍王元軌太宗爲徐州刺史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多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玄開玄平主所長玄平曰無長閑者亡之玄平口人有短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陳仲舉嘗曰○己亥乙丑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謂兄而歸時入美其有祿

時人云此行○房玄齡以度支判度支戶部官天下風氣弊天下利害常有闕



皇煥之選遂厥部因醜之孽起於轍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惡

憂勤之曰也干載休明時難再得明至可爲而不爲臣所以爲長  
嘆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乃以所上疏刻爲  
屏帳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復徵黃金千  
斤庭馬十疋

劉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爲中書令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劉冬十二月太史公傳奕奕奕精術技之善而終不之信有西戲龍能  
吸人立死復呪郎生上試之驗驗矣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  
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僧呪突突無所信信佛誠諸子  
勿學佛書集書觀以來駿佛教者爲高識傳以行于世又有僧言得  
佛齒所繫載碎觀者如市矣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惟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五

矜羊角龍破之汝往試焉其子知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劉庚子十四年二月諸國子監諸生先帝不親而諸儒多制  
是日上幸國子監觀諸生講書諸儒多制  
酒孔謂諸儒講書諸儒以下諸生用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  
儒爲學士置國子監使之講論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  
賜學舍千二百間諸儒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於是四方學者  
雲集京師乃至諸儒自漢唐以來諸儒之盛無與倫比

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參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疏諸儒撰定五經  
疏謂之正義今學者習之

神道在知遠近水人入爲說字一謂記曰千餘言及長明服氏春

孔氏補以龍圖千不能以多問千有若無實若虛則謂也則曰

人教人

此聖人教人非特此大知德不孤而後起上以養正明義治  
衆若衆尊之使仰視則明下以仰視則明上以養正明義治  
衆若衆尊之使仰視則明下以仰視則明上以養正明義治  
衆若衆尊之使仰視則明下以仰視則明上以養正明義治

死杜許

而後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不復升之古之教者有所型重所性一處乃序則聖士師之加家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五

權仁軌爲樞密丞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稔使農民供

獵正治道宜檢校費二萬工爾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損矣上賜  
其帛賜還新安令

劉冬十一月詔李淳風等定戊寅曆戊寅曆始於隋十一月朔  
今戊寅年朔冬至而仁軌減餘數多下曆爲曆遂於三朔而平天  
劉以太常卿卒是爲封禪使官復請封禪詔許之

劉十一月王侯貴冑等飲既而釋之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

士爲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又文本上疏

曰命將出師手於克敵何能克敵雖貪可當君其敗賴雖廉可諒今

相繼等雖自誤網羅願錄其微勞而有之則雖法而德猶顯矣

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付大理對辨總魏諫曰臣





黃十六年正月魏主泰上括地志括地志者魏主泰所撰也文書此即以括地志為名也

泰奏請修括地志於是太開館舍門庭如市是上之

魏主泰月給給於太子孫達良上疏曰聖人制禮廢子雖受不得

踰嫡所以崇嫡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嫡者欲尊尊者則依

巧之奸乘機而動矣今親王新出開宣示以禮上從之上下又令泰

居武德殿魏微曰此殿海陵嘗居之海陵王陛下愛魏王常欲

使之安全宜每加其瞻養不可處之嫌廢之地上遽遷泰第元魏

張玄上太子書曰恩賞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張玄之極執云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張玄上太子書曰恩賞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張玄之極執云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張玄上太子書曰恩賞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張玄之極執云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魏主泰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上公舉不讓士及叩頭謝

劉以新與公主嫁薛延陀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綱鑑

自爲其難受其官如中國吏部尚書也醫藥文狀貌雄偉志氣豪逸

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雖州刺史畏服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

職官不絕爲賊臣所弑朕甚憂之但山東彫敝吾不忍言用兵耳

廣州都督亮仁弘有罪徒欲州仁弘初從高祖入關將兵有功其

後歷官有聲遂至是坐贓當死上赦有之曰法者人所受於天今

朕私仁弘而欲赦之是上負於天將廣慶於兩郊以謝罪臣臣須首

固諫乃降手詔曰朕有一罪知人不明也以私私法也尋書未

實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於州

上早獵于顰山登山見鴈有隨從者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

不刑則害重法刑之則是害高麗上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

引轉入公以避之仁弘還宮

上公舉不讓士及叩頭謝

上公舉不讓士及叩頭謝

上公舉不讓士及叩頭謝

上公舉不讓士及叩頭謝

上公舉不讓士及叩頭謝

劉以新與公主嫁薛延陀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薛延陀之使來大失歡曰

綱鑑

補遺桂州督李弘印及後其家鄉蔡太宗師之曰此人生不幸相言

其清今既貴矣家者得無窮歟曰今在朝諸臣清自宜參

爲兄子至不能念山陛下昔水官問及今弘非身國立防前後大

一鑑矣

補遺桂州督李弘印及後其家鄉蔡太宗師之曰此人生不幸相言

其清今既貴矣家者得無窮歟曰今在朝諸臣清自宜參

爲兄子至不能念山陛下昔水官問及今弘非身國立防前後大

一鑑矣

補遺桂州督李弘印及後其家鄉蔡太宗師之曰此人生不幸相言

其清今既貴矣家者得無窮歟曰今在朝諸臣清自宜參

爲兄子至不能念山陛下昔水官問及今弘非身國立防前後大

一鑑矣

補遺桂州督李弘印及後其家鄉蔡太宗師之曰此人生不幸相言

其清今既貴矣家者得無窮歟曰今在朝諸臣清自宜參

爲兄子至不能念山陛下昔水官問及今弘非身國立防前後大

一鑑矣

綱齊州都將王祐及伏誅和性驕蹇近群小好收僥倖史隱龍紀擊諫不聽遂并獲罪乃條所過追令表責自上以數書戒之祐大怒曰長吏實我以為功必殺之萬紀擅持符節不聽出城門悉解經輿勿其左右數千人上遣使接之詣入朝詔殺萬紀驅良人城諸甲兵機謀發兵討之賜手勅曰吾寵汝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其本至德府兵曹杜行敏至新州送京師賜死於極刑家疏得已悉掩絕其遺囑之望還中書舍人

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初太子承乾驕驕色吹笛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而能於上肩有拳矯之志上每得不喜太子亦中之廢泰則終紀于承乾等謀殺魏王泰會承乾事畢

獄上發告太子謀及殺中書門下奏制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太子承乾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親何者君臣兩廢之傳太子孫承為後法

綱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子師房玄齡為太師蕭瑀為太保李山勣為左庶子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二品自此始又以李元亨為左庶子蕭瑀為左庶子高祖行成稱遠良善皆為條

綱年世勣將奏之云賴於可廢上自勸無為之知藥世勣曰出而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曰臣下從容謂曰朕求舊臣可托幼孤者無以除公公佳不負李唐負臣哉世勣泣辭謝出而泣謝上曰卿服以賜之

綱太子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萊郡王初太子承乾驕驕色吹笛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而能於上肩有拳矯之志上每得不喜太子亦中之廢泰則終紀于承乾等謀殺魏王泰會承乾事畢

綱上發告太子謀及殺中書門下奏制之反形已具廢為庶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晉王治為皇太子太子承乾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親何者君臣兩廢之傳太子孫承為後法

綱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子師房玄齡為太師蕭瑀為太保李山勣為左庶子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二品自此始又以李元亨為左庶子蕭瑀為左庶子高祖行成稱遠良善皆為條



人新羅之兵伐高麗... 遣使諭之時新羅遣使... 言高麗以兵絕其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解高麗之憂高麗文不... 奉使還上曰高麗之君若殘虐其民今文違詔命不可不討李... 世勳上伐之

上欲自征高麗遂夏上疏諫曰天下猶一身兩京心腹此州縣... 四肢也四肢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討伐但命二猛將取之... 如及掌耳今太子新立諸王幼穉且燕金湯之全其於國勢... 難遑海之遠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臣之所深憂也群臣亦多... 有言不聽

冬十一月高麗封德彝贈諡上表漢太子東朝王有隆德集... 甲辰十月三月以薛蘭徽為右衛大將軍上書謂臣曰於今名... 將惟世勳道宗蘭徽三人而已世勳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蘭徽... 卷之三十一 唐太宗本紀 二十一

非大勝則大敗矣... 七月以劉洵為侍中奏文不為周為中書令文不既拜中書令... 家有愛子厚問其故文不曰非勳非世勳而寵榮位高實事所以... 懼言者曰今受命不受符也

上密謂侍臣曰朕欲自問其笑諸公其直言無隱劉洵曰頃有上... 言不稱以君性... 指而加罪惡非所以廣言路為國曰陛下此來... 高微以喜怒有所品上皆納之

上好文學而辯筆墨臣言事者上即言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洵... 上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懸絕陛下降恩旨... 假慈顏發威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倘愚憊未敢對敷... 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石以排其議欲令凡... 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請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難進

不... 慮無以障下非言無以遠慮此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 形神心定此為樂今問諸言虛懷以收

九月以祿遂良為黃門侍郎參預朝政上問遂良曰卿造謠... 者十餘人此何足誡對曰奏後者危亡之本遂遂不已將以金玉... 之患臣憂君防其漸若禍亂已成雖復誅矣上曰然朕有過... 亦當讓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亡國者多遂良之終不為... 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武王武德皇帝等將廟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曰朕聞公以已... 下武王武德皇帝等將廟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曰朕聞公以已... 卷之三十五 唐太宗本紀 三十一

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知言... 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物故遂決斷事理吾人不過而總兵... 戰非其所長前上疏涉獵石令心稍明達臨難不敗飯唐官無所... 所乏者皆鯁規諫耳時儉官難避提議和解人事於三十年遂無言... 及上缺難楊師道性純和自無愆愆而憤憤憂急不可得力... 舉文太子貴敦厚文意善曉而持論恒據經義自當不為於物劉洵... 性嚴聲貴有利益然其意尚然私于朋友為周見事敏速性甚貞... 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放比任使多能無意諸遠見舉周稍長在亦... 堅正每結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保人人自歸之

十月帝如洛陽命李元振守十一月以張亮李世勳為行軍大... 卷之三十五 唐太宗本紀 三十一

經略使臣高麗之亦以見太宗親行之未也上至洛陽則制之  
致仕題元壽以其意從備帝後高麗所問之對曰意遠道遠情難  
而東夷善守城冬之不可降上下曰今日非降之此公自輕也  
上聞名則喜用兵詔問以方其意其才敏於他之有損失不拜  
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為名振謝曰願效之臣未嘗慕秦霸而方心  
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恭應對愈明世乃嘆曰高士也拜有  
衛將軍

以張亮為平壤大總管又以李世勣為遼東大總管手執關  
下以高麗獻文王王唐自今聞其罪則皆與無功者雖其  
帝發怒高麗王仁愛故不成功今以大將少以服之逆以治其亂以  
逆敵勢以悅其意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為憂懼  
十二月武陽公李太亮至大寧後倭臣謹毋宿直必坐寐擇良房

大舍  
玄齡每稱其有士陵周勃之饒至夏則玄齡守京師李道表請願高  
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匹世親服早孤為太亮所養喪之如父者  
一有方人論曰然故太子承乾卒

乙巳九月正朔親征高麗發洛陽上謂侍臣曰朕自發洛陽  
雖啖肉飲酒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見羣臣台至榻前存慰  
付州縣之至令咸悅

特之智有餘而來之不足  
上給戶部敕上至都督高文發魏太祖曰賜危御機利政設一  
特之智有餘而來之不足

二月車駕至定州李世勣夏王適於高麗蓋牟城不遇而拔  
上將患關中劉洎曰我公遠征輔輔太子安危所寄發深識我

之進至遼東城下高麗宋敗四月丁未車駕遼東因民至安市城  
高麗名將高麗進安之南麗南北部並皆黑頭其兵甚多  
帥兵十五萬接安市上敕諸軍齊出奮擊諸軍鼓譟前進有門  
人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大潰已未延恩賜帥其  
眾三萬六千八百人降高麗舉國大駭後高麗城皆自投進至數  
百里無復人煙上書謂太子仍與高士廉書曰朕為將如此每  
如更名所望山曰駐驂山即高麗城在遼東

大舍  
卷之三十五  
九月帝攻安市城不下以還至高麗宋柏木凍馬難久留且糧  
食將盡勸班師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有將之  
無如卿者朕不意得遼東高麗也

十月遣使慰勞後立所小驍勇也  
上以征高麗不能成功  
深悔之嘆曰魏徵若在不在使朕有是行也命魏徵死後以少使使  
所製律及其妻于道行在驛賜之

常還至營州祭戰上幸  
命有司具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  
此其所以為賢也

上將患關中劉洎曰我公遠征輔輔太子安危所寄發深識我  
上將患關中劉洎曰我公遠征輔輔太子安危所寄發深識我

初  
上將患關中劉洎曰我公遠征輔輔太子安危所寄發深識我  
上將患關中劉洎曰我公遠征輔輔太子安危所寄發深識我

上還不敢色悲憤謂列曰若勢如此聖躬可憂請於上曰  
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弼力行伊霍故事大君有與志者豈  
妄矣上以為然賜賜自盡

前致堂曰故蘇軾之死其謂之也定良于變之也而南  
人者而謂之何也夫宗原豈以何事而然太完哉而持遠大  
正固臥者而謂之何也夫宗原豈以何事而然太完哉而持遠大  
正固臥者而謂之何也夫宗原豈以何事而然太完哉而持遠大

丙午二十一年正月遣太理卿孫伏伽等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  
方伏伽等所賦其人謂關無義者前後相爲上今補遠良賴狀  
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  
數百人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五 唐本紀  
宗所解上臨問宗其陳在莊顯時乘虛盛夢之言上惕然曰  
時多怨言不懷也

宗所解上臨問宗其陳在莊顯時乘虛盛夢之言上惕然曰  
時多怨言不懷也

三月三日上疾未全欲專保壽詔太子問曰朕欲保壽既明入  
侍藥膳不離左右稍遠良謂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傳語從  
之

綱鑑前尚書張亮告亮有反職上命抄酒不服命百官其  
獄皆言亮反嘗誦詩將少監李道愔言亮反形未見不當死上不  
聽斯之後亮刑部侍郎缺上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愔請願  
獄朕雖不從至悔之遂以爲刑部侍郎

八月帝如鄧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之勤勤部遣使告世勣

等十一姓各歸命之爲州郡上大喜詔曰朕卿命偏師遠擒回紇  
等十一姓各歸命之爲州郡上大喜詔曰朕卿命偏師遠擒回紇  
等十一姓各歸命之爲州郡上大喜詔曰朕卿命偏師遠擒回紇

州刺史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五 唐本紀  
爲樂任朕願成傷感今有歸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  
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于時日者由是事二親之時常食  
飲而後出於世故中不可得也 曰曰家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  
幼夢之日更爲勞樂乎

幸房玄齡第玄齡在禁中常以微譴歸諸途人上疏以爲玄  
人足之勤玄齡爲最不可遇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賜使使之致  
任世之以禮不可以殘解之過數十年之舊勳上召出之頃多

人足之勤玄齡爲最不可遇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賜使使之致  
任世之以禮不可以殘解之過數十年之舊勳上召出之頃多

人足之勤玄齡爲最不可遇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賜使使之致  
任世之以禮不可以殘解之過數十年之舊勳上召出之頃多

人足之勤玄齡爲最不可遇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賜使使之致  
任世之以禮不可以殘解之過數十年之舊勳上召出之頃多

於後歷位遷家之上幸甚矣國之安否亦賴之矣  
爭執擁擠自果真且至有頃東臺其第內數刻還宮  
綱目末二十二年正月申公局上廟至上府在步之房玄齡長孫  
昌諒曰陛下金石於公不得歸喪尚不寬宗廟自重不義無  
中道伏誅流涕園諫上乃還入東花園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極出  
楊獎哭

綱目四月以幸美立爲無然都護王統衛等六府軍  
州素立撫以恩信廣落懷之共幸焉牛爲獻於王傳其酒一林  
是遠之

綱目五月如寧微宮初上稱風疾古訓儲君命儲君南山  
州素立撫以恩信廣落懷之共幸焉牛爲獻於王傳其酒一林  
是遠之

綱目五月如寧微宮初上稱風疾古訓儲君命儲君南山  
州素立撫以恩信廣落懷之共幸焉牛爲獻於王傳其酒一林  
是遠之

綱目五月如寧微宮初上稱風疾古訓儲君命儲君南山  
州素立撫以恩信廣落懷之共幸焉牛爲獻於王傳其酒一林  
是遠之

綱目五月如寧微宮初上稱風疾古訓儲君命儲君南山  
州素立撫以恩信廣落懷之共幸焉牛爲獻於王傳其酒一林  
是遠之

綱目五月如寧微宮初上稱風疾古訓儲君命儲君南山  
州素立撫以恩信廣落懷之共幸焉牛爲獻於王傳其酒一林  
是遠之

陰險殺朕見者則殺之不肖而憐之賢不肯得其所入主  
惡正直陰險殺無代無之朕歸以來正身之王比肩於朝未嘗  
顯貴一人自百官中筆墨與朕於卿卿之如一故其種諸臣朕  
如父母此其春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謂諸諫臣曰公爲事官  
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勝以此五者自與盡  
諫之志耳

綱目以幸細蘇洛州刺史初上以繼爲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  
有口京師來者上問玄齡曰房玄齡之於德也云李德美爲上運  
除洛州刺史

綱目八月晉利幹西北東部人遣使入意晉利幹於魏勸諸部爲最遠  
甚長夜短日晡後天色正曉養羊脾胃以應然日已復出矣  
綱目真王明爲晉王明母楊氏策刺王之妃也有龍于上文德皇后

綱目八月晉利幹西北東部人遣使入意晉利幹於魏勸諸部爲最遠  
甚長夜短日晡後天色正曉養羊脾胃以應然日已復出矣  
綱目真王明爲晉王明母楊氏策刺王之妃也有龍于上文德皇后

綱目八月晉利幹西北東部人遣使入意晉利幹於魏勸諸部爲最遠  
甚長夜短日晡後天色正曉養羊脾胃以應然日已復出矣  
綱目真王明爲晉王明母楊氏策刺王之妃也有龍于上文德皇后

綱目八月晉利幹西北東部人遣使入意晉利幹於魏勸諸部爲最遠  
甚長夜短日晡後天色正曉養羊脾胃以應然日已復出矣  
綱目真王明爲晉王明母楊氏策刺王之妃也有龍于上文德皇后

綱目八月晉利幹西北東部人遣使入意晉利幹於魏勸諸部爲最遠  
甚長夜短日晡後天色正曉養羊脾胃以應然日已復出矣  
綱目真王明爲晉王明母楊氏策刺王之妃也有龍于上文德皇后



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而得其中取法於中而不免爲下焉居位以來不普多矣竊竊察玉不絕於躬嘗學處暑所作大馬廐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煩煩於此實甚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積我於漢生其益參差遠邇其功大矣參差損以故人不忍功大過微故參差比之正蓋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果我之奮奮力爲善則國便安驛使倉則一身不保可不慎哉

○五月著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有餘於民若更富貴身足爲不朽若其無餘之何用劉武帝令子嗣後手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故於仁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五 唐太宗  
○魏晉侯利人朝籍實國人皆畏大亦自操膽自台未通中國至足入朝上謂侍臣曰漢武帝聘兵三千餘年疲散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緩之以德使遠境之地不生草木故曰德教

○上嘗王華官爲令幼惟所居殿後以爲餘官矣徐所費已巨億計充奢徐應地外使女也生五月能言四歲通曉詩書徐入後前朝時以上東庭高麗國尉羅拔後王華官相繼文服玩類華靡上疏諫其臣曰以有變步虜城無期之巨浪國未幾多他憂喪已成之我軍費甚重安國反速危亡之基豈武卒有三三細成敗之善豈非功時大矣德輔邦國利忘危建國德飲之所教乎又曰珍玩技巧乃國之害存乎王儲繼述之心脫焉天曰作法

於儉僧惡其著作法於案同以制後上善其言其惡更之○劉致聖曰太帝非儉德之至也直以才能儉德一時耳其所以能儉德者惟德也德之至也直以才能儉德一時耳其所以能儉德者惟德也德之至也直以才能儉德一時耳其所以能儉德者惟德也

○五月宋公劉平太常禮部曰德尚書禮部曰肅上曰禮有之迹當其禮可禮自編子範初初尚向上安義城公主欲廢之○唐公主周曰婦事舅姑舅又侍側若居別第所屬多矣本朝

○魏晉刺史李君初左武衛將軍李君漢直武門時召見其太史占云女主昌昌昌又傳記云唐二世之後女主武王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聚會出行謂使言小名有來自男五娘上初然笑曰何物女方爾勇健又以其爲劉官稱封昌昌有威宇

○深惡之後出爲華州刺史有布衣負負道僧言能經經等引佛佛法甚深敬信之數稍從屏人語御史奏君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奏坐謀上密問太史李君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所稽天象俯察庶幾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王天下殺王孫始黃兆既成笑上曰疑似有壽終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若不從徒多殺無辜耳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多麻幾何愁心爲禍成矣上信便得而殺之天或生莊者

天綱曰為君伏... 司空公房公...

司空公房公... 無罪之士...

無罪之士... 若小所損者...

若小所損者... 握手與談...

握手與談... 網維大全...

網維大全... 子驥修...

子驥修...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公何以不自...

公何以不自... 網維大全...

網維大全... 子驥修...

子驥修...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公何以不自...

公何以不自... 網維大全...

網維大全... 子驥修...

子驥修...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公何以不自...

公何以不自... 網維大全...

志抑其進而... 李世勣...

李世勣...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公何以不自...

公何以不自... 網維大全...

網維大全... 子驥修...

子驥修...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公何以不自...

公何以不自... 網維大全...

網維大全... 子驥修...

子驥修...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公何以不自...

公何以不自... 網維大全...

網維大全... 子驥修...

子驥修...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公何以不自...

公何以不自... 網維大全...

網維大全... 子驥修...

109-181-

非錦伯敬訂正黃治綱鑑正史 天全卷之三十六

唐紀

市書  
市書  
市書

高宗皇帝 諱治 太宗第九子 初封晉王 承乾廢 總力勸太宗立之 在東宮七年 太宗崩 奉大寶 在位三十四年 崩 壽五十六 葬乾陵 帝崩 廢廟 廢號 庶不戒 廢廟之漸 卒使後嗣制 斷廢唐室 昭昭邦家

市書  
市書  
市書

唐高宗 諱治 太宗第九子 初封晉王 承乾廢 總力勸太宗立之 在東宮七年 太宗崩 奉大寶 在位三十四年 崩 壽五十六 葬乾陵 帝崩 廢廟 廢號 庶不戒 廢廟之漸 卒使後嗣制 斷廢唐室 昭昭邦家

市書  
市書  
市書

唐高宗 諱治 太宗第九子 初封晉王 承乾廢 總力勸太宗立之 在東宮七年 太宗崩 奉大寶 在位三十四年 崩 壽五十六 葬乾陵 帝崩 廢廟 廢號 庶不戒 廢廟之漸 卒使後嗣制 斷廢唐室 昭昭邦家

市書  
市書  
市書

唐高宗 諱治 太宗第九子 初封晉王 承乾廢 總力勸太宗立之 在東宮七年 太宗崩 奉大寶 在位三十四年 崩 壽五十六 葬乾陵 帝崩 廢廟 廢號 庶不戒 廢廟之漸 卒使後嗣制 斷廢唐室 昭昭邦家

市書  
市書  
市書

唐高宗 諱治 太宗第九子 初封晉王 承乾廢 總力勸太宗立之 在東宮七年 太宗崩 奉大寶 在位三十四年 崩 壽五十六 葬乾陵 帝崩 廢廟 廢號 庶不戒 廢廟之漸 卒使後嗣制 斷廢唐室 昭昭邦家

市書  
市書  
市書

唐高宗 諱治 太宗第九子 初封晉王 承乾廢 總力勸太宗立之 在東宮七年 太宗崩 奉大寶 在位三十四年 崩 壽五十六 葬乾陵 帝崩 廢廟 廢號 庶不戒 廢廟之漸 卒使後嗣制 斷廢唐室 昭昭邦家

綱鑑

王于三年春正月 以補遺良為吏部尚書 同三品 二月 御安福 觀自獻王謂侍臣曰 朕聞明人善為樂 故樂以嘗一觀之 初 升帳 即有許胡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綱鑑 王于三年春正月 以補遺良為吏部尚書 同三品 二月 御安福 觀自獻王謂侍臣曰 朕聞明人善為樂 故樂以嘗一觀之 初 升帳 即有許胡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綱鑑 王于三年春正月 以補遺良為吏部尚書 同三品 二月 御安福 觀自獻王謂侍臣曰 朕聞明人善為樂 故樂以嘗一觀之 初 升帳 即有許胡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綱鑑 王于三年春正月 以補遺良為吏部尚書 同三品 二月 御安福 觀自獻王謂侍臣曰 朕聞明人善為樂 故樂以嘗一觀之 初 升帳 即有許胡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綱鑑 王于三年春正月 以補遺良為吏部尚書 同三品 二月 御安福 觀自獻王謂侍臣曰 朕聞明人善為樂 故樂以嘗一觀之 初 升帳 即有許胡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綱鑑 王于三年春正月 以補遺良為吏部尚書 同三品 二月 御安福 觀自獻王謂侍臣曰 朕聞明人善為樂 故樂以嘗一觀之 初 升帳 即有許胡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王 曰 朕 聞 明 人 善 為 樂 故 樂 以 嘗 一 觀 之 初 升 帳 即 有 許 胡 整 樂 奏 樂 好 之 王 所 為 豈 容 易 除 已 焚 此 樂 矣 許 胡 整 入 跪 望 之 情 亦 因 以 自 慰 也

[illegible]



丙辰歲次庚午年正月以<sub>有司</sub>太子<sub>奉詔</sub>親爲主立代王弘爲皇太子<sub>弘</sub>初許崇奏曰在東宮者所出本微今却國家已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庶而立弘庶既廢官屬無敢見者有庶子李安仁獨歎見前泣拜辭而去

二月贈武士護司徒平劇國公魯府父書登

陳一聞之曰昔者齊桓公出遊境兒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吾亦乞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吾亦乞人曰願賜一國之貧者吾亦乞人曰君不念邊鄙則國人皆有餘衣食矣不然安足以問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念邊鄙則國人皆有餘衣食矣不齊魯然則國人皆有餘衣食故人君養民在者其征伐而已今山東後亡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人太費顧富家所有外餘

卷之三十六

悉免之上從之

六月甲戌以高祖神武天皇於國立太宗配五帝於明堂  
秋七月以王義方爲萊州司戶時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洵  
于氏有美色數年于獄義府得大幸上表于義府枉法誅之將斬爲義事  
望義府過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不問停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  
乃先白其母曰妾方爲御史觀義臣不納則不忠諫之身危奏及其  
親則不孝余何母口皆王陵之母嫁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  
君吾死不恨義方乃求義府事劾之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乃面壁  
不還叱義府方始趨出上以義方喪大臣寢之

綱目已年五月帝始臨日視事書云人君一日而後善則天下歸之是時李義府當國本武氏意請臨日視事使帝得專房

國秋八月，韓遂來濟陰，遂良督涇州刺史，許敬宗、李義府議，遂良援來濟以誅遂良，密謀不軌，以涇州用武之地，授遂良徵徭外，遂皆坐監，環張良今書表，濟台州今爲平涼，遂良愛州今爲平涼，柳範家山今爲柳。

劉洎之子訟父寃言爲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彥瑋曰劉洎身比伊尹不爲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爲用刑不當矣

上然其言事遂

[illegible]

卷之三十六

自無憾京邑歸鄉其間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

說於上上四書之

○明劉公昂是待御子，前僉事。年四十五，遇立佛不交還家資，其

易有秋曰戮血之象坐一府者百餘家將盡茂人獻饒曰爲惡者

德曰朕將博女與卿結意意敬德謝曰臣婦妾臣婦妾

帝幸之而止曉節時客節脫沼奏清商樂口奉養花厚又但  
 帝幸之而止曉節時客節脫沼奏清商樂口奉養花厚又但

片在本報公之矣惟

己未四年四月制太尉趙公良孫無忌官封黔州安寧武伯以無

已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于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

伺其隙而陷之會人告太子驛常奉方罪敬宗因誣奏幸方欲與

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姪年宣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

俱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欽宗對曰文帝夢夢賢手也其舅薄昭止坐殺入帝使公卿云而殺之後世不以爲其全無辜謀移初穆其罪真昭不可同年而語○陞下少更遷延臣惡變生用廢傳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賜無官封縣州○安通等殺之

六月改氏族諱爲姓氏錄初太宗修氏族誌升降去取府稱允當至是○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宦官品高下爲準於是士卒以卑功至位五品者頂上

流縣人謂之駁格○初太宗疾山東主人自持門地既脩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姬王姬皆取勳臣李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督軍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今義府爲其子求婚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

詔山東六族不得自爲婚姻終不能禁其衰宗落讒往來又自稱宗家最厚○秋七月詔史追稱韓瑗柳瑒請京師敬宗又遣表公輪詣

州并長孫卿已通令白楊詔所瑒瑒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史丁志當爲崇州刺史長孫氏族

庚申五年春八月皇后哀親戚故舊鄉里於朝堂婦人於內殿

賜有差詔并州婦人年八十已上皆賜役君○秋七月癸亥王爲庶人以爲相客又數自沽酒或告其事

冬十月初上皇后暴薨官奏事○初上以爲庶人之舊

上初言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臣后決之后性明敏涉

六月從孫王賢爲市王賢聞上初差庶人召爲修撰時諸王關

三月鄭仁等敗於天山○秋七月癸亥王爲庶人以爲相客又數自沽酒或告其事

保天山開官降又以勢必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安撫餘衆何力





之狀朝于日憂其後入王是眾心乃安

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舉正義事李義府怨

之曾封百官仁軌嘗言海運糧風失船命監察御史魏元泰往

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焚無官與式至謂仁軌曰君安早自為計

決以快馬入籍所未九式乃其獄以聞上命除名以自求從軍自效

及為大司憲式僅不自安仁軌過籍告之曰仁軌若念曠昔之事

有如此曠况知政事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

謂難進退失矣實德幸辛

九月劉仁軌追李季卿賢嗣為方人方正其重之為晉州司馬

史與宗從微死中因言晉州產佳鵲使劉仁軌捕之上曰劉賢嘗

捕鵲者

九月李勣拔新城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副大總督

行軍官記及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何鴨綠之隱男連報曰謹聞

命矣即移兵據之唐兵不得慶正之流寓於德南副大總督

處役在高麗城下米及成列高麗軍至軍中大敗處役於床

上遊正殿威勝徽徽許敬宗等奏請復舊曰雪星見於高麗

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禍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

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星

九月李勣拔平康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時薛仁貴乘勝將交

體扶掖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其

為前鋒以進與高麗大破之遂平其地

冬十月以勣為大將軍為懷化大將軍為安國安羅門盧如遠多

言能平不死藥焉及後周門上將薛之東軍傳耶那處後諫曰脩短

有命非登可延員觀之未先帝服那維爾安發發樂大漸之際





綱目七月癸卯天旱○冬十月開立奉

綱目戊子元元年春正月以劉仁軌為維林道大總管討新羅

綱目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

綱目八月帝稱天后后稱天后○九月追復長孫無忌官諡以無忌

綱目大帥上御製開闢之分首為東西為維王賢王東府周王顯

綱目少志趣未定當推樂議聚有人問其故答曰我亦不知當取小者

綱目現如一分二服通相誇說非所以崇禮義勸教曉也上默然曰卿

綱目達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綱目公后表便宜十二條詔行之○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帝帝令主

綱目公以下皆曾老于令明經舉人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憂三

綱目年又京官八品以上量加俸祿及他便宜合十二條詔書發委自行

綱目之

綱目乙亥二年春三月天后祀先蠶時上苦風眩讓使天后攝廢郊廟

綱目後諫曰天子理理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

綱目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劉頃劉祥等使之撰刻女傳等書時

綱目帝令來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綱目是四月以趙雲為括州刺史左千衛將軍趙雲高祖高祖之

公主安為國主顯姬公主顯姬上所學天后廢姬國祿之

綱目太子引為謝孝敬皇帝立羅王賢為太子太子引仁孝謙讓上

綱目愛之中外獨心太后方遣郭志太子奏請數年真善城宮城公主

綱目蕭淑妃之女也幽于掖庭年踰三太子見之憐問奏請出降上許

綱目之天后怒即日以公主配階上翼衛太子為天后所廢

綱目也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綱目太子之起也王

何如矣臣不敢言者陛下下不道且差元籍之

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德使絕城爲母老且病仁傑

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語長史簡仁傑請代行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仁傑曰此非臣之仁素與同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

而宋武氏所殺之先主者他見是微若如之而人君不捨也

今世並爲方發兵西討新羅宋嘗把臺君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

其弊上乃止

宋敬玄與吐蕃戰敗績州刺史上以正將爲憂悉召侍臣謀之

或欲和退或欲嚴備依公私實而討之或欲悉發兵擊之議竟不

決大學士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

華爲貴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畧故機者

論辨仁無救河梁之賊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鄧陵之師人深憐

時之士又謂上曰一節從征官軍都統王平以爲河北大將

上曰君有言如此何安於此則臣之職也臣以此已然之明效也古

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擇將當以智爲本勇力爲末今朝

廷取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官足當閭外之任古

之名將皆出貧賤而五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

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

魏庚辰永隆元年春三月以裴行儉為冀州大總管討突厥平之  
初上謂裴行儉曰卿文武兼長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右衛大  
將軍將兵三千萬以討突厥至是突厥破突厥於黑山擒奉職裴行儉  
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

八月裴行儉為衛州刺史徵玄軍既敗裴行儉還至無疾  
病中書視事上怒裴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以立太子賢有官及命歸於宣政殿引九  
綱鑑大全

部伎及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上疏以正寢非命婦  
會之地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請命婦會於別殿元部伎自東西門  
入而停散樂上乃更命散樂於麟德殿麟德殿在四利貞族孫  
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宋太尉淵以來蓋世帝室瑣瑣王氏雖英世  
台並而為庶代安命婦為比官又為足貴乎

太子賢相繼故也彼常婚姻求利利者又為足貴乎  
三月以嗣仁號為太子少傅少府監監軒為上道續殿上與仁  
親之仁就輦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一月上無一王道視四  
壁有數天子不祥就其壁上還本則去

七月太平公主適薛紹薛紹太子賢結兄顯以公主寵盛澤多  
以問族祖戶部郎中克揚克揚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承順行  
之何傷然議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亦不得不懼也

綱鑑大全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裴行儉太子賢為庶人立英王顯為太子賢頗好聲色頃口奴得犯天  
后使人告其事物之於馬坊得見中數百頃以為及具上奏愛太子  
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為庶人賢則皆伏誅左庶子張大安坐阿附  
左遷餘皆獲免左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拜恩右庶子李義琰獨引  
臂沈沈特論棄之

綱鑑大全

人者知... 王... 卷之三十六... 王... 卷之三十六... 王... 卷之三十六...

王... 卷之三十六... 王... 卷之三十六... 王... 卷之三十六... 王... 卷之三十六...



後廢於平間夜去其首及明子後為天后所殺有司積其家得神像  
奉為秘器越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冬十月突厥哥魯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是歲突厥餘黨入寇  
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聞唐大將薛仁貴之口薛仁貴虜曰吾聞

仁貴破賊州中以人非州之賊也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之  
肯示之而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稱引去仁貴奮大破之

以夷師德德河源軍經略使吐蕃河源師德將兵擊之公殿  
八使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曰卿有文武材勿

辭也  
蔡末弘道元年秋七月詔以來年有事於嵩山冬十一月詔罷之  
詔罷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若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

利頭出血可愈天后不執上疾愈怒曰此可助也乃欲於天子頭刺  
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一穴上曰吾自似明矣后舉手加額

曰天賜也自負絲百匹以賜賜  
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

子即位傳天后為皇太后后取裴炎威取決焉裴炎在而安有  
裴炎之字季康後唐高祖李淵之弟也裴炎之弟裴行止也裴

行止之弟裴行恭也裴行恭之弟裴行儉也裴行儉之弟裴行儉  
裴行儉之弟裴行儉也裴行儉之弟裴行儉也裴行儉之弟裴行儉

中宗皇帝 諱李重茂 太子自甲申即位後為武后廢為庶人  
居房州十四年戊戌名還東宮又七年賴張柬之等迎還位五

年而後帝五十五薨於陵○帝久罹幽廢備嘗艱阻一旦得志  
荒淫不悛皇后失德罪行狀觀遺皇后之難而斯日明之所

謂下愚不移者矣

附則天順聖皇后名武曌 即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二歲○明教  
微淫淫唐中宗廢嫡神龜以婦人行男子之事以安王李重

唐之命任用周舍更所書宗室流毒婦紳古一人不在五倫之  
域矣

中宗神聖元年二月朔帝文明元年春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后父自太原州人父史

如仁智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  
如仁智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史文公

武氏聖紀年終武氏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武氏聖紀年終武氏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二月太后廢帝為庶人王立豫王自書使裴炎自太后而裴炎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裴炎亦必無心矣

劉九月甲寅太后敕天下改元及服色官名改元謂光宅

從金邑

太后立武氏七廟太后立武氏七廟太后立武氏七廟太后立武氏七廟太后立武氏七廟太后立武氏七廟

永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永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

常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常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

長耳太后不從長耳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卷之三十六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太后太后不從太后太后不從

因使監察御史崔象昇有異國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齊道通

鳳閣舍人李鼎謀奏必反劉州先期元帥明其不度座并下獄

齊道通檢校御史李鼎謀平章事斬裴仲平都督裴仲平家無餘石

之值裴仲平等流貶有裴裴弟于太僕寺丞仲平年十七上封事

陛下為李氏婦先帝裴仲平下遷裴仲平政裴仲平裴仲平裴仲平

諸武伯父忠於社稷及誣以罪裴及子孫降手所為如是臣實情之

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使天下變不可復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卷之三十六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裴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有承嗣則向心... 乙酉年正月... 三月太后遷帝于房州... 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太后以伯侯... 以爲白馬守王... 出入乘御馬... 之嫌義多... 以法繩之... 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六 唐中宗 三十一

宮中... 三月太后... 九月有山出於新豐... 臣以爲非慶也... 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六 唐中宗 三十二

之禮姓

太后以伏仁僕為冬官侍郎仁僕為廣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  
入齊州境老歌刺史德美有為諸表薦為之於朝後冬官侍郎  
丁亥四年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以蘇良嗣為京南守時方為蘇開明校京兆州  
萬範中疏來以漁其利良嗣曰公僕休相養能拔葵去織婦不問  
萬乘之主高讓果也乃止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太后后三品別稱之禮之稱謂舍人曹大隱曰太后后廢立明  
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  
運轉之安金太后命主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稱之曰不經厥  
贊德何名為執太后怒賜死之初下獄唐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  
皆贊稱之曰此乃所以速吾見也臨刑沐浴稱邑自若

宋史紀事本末

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夜轉王元嘉王元壽  
公議常樂公主於東都追使自發露王元觀江都王範樂公  
皆坐與二王通謀為太后所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以當生  
者六七百家實籍交者五十口仁傑悉焚其籍請太后特原之皆  
流豐州道過豫州州父老迎勞之曰我使使君汝邪相繼哭於  
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

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應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  
亦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  
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  
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  
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  
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  
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  
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  
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宋史紀事本末

開侍郎元嘉頃洛陽本魏元忠官當元忠歸刑太后使驍騎救之  
者皆皇顯謹呼元忠御安坐自如既宣赦乃徐起拜言無憂意  
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既釋金等天氣晴霽

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十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玄同素與張柬之等時人以其終始  
不諱謂之祿父周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  
君為嗣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救之告密得召見自陳玄同欺曰  
人殺鬼殺等其言能作告密人飛乃就死自餘內外大臣生死及流  
徙累

彭州刺史劉易從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  
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遽起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

有司平準直十餘萬興等又誣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及殺下獄  
前之繼死

十月太后殺鄭王瑒等六人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要  
昂上疏以為案緩刑為德惠其革首賊後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  
意切其辭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妄有犯臣賊  
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逾從滋廣愚臣願昧初謂皆實去月陛下  
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雷雲曰天怒也  
臣聞於陰陽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亦助聖今天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赦獄  
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十一月太后尊萬善神官始用周正

十二月為正月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

太后自名嬰... 改詔曰制... 宗室廢...

太后流芳... 太后流芳... 太后流芳...

太后安能... 太后安能... 太后安能...

太后選舉... 太后選舉... 太后選舉...

太后法度... 太后法度... 太后法度...

太后相尚... 太后相尚... 太后相尚...

太后文官... 太后文官... 太后文官...

太后考居... 太后考居... 太后考居...

太后三月... 太后三月... 太后三月...

太后網羅... 太后網羅... 太后網羅...

太后七月... 太后七月... 太后七月...

太后人侯... 太后人侯... 太后人侯...

太后亦族... 太后亦族... 太后亦族...

太后願耳... 太后願耳... 太后願耳...

太后時思... 太后時思... 太后時思...

太后道路... 太后道路... 太后道路...

太后武承... 太后武承... 太后武承...

太后殺悉... 太后殺悉... 太后殺悉...

太后子賢... 太后子賢... 太后子賢...

日過來... 日過來... 日過來...

一人職... 一人職... 一人職...

活數千... 活數千... 活數千...

以為不... 以為不... 以為不...

日知不... 日知不... 日知不...

綱太后... 綱太后... 綱太后...

綱九月... 綱九月... 綱九月...

綱國統... 綱國統... 綱國統...

綱聖神... 綱聖神... 綱聖神...

綱傳... 綱傳... 綱傳...

綱之四... 綱之四... 綱之四...

綱胡... 綱胡... 綱胡...

綱國... 綱國... 綱國...

綱秋官... 綱秋官... 綱秋官...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綱臣...

帝於前社殿於神鄉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爲太廟爲聖德廟戊  
崇先施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雅配上帝

辛卯八年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周亮其右丞周興於策園或告文皇后太后之風名起  
太后命亮其右丞周興與立勳勳通謀太后命亮其右丞周興與立勳  
太后命亮其右丞周興與立勳太后命亮其右丞周興與立勳太后命亮其右丞周興與立勳

此其易爾取大寶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八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  
突突因如與法因起謂曰有肉狀推兄請兄入此覺與惶恐叩頭  
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與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與索元  
禮來俊臣遊爲報刻則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  
姦險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八月周殺其將軍張虔故來俊臣鞠虔虔曰公於德有功俊  
臣大令

國祭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暴有於市又鞠陳州刺史李弘嗣不問  
秋先斬其首乃僞立奏奏之

九月周以武儀等爲納言狄仁傑問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  
汝南其有善政卿欲知諸卿有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  
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過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石相公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王慶之  
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大伴武承謀慶之復請太后  
怒命洛陽尉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  
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  
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天皇嗣陛下之陛下身有天下當傳子孫  
爲萬代業豈得以難爲嗣乎自古未聞降爲太子而爲姑立嗣者也  
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

帝於前社殿於神鄉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爲太廟爲聖德廟戊  
崇先施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雅配上帝

老臣須殺即殺右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綱鑑大全卷之三十六終





此不知聖之禍也蓋當周定天下廣樹屏藩通之以禮義曰此  
此知多事也自文明聖地地屯雲三叔施言四凶俱無不  
諒然意適無害遂促紅少和韓同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貌何也  
之勢不可用也在于曰大勢之未成也蓋以行中  
而亡已而亡也蓋以行之其已陳也蓋以行之其已陳也  
以故以行之其已陳也蓋以行之其已陳也蓋以行之其已陳也  
不於生堪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嘗之以用三百段

御史周周上疏曰推功之吏皆相和以虐泥耳能頭履履  
人非不右荷求賄處臣竊聽輿議曰天下太平何苦酒及登後  
者蓋英雄欲求帝王和但不勝楚毒而自誤耳周用仁而昌泰用  
刑而亡顧陛下綏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願采其言制獄稍寬

冬十月周武民殺太子妃劉氏戶婢周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  
劉氏大主  
卷之二十七 唐中宗紀

皇嗣乃贊皇太子妃劉氏為厭呪太后殺之德妃父孝潔  
為湖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妃母德氏因請殺之發其事御  
史李和極之當斬其子市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免有功論以無  
罪李和奏有功阿落獄殺令史以白有功曰臣我獨死諸人求不  
死邪既食飽罪然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獄獄失出何多對曰功  
出入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德氏得赦延有功  
坐除名

周制宰相攝時政記月送史館周制宰相攝時政記月送史館  
宰相攝時政記月送史館周制宰相攝時政記月送史館  
宰相攝時政記月送史館周制宰相攝時政記月送史館

已十年正月帝在房州  
帝以姜師德同平軍事師德竟厚清犯而之校其弟除代州刺  
史將行師德謂曰官備位後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

以自免諸長隨曰目今雖有人唾其面其武而也庶不為兄憂師  
意所以重其怒也夫唾不拭目而笑而受之  
南朝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  
南朝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  
南朝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人心之盛也

周制其主方並其臣躬躬坐夜聽事周制其主方並其臣躬躬  
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問皇嗣其左右  
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皇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  
嗣不友即引佩刀自剖其腹五臟皆出太后大舉入宮使諸內五臟  
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歎曰豈有士不能自明使汝至此  
即命後臣停推尚崇由是得免

二月周以周嗣為侍御史或告續與流人謀及太后遣司刑評  
事周嗣就按之嗣後至廣嗣一朝殺三百餘人還奏因言諸道流  
人亦疑有如此者太后喜繼嗣後為侍御史更遣使諸道按殺數  
千人既而周知其繼嗣未死有告謂之國後等亦相繼殺之  
繼嗣九月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市布七寶金輪

周制其主方並其臣躬躬坐夜聽事周制其主方並其臣躬躬  
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問皇嗣其左右  
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皇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  
嗣不友即引佩刀自剖其腹五臟皆出太后大舉入宮使諸內五臟  
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歎曰豈有士不能自明使汝至此  
即命後臣停推尚崇由是得免

甲子年正月帝在房州  
帝以姜師德同平軍事師德竟厚清犯而之校其弟除代州刺  
史將行師德謂曰官備位後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

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一胡致電曰水有小車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災也景隆失  
之突室以壞不滅而而獲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慶





以天下之元氣而自充  
醫脈特一能以至乎此可也

天以堯





王寅十九年正月 春正月 戊午 赦天下 王寅十九年正月 春正月 戊午 赦天下 王寅十九年正月 春正月 戊午 赦天下

臣聞天子者神聖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若神聖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若神聖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若神聖文武之天下也

十一月 命監察御史蘇瓌按察雲南 十一月 命監察御史蘇瓌按察雲南 十一月 命監察御史蘇瓌按察雲南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九月朔日食 九月朔日食 九月朔日食 九月朔日食 九月朔日食 九月朔日食 九月朔日食 九月朔日食

不若挾天子為長太后怒下元惡獄 不若挾天子為長太后怒下元惡獄 不若挾天子為長太后怒下元惡獄 不若挾天子為長太后怒下元惡獄

以美官使說許之明日太后使元惡與高參糾姓復不決 以美官使說許之明日太后使元惡與高參糾姓復不決 以美官使說許之明日太后使元惡與高參糾姓復不決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正張說所坐無咎若全抵罪失天下望矣 正張說所坐無咎若全抵罪失天下望矣 正張說所坐無咎若全抵罪失天下望矣

申理元忠案 申理元忠案 申理元忠案 申理元忠案 申理元忠案 申理元忠案 申理元忠案 申理元忠案

之紅深自朝矣 之紅深自朝矣 之紅深自朝矣 之紅深自朝矣 之紅深自朝矣 之紅深自朝矣 之紅深自朝矣 之紅深自朝矣

天相也 天相也 天相也 天相也 天相也 天相也 天相也 天相也









方以敬物事  
國門山神之  
今臺以軍事徵武修廟堅壁除太宰宮

三月以鄭普爲秘書監普請以爲國子祭酒衛士鄭思尚不

人不知則意猶草莽武帝得之矣佛能行人龍則漢武帝得之矣  
先施以法後以名義亦修人事而已已語經此篇何補於國不聽  
故事主上王莽寵臣故事主是聖帝是聖

考房臣外郎崔凝爲耳目湖見上親三思而後足腫等乃悉以三思案謀告三思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事二張坐貶亡人來都歸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跪之謂曰前朝皇家大

綱鑑大全 卷之二十七 唐中宗紀 三十三  
王將薨而滅後乃言大王手得囑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  
五人皆懷將相之權腹裏過人廢太后如父掌日夜切齒欲噬大王

文曰：事之  
巧惡相將，不相於証，屢不告封贈等爲王寵其政事，外不失其尊寵，  
啓中乃爲人與寵相將，爲三思謀主，三思與皇后日夜潛卿，寄云侍  
之，因此相所以爲人上表心也。三思大懼，乃之丞相問自安之策，引

三思惟情  
天之凶  
以民困窮之機  
以救曲盡平陽王  
拉參範爲扶陽王  
張  
一爲平陽王  
然已平陽王  
竇玄雖爲韓陵王  
罷知政事  
三思  
今日官謀修則大  
竇玄附武氏者  
方之爲五王  
所逐者  
復之大權  
豈得三思哉

五王不知人  
三思為身退  
所友  
子習不反

三思為人作小人  
知不足罪者獨五王  
不知人可謂上流不知  
用東河兵討三思也  
足欲諸人分發天下若  
中宗時三思之政則所以  
受寵愛意不賢於三思  
所始能也

初五王之言

明屬三思既得志遂脫青巾監用機爲

預明政跡不見廷議之事乎

然也及昭等得罪元珠獨免  
綱秋七月河南北于七州大水制未直石億軍宋務光上疏曰  
水旱無常災變頻興有于好期之移指盜封地其謂太子國本

劉鑑  
大元二年西曆一千三百一十七年  
夏旱糧價騰而亡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能以小技竊大位亦朝政之蠹也疏奏不省

又十一月群臣上皇帝皇后尊號上皇帝皇后尊號群臣上  
皇帝尊號曰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尊后謂謝太師廢天下  
相王太平公主加爵封皆相國戶

聖太后武氏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上居諡陰以中書令魏元忠  
 攝宰事百戶元忠素貧中車之望中外親之武三思矯太后詔假  
 元忠賜封百戶元忠捧制感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illegible]

天也謂一本  
有為則衆  
仁  
天也謂一本  
有為則衆  
仁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唐中宗紀  
二十五  
三月殺附馬都尉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附會最易之  
貶所親見之輒切齒之遂密告三思思使人告同皎與武惠  
周憐等謀殺三思皇后坐斬之同皎除京官燬仁入北于廟  
太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三思與皇后淫亂禍國家行當  
殺吾即恨不及見耳遂自刎

王景昌我不知代問何者謂善人何善傳之惡人但於其善則  
為善人於我者則為惡人耳明矣善人何善傳之惡人但於其善則  
為善人於我者則為惡人耳明矣善人何善傳之惡人但於其善則  
為善人於我者則為惡人耳明矣善人何善傳之惡人但於其善則

人問之五種  
一曰五種  
二曰五種  
三曰五種  
四曰五種  
五曰五種

十一月以爲從一爲雍州刺史從一爲雍州刺史從一爲雍州刺史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元帥大將期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平桓王黃為國圖以天下之機陛下緊目不食陛下李何疑之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嗣上疏曰桓王周鳳至繼而城臣乃欲信之機法陛下在極末公而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七

心也其後前元樞密總管始築德門人以是重仁原而輕元樞  
樞密一職立時與樞密相其權勢相若樞密則直入中樞樞密則直入中樞  
樞密一職立時與樞密相其權勢相若樞密則直入中樞樞密則直入中樞  
樞密一職立時與樞密相其權勢相若樞密則直入中樞樞密則直入中樞

四月重修文館學士以樞密官遷公卿等為文者李略等十餘  
人為之陪侍遊宴備請稿和使上官昭察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然  
爭以文章相尚儒學忠識之士莫得進矣

秋七月始用封還勅除官安樂長安公主上官婕好等皆依  
用舊制受祿  
除官封還勅除官安樂長安公主上官婕好等皆依  
用舊制受祿  
除官封還勅除官安樂長安公主上官婕好等皆依  
用舊制受祿

之時食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巡使戰士不盡力朝廷不盡忠人  
既散矣獨提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木木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  
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疏奏不省

時封官皆不用兩官而授兩官最敢就矣吏部員外郎李朝隱  
前後就破一千四百餘人忿而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冬十一月徵武俊為入朝武俊將于嵩山行關道之禮令校尉  
以山眼兒不名不拜屢加寵賜皆辭不受親貴謂侯溫姓不交一  
言武俊怒起居舍人武溫一亦表請損損外戚權能不  
敢言言畢氏但請損損已家僕制不致太平安樂公主各伺朋黨更  
相譖毀上謂平曰卿賢多不暇睡以何法和之乎一以為宜上遂  
敘除期慈行嚴示以知禁無私種意不能川

已酉三年正月辛亥武門觀宮女年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

客務致後以爲樂國司禁部山卿獨歌能鳴蟬蟬鳴則  
明日賜山卿朝服朝服之文皆實得臣使各  
迴波前議大夫李靖伯曰迴波爾持酒巨敬臣職在微聞侍宴既  
過爾等寵幸非能上不悅爾等志曰此其諫官也昔李定昆池  
命從官以罪門侍卿李曰知詩曰前顧思忠者遂勿使時稱作  
名

三月以皇兄原陽再恩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  
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  
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  
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宗楚客為中書令

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夏五月流鄭怡於吉州貶崔元江州司馬崔元相崔元相崔元相崔元相  
附勢毀滅明復情還去大康御史新懷素尚隱對仗彈之下獄流貶  
遠州

冬十一月開中戰斗榮有錢運山東江淮綏撫梁師年死什八九  
群臣多言東都府家本柱樑不東運使丞視以不和東行說  
上後有者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和方止

庚戌四年春正月帝親臨於市里  
上東堂后微行縱使女數千入出遊多不歸  
夏四月辛亥廢池初武后之世長安城東民家并益受成大池數  
十頃號廢池相王于五王別第于其北望氣征意常微有帝王  
氣比曰大盛上幸池宴侍臣以雁之

氣比曰大盛上幸池宴侍臣以雁之

五月庚辰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溫王重茂





成天爲閣不細上明張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卷之三十七

三十五

謝安嘗曰

卷之三十七

三十六

謝安嘗曰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如謝安嘗曰吾嘗以爲天下無難事惟處人難處

十一 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傳聞  
有本史奏勅三日怠不行日知怒欲撻之既而謂曰我欲撻汝不  
人必謂汝能撻李日知頃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亦將甚  
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綱鑑大全卷之三十七終

三十七

唐紀

玄宗開元三年... 上皇幸... 帝... 開元之初... 乾元之亂... 則也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忠貞堂... 欲而亡... 而惡邪... 以分也... 遠赴上... 官未... 七月... 王依上... 又與... 張自東...

忠貞堂... 欲而亡... 而惡邪... 以分也... 遠赴上... 官未... 七月... 王依上... 又與... 張自東...

誠如卿言... 志則社稷... 於上以爲... 忠義於朝... 初太平公... 立求已爲... 今實無罪... 臣將時... 知者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以爲... 臣將時... 知者

以爲... 臣將時... 知者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可乎以除能行之元之乃願自竭

武后遣福先王是造金仙玉真觀費鉅巨臣願絕道姑





編八月出官人初民開就亭上求李于以充被庭上聞之今發後官  
無用者載其家報言乃息

編以武后母趙姬告中外李寶客薛蘭以武后母蘭始何王玄  
降李之建降基為上受命符獻之始蘭表請宣示史官頒告中

外  
司馬溫公曰日食不報太史之通也而臣郭景純謂是謀天也宋景  
公之為日食命小臣之節也而宰相之是也何君也以此據此

乙卯三月春正月以虞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門監懷慎清議  
九

編九月立學士祠為鄭王祠諡為恭王上長子祠其母曰劉  
氏次子諡為昭王趙姬始以倡進有寵立之

乙卯三月春正月以虞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門監懷慎清議  
九

編九月立學士祠為鄭王祠諡為恭王上長子祠其母曰劉  
氏次子諡為昭王趙姬始以倡進有寵立之

乙卯三月春正月以虞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門監懷慎清議  
九

編九月立學士祠為鄭王祠諡為恭王上長子祠其母曰劉  
氏次子諡為昭王趙姬始以倡進有寵立之

乙卯三月春正月以虞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門監懷慎清議  
九

編九月立學士祠為鄭王祠諡為恭王上長子祠其母曰劉  
氏次子諡為昭王趙姬始以倡進有寵立之

乙卯三月春正月以虞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門監懷慎清議  
九

編九月立學士祠為鄭王祠諡為恭王上長子祠其母曰劉  
氏次子諡為昭王趙姬始以倡進有寵立之

乙卯三月春正月以虞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門監懷慎清議  
九

編九月立學士祠為鄭王祠諡為恭王上長子祠其母曰劉  
氏次子諡為昭王趙姬始以倡進有寵立之

乙卯三月春正月以虞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門監懷慎清議  
九

而卒曾之讓有為驪家多除不可盡上亦憂之當曰今驪國  
惠河南北之人流入始重可生視食而曾不救其債使除之不惠

乙卯三月春正月以虞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門監懷慎清議  
九

史 66-119

反獲罪侍御史楊瑒奏曰若科舉之司使奸人得而惡鳴則  
史臺可廢矣上遂命削其事遂與日知

國丙辰四年正月校尚本奉御長孫斯道法正初徵南陽吳孫  
之也然孫不至先有等孫斯道法正初徵南陽吳孫

不協於里巷而致之傑自訪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謂瑒曰示有勿言瑒太子非瑒不可被近於公失而失父子

公失而失父子不為公失而失父子不為公失而失父子不為  
公失而失父子不為公失而失父子不為公失而失父子不為

以王嗣嗣為安北大都護陞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王督不  
出關諸王遂節節度自此始

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來訪使曾自貞  
以來和事以為和史四十餘人自和史後皆以其所更置者為

上秋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實是時王天大猶輕  
關中人全

卷之三十八 唐書卷之三十八  
十一

任楊州來訪使斯景僧人為大理少卿過天竺若水饒之立立望  
其行摩多之乃還謂官僧曰班生此下何登仙上遣宦官下江南

取鵝鴨鵝鴨字通謂官僧曰班生此下何登仙上遣宦官下江南  
取鵝鴨鵝鴨字通謂官僧曰班生此下何登仙上遣宦官下江南

欲過死中所至煩擾若水上言今舉樂方急而羅  
捕禽鳥水陸陸途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馬乎上勅

謂之縱獸耳焉

山東豐倪起姚崇父命捕之倪若水謂煙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  
父修德以報之則煙將當捕獲之若水謂煙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

不從其命謂煙若水曰則煙將當捕獲之若水謂煙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  
不從其命謂煙若水曰則煙將當捕獲之若水謂煙乃天災非人力所能及

之是以守煙不入境若其修德免彼害無德教然若水乃不敢違山  
是連煙與炎不至天機

網名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或言於上曰今歲巡敕太縣縣令非木及

入册上奏呂縣令於宣威殿議以理人策推鄭城令李海詞則  
提為殿 餘三百餘人不入弟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堂問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兼無第第房周堅守以病請告上遣使  
問之曰數上章乾曜奏稱百上曰必此姚崇之誤或不稱官則曰

有虛李

卷之三十八 唐書卷之三十八  
十二

選部侍郎盧履春朝隱曾坐運敘縣令太監左遷從朝隱典  
選籍職而室之世馬載表行傳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義後

有虛李

卷之三十八 唐書卷之三十八  
十二

選部侍郎盧履春朝隱曾坐運敘縣令太監左遷從朝隱典  
選籍職而室之世馬載表行傳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義後

有虛李

卷之三十八 唐書卷之三十八  
十二

選部侍郎盧履春朝隱曾坐運敘縣令太監左遷從朝隱典  
選籍職而室之世馬載表行傳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義後

有虛李

卷之三十八 唐書卷之三十八  
十二

選部侍郎盧履春朝隱曾坐運敘縣令太監左遷從朝隱典  
選籍職而室之世馬載表行傳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義後

有虛李

卷之三十八 唐書卷之三十八  
十二



[illegible]

入范知府嚴所爲文詞列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詭誕文章若品官從  
舉選不可別奏○罷上道按察使



容井前以爲知府好皆從之

己未七月五月朔日食上素服以俟變祭服膳命書閣下  
察祭服職之勤農功未勛公口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  
日開日食修德日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嬖所修德此所謂修  
德也固而不撥其甲不瀆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君子  
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啻數下制書也

秋八月補閣閣承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  
滿從傳上下其議路無量是服水義勸自今五服並依傳文祭  
士大夫行之各從其意無違要曰聖人豈不知毋恩之厚乎厭降之  
所以明尊卑異夷狄也俗情膚淺素其制誰能正之

九月從宋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春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安且陛下惡棄食有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  
乎上大悟遂寢之是日宴飲極歡上自解紅玉帶以賜之

庚申年八月春正月宋瑋縣縣器先是朝使往齊買入京師將  
還多還官瑞奏一切勅還以革其弊瑞又奏其罪而妄訴不已者悉  
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皇優人作魁人長二尺三寸身目

處分又問何故對曰寬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  
爾上心以爲然時百計問惡義尤其瑞使監察御史蕭蘭之括之隱  
之嚴捕獲瑞瑞於是畏之官龍瑞地錢禁而惡錢復行

又曰瑞使  
又曰瑞使

又曰瑞使  
又曰瑞使

又曰瑞使  
又曰瑞使

又曰瑞使  
又曰瑞使

夏五月以源乾曜爲侍中兼領戶部中書令乾曜上言形勢之家  
多任京官使後又之干沈慶子外郎三子皆在奏請出其二上從之  
於是出者有餘八京史事漸減則自引別進番返嗣已太一自  
嘉祐初制論政事四人頗招釋時人語曰今公四俊首昌推  
日之復道十道按察使

國十月流裝唐已分新州上禁約諸王不許與群臣交結驍馬都尉  
裴處已與岐王李範交私挾謀謀坐流新州離其婚上待範如故謂  
左右曰昔見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相託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言見  
弟也

國子南九年春三月以宇文融爲勸農使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  
下戶口連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絕漏職費成之上勅有司謹括集  
下戶口連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絕漏職費成之上勅有司謹括集

流亡按詰巧偽之法以開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口自白或於所在  
附籍或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誅徙是州以宇文  
融充使檢括逃亡戶口及籍外田畝奏勸農勸農官十人並攝御史分  
行天下其附籍客戶免六年調賦使者發爲勸農州縣官自務於獲  
多唐張其數或以戶口爲客凡得戶八十餘畝出亦稱是百姓苦之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冬之二十八 唐王意爲皇上改服上嘗從便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  
其餘公實怒欲殺之憲誠曰陛下寬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  
大矣

人謂其政若此為樂也自謂其政若此為樂也  
九月癸亥獻公薨宗室進令曰卿以忠孝為平而忠孝為經  
選侯黃以承卿之志而修中其養宗廟而地刑政一則合  
誠誠誠周與黃黃勿效曰安子終身不將退黃黃道士見其貌類  
以其所為乃不可變之於家未滿後法

九月癸亥獻公薨宗室進令曰卿以忠孝為平而忠孝為經  
選侯黃以承卿之志而修中其養宗廟而地刑政一則合  
誠誠誠周與黃黃勿效曰安子終身不將退黃黃道士見其貌類  
以其所為乃不可變之於家未滿後法

九月癸亥獻公薨宗室進令曰卿以忠孝為平而忠孝為經  
選侯黃以承卿之志而修中其養宗廟而地刑政一則合  
誠誠誠周與黃黃勿效曰安子終身不將退黃黃道士見其貌類  
以其所為乃不可變之於家未滿後法

九月癸亥獻公薨宗室進令曰卿以忠孝為平而忠孝為經  
選侯黃以承卿之志而修中其養宗廟而地刑政一則合  
誠誠誠周與黃黃勿效曰安子終身不將退黃黃道士見其貌類  
以其所為乃不可變之於家未滿後法

九月癸亥獻公薨宗室進令曰卿以忠孝為平而忠孝為經  
選侯黃以承卿之志而修中其養宗廟而地刑政一則合  
誠誠誠周與黃黃勿效曰安子終身不將退黃黃道士見其貌類  
以其所為乃不可變之於家未滿後法

九月癸亥獻公薨宗室進令曰卿以忠孝為平而忠孝為經  
選侯黃以承卿之志而修中其養宗廟而地刑政一則合  
誠誠誠周與黃黃勿效曰安子終身不將退黃黃道士見其貌類  
以其所為乃不可變之於家未滿後法

九月癸亥獻公薨宗室進令曰卿以忠孝為平而忠孝為經  
選侯黃以承卿之志而修中其養宗廟而地刑政一則合  
誠誠誠周與黃黃勿效曰安子終身不將退黃黃道士見其貌類  
以其所為乃不可變之於家未滿後法

戊子年春正月辛卯朔日  
四月朔日  
城守相張說兼領之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六月朔日

始募兵充衛衛志是前共前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而免其家不免延往募以貧弱逃亡略其百姓若之張說死諫募壯士充衛衛不問已役優爲之制逃者必平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始募兵充衛衛志是前共前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而免其家不免延往募以貧弱逃亡略其百姓若之張說死諫募壯士充衛衛不問已役優爲之制逃者必平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始募兵充衛衛志是前共前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而免其家不免延往募以貧弱逃亡略其百姓若之張說死諫募壯士充衛衛不問已役優爲之制逃者必平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始募兵充衛衛志是前共前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而免其家不免延往募以貧弱逃亡略其百姓若之張說死諫募壯士充衛衛不問已役優爲之制逃者必平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始募兵充衛衛志是前共前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而免其家不免延往募以貧弱逃亡略其百姓若之張說死諫募壯士充衛衛不問已役優爲之制逃者必平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始募兵充衛衛志是前共前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而免其家不免延往募以貧弱逃亡略其百姓若之張說死諫募壯士充衛衛不問已役優爲之制逃者必平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十二月張說奏改政事殿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

甲子十二年三月以杜運爲安西副大初監察御史付選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之金趙國薛左石曰督衛身異域不安逾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唐大督道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關

六月制選宰相名臣爲諸州刺史上以山東皇命選魯閣名臣出爲諸州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旨制皆出宰相倚

耶賢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由所見事乃無失偏頗之

秋八月以于文融爲御史中丞御樂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

冬十一月詔諸州刺史

上懷以赤貧  
胡殺室口百姓之所謂惡者曰康寧矣已上如後而民財豐節  
役而民力顧養生遂死無堪明四濟堪其歸乎仁者之域何必千

之事實。雖不從明年復故



祐民之困於是政非小者責恤之人家也萬民之所以刑美百  
吏之所以驗功法歸之頌以類  
疎而不救者皆貪酷之失也

宰相與諸達官語之曰中環乃至死執酒西向拜飲不盡卽返稱  
腹疾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曰甚嘗求兵部尚



是時上欲遣使往犒三品將軍門施茶戟奉使過諸州官  
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遺賂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

國策主皆官矣楊思勳房士尤貴幸協驍將兵征討士高  
昭中外衛四方表奏竟先列士然後敘御事小者乃士斷決之勢  
頗內恃然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顏二耳照太公廟晉書曰魏初四州寧遠之臣乃無敢置太公令  
雨京州各置太公廟以張張氏聖德云名將以備十哲左傳曰先王  
以備十哲左傳曰先王以二八月上戊致祭

[illegible]

王年四月復有旨於上陽東別館召見以歸不絕  
 驛使  
 西二月三月以輔位同平章事上問輔何以代光遠  
 奏曰臣主臣議於輔位之上以謂其人暗也  
 上榮利及爲相甚久時望益固以附托爲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  
 事休守正不阿當漸廢之宋瑋嘆曰不意輔位乃能如是或官中  
 宴樂及後夜遊獵小有過焉輒謂左右朝休休否言終疏諫已上

帝臨殿默然不樂左右曰陛下爲相陛下殊疲於勤勞何不遂之上款  
乃已縱難痼天下必把齋廟祭事帝順言既退意寢不安翰林備力  
有供奉徐偉儒爲上常懷之爲仁體母身也一日晚入上怪之對  
曰竊達捕盜官與臣等山莊城之隱馬驚脫因下階叩頭上曰俾使  
外卿輩汝亦非無愛有頃累奏其狀上即叱出投殺之

六月制曰公選人有才業操行吏部臨時擢用流外秦申不復

州人參孫  
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吾可以循資格便於己獨踵行之是時官自  
三師以下入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勝紀以上五萬七千四百  
一十員而上亡之塗莽豈不可勝紀  
廣東都督府署設在廣州城內多失火有舊廬  
十一月壬辰未刻役作  
網鑑體未能以紫綢周平王莊起復九齡同平章事休數月



委自乳之家皆出為樂山令然非其好也法餘屬樂山去歸  
浮山不為諸山商無從安日或不便也餘屬樂山去歸  
而人房見而數日見樂山無從安日或不便也餘屬樂山去歸  
人房見而數日見樂山無從安日或不便也餘屬樂山去歸

三月張璠張璠殿中侍御史楊注以復父讐勸杖殺之  
子璠也璠死其罪於其下後父讐而外知注死殺璠  
子璠也璠死其罪於其下後父讐而外知注死殺璠

案欲飲之江外殺與注同謀者有司所得議者為注子維年孝  
烈父功自國家設法則於此殺各伸為子之惡誰非細孝之人展  
轉相憐何有限極安符河南府杖殺之士民憐之為作哀誄錄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人也以法去是武王三令五申而功之官人為二陰以賊二人為守  
之若祿山不安死上惜其才救令免使以白衣將入國  
祿山失律義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犯有反相不殺必為後  
患上臣願勿以王夷甫識后勸免其罪自王夷甫識后勸免其罪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八

然則每歲比於本族不可同寅明矣矣者加之廢禮何所待者本  
諸侯儀服恭肅爲定禮部外郎楊仲昌曰皆下路何婦之義而不  
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校事  
抑情之開創也上不便

編次八月張九齡上于秋金鑑錄言志錄文不盡此何以書中情也  
爲人主明之流矣夫不書生曰千秋節特許有生日爲天下百官賜  
秋金鑑錄言志錄文不盡此何以書中情也  
爲人主明之流矣夫不書生曰千秋節特許有生日爲天下百官賜  
秋金鑑錄言志錄文不盡此何以書中情也  
爲人主明之流矣夫不書生曰千秋節特許有生日爲天下百官賜

見乃以逆前世興廢之源爲首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  
編次十一月帝還西京上過陝州以刺史盧貞有異政遷後於驛車而  
去之

編次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節西縣公去宗卷五  
仙客前在河西節度用度勳職業食  
不若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大矣仙客前在河西節度用度勳職業食  
不若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大矣仙客前在河西節度用度勳職業食  
不若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大矣仙客前在河西節度用度勳職業食

有乃爲之仙客本河東使典司唐興以來推舊相及駁歷中外有德望  
爲之仙客本河東使典司唐興以來推舊相及駁歷中外有德望  
爲之仙客本河東使典司唐興以來推舊相及駁歷中外有德望  
爲之仙客本河東使典司唐興以來推舊相及駁歷中外有德望

乃當務其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勳賜之金帛可也列土封之恐非其  
乃當務其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勳賜之金帛可也列土封之恐非其  
乃當務其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勳賜之金帛可也列土封之恐非其  
乃當務其不足爲功陛下賞其勳賜之金帛可也列土封之恐非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上不能將九齡方以女學爲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之侍中蔡  
精卿與林甫力爭之羣臣上在位歲久羣臣皆欲廢之  
星九齡退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巧伺上意思所以中傷之曰  
夜短九齡於上上凌蹙之於是羣卿九齡並罷政事以李林甫兼中  
書今牛仙客爲了節節書同中書下三品九齡亦爲了節節書同中書下三品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仙客之隴西今屬漢西縣公食封三百戶

使官奴門九齡已有廢必有與公為之援者相可長處九齡此之以  
其自白主為之動也故九齡能相也予無動

九齡之木器相繼而朝天子得以相繼相繼則天悅誠臣僕相繼而  
九齡之木器相繼而朝天子得以相繼相繼則天悅誠臣僕相繼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嚴州之長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與劉越州故林而

千九百零四年六月 全幸備於是吐蕃西擊律律律來告急大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吐蕃兵旺然不來路上甚怒當布遣使人入使入使入使入使入

丞相裴綱上疏曰夫枝體死恩則甚優賜受名事願爲厚止焉  
施之徒排不爲及於士人上復之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昭仙童歸葬於日真陀羅道不結死聚骨葬  
按之甕埋坐殿

魏秋八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被衣若之服追贈弟子爲  
公侯伯

直隸山日校自漢帝也或和子等奏成侯首是公侯伯同禮  
法有明經大綱者矣孔子是又加文宣公侯伯同禮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聖聖之謂也夫以孔子之爲聖人也其德之大也其功之大也其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魏秋七月大興寺奉命齋集議岑林甫等國公仙客幽國公  
大興少卿徐略奏今歲天下斷斷刑五十八人獄院由來積聚太盛

居常不恤今有貴賓樹於庭宮以幾致刑而賈賈勤功空顧故  
命

九龍光見

九龍光見

九龍光見

九龍光見

九龍光見

九龍光見

九龍光見

九龍光見

九龍光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徐自美曰人主者德政之...

綱鑑大卷之三十八終



○唐紀  
卷之三十九

玄宗皇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唐紀  
卷之三十九

玄宗皇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三十九

人皆贊符國所為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三月以李隆基為太子

史 66-136



二月以鎗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勇武及鎮方

綱九月以臺陞爲刑部尚書楊慎爲租庸轉運使堅以通漕有礙遂入類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憂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

山秦臣討契丹至平瀋先期名將李靖勸臣求食遂命立  
廟又奏唐主之日願從從焉

以戶部郎中主銀爲戶口色役謂也便使銀處在聚歛被籍以  
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二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  
日多其日無餘不徵於左右兼徵之銀深知上旨廢置難外  
欽此百餘萬於內庫以供中宣殿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銀  
經以上以銀爲官國益厚過之銀務爲割刻以求如中外既悉至  
於仿御史中丞京使來訪使楊劍待禁中專掌撥借文簿銀校稽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綱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玄宗  
上以爲王統缺因

丁亥六月春正月殺元海太守李嗣及  
 適之自殺江雁司馬王琨妻後李琨  
 快李林甫恩其責才使氣欲因事除之因  
 復得林甫死後才盡出矣  
 南惟明李琨等死後所遺後遺者李琨之  
 皆重杖流南其責有司率杖殺之  
 令天下橋嫁母服三載之喪如何即死於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南傳金雞障置使坐其貳命楊鍾弟管與  
 人禁中因請為貴兒見上與貴兒共坐  
 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笑上悅  
 夏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李林甫  
 人相忠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親寇  
 使臣王忠嗣為漢陽太守上欲使王忠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李林甫集起大獄以禍血有後處之親  
 乃引以為援事有微游東  
 卷之三十九



日有寇警  
者亡之  
傳言無所不  
下馬賊已死  
而曰已死  
至如斯之  
之世也

府兵在逃  
府兵未得  
府兵得口也  
府兵得口也

運捕以爲妖言校殺之  
前次其與日自京師調者於亡人若以此書其圖密相以此罪而不  
納其害與日自京師調者非謂盜賊非謂盜賊出此而言其害自陳

五月倭拆衛所上下處督曹武宗孫至聖堂先時亦衛府自有朱  
玦銅魚朝廷徵發下勅書契魚都督府者則皆合然後遣之自某  
置衛所府兵日益羸壞死及逃亡者有可不復聚補其數賦有缺  
而徵物餉牛羅城壞壞耗散多臺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衛官其爲  
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募之軍以相  
監病也其成邊者又多爲邊遊司便和其死而及其時由是感焉  
府兵皆逃匿至是雖兵可交李朴甫乃奏停之是後府兵徒有官  
吏而已其新衛果被廢年不選士大夫亦恥爲之其職將應者  
皆不并員廢無遺子弟未嘗習兵故太平日久護有多調中國兵可

之身爲能享五  
 百之壽  
 唐將帥封王  
 自是知  
 元月廿八日  
 綱五月賜祿山贊皇王郭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綱冬十月得妙寶寬符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寶仙洞有  
 妙寶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長生故所在爭言符得  
 李林甫等皆陪陪宅爲親祝祀聖壽上悅  
 范仲隱曰茶姑山靈寶真武帝降符才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寶仙洞有  
 妙寶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長生故所在爭言符得  
 此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也小人爭爲以惑之其神明稍衰矣無矣  
 況此以爲成天托也  
 綱安祿山入朝祿山星發裂帛丹飲以良藥漏其符皆良嘉事者各

醉而阮之動數千人圍肯以獻前微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  
焉起第於昭應廟山至鐵水楊劍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  
以符之祿山獻奏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曰書上上考而此德祿山  
於上谷特錢五萬祿山乃獻錢千緡

賜楊劍名國忠劉以國謀有金刀請設之也

從者事西門楊氏奴婢鞭及公至衣衣公至重馬楊氏五宅夜遊與唐平公至

放懷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免楊氏不聽明

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觀仁坊

祿山使官人以絲纈昇殿之上聞後宮陰笑問其故左右以負妃

三日先祿山見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

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

有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以安祿山兼知東節度使祿山既兼鎮三鎮

益驕恣自以養時不拜太子兄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廢弛有

祿中國之心

祿山與山諸每痛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見難處常汗

常衣林甫引與生於中其體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悅

言無不盡謂林甫為上親既歸范陽割駱谷每自是安來必問十郎

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一語安夫須好檢校即及手據床曰噫嘻

我死於國林甫固謂之也

人仲通僅以身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制復募兵以擊之

人則言言多病瘡痍應募國忠令御史分道捕人柳送軍所

通別將助烈言謂之曰避敵先奔無勇也全已奔與不仁也至而無

避敵無勇則其手謝之皆往退兵收散卒得俱免

祿山將三道人兵六萬以討安祿山以養騎二千為鄉導過平盧千

餘里遇兩軍奮勇相擊復與安祿山在秦慶唐兵殺傷殆盡祿

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歸州

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

王展十一載三月改吏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

錢權龍目盛領二千餘使宅傍為使院文案盈積更求著一

不得而離李林甫亦畏避之錢第弟部郎中王錡陰召術士

問我有王者之相否術士不對錢以他事掩之至是事變遽發

勝自盡錡杖死於朝堂有司葬其第舍數日不能綸錡在不敢

其門獨來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裴冕曰夫判官之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賜之必厚裴冕

卷之三十九

十三

卷之三十九

十四

民臣皆仰之

以安恩順為期方節度使初李林甫以陳州別分制引為相政事

常隨林甫左右晚節誅與林甫為敵林甫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

解朔方節制其屬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故有是命

五月以楊國忠為太夫人京兆縣尉使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

且貴妃之族故普遇之國忠以林甫為王鉞為大夫不悅遂深怨

綽號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布利而林甫從之由是陳林甫

推國忠為大夫凡餽所領便皆歸之國忠貴矣矣始林甫

仇敵矣

十一月李林甫卒

自持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事以聲色自娛然安政

於林甫林甫相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故聰明以

成

唐書

卷之二十九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李林甫

君相倚楊石相如泰山

時李遂為相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子慶緒至至瑒為溫縣馬出驛數十

狀上不聽恩以龍右節度使晉韓公福山不極飲厚結朝臣  
排南山奏以諭西師度使賜爵平都王是時中國遷延自安  
遼門西諸府境萬三千里爾爾相率麻嶺野天下無處者無如  
雁右翰每遣使入朝常乘白雲駝日馳五百里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三天人從幸會於楊國忠第軍馬僕從充  
數坊鎮結珠玉鮮華且國忠請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  
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國忠子暉舉明經  
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遂奏命國忠遣其子暉國忠馬曰之然亦  
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乃今鼻單相實榮不顧而  
網鑑大全 卷之三十九 唐書

○以中書舍人宋知選舉前進士劉是選見書曰馬僕臣聞同  
舜朝猶曰朕未有九德者續亦九載近代王司察官於一編之判  
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遼遠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廷  
考其辭舉則不及徐庾而後漢諸人既其利口則不若曹孟  
○甲午十三載正月癸卯山入朝是時楊國忠意安福山必及且曰  
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福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福山  
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福山必及言於上上不聽  
○加福山左僕射上欲加福山何平章事已今本常張則章制楊國  
忠曰福山雖有軍功月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  
上乃以福山為僕射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書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專  
文發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及院密  
通禁庭延文之士下至僧道書畫棋術數之工皆處之謂之待  
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均皆翰林院供奉

○以安福山為開府牧使兼京兆尹安福山求兼領靜牧監  
通親信選從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領之  
○五月安福山歸范陽則必請入朝是後乃常事耳而方辭歸  
書夜兼行日數百里功上令高力士候福山還上問福山意平對  
曰親其意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  
他人不知必欲抑兄弟也之上上怒既均相宜  
○六月制日食不盡如鈞房家傳  
○侍御史李懷將兵七萬擊南詔南詔名軍皆沒楊國忠其族

○五月安福山歸范陽則必請入朝是後乃常事耳而方辭歸  
書夜兼行日數百里功上令高力士候福山還上問福山意平對  
曰親其意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  
他人不知必欲抑兄弟也之上上怒既均相宜  
○六月制日食不盡如鈞房家傳  
○侍御史李懷將兵七萬擊南詔南詔名軍皆沒楊國忠其族



之必無異心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遂寢

而玄宗之募兵過於一日也久矣而賊重也祿川之吏謀殲於十年寇將大言說連伯神忠之意而廢

作所傳之策百手武年

數而此其是時也

帝遣兵討賊山子慶通示安遂逐之以都于德爲河方節度

以梁公然爲河陽節度使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

防範從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上以宗王璣爲元帥備

芝昭之統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節

度使李德裕升子弟也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官各邊令賊望其

軍屯於陝

仙芝自寶昌渡河以緝約敗賊及草木梢絕河流一水合遂陷

害其即然至賊營數日仙芝至授兵乘城衆恟懼不能守太

守帥納以成降仙芝入其關問安慶宗死何哭曰我何罪而殺我王

守帥

陳留將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忿斬賊公然於軍門以其將李

庭望爲節度使守陳留

仙芝情與賊戰上武生敗諸賊山遂陷東京臣子李潛御史中丞

廣英之死之時賊山陷常陽常清所募兵皆自徒未經訓練也

軍中以用賊賊以戰騎驍之再戰皆敗賊山陷東京河頭月達突利

降於仙芝李潛謂御史中丞廣英曰吾等何國重臣難知力不

敵必死之矣許諸賊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將諸首級之要賊

山數其罪鎮賊曰尼爲公知順道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仙芝將帥師餘衆至賊鎮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鋒不可當且觀

關無其賊乘突入關即長安危矣賊不可守不如召兵先據潼關

以拒之仙芝遂保潼關河東多陷

是時朝廷徵兵遣將至關用酒糧會賊山方謀稱帝諸東京

不進故朝廷得勢之備兵亦銳矣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不進故朝廷得勢之備兵亦銳矣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將多望風降走惟東太守顧其太子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起兵拒之郡縣之不從賊者皆皆爲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

仙芝太子其主親赴其賊賊山以飛通驛諸驛陽太守東略地



卷之三

一、前其乞覓妻子可也。其後二時抱上堂而泣曰：「今遇亂主，公不能伐，豈能私念時耶？」執其手而時前拜。因率下庫東

心藏先鋒

初光潯名臣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緩汝所義曰大夫士患

100

然後出只胡輪雖銳不能持重而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是乃可圖矣  
思明先鋒來援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預意也尤須悅釋其縛卽

\_\_\_\_\_

獲軍入城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東至九門南逢雪光朝遣步騎各二千擐旗鼓潛行遇賊方縱兵掩擊殺之無遺

永興起其時

今巡起兵雍丘討賊先是譚郡縣太宰楊萬石以郡降

大正九年

精兵千人至雍丘今河南杞縣今狐御烈賊精兵攻雍丘湖劫為寇其令家縣附賊逆乃

卷之二十一

身先士卒直衝城東人馬奔易翼却開侯而突至了且殺生之戎

11

賊附而登邇東臺涯順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賊隙隙出奔擊之  
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累擧賊城遂破走乘勝

100

追之軍殺大振。

卷之五

郭子儀應場於朔方李光弼兩軍於河東執事天下無人不遠有  
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幸賴於公贊之無微從人四方其謂  
河東聖之有

李漢然

以李光憲爲河北節度使加封眞卿爲河北採訪使并卿等魏郡之先是清濁客李參年二十既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昔唱大

---

公以爲長城令河公之西隣國家平曰裴江淮河  
上流於彼以贍其軍公請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三  
郡爲腹心則

天下無難事

餘部四校無不隨所使矣真習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國乎

之介氏

之義耳今仰瞻圖義未有決疑定色僕何敢違言所爲乎真卿奇

李德壽書於  
與肝

已辭之。就館復爲書說。黃卿曰。清河去逆救順。奉衆用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警。此將爲

所屬

公西面之。馮敵公能無悔乎。直牒大將。遂置館以兵六千。送之。遂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真已行矣。可以言主之所爲乎。對曰。聞朝廷

這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解州府治解州山之口在太原府解州縣西而道四十二里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延其守將分兵關呼曰以出千里之

二

公兵循河據守要害却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

謝

過川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余策軍本擇交等將其

五經

以爲此用爲可比附使特比每太平貴所出也存國則  
 其色清潤平名爲玉子／鑄玉鑿區名祿山明老魏郡太守袁知  
 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1.  $\frac{1}{2}$  2.  $\frac{1}{3}$  3.  $\frac{1}{4}$  4.  $\frac{1}{5}$  5.  $\frac{1}{6}$  6.  $\frac{1}{7}$  7.  $\frac{1}{8}$  8.  $\frac{1}{9}$  9.  $\frac{1}{10}$  10.  $\frac{1}{11}$  11.  $\frac{1}{12}$  12.  $\frac{1}{13}$  13.  $\frac{1}{14}$  14.  $\frac{1}{15}$  15.  $\frac{1}{16}$  16.  $\frac{1}{17}$  17.  $\frac{1}{18}$  18.  $\frac{1}{19}$  19.  $\frac{1}{20}$  20.  $\frac{1}{21}$  21.  $\frac{1}{22}$  22.  $\frac{1}{23}$  23.  $\frac{1}{24}$  24.  $\frac{1}{25}$  25.  $\frac{1}{26}$  26.  $\frac{1}{27}$  27.  $\frac{1}{28}$  28.  $\frac{1}{29}$  29.  $\frac{1}{30}$  30.  $\frac{1}{31}$  31.  $\frac{1}{32}$  32.  $\frac{1}{33}$  33.  $\frac{1}{34}$  34.  $\frac{1}{35}$  35.  $\frac{1}{36}$  36.  $\frac{1}{37}$  37.  $\frac{1}{38}$  38.  $\frac{1}{39}$  39.  $\frac{1}{40}$  40.  $\frac{1}{41}$  41.  $\frac{1}{42}$  42.  $\frac{1}{43}$  43.  $\frac{1}{44}$  44.  $\frac{1}{45}$  45.  $\frac{1}{46}$  46.  $\frac{1}{47}$  47.  $\frac{1}{48}$  48.  $\frac{1}{49}$  49.  $\frac{1}{50}$  50.  $\frac{1}{51}$  51.  $\frac{1}{52}$  52.  $\frac{1}{53}$  53.  $\frac{1}{54}$  54.  $\frac{1}{55}$  55.  $\frac{1}{56}$  56.  $\frac{1}{57}$  57.  $\frac{1}{58}$  58.  $\frac{1}{59}$  59.  $\frac{1}{60}$  60.  $\frac{1}{61}$  61.  $\frac{1}{62}$  62.  $\frac{1}{63}$  63.  $\frac{1}{64}$  64.  $\frac{1}{65}$  65.  $\frac{1}{66}$  66.  $\frac{1}{67}$  67.  $\frac{1}{68}$  68.  $\frac{1}{69}$  69.  $\frac{1}{70}$  70.  $\frac{1}{71}$  71.  $\frac{1}{72}$  72.  $\frac{1}{73}$  73.  $\frac{1}{74}$  74.  $\frac{1}{75}$  75.  $\frac{1}{76}$  76.  $\frac{1}{77}$  77.  $\frac{1}{78}$  78.  $\frac{1}{79}$  79.  $\frac{1}{80}$  80.  $\frac{1}{81}$  81.  $\frac{1}{82}$  82.  $\frac{1}{83}$  83.  $\frac{1}{84}$  84.  $\frac{1}{85}$  85.  $\frac{1}{86}$  86.  $\frac{1}{87}$  87.  $\frac{1}{88}$  88.  $\frac{1}{89}$  89.  $\frac{1}{90}$  90.  $\frac{1}{91}$  91.  $\frac{1}{92}$  92.  $\frac{1}{93}$  93.  $\frac{1}{94}$  94.  $\frac{1}{95}$  95.  $\frac{1}{96}$  96.  $\frac{1}{97}$  97.  $\frac{1}{98}$  98.  $\frac{1}{99}$  99.  $\frac{1}{100}$  100.  $\frac{1}{101}$  101.  $\frac{1}{102}$  102.  $\frac{1}{103}$  103.  $\frac{1}{104}$  104.  $\frac{1}{105}$  105.  $\frac{1}{106}$  106.  $\frac{1}{107}$  107.  $\frac{1}{108}$  108.  $\frac{1}{109}$  109.  $\frac{1}{110}$  110.  $\frac{1}{111}$  111.  $\frac{1}{112}$  112.  $\frac{1}{113}$  113.  $\frac{1}{114}$  114.  $\frac{1}{115}$  115.  $\frac{1}{116}$  116.  $\frac{1}{117}$  117.  $\frac{1}{118}$  118.  $\frac{1}{119}$  119.  $\frac{1}{120}$  120.  $\frac{1}{121}$  121.  $\frac{1}{122}$  122.  $\frac{1}{123}$  123.  $\frac{1}{124}$  124.  $\frac{1}{125}$  125.  $\frac{1}{126}$  126.  $\frac{1}{127}$  127.  $\frac{1}{128}$  128.  $\frac{1}{129}$  129.  $\frac{1}{130}$  130.  $\frac{1}{131}$  131.  $\frac{1}{132}$  132.  $\frac{1}{133}$  133.  $\frac{1}{134}$  134.  $\frac{1}{135}$  135.  $\frac{1}{136}$  136.  $\frac{1}{137}$  137.  $\frac{1}{138}$  138.  $\frac{1}{139}$  139.  $\frac{1}{140}$  140.  $\frac{1}{141}$  141.  $\frac{1}{142}$  142.  $\frac{1}{143}$  143.  $\frac{1}{144}$  144.  $\frac{1}{145}$  145.  $\frac{1}{146}$  146.  $\frac{1}{147}$  147.  $\frac{1}{148}$  148.  $\frac{1}{149}$  149.  $\frac{1}{150}$  150.  $\frac{1}{151}$  151.  $\frac{1}{152}$  152.  $\frac{1}{153}$  153.  $\frac{1}{154}$  154.  $\frac{1}{155}$  155.  $\frac{1}{156}$  156.  $\frac{1}{157}$  157.  $\frac{1}{158}$  158.  $\frac{1}{159}$  159.  $\frac{1}{160}$  160.  $\frac{1}{161}$  161.  $\frac{1}{162}$  162.  $\frac{1}{163}$  163.  $\frac{1}{164}$  164.  $\frac{1}{165}$  165.  $\frac{1}{166}$  166.  $\frac{1}{167}$  167.  $\frac{1}{168}$  168.  $\frac{1}{169}$  169.  $\frac{1}{170}$  170.  $\frac{1}{171}$  171.  $\frac{1}{172}$  172.  $\frac{1}{173}$  173.  $\frac{1}{174}$  174.  $\frac{1}{175}$  175.  $\frac{1}{176}$  176.  $\frac{1}{177}$  177.  $\frac{1}{178}$  178.  $\frac{1}{179}$  179.  $\frac{1}{180}$  180.  $\frac{1}{181}$  181.  $\frac{1}{182}$  182.  $\frac{1}{183}$  183.  $\frac{1}{184}$  184.  $\frac{1}{185}$  185.  $\frac{1}{186}$  186.  $\frac{1}{187}$  187.  $\frac{1}{188}$  188.  $\frac{1}{189}$  189.  $\frac{1}{190}$  190.  $\frac{1}{191}$  191.  $\frac{1}{192}$  192.  $\frac{1}{193}$  193.  $\frac{1}{194}$  194.  $\frac{1}{195}$  195.  $\frac{1}{196}$  196.  $\frac{1}{197}$  197.  $\frac{1}{198}$  198.  $\frac{1}{199}$  199.  $\frac{1}{200}$  200.  $\frac{1}{201}$  201.  $\frac{1}{202}$  202.  $\frac{1}{203}$  203.  $\frac{1}{204}$  204.  $\frac{1}{205}$  205.  $\frac{1}{206}$  206.  $\frac{1}{207}$  207.  $\frac{1}{208}$  208.  $\frac{1}{209}$  209.  $\frac{1}{210}$  210.  $\frac{1}{211}$  211.  $\frac{1}{212}$  212.  $\frac{1}{213}$  213.  $\frac{1}{214}$  214.  $\frac{1}{215}$  215.  $\frac{1}{216}$  216.  $\frac{1}{217}$  217.  $\frac{1}{218}$  218.  $\frac{1}{219}$  219.  $\frac{1}{220}$  220.  $\frac{1}{221}$  221.  $\frac{1}{222}$  222.  $\frac{1}{223}$  223.  $\frac{1}{224}$  224.  $\frac{1}{225}$  225.  $\frac{1}{226}$  226.  $\frac{1}{227}$  227.  $\frac{1}{228}$  228.  $\frac{1}{229}$  229.  $\frac{1}{230}$  230.  $\frac{1}{231}$  231.  $\frac{1}{232}$  232.  $\frac{1}{233}$  233.  $\frac{1}{234}$  234.  $\frac{1}{235}$  235.  $\frac{1}{236}$  236.  $\frac{1}{237}$  237.  $\frac{1}{238}$  238.  $\frac{1}{239}$  239.  $\frac{1}{240}$  240.

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與陳兵逆之相拒笑於馬

其潮漲進則  
以寬巨之功

明其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舍任意邪進  
明河其招討使擇交等微進奇級河神乎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

2000

信都郡父之不克參軍第伍勒勸進明厚以餘威募士乃克之

也敗

與公之失職者得乎京師之廢乎明倫彙編則謂一公  
與公不交方某時送得京師也然謂有以收宗族果若者  
其情實語之日若又解嚴君正處當此相與協力破賊乃  
況今行有在如此則金澤退矣果謂既失之真難乃修丁已以濟

[illegible]



今盛裝免衣冠名公無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張督曰

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天守劉遵出迎獻衣及襪糧遂至平涼關

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帝至河池召舊臣同平章事劉奉表迎軍駕見陳霸上豐稔甲兵

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

賊將孫季哲陷長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適使止崔乾祐兵固厚

關庄十日乃遣孫季哲將兵入夏安殺妃主辜孫姪千人搜捕王侯

將相忌從軍駕者俱殺於是賊勢大熾然賊將皆庸猛無遠略既克

長安自以爲得志日夜縱酒尋以聲色實願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

上得安行人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慮

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垠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

均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

李光弼引兵入并陘劉正臣驍勇不克暗離不說失師

并陘王仙守常山劉正臣將驍勇未至思明擊敗之

帝至黃安以房琯同平章事上之發黃安也群臣多不知至或賜

高力士曰朝臣雖遠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垠受恩最深且連敗

更疑必先來勝論皆謂房琯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皆屬之恐或

不來上曰事不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師與伯來遠借不

說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召

房琯

卷之二十九 唐宗紀 三十一

綱鑑正史大全卷之四十

七年五月二日 上皇相繼而崩 葬建康 帝以國之元子 收

兵 武成 及而東 不火 物可謂賢矣 然漢陽 幸國事 惟

講殺 建寧王 俊 劫 上皇 致 李 泌 引 且 用 朝 臣 爲 軍

容 使 以 開 中 軍 兵 之 機 不 思 經 遠 之 計 幸 爲 姑 息 之 政 度

使 由 軍 士 廢 立 則 其 他 可 知 矣

綱鑑正史 卷之四十 太子 即 位 爲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帝 爲 上 皇 太 后 以 表 親 同 上 皇 事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太子 至 京 京 數 日 朝 方 諸 後 韓 弘 壯 鴻 漸 迎 太 子 設 之

期 勿 天 下 勤 兵 處 也 公 許 推 許 和 同 韓 弘 韓 弘 大 抵 堅 兵

非 以 以 侯 期 復 戰 上 今 理 兵 靈 武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

太子 即 位 爲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太子 至 京 京 數 日 朝 方 諸 後 韓 弘 壯 鴻 漸 迎 太 子 設 之

期 勿 天 下 勤 兵 處 也 公 許 推 許 和 同 韓 弘 韓 弘 大 抵 堅 兵

非 以 以 侯 期 復 戰 上 今 理 兵 靈 武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韓 弘 則 遊 賊 不 足 爲 也 太 子 至 京 武 宗 李 憲 弟 韓 弘 引 鳳 凰 尊



至德武運子三日起繼戰士衣上正之對目此非美自慶之時  
是時極之

皇上制以太子充天下其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諸將  
太子充天下其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諸將太子充天下其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諸將

方國節制天下與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方國節制天下與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方國節制天下與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皇上至巴西以舊漢同平車事章則為左相○去祿山道耳  
皇上至巴西以舊漢同平車事章則為左相○去祿山道耳皇上至巴西以舊漢同平車事章則為左相○去祿山道耳

皇上以故舊相繼河龍將士關便郭英又斬之  
皇上以故舊相繼河龍將士關便郭英又斬之皇上以故舊相繼河龍將士關便郭英又斬之

不初勿以才敏賢閣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  
不初勿以才敏賢閣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不初勿以才敏賢閣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

皇上大出則應變假則對機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言之言無不  
皇上大出則應變假則對機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言之言無不皇上大出則應變假則對機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言之言無不

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德度相率謀且殺師以復其父德德府折衝  
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德度相率謀且殺師以復其父德德府折衝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德度相率謀且殺師以復其父德德府折衝

上京至成德從官及六軍至者三百人而已  
上京至成德從官及六軍至者三百人而已上京至成德從官及六軍至者三百人而已

令低潮圍維正滿擊走之潮與巡有僞平城下相勞苦如平  
令低潮圍維正滿擊走之潮與巡有僞平城下相勞苦如平令低潮圍維正滿擊走之潮與巡有僞平城下相勞苦如平

進自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不知知降賊巡賊則明日  
進自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不知知降賊巡賊則明日進自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不知知降賊巡賊則明日

上段天子蓋陳師將士朝之八人皆巡巡外六將於面書以大義斬  
上段天子蓋陳師將士朝之八人皆巡巡外六將於面書以大義斬上段天子蓋陳師將士朝之八人皆巡巡外六將於面書以大義斬

射之久乃知其募人得失數十萬其後復絕城賊笑不設備乃以  
射之久乃知其募人得失數十萬其後復絕城賊笑不設備乃以射之久乃知其募人得失數十萬其後復絕城賊笑不設備乃以

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  
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

不初勿以才敏賢閣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  
不初勿以才敏賢閣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不初勿以才敏賢閣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

皇上大出則應變假則對機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言之言無不  
皇上大出則應變假則對機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言之言無不皇上大出則應變假則對機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言之言無不

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德度相率謀且殺師以復其父德德府折衝  
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德度相率謀且殺師以復其父德德府折衝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德度相率謀且殺師以復其父德德府折衝

上京至成德從官及六軍至者三百人而已  
上京至成德從官及六軍至者三百人而已上京至成德從官及六軍至者三百人而已

使歸山有百里之國亦憤之...  
得士以封功臣則華大...  
三百里可其今之小郡...  
臣上自書

臣聞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臣等...



大  
全

卷之四十

唐書紀

九

之人士之思加乎孝其嗣良先手無繼其明矣孝使乎小人  
之土之思加乎孝其嗣良先手無繼其明矣孝使乎小人  
自安而後者失之矣是以功任不繼而禍其嗣良先手無繼  
有一毫之偶未使其竟達天威矣

上至洋川縣名屬漢中府王弼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一從之琦作樵

以房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濟水賊敗瑯召資全  
好談論多引拔知名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怒之其大守曹闡達  
明謂行在資於上曰吾用王行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紛亂  
資全今房瑯舉爲守渭人言以立虛名所用用資華之輩資  
三術之比也上由是鍊之瑯上疏諫曰將兵後兩京上許之瑯

[illegible][illegible]

余猶龍曰廉則木或李邵陵城陷時縣侯王顯如  
兆矣房增乃泥古兵法而以軍旅入事委諸書生以至於敗吳

齊王劉明攻陷北齊都督陽和將張興死之興力舉千鈞性復明  
辨城攻陽陽併力圍之外校俱絕城陷興謂曰將軍壯士能  
我共當乎興曰興死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顧一言而  
死恩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報德  
乃與衆諸國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期除凶逆乃此而爲之臣乎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三月廿五日... 恭錄

子前而不滅乃刻機應天中... 狀此獨得之... 其三百獲之子...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乃收復道







史 66—162

大史記曰之明者不賞私殺務求實效無不以一身而繫天下之  
公義也唐書言王均卿之罪謂諸葛洪亮其死然亦非等或言乃相制  
與洪亮同力此乃大過之不如此則不免是語矣又曰楊武元  
正統二年以故臣劉福孫之子不如舊者其自願為之不幸而居  
美利國乘機劫掠物歸手何處善者之禍而為吃者之苦也  
**戊戌乾元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號萬曆**  
二月以李輔國奉大僕射輔國侯附張叔妃樊俱野因有言通  
於中作爲奸事宋末石虎將廢太子自立是以曹芳被殺如向者  
亦有此意

三月立初紀張氏爲皇后從每字叔爲成主

夏五月癸酉龍德太子薨不事中宮發難聞史思明昨上言思  
明兄臨內亂儲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頗久假以威權之言州防  
補使許叔冀後得多詐降賊叛變請教入宿衛時上已罷納思明會  
奏使日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殺害宗親可信上以綱爲不切事  
遂令成立工倣爲皇太子更名豫上謂知制誥崔日用盛長且有才  
朕欲立焉太子矧意如何松再拜賀曰社稷之商臣不勝大幸上  
始大

丁卯歲果卿太太子保壽曰忠節果卿之死也時國忠用張通幽之  
計使果卿娶與卿爲御史大夫追訴於皇上爲之言于上皇杖殺  
通幽而賜果卿子果明爲史思明以前所得還其父尸於東京  
得之遂并其屍諫尸棺歛以歸果卿姊安及京明二字皆流落河  
北朔州號泣求訪哀感路人父乃得之報設乞索助之先姑姊妹  
而後其子遇父時將更妻季流洛有旨之歸在五十餘家均戒省  
極一如親戚而制愈加嚴密其所適而有送之責獨張表疑備謹

此書經下註  
馬氏注之  
劉鑑大令  
卷之四十  
參同契  
三十五

[illegible]

殺參軍相如  
 開府相如  
 人  
 史記曰  
 兵帝馬以奉璽而行官相繼分道  
 史思明自獲蓋王以周擊義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  
 拔兵不進此欲使吾懈懈而以精銳掩之不備也詔與朔方軍同追  
 絕纓來與之戰拔魏軍日久之敗唐明宗十五年郭子儀與元昊大敗史思明於  
 思明不敢取自得馬持刀入則鄴拔拔慶緒死而後無難以用其策  
 耳魚別恩以為不可乃止  
 三月月食既唐明宗十五年郭子儀與元昊大敗史思明於  
 上以間中事令人李拔對曰自皇皇后無事號惟皇后有之皆足為

卷之四十  
 唐書卷之四  
 三十一

三月九日虜之兵潰于相州謂其所以敗者是在於無備而不意郭子  
 儀率九節度圍魏軍既無死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官軍史思  
 勳初日決戰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拔不天晝晦咫尺不相睹  
 兩軍驚而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今河南保東京義武  
 軍乃合起並諸節度軍各歸本鎮旬日方定  
 國祚無幾之二事之命第一帥然後亂今一面未合便先九節度  
 思勳不與安慶緒相聞但不於軍中變手思勳不知所爲乃上  
 表稱臣於思明以三月朔日思明當思勳之慶緒先有所聞及  
 時歸於思明

師國選羽林騎士以備巡邏者於日晏朝直南正不文武臣處以

以休沐之官署校有非並將何以制之乃止

初至輜輳自已在漢武得直應應命及還京師傳言云

帝居內宅制敕必經輜輳者然後施行宰相百司因輜輳關

口各制敕必施行其政者李林甫之執子弟謂之五父及李

明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且陳輜輳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制制停口勅處分諸侯各歸有司或有追復領經臺庶輜輳由是

忘明

初至輜輳自已在漢武得直應應命及還京師傳言云

帝居內宅制敕必經輜輳者然後施行宰相百司因輜輳關

口各制敕必施行其政者李林甫之執子弟謂之五父及李

明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且陳輜輳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制制停口勅處分諸侯各歸有司或有追復領經臺庶輜輳由是

忘明

初至輜輳自已在漢武得直應應命及還京師傳言云

帝居內宅制敕必經輜輳者然後施行宰相百司因輜輳關

口各制敕必施行其政者李林甫之執子弟謂之五父及李

明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且陳輜輳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制制停口勅處分諸侯各歸有司或有追復領經臺庶輜輳由是

忘明

初至輜輳自已在漢武得直應應命及還京師傳言云

帝居內宅制敕必經輜輳者然後施行宰相百司因輜輳關

口各制敕必施行其政者李林甫之執子弟謂之五父及李

明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應出中書且陳輜輳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制制停口勅處分諸侯各歸有司或有追復領經臺庶輜輳由是

忘明

初至輜輳自已在漢武得直應應命及還京師傳言云

卷之四十

唐高宗

二十

魏鑑大全

卷之四十

唐高宗

二十八

初平儀之被召也主卒游流過中使諸營于儀始之曰我

中使其未行也因驛馬而去其馬快則用謂此馬快則謂以精

銳突人東京遂光嗣諸子儀會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儀為首

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誣為首是殺其家也郭公曰何員

於君用濟乃止光嗣以教子騎東山也宋用濟單騎來謁光嗣

而斬之

以主禮為河東節度使初河東之敗國體中失而裴有駢字

裴光成上馬按之問其姓名不告而去裴禮儀其狀貌求之不獲

及至河東或謂代州刺史李元京裴禮儀先居時在雲州裴禮

見裴禮而射之即從裴禮未及言裴禮執其手曰裴禮子久矣裴禮

光展因從裴禮裴禮之策裴禮曰裴禮亦不細今日特為裴禮

之即日擢裴禮為兵馬使

初平儀之被召也主卒游流過中使諸營于儀始之曰我

中使其未行也因驛馬而去其馬快則用謂此馬快則謂以精

銳突人東京遂光嗣諸子儀會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儀為首

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誣為首是殺其家也郭公曰何員

即易之機焉如初至龜目大咤薄龜目之類  
恩明有良士於莊每日出於河界之簡策不休以示參光勸  
命策策中此馬得五百足發其駒於河內侯恩明至水際出之馬  
嘶不已恩明馬志浮渡河一時驛之入城恩明察之次船欲燒停燒  
光勸先將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復繫鐵文置其首以迎火船而  
又之船不得進火自焚盡恩明免兵於河渡欲殺光勸擄掠光勸  
軍於野水渡以順之既又還河陽償兵千人殺將軍相率其備曰  
賊將高庭輝李元超皆萬人賊進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將  
莫濟其言皆符驗之既而恩明果謂曰越日李光勸長於德榮山  
作野犬以鐵駒背骨為我取之不得則勿又自越將五百騎至鐵  
下聞曰司空在乎希謂曰夜至矣日矣光勸而得伯施言死必  
矣遂除相和卿之俱見光勸光勸厚待之任以心腹恩明聞之  
糾結其介卷之四十一 唐書卷之四十一  
元光有良士於莊每日出於河界之簡策不休以示參光勸  
命策策中此馬得五百足發其駒於河內侯恩明至水際出之馬  
嘶不已恩明馬志浮渡河一時驛之入城恩明察之次船欲燒停燒  
光勸先將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復繫鐵文置其首以迎火船而  
又之船不得進火自焚盡恩明免兵於河渡欲殺光勸擄掠光勸  
軍於野水渡以順之既又還河陽償兵千人殺將軍相率其備曰  
賊將高庭輝李元超皆萬人賊進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將  
莫濟其言皆符驗之既而恩明果謂曰越日李光勸長於德榮山  
作野犬以鐵駒背骨為我取之不得則勿又自越將五百騎至鐵  
下聞曰司空在乎希謂曰夜至矣日矣光勸而得伯施言死必  
矣遂除相和卿之俱見光勸光勸厚待之任以心腹恩明聞之  
糾結其介

將兵三千屯任城景山卷乙敕神功收淮南遣人慰之神功恐吳  
王孫恩南下伐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破百敗神功入齊陵使楊惠先知  
其意乃遣使分道曉展知祖至平賊展拒擊之將監國陳休州展中目賊斬  
之平賊吳王孫恩八年春平

同御太皇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建子月爲歲首漢唐以來所無此  
 國除五帝以上官各奉一人貳人漢代奉一人此  
 冬子月建州將高麗致其朝表表用建國通稱用銀川將軍  
 將吏以文書爲表將吏乃附附其表送高麗持封表里言不友國命所之取

何不從衆以求生待劫曰吾始從劉表夫劉表素詭譎來赴鎮  
傳及李公起兵滅劉太公又以李公爲及知此誰則非及有言  
就死不能語人以非罪遂斬之

劉表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劉表劉表爲通判刺史或古鴻臚卿與史朝義通事連司義卿  
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參軍防生莊家莊營皆其連莊中語  
功怨上乃貶參軍而參軍

解故官曰劉表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賈之幸其自取正名行  
於大位不可又受朝賀其目表其有功於上之言不難辨莊之言

以元載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  
才委以江滙漕運數月遂代劉參軍財利祿以江滙雖經兵荒其民  
猶什貨准乃按糴舉年租調之運員及通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

卷之四十一

唐書卷之四十一

三十三

探第爲縣令貨之不問買之有無而察民有果否者發提聞之籍  
其所有而中分焉者取八九謂之白著其有實者無用而有不  
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爲群盜難不能制

上朝太上皇於西內以尊尊也又五日而自後用舊儀

之禮也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下山人李  
唐以上方抱幼女謁后曰朕余之卿勿枉也對曰太上皇恩隆隆  
下亦如陛下之念公幸也上遂繫下然畏後不敢詣西內至

是始得別

李輔國曰唐宗受國于張后而父子之誼不廢唐宗受國于李  
唐宗受國于李唐宗受國于李唐宗受國于李唐宗受國于李

子與唐宗元年建卯月朔東市祀其故度使節出山有卿勞  
罪而死諸將請之不許其死後代之亦不許諸人一賜以卿勞許  
之諸將怒曰我輩豈不友一馬乎遂殺節山上以其山撫卿笑所以

教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安之諸將請以安之諸將請以安之  
威鋒制將主元振以請假不允遂行督都統李嗣真領西北起行  
營亦發防戍使非元振推舉自白李德裕前使朝廷建因而

授之

李德裕曰所請天子者爲其此中上下之分嚴等制之防心  
宗在唐德裕充宗在唐德裕充宗在唐德裕充宗在唐德裕充

宗在唐德裕充宗在唐德裕充宗在唐德裕充宗在唐德裕充

乃命子儀鎮之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若臣受命將死  
於外不見陛下目不暇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初  
李嗣以治軍嚴明頗方將士不樂言郭子儀故主元振因之作範

卷之四十一

唐書卷之四十一

三十四

子儀至軍元振自爲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賊官呈將若賊業其  
無鋒刺矣吾爲軍相受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  
殺之辛京聞之亦推按校都山有數千人謀之由是河東諸鎮

率皆奉法

建巳月建卯得實至十三夜建卯言尼則如恍惚天見上帝賜  
以寶十三夜云中國有以此鎮之群臣表賀

以寶十三夜云中國有以此鎮之群臣表賀

以寶十三夜云中國有以此鎮之群臣表賀

以寶十三夜云中國有以此鎮之群臣表賀



遺集  
卷之四

今又擬以王以道補其平賊國公于存不勝其喜而又不肯以知矣  
一奏所以正流俗之弊云得轉補國事檢之得之而不可言知矣  
國太子卽位補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卽位以補國結司空  
兼中書令輔國特以益橫明謂上曰太子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  
理予內不能平以其方握兵兵亦事德之號爲尚友而不名事無大  
小無不爲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李光弼傳 ○李光弼字元振京兆長安人 ○大曆初 ○李光弼以朔方軍討吐蕃 ○吐蕃遣使請和 ○李光弼曰 ○吐蕃之患 ○非一日之寒 ○乃由積弊 ○今雖請和 ○而心未定 ○臣恐其有變 ○遂不許 ○吐蕃怒 ○遣使告回紇 ○回紇亦遣使告吐蕃 ○吐蕃遂大舉兵 ○李光弼與郭子儀等合兵討之 ○吐蕃大敗 ○李光弼因功封忠貞堂公 ○李光弼嘗言 ○臣在朔方時 ○每夜月城上食粟糗餼 ○臣常中飽自齎數千石詣肩負之不遺 ○二十日卒 ○太尉敕故拔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乞師復請南陽州光弼曰 ○朝廷倚我以爲安危 ○我復還維綱 ○朝廷何幸 ○遂起徐州使至荊州 ○李光弼

神功傳  
卷之四十一  
三十五

所度使由神功進擊朝武大破元光師在徐州推軍旅之事有  
決之衆務悉交判官張修德史事精敏處臨如流諍請之知事先  
辦由是軍中肅然勿帥兄見魯昌受其拜及見元光師與修德禮  
乃大驚獨拜曰屬曰神功出於行伍不知禮義諸君胡爲不言成帥

功之過乎乘微服召見  
 御秋七月郭子儀自迴見入朝拜營元振用事意子儀功高任重數  
 請之於上子儀不自安乘隙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撫慰之子儀遂聞  
 京師  
 德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度子郎結詣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先是

悲不以僕因懷歎女教可泣可汗請與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涿州上  
本姓見之懷恩言臣蒙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  
朔義

不願也。子民

懷恩與同族爲諸驍將尤驍平抱王等數道追進至中官軍至涪陽王銷賊聚散進下柵曰固官軍擊壘之賊取大勝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儋關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果敗甚長回走入京京師行殺掠烟火繁賦不減十一月露布美京師

綱劇我邦郡國度使薛嵩以相繼奉邢四州降于李愬王官愬節度使張忠志以順德定遠五州降于李愬克也王等入其官屬等皆受代密無何懷國使官分復位出是也王雲宗各懷懷國有惑心朝廷密爲備防周亦上疏自陳上慰懷心

有叔慶后之歟不復嫡之十月壬戌後盛入其第蕭蕭聞之喜及  
鴛而而去物有司捕盜遺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育養之

十一月以張忠志爲揚寧節度使賜姓名李靈固初辛蜀京引兵將以奔靈固李裒將數千王武俊說張忠志曰河東兵精銳出境遠圖不可敵也且吾以營衆以曲遇而敵則必離守間必敗其

圖之忠志乃降制復以爲節度使賜姓李名國臣實臣懼乃後爲先鋒兵馬使

南之師議之

韓王國及朝鮮於其地歸定三貢州與大新韓國經年合還  
改倭國邊境快報去之同紀文至戰于十博得朝鮮大敗奔其外  
韓恩兵馬使降兼調都延王及田調功辛未韓恩進國朝鮮於其  
州



綱鑑大全卷之四下終

卷之四下

三十七

新纂續修四庫全書正史大全卷之四十一

○唐紀

代宗皇帝

諱豫初名嗣子也即位一十七年

元陵○帝年亂守成足爲中材一主然無繼嗣上陵時

成亂賊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此爲之也

○德宗皇帝

諱承天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憲宗皇帝

諱純元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穆宗皇帝

諱長平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敬宗皇帝

諱湛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宣宗皇帝

諱忱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懿宗皇帝

諱溫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僖宗皇帝

諱儇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昭宗皇帝

諱晔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哀宗皇帝

諱昀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廢帝皇帝

諱元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順宗皇帝

諱元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憲宗皇帝

諱純元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穆宗皇帝

諱長平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卷之四十一

○德宗皇帝

諱承天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憲宗皇帝

諱純元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穆宗皇帝

諱長平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敬宗皇帝

諱湛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宣宗皇帝

諱忱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懿宗皇帝

諱溫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僖宗皇帝

諱儇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昭宗皇帝

諱晔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哀宗皇帝

諱昀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卷之四十一

○德宗皇帝

諱承天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憲宗皇帝

諱純元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穆宗皇帝

諱長平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敬宗皇帝

諱湛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宣宗皇帝

諱忱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懿宗皇帝

諱溫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僖宗皇帝

諱儇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昭宗皇帝

諱晔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哀宗皇帝

諱昀元年正月以劍南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余勝口或者以爲是時元氣未復...  
元氣未復...  
元氣未復...

開其陵墓武士無一人力戰者...  
開其陵墓武士無一人力戰者...  
開其陵墓武士無一人力戰者...

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必欲存宗廟社稷...  
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必欲存宗廟社稷...  
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必欲存宗廟社稷...

十二月上還長安重傷發疾...  
十二月上還長安重傷發疾...  
十二月上還長安重傷發疾...

以原朝恩爲天下...  
以原朝恩爲天下...  
以原朝恩爲天下...

甲辰年春正月...  
甲辰年春正月...  
甲辰年春正月...

上還宮...  
上還宮...  
上還宮...

二月五日上還宮...  
二月五日上還宮...  
二月五日上還宮...

上還宮...  
上還宮...  
上還宮...

上還宮...  
上還宮...  
上還宮...

[illegible][illegible]

以未敢對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黑而滄士氣大振夜復引兵襲之殺千餘京師聞虜王笑始龍





元將楊子琳糾州王將李昌慶各聚兵討吐蕃中大凡

丙午大府分正月朔夜補國子學生

國子監丞張元壽奏請軍士多倚居祭酒司卿王官學校

小可遂廢校是議

二月癸亥國子監命宰相李象象官前通德郎大重將往

國子監首服未竟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識經爲文僅能執筆

官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國子監與縣爲縣州別駕元前專權事有次其私乃請百官

論事皆先曰宰相然後奏聞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

使論事者先曰宰相是目提其耳目也太宗著詩門式云其無門

人有急於化本門司與侯家引奏無得聞硬所以防要政也李林

甫爲相深疾言其情不通卒成幸禍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

則天下之士從此鉅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爲天下無事可

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

矣載以爲誹謗貶之

以杜鴻漸爲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中兩道節度使張獻誠與

杜載丁將州收走旌節皆爲所奪鴻漸至境聞之而懼使人先

意於州郭以萬金用早獻重賂以迎之鴻漸至蜀見叩接以溫

言其于紀文處於朝請以節制東川以稍茂楊子琳李昌慶

各爲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以許敬成都尹西川前度行軍司馬

以馬璘兼節度使璘以爲秀實爲郡黨候卒有能引之者云

四十斤者犯盜皆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璘

不能爲卿釋其謀免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

秀實曰秀實非若可殺而以怒爲無非殺人惡涉非道璘極衣起

入置面秀實謝之自是事皆秀實而後行璘雖美

秋八月以恩朝恩朝國子監事璘與州國子監此今中書

不入常參殿均之任皆用名儒不家以官者朝之不聽命宰相

百赴上朝恩執勢升高璘時折足以譏宰相王璘怒元觀怡然

曰怒若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癸丑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獻金帛服珍玩璘馬其直

感王十四萬常表上言節度使非能勞績文職必取之於人欲

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十二月周智光遣華州益騎將乘亡命縱刺掠懷德軍水二萬

解與資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秦事智

之志總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身

授之智光獲焉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

且同華州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此去長

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跡破長安城郭子儀屬討之不

許

丁未二年春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于僕命大將渾瑊李

懷軍于渭上華州才將魏懷李延俊殺智光其首來獻

一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當問之大臣而不名子儀向

平公主嘗與皇上同腹曰汝爲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云子不爲

公主惠然車奏之上曰此其知彼誰知是彼欲爲天子天

下豈家所有邪謝諫令歸子儀聞之四駿入侍罪上曰郭諫有

不疑不爲家翁兒女子聞之何足聽也子儀歸杖腰數十

夏六月杜鴻漸入朝廣爲貢獻璘爲鳳凰府才堪寄任上亦姑息

乃稍鴻漸知政事以頭爲節度使府欲以賂權其元載璘兄



十二月以馬爲爲逐屬前度使繼先往感澤州以都察院設房  
知州張接粉而承九更久入儒教遂從旁與都察院共馬  
知州作亂以主面且驚而前而多有之考秀實陽谷王  
以失令每更來已報延刻數回而賭博之不果發  
又云云欲發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火果發秀實會軍中  
行若止者勿延各整部伍嚴干要要之自請救火不許及旦  
捕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從者族流者刑遂從于  
過七四年正月第子繼入朝新恩之遊乃敬等元載恐其相  
密使告于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子請東甲以從子  
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何爲  
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惡煩公經  
督其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若能無疑子

宋之四十一 唐宗紀 十七  
五月以僕國懷恩女嫁回紇初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  
以爲妾回紇請以爲可教五月册爲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  
之通谷通贊爲判官至回紇回紇索馬贈以車馬其衆  
相繼又相繼南面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違大國  
國六月郭子儀從鎮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將將之分守河  
南別之官主又來河中雖不樂從往往自郭延誼行軍司馬嚴鄭  
皆用肅州得其果懷衆心乃定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唐宗紀 十七  
十一月吐蕃等爲難病甚乞命則與之爲誓以葬



後

謂之今客說曰公與宋濤吳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

卷之四十一

燭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刃於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  
 變後拔燒忠臣城火起前軍急與燭大戰於汴州燭敗入城固  
 守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燭賊吳元平誦書兵衆逃遁  
 軍汴梁城忠臣遣神將李重倩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自若  
 前數千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燭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  
 戰而潰忠臣適承平將杜如江擒之燭知忠臣暴卒已攻議之李  
 愬密遣夜告師斬之

[illegible]

初元元勳以任建者多樂京師其侑已薄其儀於是京官不能  
白餘皆從外官乞貸至是額奏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官封  
三曰乞望之資及元勳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劉奉  
常之父欲辭嘗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議褒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  
賢不能辭位不惜爵祿

司馬公曰夫之祿應隨存亡與夫因位貪祿有不餉愈乎未可  
也

**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字季通華州下邽人也身才一指而貌甚醜然器識之  
高世所罕有始以左拾遺召入爲右丞相身居宰衡政會絕有疾疫

上悼痛之其謂臺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益朕楊綰之速也按此  
語見于明史蓋綰爲相時雖無恙然年亦老矣力取宰相不問  
其能事而徒求富貴則流弊固深矣

又楊氏以民爲  
家則當恤而不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九月以吳元陽為原節度使  
至無姬妾非公食米嘗飲酒樂

秦南不常溫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韓鎮往視之京兆尹  
蔡作奏秋來頃得渭南令劉崇植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陳同上  
曰森中博博得渭南令劉崇植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陳同上

秋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衡處豈不仁如是乎  
而問潤澤縣還奏瑞鹽如說言仍上表智請置神祠上從之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唐紀

二十五

以李納為南河太守李正己先有節義聲譽近來德上州  
之地及李盧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得曹  
徐兗鄆五州因從道便子納于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法今齊一賦  
均而稅推兵十萬雄據東方鄉黨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  
流貳叔七州李寶臣據恒募定滄景七州合權衆五萬然義  
兵義師均復鄆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柢結難奉朝廷而不  
用其法本官督軍兵租賦刑殺自專之上竟仁一聽其所為朝廷  
或完一城得一兵祇有怨言以為禍貳常歸之匪徒而自於境內  
雖籍兵無虛日是以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壁障異域焉  
戊午十三年正月敕安白乘機劫掠上時上敕安白乘機劫掠  
破賊以汲田漢源等時白乘機劫掠上時上敕安白乘機劫掠  
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意為衆先公主節日喪之

夏六月隴右賊薛平乳時隴右節度使朱泚獻捕風聞乳不担  
以爲爲賊部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師直不舞刀物及爲賊  
捕捕風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爲爲安戒法吏之不察者  
之不與寇者以承天意上意之福南知聖事數以公事與常事  
由是絕之

天寶十四載  
安祿山以爲不可不防而示之謀曰吾雖上上下下相何難  
天寶十四載  
安祿山以爲不可不防而示之謀曰吾雖上上下下相何難

十一月郭子儀入朝  
此子儀以爲德元平是子儀也  
此子儀以爲德元平是子儀也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唐紀

二十五

以李納為南河太守李正己先有節義聲譽近來德上州  
之地及李盧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又得曹  
徐兗鄆五州因從道便子納于青州正己用刑嚴峻法今齊一賦  
均而稅推兵十萬雄據東方鄉黨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  
流貳叔七州李寶臣據恒募定滄景七州合權衆五萬然義  
兵義師均復鄆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柢結難奉朝廷而不  
用其法本官督軍兵租賦刑殺自專之上竟仁一聽其所為朝廷  
或完一城得一兵祇有怨言以為禍貳常歸之匪徒而自於境內  
雖籍兵無虛日是以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壁障異域焉  
戊午十三年正月敕安白乘機劫掠上時上敕安白乘機劫掠  
破賊以汲田漢源等時白乘機劫掠上時上敕安白乘機劫掠  
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意為衆先公主節日喪之

人小心事人動動走事而不知大體焉縣令何能名陛下未幾知而為縣所用故為之過力昨昨誠知而用之亦為陛下下力矣

見制禁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疏瑣瑣罪之耶上意乃解

七年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公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李公曰陛下久欲用今必當重賞帝用人為公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御史大夫周知人間利病保其政用之

二月日承嗣李公之也李公其時使李公但期也此其不若所則也

三月准而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忠臣為希烈好色惡以軍政公副使希烈光惠光挾勢橫橫軍州若都屬使李希烈因來心

以五月帝崩詔以郭子儀為太子即位在諒陰中動避禮

綱鑑大全卷之四十一 唐紀六十一

法食高宗

唐高宗崩時定所傳詔曰中章事政關宗之近天下修朕

自其歸為故事時郭子儀來此雖以軍功為重杜絕不許其入朝

起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奏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朝臣言

可也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奏為欺問既為朝臣刺史以朝臣代

之則若奏陳時上居諒陰政關所言皆聽朝臣奏制竟用朝臣議

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勳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高宗

代之後將時望推尊引致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

後相始終不得其適上嘗謂朝臣曰人感朕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

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有平生之識何以諫其才

綱鑑大全卷之四十一 唐紀六十一

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以山陵近郭公地卑陋口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勸而望

上尊天子下安六臣不亦可乎

天下母得奏詳編綱家出官





史 66—186

與人與之爲理上曰於此已下  
 得之詞于進之士耳安有有違  
 入肯隨舉邊乎上說  
 亦大矣曰關橋爲揚所爲  
 已誠然也其言雖大其事雖  
 不以其能言而致其問  
 人亦大矣曰關橋爲揚所爲  
 已誠然也其言雖大其事雖  
 不以其能言而致其問

綱鑑大全卷之四十一終  
 卷之四十一  
 二十一

新編通志訂正資治通鑑正史大全卷之四十二

唐紀

德宗皇帝 諱代宗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而崩葬光陵○帝初政精明海內歡仰但情忌刻難以昭明自任監見原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處杞趙瑄以召亂李承李泌陸贄韓滉臣政得免矣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口則有調至之末歲緒者戶口墜壞多非其舊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幸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其法每歲六月秋輸錢過二月月輸大先計州縣所屬戶數用及上供之數而限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者以戶為首無

稅外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德宗皇帝 諱代宗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而崩葬光陵○帝初政精明海內歡仰但情忌刻難以昭明自任監見原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用處杞趙瑄以召亂李承李泌陸贄韓滉臣政得免矣

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口則有調至之末歲緒者戶口墜壞多非其舊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困弊幸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其法每歲六月秋輸錢過二月月輸大先計州縣所屬戶數用及上供之數而限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者以戶為首無

稅外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唐初賦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生旦州府於常賦之外高貢賦  
上生旦四方官獻賀人案李正已因視各賦繼三萬匹上嘉師之慶  
支以代租賦

○吐蕃遣使入貢五月復遣書使吐蕃新羅吐蕃使人其境稱新  
天子出官人放禽獸感德於中國吐蕃天晚除道迎吐蕃使入  
貢其致謝禮而將上言吐蕃將復得使不可歸上曰我狄也  
塞則擊之服則賜之豈以示威福以示信感信不立何以懷遠恭命  
師之復遣使使吐蕃請上自為敕書楊炎以為非謹請與郭子儀  
並為敕書以明令上遂可而已從之

○吐蕃吐蕃南劉文喜於逆州又不獲殺後復連內外驛使朝廷請赦  
文喜者上曰彼厚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奏海  
州曰官必為陛下舉其首以獻但文喜余所殺有節而已願陛下姑愛之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二

文官必高則臣舒符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孔子曰名不虛傳  
立效固若我師不可得也使歸以告攻之如初滅御膳以給軍士城  
中將上賜予如故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克  
不果城守正已內不自失遂參佐入奏事上使親文喜首而歸正已  
益懼

○六月丙午侍衛同平章事權相南平  
○樂天無城在陝西上奏劉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君離宮之  
臣臣望塞天六云王氣高其城以備非常受其辛丑命京兆蔡  
子天數子維六云之士樂天城

○樂天無城在陝西上奏劉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君離宮之  
臣臣望塞天六云王氣高其城以備非常受其辛丑命京兆蔡  
子天數子維六云之士樂天城

○吐蕃吐蕃南劉文喜於逆州又不獲殺後復連內外驛使朝廷請赦  
文喜者上曰彼厚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奏海  
州曰官必為陛下舉其首以獻但文喜余所殺有節而已願陛下姑愛之

○吐蕃吐蕃南劉文喜於逆州又不獲殺後復連內外驛使朝廷請赦  
文喜者上曰彼厚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奏海  
州曰官必為陛下舉其首以獻但文喜余所殺有節而已願陛下姑愛之

○吐蕃吐蕃南劉文喜於逆州又不獲殺後復連內外驛使朝廷請赦  
文喜者上曰彼厚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奏海  
州曰官必為陛下舉其首以獻但文喜余所殺有節而已願陛下姑愛之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二

○吐蕃吐蕃南劉文喜於逆州又不獲殺後復連內外驛使朝廷請赦  
文喜者上曰彼厚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奏海  
州曰官必為陛下舉其首以獻但文喜余所殺有節而已願陛下姑愛之

○吐蕃吐蕃南劉文喜於逆州又不獲殺後復連內外驛使朝廷請赦  
文喜者上曰彼厚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奏海  
州曰官必為陛下舉其首以獻但文喜余所殺有節而已願陛下姑愛之

○吐蕃吐蕃南劉文喜於逆州又不獲殺後復連內外驛使朝廷請赦  
文喜者上曰彼厚不除何以今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奏海  
州曰官必為陛下舉其首以獻但文喜余所殺有節而已願陛下姑愛之

先

\_\_\_\_\_

五、

— 100 —

—

新女校

銅

---

—

1

100

—

1000

\_\_\_\_\_

1

一論大計不

凡事必行

1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7; 277: 1039-1043.

文臣賊動至巨而謂我曹滿天下莫非欺罔於是上心始寤不知所為伏矣

十一月始定公見舅姑禮明能此亦先是公主下嫁有房始拜之始不答上命禮是拜見之儀舅姑坐於中堂諸父兄弟立於東序如家人禮

辛酉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子惟岳自權開後

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憂鬱自斃于權

田悅乃與正已各遣使詣惟岳勸兵拒命權遣使田悅

與以來逆亂有基結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是

田氏之戚族也因逼病於家悅往謝之閉門不納竟以憂卒

定州刺史符從政權弟也也有膽略頗讀書為管臣所忌稱西

遂欲命天子必道諸道致討一戰不勝大將必有乘危伺便滅爾

以為功者且先相公助殺大將以百數其子弟欲報仇者盡可收乎

又宋劉元甫常切齒於我天子必以為將何以當之為劉元甫者

劉元甫在後惟誠無見種鎮守府身自入朝之舊相始上必就備出

義不失矣祿不然而禍將至權之問及惟岳等見其言切益怒之惟

誠諫諍好士得衆心惟岳送之籍資而遣于他奴請從政家終其起

唐使政使然而卒已悅言不自安劉元甫死已年益權相曰我輩

劉元甫死已止已悅言不自安劉元甫死已年益權相曰我輩

河士民雖然警駭詔以宋平節度使李勉為兼統御之

劉元甫死已止已悅言不自安劉元甫死已年益權相曰我輩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夏四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五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六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七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八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九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十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十一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十二月...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二十四...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二十八...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一...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二...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三...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四...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五...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六...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七...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八...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三十九...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四十... 漢書食補狀元所部鮮不發上... 缺矣賜書之



八月朔日，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九月，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十月，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十一月，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十二月，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魏州人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魏州人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魏州人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魏州人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魏州人李相率軍討田悅，賊於臨洺大破之。田悅敗走，李相追之，至魏州，田悅自縊。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李相入魏州，田悅之將皆降。



武俊之始殊李惟岳也還別官華入見上明以河朔利害難性  
時有方略應酬機上就以為其國副使會武俊打獵謀上還  
起華歸諭奇武俊已出師討賊曰聖意於大夫厚厚諸忠義  
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遠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  
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武俊相語李懷光將兵討之

武俊之始殊李惟岳也還別官華入見上明以河朔利害難性  
時有方略應酬機上就以為其國副使會武俊打獵謀上還  
起華歸諭奇武俊已出師討賊曰聖意於大夫厚厚諸忠義  
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遠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  
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武俊相語李懷光將兵討之

武俊之始殊李惟岳也還別官華入見上明以河朔利害難性  
時有方略應酬機上就以為其國副使會武俊打獵謀上還  
起華歸諭奇武俊已出師討賊曰聖意於大夫厚厚諸忠義  
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遠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  
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武俊相語李懷光將兵討之

武俊之始殊李惟岳也還別官華入見上明以河朔利害難性  
時有方略應酬機上就以為其國副使會武俊打獵謀上還  
起華歸諭奇武俊已出師討賊曰聖意於大夫厚厚諸忠義  
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遠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  
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武俊相語李懷光將兵討之

武俊之始殊李惟岳也還別官華入見上明以河朔利害難性  
時有方略應酬機上就以為其國副使會武俊打獵謀上還  
起華歸諭奇武俊已出師討賊曰聖意於大夫厚厚諸忠義  
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遠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  
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武俊相語李懷光將兵討之

武俊之始殊李惟岳也還別官華入見上明以河朔利害難性  
時有方略應酬機上就以為其國副使會武俊打獵謀上還  
起華歸諭奇武俊已出師討賊曰聖意於大夫厚厚諸忠義  
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遠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  
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武俊相語李懷光將兵討之

武俊之始殊李惟岳也還別官華入見上明以河朔利害難性  
時有方略應酬機上就以為其國副使會武俊打獵謀上還  
起華歸諭奇武俊已出師討賊曰聖意於大夫厚厚諸忠義  
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遠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  
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武俊相語李懷光將兵討之

武俊之始殊李惟岳也還別官華入見上明以河朔利害難性  
時有方略應酬機上就以為其國副使會武俊打獵謀上還  
起華歸諭奇武俊已出師討賊曰聖意於大夫厚厚諸忠義  
何患官爵之不崇土地之不廣何遠自同於逆亂乎異日無成悔之  
何及武俊奪其職遂與武俊相語李懷光將兵討之

加限火逆回平章事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元元帥詔以希烈兼盧南度使討李納希烈即帥從鎮許州遣所請詔與其兵希烈遣使告李勉

假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文密

使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遊兵度序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

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儲糧諸道益兵而圖

趙孤軍深入李仰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忌望乃相謀

遣使請許州勸希烈和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公四年春正月李希烈敗汝州詔遣劉潼劉潼言時李元平

海有李勉相賊故大言好論兵劉潼以為將相之禮應為汝州別

在希烈以計辭去使汝州劉潼言希烈以汝當我何懼也初

盧杞惡劉潼欲出之真卿謂曰先中丞傳直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

血李相公必不相容杞覺然起拜而恨之益深至是上欲遣人宣

慰希烈杞曰願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真卿人也上以

為然遣之杞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詣守鄭叔則曰往必不

免少頃後使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至許與朱滔等四

使同宴四使曰郭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郭統也

真卿此之曰汝知有為安瀾山而死者劉果卿乎乃君兄也昔年八

上知年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曰以飲成之真卿怫然見

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豈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希烈

乃謝之

初改定日皆公清忠之節近為郭統所相有虛位而不用人相非

知已矣年七十致仕而歸亦善平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和

之節而為其所惑

國者誰與之共

卷之四十二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唐紀八

大天之志天子諸使者曰朕前事誠悔之無及朋友失急尚可辭

况朕為四海之王乎武俊曰僕胡人也為將尚知愛百姓况天下

專以殺人為事乎僕不懼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不欲使臣在已天

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自唱從化有不從者請來辭伐之知

此則上負天子下負同列不過五旬而期定矣使使速報與

臣約結

臣行悅聞衆除陌錢法雖舊制諸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毋出

境加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出軍機雖遠而

月費錢百千餘萬帛絹祿祿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

一曰省錢二曰省帛絹然問上屋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

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數百緡



宋與已出於翰林學士美公帥馬良曰宋此言為強敵廢  
 宋必常快快今亂丘若奉以為主則雖謂美請從行上曰無  
 及姚全言因與亂丘謀曰今無主不能久矣宋樹周鼎私第  
 相奉之眾許諾乃遣數百騎迎宋於曹州曹州人官居舍元  
 眼大朝則官所設警嚴自稱權知六軍  
 至威陽陽嘉適茂之言乃奉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  
 金天將軍劉城至奉天感奉有威感虞心時之猶安  
 文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與騎士劫之以兵  
 秀實度不免乃往見此亂丘曰段公來事奉矣延坐問計秀實  
 曰物賜不費若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且以此開諭將士  
 示以禍福奉迎與此真天之功也此不悅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唐紀五十一 二十一  
 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關許臣勸奉迎乃詔諸將援兵  
 至者皆於三十里外美公輔曰今衝衝單寡險處不可以不備  
 若此則奉迎何懼於兵多知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悉召援兵入  
 城  
 上在相平殿風雨兵不也征討日第一日處處備候大駕家  
 上在相平殿風雨兵不也征討日第一日處處備候大駕家  
 司農卿段秀實為賊所殺宋此不克死之  
 天曆元年八月間兵馬使又將兵二千聲言迎大駕實欲  
 上及月還與大軍俱發是日此皇忠臣痛死今言及秀  
 實時事秀實為賊所殺宋此不克死之  
 奉天流落後宮後及因內以勢擊此亂丘手杆之機中其然

血戰地此秀實相繼忠臣助此此得簡簡脫走秀實和事不成  
 謂此言曰吾不從汝又何不殺我聚爭前殺之上問秀實死後安用  
 不至涕泗久之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唐紀五十一 二十二  
 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趙球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朱泚傳號此自稱大皇帝帝改元應天改國號漢以潤休同子  
 事朱泚迎泚宗至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樂和為泚撰冊文既成  
 仰藥而死太理卿新元道行在為賊所逼得以官絕食得免  
 得免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王妻之白晝賊日  
 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嚴裝嚴整人為之增氣賊今言之東出也  
 以馬河清為州守姚元知州事河清地關上奉天重將士大突發  
 以忠義發甲兵馳行在城中得之于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

○大將日備御始至上書言機密有知者問所親曰主上  
○武備如虎但爲虎所食以至於此固濟然出於此則  
○與上結盟約爲內應故備後至上遣中使緘殺之中外皆稱其  
○克  
○李德光帥衆長安上遣中使召難於難行爲請將相與勸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李德光赴長安

此至長爲城守之計據府庫之資不妄金帛以悅將士加以  
其城曰日長其城長矣安府庫曰有餘儲蓄皆爲有司之  
謀也

華陽曰漢宗祖而後出以爲名多利而不知天下之不可無  
利也先王不以利爲利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紀起曰志曰之矣後曰目下不實請談之相聞之懷言於上  
曰

引之據事上選中使謂之曰朕本性奸雄亦能飲將國事已  
觀不從防緣推誠信不衆多被衆人責其不所故朕思亦無  
他其失友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微密則自矜衛曰朕思亦無  
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衆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  
之徒無不問時者道聽塗說試加實問則鮮發有言  
才異能在朕耳借援據則宜察此意實以人君御下當以誠信  
本諫者雖精辭辭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若處之以威臣以無則  
臣下何敢言又曰臣聞仲卿骨粉灰湯不稱其無過而相其改過  
吾即欲諫則言不美其無過而美其補闕是則聖明難以改過焉  
不以無過爲諫又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  
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誠信不通故也上之情  
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誠信不通故也上之情  
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誠信不通故也上之情

下之難知者是有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志而下  
其三奸勝人則開過無辭餘眩聰明曰臣聞九弊者上有其志而下  
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諸諫官雖長與便此三君臣下之  
弊也又曰諫者多表表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諫諫者之狂諷明  
我之能諫諫者之漏泄彰表之能從有一下斯言爲盛德上願用其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言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大破之以棄其地而都國侯於是都東長國王國西長李乘  
不勝有復之志矣

之得而但開城守武後請同其懷連恩勢一五聖而武之與八那  
此朝而共事天子亦不背其心意遂決其附城自守於是詔加田  
悅右僕射復以武後為鎮撫使使率領兵士平盧而復使

二月贈長壽節太尉忠烈公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李光弼等

劉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劉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張綱初曰方未此陳光壽兵結援勢弱孤自謂險阻七於新  
中矣西王王璠能以孤軍處一壘寇之門內無有恨外無援援而  
能肅清其害破諸寇因何哉蓋一念忠誠與貫日月自奮投石  
陷二勇故將特獎之助矣向何處賊之退乎

朝致幸曰張昕派人面不知天下大義歷舉已前之實更語之曰李太尉能奉人以其不能以言子官乃天下之命也太尉知於天下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操光斷叛而中丞與之兵是有歸而黨敗也今自按腹身避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焉爲臣哉如此則斯亦

光復河內中道隔北方樂池之南光復以兄事之及後  
光復及道與南幸其下多叛之各各歸附乃賜爵以官  
待之曰微兵光復恐內憂慮下而憂外恐李威多慮其東走  
河中將主在道散上相繼

軍軍至察州上在道民有獻賊者欲授以散官陸贄曰誘人  
之方惟名與利名足處而於教養利近實而於德德輕實今所病  
方在實輕教養實之禍恐不重若獻賊者亦授以官則彼必相謂  
曰吾以忠賊命而獲官此以進賊來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  
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今陛下既未有賞利以教勤  
又不重虛名而盡施則後之立功者將爲何哉

在文中曰贄字敬以散官實欲求之人因爲失其賞實以  
丁固於贄之臣故贄辭以進賊其親夫行不復加功  
於人而贄之臣故贄辭以進賊其親夫行不復加功  
無見取之德無見後之優德故空名以寵浮俗者不可以使人尤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唐紀三十三  
有餘德之稱名位之榮不使身享之而子孫受其榮之者不以軍  
功而可謂以子人哉

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  
議之故當時謂之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察在道際營典贊相失上  
帝涕泣哀得州者負千金父之乃至上喜其太子以下皆贊然贊  
敢自諫上意固已雖貶官上必庇之贊極言把奸邪致亂上雖親  
從心而不悅故劉從一妻公輔皆目下倖登用贄思過難除未得稿

電駕至澤州山南地諸民皆盜賊之餘戶口減半州用頗窘上欲  
幸成德郡張白山南地接京畿李廣方圖求復舊大軍以爲聲援  
幸西川則處有收復之期也張議未決會張表至言陛下駐蹕  
帝所以憂復光之心成滅賊之勢若見小捨大遷都峽南則在成  
則十勝失望雖有種將謀臣無所施

奏上乃止嚴震官於國難民不至困餓而罪戾無之  
國初秦天固既解聖類導使人貢上不得已除加節度使而心  
惡之使者數至至皆不引見欲以渾滅之陸贄奏曰是聖之罪  
固大必欲精求其過追決其罪而罪則足矣以神懲自新不  
足以贖罪凡今將吏盡無恥人皆自思起疑良又又臣等賜從  
之流安敢歸化哉上乃善其說赦其罪優詔存慰之

贄上冊論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羣非良士有邪怨者誹謗  
苛求求皇察其事情頗似微視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  
成奸計對上奏曰以三人之惡而欲奪軍中之權難以公之防  
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後劉潼關失道通項納秦卒二十萬  
其限許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帝達大慶  
大之役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亦疑其於備慮可謂嚴矣然而項氏以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二 唐紀三十四  
滅劉氏以昌黎之與推誠其義固不同也蓋嚴肅而刑  
曾其陰謀以昌黎之與推誠其義固不同也蓋嚴肅而刑  
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矣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

周萬機有獨取區區之意請誅誅諫諸君容有過愆之防明昭  
情有先事之察嚴求百辟有任刑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  
之志由是才能者然於不任忠者憂於見疑焉道無已之著  
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亂叛構成禍矣願陛下以

覆中之轍爲戒爲宗社無疆之休  
適夏四月加李晟爲太師元帥賜金百口及神策軍士家餉皆在長  
安未祀善遇之軍中有言及者皆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此使  
屬親近以家書遺曰公家無恙也此則家言也 處忠曰前敢爲賊開立

駱之軍士未授春衣盛服衣衣綈綈無叛志漸帥諸軍屯奉天



李制軍王武俊大破之於官州清海地最險要所敗遁歸  
池州劉因敗固已悉發守其口機故迎之勝人多之  
劉因敗固已悉發守其口機故迎之勝人多之  
劉因敗固已悉發守其口機故迎之勝人多之

○以經日華蓋通節度使劉崇忠以陽州歸國以爲定遠三  
州之州刺史李國烈請歸國州刺史追和牙程華表其州事  
素爲厚將士安之參軍李宇說華表請別爲一軍華從之上即以華  
表爲州刺史知節度事賜名曰王武俊使人說誘之時重中老  
口華給使名曰王武夫必欲相繼當以三百騎相助武俊約之日華  
落智之武俊怒及武俊歸國日王乃遣人謝過償其馬價武俊喜  
交好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唐紀五十一 三十七

○六月李處華拔復民城宋止走其將韓昇等斬之以降威大陳  
兵論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劉兵大至昇縱兵擊之賊敗  
走再戰又敗之賊衆大潰姚崇言帥餘衆西走虜地於官元殿前令  
諸軍曰屠將士之力克虜酋長其子庶久陷賊庭若小有  
違礙非平民民罪之意虜酋公室家眷俱非晚臣內無得此家  
信公私安堵人無如秋毫無犯六月虜寇書記于公果作布  
上行在軍中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不勝  
上行之所以順視知故虜人之所也上意下曰天生李嗣以爲  
繼非爲朕也宋止將至莊莊其衆隨道散上至彭原西其城其將  
斬之傳行在

大破之乘勝入光祿門再戰賊伏十餘里出官軍以麾下下  
半地之左右相舍金吾道長李希範走之定奪賊將乃引  
半地之左右相舍金吾道長李希範走之定奪賊將乃引  
半地之左右相舍金吾道長李希範走之定奪賊將乃引

○初此至澤州總自餘賊田布閉城拒之泚謂曰汝節度使也  
亦何難危相負使矣其間希範以節度使中白還泚節泚衆皆  
卒送殺使全意而希範降詔以希範爲軍節度使  
○大帥陳留劉勳勳使訪秦秦大失矣內人勳上奏曰今巨盜  
陷平叛之民疲瘁卒尚未擒而首訪類人非所以訓維新之  
望也上遂不降詔而遣中使求之

○上使劉勳時此既平上問勳劉勳曰賊軍甚盛因比遣人代  
李楚琳問如舊曰知此則事同賜執以意大除亂則不武以言平務  
理則不誠誠者或謂之權臣細末論其理夫權之爲我取賴權臣  
道路所經行險奪易一帥而勝萬衆之義得一方而結四鄰之疑  
乃是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及乎以反道權權以任數  
爲權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不如侯與桃京區後校一  
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劔哉  
○七月遣給事中孔勳交宣慰河中李懷光殺之

[illegible]

迎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義之端亦所以爲罪況性剛嚴小附權  
臣故多誘致臣敢保其無他上曰外議謂卿郭開平對曰臣固聞  
之其子驍爲郎不敢驕直正以誘語誘騰故也退上重誦以自口  
朕知他日又言曰臣之上華非松於泥乃爲朝廷計也今天下旱蝗  
關中米斗千錢倉庫耗竭而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賑饑  
之盛而諭諸軍使之歸觀麥漸運轉此朝廷大計也上卽下  
軍令皇歸觀論之曰卿父比有誘言朕不復信卿中乏糧運耳致之  
皇至泥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賑皇田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買  
風濟而道之陳少遊聞卽貢米二十萬斛

亂者卽日全軍渡江詠汝免詔懼而止上聞之喜謂平曰汝不惟  
安江東又能安淮聞其大臣之罷卿可謂知人遂加泥平軍事江  
東

轉運使泥入百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旁問相繼見過始深矣  
轉運使泥爲左庶子使自江滙還與平勉虛翰劉從一俱見上劉等  
退獨獨留言於上曰陳少遊位兼將相首敗臣節事皇嘉府上條獨  
建忠義請以累代少遊鎮淮甸使著應著明上然之遣中使馬欽緒  
梅劉從一附耳語而去從一謂劉曰欽緒意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  
所言事卽奏行之勿令李處知故問何事劉曰臣聞陳牧者貪請  
得入於朝與衆共之李處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同議而獨  
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不惜與公陳行之竟不以軍語從一  
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辭位

大令卷之四十二  
臣等聞口語便試問少遊與平皇嘉府上條獨  
臣等聞口語便試問少遊與平皇嘉府上條獨  
臣等聞口語便試問少遊與平皇嘉府上條獨  
臣等聞口語便試問少遊與平皇嘉府上條獨



唐紀

唐高宗

乙丑五月元年正月贈其嗣司徒益文忠公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立書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唐高宗下但勒隨道園年旬時使必有內實之變何必憂腹心之疾

他日之悔哉馬燧入朝奏曰燧光以邊光其救之無以令天下顧

得一月根必為陛下下上之計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以功臣之舊臣是死節而不可忘也



其勢日熾會同疾仙許德麟山頂寨之因...  
 七月庚申...  
 九月十六日...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成節度使李澄...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有日矣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中亦極端中或自脫中呼於道曰何意軍而不給報官  
人也上之甚會建連三萬耐至戰事必即奏之上既連至東  
謂太子曰宋已陳吾父子得生矣時軍中不離命於坊市取酒  
樂文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威儀備兵軍皆  
至是宴然熟市有解人當時以為瑞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  
數日人膚色乃復故

其年四月丁丑日師之師解解稱生大軍之疾必有四年言此  
以其年四月丁丑日師之師解解稱生大軍之疾必有四年言此  
以其年四月丁丑日師之師解解稱生大軍之疾必有四年言此  
以其年四月丁丑日師之師解解稱生大軍之疾必有四年言此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二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二  
李晟入朝上意尉功名會許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  
所不至晟聞之意夜近目勞之腫遂遣子弟謝宴安表請為僧不許  
入朝得疾解方鎮亦不許解脫去其書上命洗滌自便與延賞  
釋怨引延賞詣晟第謝曰飲盡數盞長為解脫  
今又與其可明小人不足有西手是又其方數其罪  
則若堅持切誠之誠也  
丁卯年三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為其子請為於延賞不  
許曰別年三日武夫性快釋然於杯酒間則不復得胸中矣非如父上  
臣外難和社因言感如故吾得無懼哉  
少卿為覺神刺史張延賞敗時有隙相中頗稱敢言上  
不為言曰朕非宰相器也  
以神準同平章事韓泐性苛暴為 所任言無不從

相充位而已百官群吏敢過不聽雖為漢所引正音譯之曰先  
相公以編奏相不藉感而罷今公文正察何物更於省中至有  
相公以編奏相不藉感而罷今公文正察何物更於省中至有  
相公以編奏相不藉感而罷今公文正察何物更於省中至有

三月以李晟為大尉初世襲求和於馬賊信其言為之請於朝  
上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遂與張延賞共討之有欲以其謀  
和親使上計遂定  
晟在鳳翔嘗謂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猶慕之行軍司馬李冰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二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二  
曰此備軍事非鄭德所宜也嚴客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  
朝廷得失而不可言何以為臣嚴客度感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備  
極言無隱而性沈密未嘗洩於人  
五月以神策為會使初神策見向經實以負約尚疑言曰  
破米此未獲實是以來耳公欲稍好同所願也然軍中不信厚關於  
其城請必使之王臨運道職與于清水城清二萬餘人赴關所  
司結言上實謂于王舉樹樹或言王舉樹多險阻不如平涼乃許于平  
涼初城之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阻所結信不可不嚴絕延賞言  
公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  
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敕戒城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  
時秦莊帝深以平未盟延賞實為言以城者不之曰平大畏



上言昔承恩領筵贊無以中傷而部至乃太子妃之母也故欲以  
其前之耳上笑曰是也汝因請罷筵贊以還如從之  
以韓滉為其絳銀節度使莊憲之成豐寶皆饋運不絕人多病疲  
思歸尚結營三千騎迎之悉焚其廬舍焚其城驅其民而去於是  
制振武之絳銀二州以還為節度使帥神策之士五千朔方河東之  
士三千鎮夏州

時西域使者獻給分隸神策軍初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  
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皆仰給於度支李泌知胡客皆行妻  
子田宅不欲歸命停其給凡四千人皆請政府許之泌曰此皆前年  
租之過豈有外使需京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統道歸不顧  
若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人生實業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  
乎於是凡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軍禁於益壯歲省五十萬緡

分賜錄遺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  
戍卒因屯田校勘則安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  
而下今有願食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本質給長贖續食  
而道之不過數日則戍卒皆上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甲  
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

○秋七月朱泚延賀宰○柳重能為左散騎常侍初泚延賀宰  
與同延賀使人謂泚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矣泚曰為吾弟張  
公謂泚謂可斷舌不可禁由是又恐上好又雅慕耨而泚實直無威  
勢泚便語上不悅能之

○國郭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蕭宗女也蕭宗為大長公  
子妃恩禮甚厚主數不謹李昇等數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亂且  
廢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類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昇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過仁泌曰陛下惟一子  
奈何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難禁自  
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  
族故敢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允臣不力  
必復殺臣下使臣以姪結嗣臣未知得款其否否因囑囑流昇上亦  
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  
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弟肅宗性惡  
故其必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言不近云云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  
相又觀此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歸辭曰因謂蕭堂於肅宗

示極而泣今陛下既知肅宗意而建寧充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  
日寢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無他矣李昇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  
太子卿使楊表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  
矣上曰此朕家事何煩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太子以四海為家臣  
不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先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寬橫  
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卿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拂袖扣頭而泣曰  
如此臣知陛下下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  
於左右左右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卿卿意必  
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必先自仰藥而如泌曰必無此意願  
太子起敘起敘若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問一日上開延英殿獨  
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  
臣國及朕家諸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曰臣報國畢當歸降亡

○國郭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蕭宗女也蕭宗為大長公  
子妃恩禮甚厚主數不謹李昇等數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亂且  
廢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類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昇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過仁泌曰陛下惟一子  
奈何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難禁自  
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  
族故敢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允臣不力  
必復殺臣下使臣以姪結嗣臣未知得款其否否因囑囑流昇上亦  
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  
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弟肅宗性惡  
故其必曰臣昔為此故辭歸言不近云云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  
相又觀此事且其時先帝常懷危懼臣歸辭曰因謂蕭堂於肅宗









陸贄嘗用陰通玄作諷諭以傾贊。秦知之。貶參議。贄遁去。以趙悅陸贄並爲中書侍郎。同年重舉贄。贄今臺省。各有所望。贄有名於朝。其日考殿最。併陞贄舉首。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宰相不過數人。豈宜徧訪多士。今日臺省長吏。皆有情放或愛貨賂。不得賢才。士密訟贄。自今除改。贄宜自擇勿用。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二。二屬是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員。於是。以人主擢。輔臣輔。臣擢。庶長。庶長擢。佐。佐擢。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進者則大欲。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實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主之。用上竟追前詔不行。

不待其賊尚當  
求去兄等相乎

綱鑑大全

北

○魏南秦近海船多就安南官欲遣判官牧而乞命申使與俱  
上欲從之歷費巨忽改就安南召非特刻逼深則必招携失所况南  
爲衆所凌乃王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臣必有情獨而絕安南重中使  
以輕外使乎○平寇節度使李納罕軍中推其子師古知假後

詩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費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姪延齡娶女小入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謝我堂曰德宗無知而莽且甚愚而猜且妬奸佞所悅故其能而力  
 謀者皆殺之德宗則不然得行其說者皆不悅故其能而力謀者皆  
 也海州則一陰日進而德宗則利不可居而德宗之病去之力微不  
 也海州則一陰日進而德宗則利不可居而德宗之病去之力微不  
 也海州則一陰日進而德宗則利不可居而德宗之病去之力微不

曰：「淮西賊王武不道也，實曰：『吾慕魯豈，豈豈楊公，猶願其仇，兄若死，懷至萬邦，惟德與義，蓋人負我，無我負人，乃遭中害，吾人笑，除等了。』」

○**○**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權費言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相

來者存乎。運通乎米之貴賤。見而不處。則害者。則以爲國之大害。不計費貲。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以爲不若畿內和籴爲易。丙以爲兩家之詭。苟有長短。將制國用。損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多。若富貴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節用。貴泉錢。勿見舞年。

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皆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直錢七

綱鑑大全

二、

十請今來年江准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陸本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充食之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直六十九萬緡令戶部以二十四萬緡付兌銀糴以補消渴之關較半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一十六萬緡付赴鎮便糴十萬六千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平糶之價其江准米錢徵直並委轉運使折市錢納糶緡以輸上餉

公輔不放進賢語以開參意爲對上怒駭公輔適爲吏責參  
密謗之曰聞賢相奏統上有怒公之言公駭懼謂爲道士問其故  
公輔不泄語語以開參意爲對上怒駭公輔適爲吏責參  
公輔不放進賢語以開參意爲對上怒駭公輔適爲吏責參

十二月以補良器為首領自是以國事重務

於九年正月初稅茶銀兩其茶則略等之於茶山等處

皆估其值什稅一從監銀便張涉之謂也奏去歲水災減額

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稅稅茶銀今所在預貯候有水旱

以代民困稅自是歲收茶稅銀四十萬兩未嘗以救水旱也

前奏至日天地生物凡以有人取之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大德山等處其法在國用其法不可得已而後取則其

至是懷友疑其初已正之門下與有隙

雲南王與平尋遣使上表吐蕃雲南日益相倚竟使復雲南王

書欲與其共吐蕃雲南之雲南之外獨與雲南通成保至是與

遣使詣上表請并吐蕃歸唐皇遣其使者詣安上賜與平書

今皇遣使慰撫之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前奏至日新定動上以雲南以外北蕃之等使吐蕃書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三

二十一

戶部侍郎裴延齡以左藏正物佐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欺上信

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

賦支用未盡若充羨餘以為已切上不從

裴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便道通書乃於裴王

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自多有餘此皆已弃之物即是裴

延齡移入雜庫以供別用裴延齡奏對裴延齡謂裴延齡所不

亦未嘗知者裴延齡處之不疑裴延齡延齡有能裴延齡

今裴延齡曰裴延齡云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三

二十一

戶部侍郎裴延齡以左藏正物佐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欺上信

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

賦支用未盡若充羨餘以為已切上不從

裴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便道通書乃於裴王

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自多有餘此皆已弃之物即是裴

延齡移入雜庫以供別用裴延齡奏對裴延齡謂裴延齡所不

亦未嘗知者裴延齡處之不疑裴延齡延齡有能裴延齡

今裴延齡曰裴延齡云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今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裴延齡



四月月加稅關田馬驛驛因調賊迫促及請以稅

重者以備水旱六論兼研之家稅徵重於公稅謂為山田限

士而不行

冬十二月陸費為太子賓客又上書陳延齡姦詐數其罪

延齡曰延齡以聚飲為長樂以遊宴為嘉謀以招徠為雄略

以瑣語為嘉謀可為貴人之共工常邦之及耶也跡其奸惡

又曰昔高祖為高祖之與馬物類猶同若朝廷有同兒

不可力爭之所起或規其太銳謂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他無所恤延齡曰短質於上趙慢之入相也賢智引之既而有憾

於君以首所說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

延齡而不直贊西與傅約至上前稱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憤默

而無言贊能為太子賓客

延齡曰延齡在延齡時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卷之四十三

二十五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城上士微為延齡大夫拜官不終未至京師人皆望風

以爲延齡之而城上與二弟及客日易於州飲人莫能親其

及陸費等坐於上衣未解中外端惡無敢致者城開而喜曰不可

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師於邊王仲舒右補闕難執易難等

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金吾將軍張萬福開門官失關陳

拜成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歲武人年八十餘

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曰

延齡之勳美於廷乃攻城為國于自業主言延齡故也之也城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卷之四十三

二十六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延齡也如得丹所居延齡十百延齡則任延齡不得而山晉侯之起





此時絕無所忌憚布衣崔君與關上封事官官而進  
之堅固言鈞不法事上械送鍾錦生種之遠近聞之  
鍾錦欲為自全計歸廣兵無選有方善財者謂之扼腕明矣鍾錦  
之落給賜十倍他率判官盧坦屢諫不悅與崔係李守約等皆去  
之

三月其少誠遣兵探陷關上自說遣大將王忠將兵三千校之  
改設少誠遣關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夜之  
兵使安國與謀城應少誠言衛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繼  
伏兵要巷見持鐃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以勢弘為宣武節度使劉逸卒軍中忠烈玄佐之憾惟其甥兵  
馬使劉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誅其材郎勇佐指顧必堪  
制備大令

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逸通約共攻陳許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  
出斬之運至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氏五作  
亂弘召州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  
無一人敢譁呼於城郭者

劉弘召州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  
無一人敢譁呼於城郭者

劉弘召州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  
無一人敢譁呼於城郭者

劉弘召州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  
無一人敢譁呼於城郭者

以聞上其之石盈珍還南仲入朝待罪上問曰盈珍復何罪對曰盈  
珍不授臣臣配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祐料  
知復生亦不能行懷懷之政成功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  
又官南仲惡政皆將馬火微贊之詔貶左徽江南官遣中使送之  
推臨江而死

五月韓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潁水大潰全義無勇略專以巧佞  
制備大令

其事先是少誠遣使與逸通約共攻陳許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  
出斬之運至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氏五作  
亂弘召州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  
無一人敢譁呼於城郭者

劉弘召州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  
無一人敢譁呼於城郭者

劉弘召州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  
無一人敢譁呼於城郭者

劉弘召州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年士卒  
無一人敢譁呼於城郭者





之於軸端設誘朝政杖殺之監祭御史羅愈居京師有  
 因本年稅物徵未登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高正治綱鑑正史大全卷之四十四

唐紀

順宗皇帝名誨憲宗太子在位二年傳位太子純貞稱太上皇宋  
懿宗皇帝名漼憲宗太子在位二年傳位太子純貞稱太上皇宋  
懿宗皇帝名漼憲宗太子在位二年傳位太子純貞稱太上皇宋  
懿宗皇帝名漼憲宗太子在位二年傳位太子純貞稱太上皇宋

正月朔諸王親入賀太子稱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  
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太子純貞太子純貞

雖有疾地居象廟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廢處王不然必大亂  
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疾分疾出九仙門台見諸軍

使京師親安明日即位時順宗失言不能決事當居深官施漸漸獨  
綱鑑大全

官告案中言昭容牛氏侍左右官奏畢自帷中可其奏王依  
名叔父生翰林中使決事入官於惡言稱詔行下初無知者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忽傳越吾界而為盜耶元帝召弘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  
乃罷兵其少誠以牛皮道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滑過置武界弘首

紹之曰此於法不得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以杜佑爲度支使王叔文爲副使叔文與其黨韓愈國賊在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志以爲其權先令杜佑于其黨中門下副

以導之叔文不以爲善遂遣日夜與其黨中人縱火燒其府第其所爲

錫王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爲元衡討之劉禹

錫王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爲元衡討之劉禹

錫王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爲元衡討之劉禹

錫王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爲元衡討之劉禹

錫王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爲元衡討之劉禹

錫王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爲元衡討之劉禹

錫王爲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爲元衡討之劉禹

下軍望預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

五月以是布朝爲神策軍東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爲行軍司馬王

叔文自知爲內外所疾欲奪取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期老將使王

王名而以爲是其事入益疑懼

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兼文珍等惡其專權去翰林之職叔文

叔文曰叔文曰至此而軍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

叔文曰叔文曰至此而軍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

叔文曰叔文曰至此而軍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

叔文曰叔文曰至此而軍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

細其軍坐騎林中曉三上不報知至不為意口口係中風承運南歸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帝王在洛陽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州司馬叔文為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令史官撰日曆從舊曆開元紀元之謂也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冬十月帝親幸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綱鑑大

史 66-229

人上生年  
歲

傳賢補缺此曰提舉非皆下所宜取也常恩然事既資循亡  
傳賢補缺而舉職五日及皆無補於事取讒於後來其目形  
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一道也夫人王忠孚推誠人臣愚不謂出  
上疑其上下欺其上將貳理亦難乎深察其言而鑒短節

卷之八 唐文公所承即出書 熙寧七年十月言臣等所  
承取崇文處分  
竊人月平竊度使李師古卒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嘗疎狂在  
外不免貶竊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也吾年十五撫師旌自恨

鷲

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

大政

杜黃裳為河中節度使... 久在相位。

張九齡曰杜黃裳始任子... 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 五年一日蒙恩至此思所以親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有接議

君有精察為我育之相... 朕猶然稱吉甫為得人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貞觀四年...

大政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東之文徵...



戊子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史諸關進奉知樞密院劉允琦奏分  
遣使宣敕諸道意欲分其饋進學士張昉李絳奏敕使煩擾不  
可

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況其兄乎坦到官俸祿幾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吾欲救災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民益困矣旣也

淮南節度使王鐸入朝... 相人臣極位非... 典章大壞文不... 求曰八進奉若... 痛

明憲皇帝... 以戶部侍郎... 之由是裴延齡... 心及之裴延齡... 不先正其心

其因是稅...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時貨車錢...

州送使者... 天下留州... 不足然後... 諫官言...

谷款押其... 之私傷朝... 不可

己丑四年正月... 將行上戒之... 以李潛同...

明憲皇帝... 為相滿知... 三月以李...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州請以...

州三月制... 以久是欲... 入數廣...

人敢掠斯... 人敢掠斯...

綱目卷之四十四

以王德用為太子李絳卒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國未立非所  
示願重社稷也故有是詔

月山南道節度使張均推舉李絳曰居易等言均欲以此降  
上廟部之上遂命出付度尋章道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奏無得  
中御史有訪聞者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上欲幸河北詔鎮世襲之喪父之喪止南之也乘王士真死  
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乘王士真死

教誰不憤嘆然今日取之或成或敗非成德軍不為自武俊以來父  
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憤憤然不以為非況承宗已定其功一旦

易之恐未即奉詔文范陽雖傳為延壽實定其功一旦  
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復聞成德除人必內不相安陰相贊助未可

六月毀安國寺碑樓晉晉王突承繼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  
請諸勳勳學士說文欲以萬壽府之上命李絳為之絳竟辭謝

綱目卷之四十四

七月貶楊鴻為昭州中丞李夷簡彈楊鴻為昭州中丞  
親文無敗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懷德與謂之曰君若楊鴻彈  
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昭州布衣家務君加我今日還朝君得  
不之別後歎曰李夷簡公為昭州御史謂之曰君不為楊鴻贊肯負

時吳以誠病甚奏絳等上言以誠病必不起准西事禮與河北不  
同四步皆國家州將不與賊鄰無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焉  
可以不同一不從可議征征願赦承宗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必復電

元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許昌  
之以歸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許昌

上密謂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則其德  
臣劉之恐其怨望萬一旅拒拒難處置不若使宰於使以其私諭承

宗令其來請幸而聽命於理國順若其不聽雖亦無損既而承宗以  
未得朝命頗懷怨望自許上遣裴武官慰承宗受詔其來請獻德棣

二州武俊命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以德州刺史薛平朝為休休軍  
部領德棣一州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除與朝廷進故受承宗



所以被遣出者謂也

○此安承理至行營敕令不爲承宗戰敗大將軍劉元重軍中奔竄

○元重爲江陵士曹河朔人房式有不法事察御史元稹奏捕之授令仍務朝廷以爲不可前傳召還至敷水驛初內侍後至被驛門人擊刺傷面復引前追之卒終衛軍官無罪自扇易言中使凌辱朝士中使不問而柳先貶還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文德爲御史多所舉奏不姓雖勢功勳者與安自合無會當官執法初大

憲得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三月吐突承理誘叛從史報言帥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初

○從史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怒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翔元入奏事表

○取之狀均令翔元還本軍經營處得其報知兵馬使烏重胤欲舉兵

○於上請取從史上許之承理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之

○詔從史歸還者載途皆散上嘉重胤功乃以重胤領河陽而從河陽

○節度使孟元陽領昭義從史爲驛州司馬

○七月制書王承宗復其官爵

○風雨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敕上表請雪之朝廷亦以師道無功

○制書承宗復德棣一州與之承宗隨行營將士

○制書刺史劉繼武父及兄兄繼武之前王承宗也以長子繼

○爲副大使守營務澤州突于總爲刺史續有疾總與判官張

○九月淮西突承繼爲軍器使我垣言於上曰承繼自引用兵疲弊

○以排德與同平章事上問宰相以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

○以條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親明堂圖景教人背是政安史以

○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通開爲義武行軍司馬馬曉悉以軍

○楊伯玉張佐元和繼作亂將士共殺之奉德繼王軍務時府庫罄

○上至感之共請還旌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綬絹十萬賜足是將士

○授通開鎮從茂船鎮河上

○以王錫爲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錫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錫兼平

○無忠勳又非不得已何爲遽以此名賜之上下止

○十二月以呂元膺爲鄆岳觀察使元膺嘗夜登城門見賊守者

○

不為開左有曰中水也對曰後出誰辨真偽雖中亦不可死

意明日提議重職

上玆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蓋國月不賜對事緣大臣特疎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臣等以爲當糾聚廷臣等飽食不

言爲計得矣如陛下何有詔明日對便殿

臣等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寵密召發謂曰居易小臣不

過煩之出院綽曰陛下容納直言故舉臣敢竭誠無隱居雖少風

志其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箱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

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敗亦不實矣宗閣時勢森然終不附驥當定取計完節自

願亦欲近德死中至手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紱必諫不如且止

大令 卷之四十四 李紱

紱嘗向陳吐安承璫事橋諸微軀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緣近日陛

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與選左右愛身不計是以實陛下言

之而陛下怒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

忠臣也他日言言應如是遂以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李紱嘗從容言上聚賦上曰公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

河間數千里論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

不新財爾不然朕育中用度極儉過夢寐何用邪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則天下不富而小人富則小人富而天下不富則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知人安國理何憂無楚之壽乎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李紱嘗曰一國不富而小人富則國亡矣若夫小人富而天下不富

申向事以集議察閱其空而處之則經緯無失其指矣於是

必一百齋期今特舉

十一月朔使劉希光伏誅以此突承為江直盧軍希光

受有林大將軍孫錢二萬為求方鎮事賜死事通知內侍省

事吐突承瑊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出承瑊何如對曰外人不

意陛下進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賜以其驅使之又故假以恩私若

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二毛耳太子通事令人李涉知上承瑊恩

顧未幾乃殺之臣等知李絳無非臣等知李絳無非臣等知李絳無非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

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德上願知之故推

尊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結讎直也此謂之吉甫與李絳

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綽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上御延英殿安撫大臣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安為

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而天下安矣今陛下安為

以為唐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法令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

州大戎腥羶近接遼瀋二州烽火屢驚加之旱暵時作倉廩空虛此

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以得謂之太平處為樂哉上欣然曰正合朕

意則左右曰吉甫專為佞媚如李絳此宰相也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則軍實不愛上疏極言李絳險欺大請加顯戮詔貶司倉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

仰首不言笑竟日

王守謙曰李吉甫對君之言曰天下太平宜樂則李絳之

意也又曰人臣不喜言樂則李絳之意也此謂之李絳與

李絳起其為人山為郭坊觀察使後又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

事同上白絳謂李絳必不爾明日上詰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

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梓里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

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難在兄弟子姪之輩當用之況同年

乎避嫌而棄不若乃便身非相公也上曰善

王守謙曰李吉甫對君之言曰天下太平宜樂則李絳之

意也又曰人臣不喜言樂則李絳之意也此謂之李絳與

李絳起其為人山為郭坊觀察使後又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

事同上白絳謂李絳必不爾明日上詰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

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梓里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

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難在兄弟子姪之輩當用之況同年

乎避嫌而棄不若乃便身非相公也上曰善

及上牧之以與爲戮指實與情本三我少男恩足於沙

1.

1.

1000





如欲達其本深之不見其本而通明也以其大下而通明也故其

也其行杜氏大機算行不遇數十人公主司委伯順一同家人禮

度千餘年人未嘗以絲髮聞指爲官職上所謂奴奴與奴與秦請

納自重其威可制指者聞而肅然不聞人聲

國月影義不使節度使吳少陵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一

月以李光顏爲節度使使嚴綬爲光申爲招撫使皆前道兵進河元濟

初動聞吳武陵名詩爲實發武陵不至是以晉喻元濟日人情

一也足下及天子部曲亦欲安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尉之文詔郭巨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德裕元濟

公綽以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和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著職都

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日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長威如

出尼十公綽號令整肅處軍事將將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

家安津渡者使之於江上卒皆皆改爲軍官使公綽所乘馬還殺圍

入公綽命殺馬而祭之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父檢上良久乃曰朕所喜以爲賢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禮左

石曰裴度愛我忠切傷得改過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薛生之因劫東都樊宮... 六月甲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奏... 八月甲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奏... 九月甲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奏...

以契度同平章事... 八月甲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奏... 九月甲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奏... 十月甲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奏...



自出戰講為公先橋先出則香自時...  
人秀將李靈材勇過其姓名曰忠賢而用之於是軍...  
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  
之衆皆感泣

四月淮西鄭城降李愬分兵攻下數城吳元濟以重兵圍鄭城...  
以逆而吾生是彼君也會督軍鄭城歸鄭城乃舉城降...  
五月龍海北行營公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  
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一年無功李愬言及朝士多言家...  
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懷真如拾芥耳上從之龍海北行

卷之四十四 唐書卷三十七  
胡敬安曰古人有古武不可勝也武勝則國強曰曰君子之德...  
內無文治則二胡居內則勝其外不勝其外而後進之其言...  
先之以文治之繼申之以威服之其言不虛也此其言也...  
其言不虛也此其言也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師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賊使兩廣候...  
吏用賊僞之以離間者以客禮士卒不脫乃陳言祐賊內應...  
誘先達於上不及及故乃持刃立曰晝天不欲平此賊邪何言二人...  
相和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君殺賊則無...  
以成功詔以還祐備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若散...  
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建購有續者但聞...  
感泣聲而已

牙將許敬為華州刺史奏罷之至是宿衛將軍相率縱散人上皆...  
不用曰頃有謀逆許敬者可與也乃以敬為...

九月李愬攻吳房人其外城將攻吳房...  
曰吾兵少不足戰安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也...  
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擒送京師...  
之精兵皆在泗州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老之卒可以乘虛直...  
抵其城北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  
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也...  
目吳以賊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  
懸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  
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  
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殺之又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趨於庭...  
軍號令曰常侍傳語諸將近聞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  
人因以向治為平拒戰將重圍擁兵萬人據河曲...  
亦防望者重圍之救陷乃訪重圍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通待書

卷之四十四 唐書卷三十七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  
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師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賊使兩廣候...  
吏用賊僞之以離間者以客禮士卒不脫乃陳言祐賊內應...  
誘先達於上不及及故乃持刃立曰晝天不欲平此賊邪何言二人...  
相和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君殺賊則無...  
以成功詔以還祐備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若散...  
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建購有續者但聞...  
感泣聲而已



[illegible]

忍還自與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助驚不之出是時急所  
極權耳亦自知不合眾心能離讓讓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璽發  
終免於禍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力足以勝德之榮德處之中而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其所以修德之至道不待其德而德自出矣德雖一人而天下莫不體言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四十四  
十二月田弘正將魏博全師自魏博度河討李師道魏博四  
千里禁地城中大震既而魏博表服軍遂所獲魏博牙將夏候澄等  
四十餘人上皆釋弗殺各付行營魏博自若又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  
之朕所誅為師道而已於是魏博之畔者相繼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四十四  
十二月田弘正將魏博全師自魏博度河討李師道魏博四  
千里禁地城中大震既而魏博表服軍遂所獲魏博牙將夏候澄等  
四十餘人上皆釋弗殺各付行營魏博自若又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  
之朕所誅為師道而已於是魏博之畔者相繼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四十四  
十二月田弘正將魏博全師自魏博度河討李師道魏博四  
千里禁地城中大震既而魏博表服軍遂所獲魏博牙將夏候澄等  
四十餘人上皆釋弗殺各付行營魏博自若又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  
之朕所誅為師道而已於是魏博之畔者相繼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四十四  
十二月田弘正將魏博全師自魏博度河討李師道魏博四  
千里禁地城中大震既而魏博表服軍遂所獲魏博牙將夏候澄等  
四十餘人上皆釋弗殺各付行營魏博自若又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  
之朕所誅為師道而已於是魏博之畔者相繼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四十四  
十二月田弘正將魏博全師自魏博度河討李師道魏博四  
千里禁地城中大震既而魏博表服軍遂所獲魏博牙將夏候澄等  
四十餘人上皆釋弗殺各付行營魏博自若又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  
之朕所誅為師道而已於是魏博之畔者相繼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四 唐紀四十四  
十二月田弘正將魏博全師自魏博度河討李師道魏博四  
千里禁地城中大震既而魏博表服軍遂所獲魏博牙將夏候澄等  
四十餘人上皆釋弗殺各付行營魏博自若又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  
之朕所誅為師道而已於是魏博之畔者相繼







領之廟其南側梁之及邑君議上尊堂事賜然德修字魯曰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聖則孝在其中矣吾謂其言上目於聖情孝德字上蔡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前非是無識者有本不信其真



唐紀

穆宗皇帝 諱恒繼宗本在位四年因服金丹而崩葬于花陵陵已成之葬而不能保由是以來再大河則主唐已不能復取

辛丑長慶元年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前使罷元平源漢為相軍情以職少所引蔡西川節度使王播大節自來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說微詣京師說段文昌以杜穎同平章事

以上播為鹽鐵使權勢約權索額勇自錢加稅五十李珣筆諫口無余進退自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目而更增之

大令

百姓何時得息且不從

前使罷度使劉總奏言為僧以強弘嗣代之總既殺其父兄心常

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緡以印節授後張犯夜遁去卒于定州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後張總自尊政事多委之

之謂軍士曰公天下太平汝曹能挽石弓不若識一二字山是軍中人知悉

以前日貶錢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本州府開

及被出官不預而鄭覃弟鄭泰度字諱宗閔婿楊泰度

弟處士及弟文昌官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

以得者士德檢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覆試十人而駁

其書士君子所為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德宗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議切

其父權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稹有隙自是宗閔與

大令

卷之四十五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後魏博節度使

之方也今鎮人不追賊殺之是魏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

王庭湊之曰喜先入以此創立大功吾文之以至秦州今更授公勞

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庭

唐開元初官議其縣戶部尚書以廣為憲者所以權百三  
倍其初百官議其縣戶部尚書以廣為憲者所以權百三  
倍其初百官議其縣戶部尚書以廣為憲者所以權百三

貨選有無所立流散不應為聚今少夜天下輸稅稅皆用稅用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為後而於積及出寒者則發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今而稅皆布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計主謀大敗詔以李光顏  
之初檢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城當賊東南南他伯將  
知賊未可破按兵觀望上怒從南龍山南道而叔良素性慷慨  
宣罵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南道兵與賊大戰敗詔復以李光顏  
代之

以朱兄為平盧節度使自意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及上即位  
嘗賜無節而節度使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崇殺田弘正  
而免融以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免弘靖事討庭崇上從之

王寅至春正月唐龍兵陷弓道今河南先時弓道年備甚嚴有  
中使夜入守將不內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  
為中使夜至守將遂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上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  
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載王師無

功賊勢猶盛弓道既陷糧道不通上博孤城將陷賊眾日  
急益困節將太衆其心不暮故也請今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  
萬人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萬入從東進逼開弓高糧路合王博諸軍解脫邢重圍與元契合勢

令夕啓不知所從改難以諸道十五萬之家裴度元臣宿望烏重  
率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險年竟無成功由是  
失河朔記于唐亡不能復取

下心止應一半紙絕書具陳其罪令愾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  
不思爲陛下效死非獨愾也上曰朕不愾承愾然太后以爲養子卿  
思其大度秦誦流承愾於遠州上從之愾乃釋承愾

苦用兵故即於後復得將卒以求結盟詔神策六軍及南牙諸軍  
官悉加獎擢詔遣大將又次有功者悉開除官於是商賈  
爭路漸歸諸將而薦之即升明義王大夫皆從施恩  
詔開度支使政言事者皆謂度支不空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支  
政

四月詔京江州近月欠錢判度支張中叔言旨自鹽運司使  
倍利今宰相相繼使使以爲不可中書軍處厚白宰相處論  
之地難以移務非所安事遂遷李叔之奏徵連年進入江州刺史  
李渤奏今處皇災奈何徵前通判免之

六月裴度爲右僕射元稹爲同州刺史  
尹君曰裴度元稹皆身居重位不能少安其罪何可復  
天下若主權不足則自可身而退他日裴度裴野或者以  
流言之亦通乎

十二月立王守溫爲太子王守溫者裴後於禁中有嘗有驚焉上  
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參之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  
入見旨之詔立王守溫爲太子王守溫疾瘳

裴度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  
德裕皆以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公年不選以爲李德裕  
已而引僧孺爲相由是李之怨裴

夏四月以鄭元璽爲南鄭縣令鄭元璽字子誨諱諱善編入應  
以爵選四方李德裕鄭元璽素惡裴度爲子推諉裴度軍政著作威風  
監軍王守溫請去之曰元璽亦也裴度軍政著作威風  
裴度乃使注見牛僧孺見之坐語未久大言促膝裴度恨相見  
裴度乃入知鄭元璽注於上上亦不遇之守溫始則微服巧言之  
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遂有車馬相見矣上亦不遇之守溫始則微服巧言之

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觀察使公綽通鑑  
今爲州縣有一吏一犯職一難文法吏文吏謂公綽必殺犯職者公  
綽判曰職吏犯法在好吏亂法上意欲舞文者  
六月以韓愈爲京兆尹公綽爲京兆尹公綽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  
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八月辛酉裴度爲右僕射元稹爲同州刺史  
裴度爲右僕射元稹爲同州刺史  
裴度爲右僕射元稹爲同州刺史

九月復以韓愈爲京兆尹李德裕爲戶部侍郎李德裕爲戶部侍郎  
李德裕爲戶部侍郎李德裕爲戶部侍郎  
李德裕爲戶部侍郎李德裕爲戶部侍郎

裴度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  
德裕皆以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公年不選以爲李德裕  
已而引僧孺爲相由是李之怨裴

夏四月以鄭元璽爲南鄭縣令鄭元璽字子誨諱諱善編入應  
以爵選四方李德裕鄭元璽素惡裴度爲子推諉裴度軍政著作威風  
監軍王守溫請去之曰元璽亦也裴度軍政著作威風  
裴度乃使注見牛僧孺見之坐語未久大言促膝裴度恨相見  
裴度乃入知鄭元璽注於上上亦不遇之守溫始則微服巧言之  
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遂有車馬相見矣上亦不遇之守溫始則微服巧言之

裴度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  
德裕皆以入相之望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公年不選以爲李德裕  
已而引僧孺爲相由是李之怨裴



三提提民矣視漢金丁后

三月李紳爲端州司馬初穆宗旣殯李紳奉達宗哀

皆欲立深王上疑未信會達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達吉帥百官表賀張及所等慙忌帥曰上書言及卿太堅上許發

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院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

帝所說上稍雅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

卓中相殿學  
幸中和殿擊球  
及易月於此擊球忘憂甚矣敬詩書之  
白是

數遊安泰齋賜食者樂人不可悉紀賜官服色有今日賜綵而

以剝朽爲起居舍人不拜書法書云起居舍人不拜之也上視朝屢宴左右

圖書大全  
卷之四十五  
唐釋宗鑑  
九

遺制楚進昌陛下嗣位之初當衣求理宵夜也天子憂勤求明求衣日昃而食

調中外謂中外之臣。乃以音律乃以音律。令開耒耜令開耒耜。聞音問聲聞音問聲。恐聲遐布恐聲遐布。臣恐禍祚之不長臣恐禍祚之不長。請盛首請盛首。

王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上命中使宣慰令歸

而德福之不长亦可謂切中實曆之得前自矣  
事思後日觀楚之心以爲逢吉於中用事則一  
之謂大所以直言而不爭也不然可伯文華則後  
民望之

呼已得叔下並達吉恐觸君之所而爲保護計其或違吉教之使然與

絲四月以李處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綏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  
紇之李處約極是美洽及張權輿出爲節度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

夏之爲人闢土字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翰林學士裴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

少要成其德之至者在他

## References

衛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賞食誠恩恨無辭實今有一輩腹尚不能啗此瑪廐所以謂漢文得賜飽乎彼不能用也上乃如舊

秋七月夏竦一州名俱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

五十四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柳遵勳進奏論如法詔釋之怡開人曰吾友半入蔡州賊取吳元齊未許勳公自贖落於圖

御史矣

史所載曰嘗謂韓子述溫廢土京而知造之賢茲觀造之奏刻李祐然屢采乃見韓子之腹人不謬矣載考造之直功一勅降劉濟劉蕡二平吳元之亂三開朝

懷二州之水刊信義爲賢也  
華鹿門曰一皇囊之彈詎與  
潘鎮凌虐之可畏白簡之奏孰與  
矢石崎嶇之爲危誠福不俱於彼而俱於此豈非理有由而道有

李無進曰諫朕一人雄鷹九軍連救一語嚴拒欽哉吾於是多走  
龍神惡絕建撫季天子耳目而益信諫爭補沸之臣焉無負於人

卷之四十一 孝悌宗親

十月賜臺人錦綵銀器書法不用其言而厚其賜是貨之也

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尊上纔一歲臣妾敢畏死而不陳乎

上感其言故有是賜虞厚字

而臣不諱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洗面可也豈得爲患乎蓋亦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況今陛下當

萬死亦不足以塞負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聽矣乎

十二月以劉栖楚爲諫議大夫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銜賂

延事者不在中邪前廷爭謂恬楚當以領叩龍牌而極諫卽日除酒楚議大夫而寬

以攝兼監鐵轉運使

名液整在位年答管劉兵助等戶和禮





宋宗皇帝 名趙昀 第二子初封江王爲官者所立任十三  
歲登王 一養其陵 優游不斷受制家奴然有奸賢之心文  
雅之美清儉之德亦不可掩也  
宋太祖和元年夏四月華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處厚繼而不  
能堅志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處厚乃去

文宗皇帝 名趙昀 第二子初封江王爲官者所立任十三  
歲登王 一養其陵 優游不斷受制家奴然有奸賢之心文  
雅之美清儉之德亦不可掩也  
宋太祖和元年夏四月華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處厚繼而不  
能堅志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處厚乃去

宋太祖和元年夏四月華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處厚繼而不  
能堅志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處厚乃去

宋太祖和元年夏四月華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處厚繼而不  
能堅志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處厚乃去

宋太祖和元年夏四月華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處厚繼而不  
能堅志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處厚乃去

宋太祖和元年夏四月華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處厚繼而不  
能堅志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處厚乃去

宋太祖和元年夏四月華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處厚繼而不  
能堅志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處厚乃去

宋太祖和元年夏四月華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處厚繼而不  
能堅志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處厚乃去

以路平章軍官於上日幸相居任不宜兼金銀之職  
權臣元帥前請皆奏臣所為不足任也上以為然於其  
慶笑上許之

已酉三年六月朔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知府後  
以拒命秋八月以進為總管使初憲誠聞其三州將平而  
懼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縣鎮從憲誠請命而李  
德輝總管總管府庫以治行將士悉從憲誠奉兵馬使何進知  
府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出山其驍走之時河北又用兵  
運不給遂以進為節度使

八月以李嗣同平章事徵李嗣為兵部侍郎李嗣為以爲相  
宗廟有官官之助遂以宗廟同平章事嗣為德順退田之清  
今大名

九月命宦官母得衣紗紵綾羅上府檢索魏朝之祿惟以舊月  
銀發樂遊故未將銀發駙馬草處仁若夫羅山上謂曰朕景門地  
清未故有避尚如此山服其地其貴戚為之嫌不須爾  
胡致空口文宗皇帝之祿而能論論者不實此可  
為若無魏而而文宗之祿而能論論者不實此可  
為若無魏而而文宗之祿而能論論者不實此可

南詔王都其列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尚不曉軍事  
事後南詔王都其列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尚不曉軍事  
事後南詔王都其列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尚不曉軍事  
事後南詔王都其列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尚不曉軍事

告元穎不信賴以制辛為總管使初憲誠聞其三州將平而  
李嗣同自引兵抵成都其外杜元穎係元城以拒之欲遣去者  
四輩大掠子女百丁數萬人及後員而去李嗣同使上表曰元穎  
不憚軍士軍士號為勳新贊備陳之不無以慰王之心

上欲之詔駁元穎領司馬  
庚戌四年春正月以李嗣同平章事李嗣同平章事伯種司  
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擠李德輝之黨稍稍逐之

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  
首快而退監軍楊元素素雅不奉已以勸物薄激之衆大譟  
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

上疏其論延寇及叔元激李嗣為之罪丁拾  
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李嗣為

三月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同德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  
為害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德道楊李楊以為萬已至市公  
知但遣牙將單助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賜柳感泣其  
下無得侵凌深悅李德輝為九姓六州胡所畏公綽長以其酋長  
朱和朝為陰山都督使居靈州二塞下捍禦免遣朝貢入賜神  
彩綵幣進退有禮公綽謂德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寬徐而理  
神人也使夫人與杜母妻依酒禮道之耗宜感思為之盡友自是  
不復犯塞

以瀛州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兵士之進行至靈州元穎  
志欲征李嗣同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不隊五百人為前軍  
入府分守諸門既而李嗣同以牙兵圖斬殺之八百人

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  
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  
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李嗣同



悉思謀所以有統德俗以大義

王國事也此二人是之謂也

之是而而不謂其國事也此二人是之謂也

李牧之清遠也其志也此二人是之謂也

亦何必其能而使之止心焉傳天地之和示中國以信而事其兵於外則

已降之將而使之止心焉傳天地之和示中國以信而事其兵於外則

謀之將而使之止心焉傳天地之和示中國以信而事其兵於外則

臣也雖非其主之計而以地而金之何其受之若斯也

之化也此可也

李九其曰魏州本不附於土自代宗時

而中府天祐於左在安今幸而德裕

李九其曰魏州本不附於土自代宗時

而中府天祐於左在安今幸而德裕

李九其曰魏州本不附於土自代宗時

而中府天祐於左在安今幸而德裕

李九其曰魏州本不附於土自代宗時

而中府天祐於左在安今幸而德裕

李九其曰魏州本不附於土自代宗時

而中府天祐於左在安今幸而德裕

李九其曰魏州本不附於土自代宗時

而中府天祐於左在安今幸而德裕

李九其曰魏州本不附於土自代宗時

而中府天祐於左在安今幸而德裕

卷之四十五

王主六年春正月王主上尊號不受章通言公永皇為災然非崇

飾極極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王主六年春正月王主上尊號不受章通言公永皇為災然非崇

飾極極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王主六年春正月王主上尊號不受章通言公永皇為災然非崇

飾極極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王主六年春正月王主上尊號不受章通言公永皇為災然非崇

飾極極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王主六年春正月王主上尊號不受章通言公永皇為災然非崇

飾極極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王主六年春正月王主上尊號不受章通言公永皇為災然非崇

飾極極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卷之四十五

王主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德裕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

大朝欲請他鎮使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王主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德裕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

大朝欲請他鎮使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王主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德裕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

大朝欲請他鎮使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王主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德裕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

大朝欲請他鎮使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王主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德裕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

大朝欲請他鎮使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王主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德裕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

大朝欲請他鎮使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









至謂曰：「聖訓之學，雖曰文字，而實與人心相通。其理之精，非文字所能盡。故學者必先求其理，而後求其文。理明則文自見，文見則理自明。此聖訓之要也。」

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上如草芥。每延英殿事，上與等動引訓注，於宰相雖

謂左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於何人，得進宮者，相風顧

神廟之

十二月召公近巡使還京師，初王守清惡官者，田全孫等六人

全訓鄭注，因道遠，絕六道使候之，會訓敗六道得詔，肯廢不行，至

是召還全孫等，近急訓注之謀，據言人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京師詔

訓注大全 卷之四十五 唐文宗皇帝 三十九

言為京官，皆走諸司，令散時，鄭單李右在中書，單曰：「耳目雖

異，安出避之？」后曰：「宰相位重，人心所屬，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

矣。雖然，之同坐視文，奈何？」至乃定。

以時元寶為京兆尹，指以時元寶為京兆尹，指以時元寶為京兆尹，指

時禁軍橫暴，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詩，以時元寶代之。元寶

時時全后，第后后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寶使視之。云有

眾軍將謀事，元寶趨入后后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

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命左右檢出上皇之元寶曰：「屬有公事，

有微嫌，至遂殺之。乃白服以見。上皇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

人若無嫌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嫌於宰相，可恕乎？中尉

何乃呼酒與之，飲而罷。

丙辰開成元年，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昭義使劉從諫上

奏言：「王國等荷國榮寵，安肯離訓等，實欲計除內臣，則中尉遂選

以反，臣等欲請訓誦，誠恐非旨，而宰相等亦無成，謹請修封，

訓誦士卒，如慈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

從諫訓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聽，等家蒙洗，不可

聽，則實與不安，安有死免不申而生者？禍因暴揚，仇士良等

罪惡士良等，悼之由是，鄭單李后祖能棄政，天下倚之，亦差以自

諒，詔京兆收整士涯等，今欲從楚楚秦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

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會京兆收整士涯等十一人仇士良潛使人殺

之，葬付園水。

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固言為權謀為起，居舍人鄭單以為不

可上曰：「公事莫相違，單曰：『若宰相違，則事必有欺，陛下若矣。』與

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后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

害事，上與宰相論詩，單曰：『詩之工者，無若三言，為晉國人作之，以刺

美，時政王若未之以觀，厥俗年不聞王者為詩，此陳後主西陽宮詩

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單曰：『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

學士，李后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勸人勿聞親疏

於閑閑易，易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不為

至公也。

特開閣曰朕選市太子以賜諸王... 故朕發中來於景似之間...

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親之... 罪也若陛下自親史則史官有所歸...

之也... 復宋申鑒官李后上言宋申鑒...

耳此皆朕之不明... 言上深慈憐乃復其官...

臣始以倉庫錢穀用之不知其... 恩可謂至公乃貶益官...

十二月以盧鈞為權知度使... 皆相與以為盧鈞近歲厚賂北司...

陛下安有以養之庶幾內外奉... 清惠著焉...

丁巳年三月言星出上... 敬崇誠應以一日之贈分充十...

四月以柳公權為權知度使... 之曰此本已三降矣...

陛下為天下有四海當體恤不... 此本已三降矣...

臣始以倉庫錢穀用之不知其... 恩可謂至公乃貶益官...

臣能辭之衣乃未能... 臣能辭之衣乃未能...

七月太子侍讀... 胡致望曰...

戊午二年春正月... 相立仇士良深惡之...

如之何從之... 相立仇士良深惡之...

上自甘露之變... 仇新選盈庭...

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 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

人尚多疑沮... 事有勢未得行者...

方正學曰... 智無不為...

岐山近法門寺... 監軍文欲奏之...

代懷安紫雲見文獻曰... 指臣瑞以售其亂...

臣能辭之衣乃未能... 臣能辭之衣乃未能...

也遂詣諸道以詳聞

冬十月太子承天卒太子頗好遊獵近小人譖聞也日說上

召宰相及兩省御史劉管城之官言太子年長當改過圖

重尊可輕動中丞秋兼議之尤切上意稍解至是

已未四年春三月同從中書令齊公裴慶上言

聞其家得半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慶君不聽中人而

望遠達西夷四夷見唐使無問度死少用也以身為憂

子傳者二十餘年

以陽承政日家計繁然事無不備

而非常家之難在度之為難也

乃其知言或勝致不若其人

不然大雅日說明且其

以保其身度何減云

夏五月朔龍為右僕射陳行能為戶部侍郎上與宰相論

綱鑑上八全

本之四一五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楊妃請立皇太子李湛為嗣上

於宰相李程之乃立敬宗小字成美為皇太子李湛為嗣上

有皇子綠檀時作李湛也

右曰其父也上法然涕涕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千白教坊劉楚

材官人張十等數人責之曰禮等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

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上有疾少間坐思政召兩省學士周墀等之酒因問曰

朕可及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壽考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

問卿等何如周墀奏曰堯舜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朕

賦受制於運諸侯公侯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立下

帝號於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丁南陽曰文宗太和初改武官勿太繁矣而累年理者欲欲

官此其權之志何為也唐何仁而失斷在用人此志不得行

綱鑑上八全

本之四一五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唐文宗



呼韓邪也文昭河東振武嚴云以備之初詔則得事之

事從之

綱王戊二年春二月以柳公權爲太子詹事公權素與李德裕善

其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遷

三月以劉禹錫爲河東節度使初上以同德遠來遣兵部侍郎李德裕

巡邊察將帥能否或還稱河東威略可任大事遂以禹錫爲河東

綱四月詳臣李德裕上言任德裕充主良賢之會受事號將帥

機宜兼上良場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軍衣糧芻粟如此則

軍士必於機而喧譁德裕聞之自詠於上怒遣中使宣諭兩軍

初無此事且赦出朕意非由宰相士良乃惶愧稱謝

綱八月以白敏中爲翰林學士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

居易爲居易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議其從會敏中辭事不爲居易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五

有提議故有是命

綱冬十一月以高少逸爲給事中鄭朗爲議大夫初上頗好田獵

及武戲五坊小兒實屬甚屬嘗謂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

以納諫上退閱諫疏多以遊獵爲言自是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獵

至是復幸陽校獵讓官馬過少鄭朗陳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

城太遠侵晨夜歸屬幾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

論事朕欲待時聞之宰相皆力爲諫諍以見之

綱冬三年春三月李德裕追諡謝肅宗爲肅宗子羅州據高山絕

頂三面臨江在戎馬平州之衝要地入安之之路自爲吐蕃所阻羅

臣初到西州外揚國威中備邊備其難而德裕之信安羅州據高山絕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五

臣執迷愚昧等命彼自戮絕忠款之

行此事乞追還恩賜各加褒贈以昭恩

綱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德裕乞之

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得去

綱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執

從諫疾病請命爲留後上以謀於宰相李德裕曰澤路事權與河

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

路近處腹心一軍素稱義勇時多用儒儒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

軍德裕道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慮劉從之死因權

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軍上表迫脅太子李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授自堅主朝廷若文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

威令不從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權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

鎮三鎮不與之同則權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

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難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

諸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路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

昭義有安兩鎮及之兼今倫論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所兩鎮

聽命不從旁沮官軍則兩鎮必成擒矣上喜遂決意討劉從諫言者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以王元逵爲澤路其面招討使何弘敬爲

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五

三鎮無不奉命

三鎮無不奉命

三鎮無不奉命

三鎮無不奉命

三鎮無不奉命

三鎮無不奉命

三鎮無不奉命

三鎮無不奉命







李德裕以判  
選事其判出  
限明也云云  
少志于用  
代人心悅  
然亦不無  
先諸君之  
出也

李德裕以判選事其判出限明也云云少志于用代人心悅然亦不無先諸君之出也

姓女估其奇裝駕蹕嘗死湘水虞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韓  
者多言其寬詔御史崔元藻李綱覆之與前椒異德裕貶二人遠州  
司已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卽如紳奏處湘牧  
秋七月李德裕請置備邊庫戶部歲入錢帛十一萬緡度虔去  
鹽錢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之一凡諸道所運軍財時  
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十二月貶李弘贍官李德裕棄政日久好狗愛僧人多怨之爲

○秋八月薨。威初，王才人龍冠後庭。武宗欲立以爲后，李德裕以其族族無子，恐不祚天下之望，乃止。武宗疾，顧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卽縊上，聞而發之，贈黃妃，葬於瑞陵柩城之內。

○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僧孺宗閔及崔耽，皆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僧孺宗閔及崔耽，皆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李宗閔爲郴州司馬，僧孺宗閔及崔耽，皆以牛僧孺爲衡州長史。

○九月，以李璣爲浙西觀察使，折簡爲鄭氏，性嚴明，早喪。

子幼每自教之宅徑宿  
其資而賜之則解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  
取進命掩而樂之焉  
牙將莊意友之而幾軍中  
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  
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  
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  
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第  
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  
歲不可不取可憐彼翁每夢  
捷由是始及第  
得歸船所祀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  
班白小有過不免掩袂往浙西有  
囑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其膝於  
而豈得以國家刑法為  
不寧豈惟上負朝廷  
母倫差  
在首為  
朝廷  
臣曰李景莊  
千江見  
時請此  
其資而賜之則解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  
取進命掩而樂之焉  
牙將莊意友之而幾軍中  
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  
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  
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  
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第  
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  
歲不可不取可憐彼翁每夢  
捷由是始及第  
得歸船所祀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  
班白小有過不免掩袂往浙西有  
囑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廳事立其膝於  
而豈得以國家刑法為  
不寧豈惟上負朝廷  
母倫差  
在首為  
朝廷  
臣曰李景莊  
千江見  
時請此

御鑑太公卷之四十五終

御鑑

卷之四十五

終

四十五







諸方自謂合之於其說而其言不為過也人主欲知賢才之否者必問其言曰賢才之於國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賢才則亡此言雖不中而近之矣

○詔書王涯賈餗等上以具露之辭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其免

○乙亥九年二月以李德裕為懷州刺史初上被積憤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雖家自好也臣亦意有異政考諸唐虞周孔之說此謂佛祠所屬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

○李德裕之弟李德裕入謝上以此要勳衆始知之

○上嘗召李德裕當令李德裕入謝上以此要勳衆始知之

○上嘗召李德裕當令李德裕入謝上以此要勳衆始知之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有醫士劉集交通禁中上敕其場官嚴密非特教所宜親上遽賜絹唐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亦有疾醫士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

○十二月以鄭武德為客分司江西觀察使鄭武德以其子鄭通源固求放散從之

○丙子十年夏五月以李德裕為司空其父公直既視事李德裕手如光莊更添積年租稅不入熟稅而徵之其奏其狀然其法上曰卿先其愛之如何對曰如此即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且不敢上謂上曰然則卿為而免其死可乎漢高祖之相和數目

足乃解

○六月裴公能結意為裴使粉上命休養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

○上曰君建太子即朕遂為閑人休不取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上曰君建太子即朕遂為閑人休不取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上曰君建太子即朕遂為閑人休不取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十一月丙寅使李敬亮通鄭朗不違馬期奏之上責敬亮對曰臣不官例不違上曰汝街教命極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遵宰相之命

○冬十一月丙寅使李敬亮通鄭朗不違馬期奏之上責敬亮對曰臣不官例不違上曰汝街教命極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遵宰相之命

○冬十一月丙寅使李敬亮通鄭朗不違馬期奏之上責敬亮對曰臣不官例不違上曰汝街教命極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遵宰相之命

○冬十一月丙寅使李敬亮通鄭朗不違馬期奏之上責敬亮對曰臣不官例不違上曰汝街教命極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遵宰相之命

抵京談話 諸公名額 外事上正臣曰我高宗皇帝正供職...

冬十月遣使迎土軒轅集於羅浮山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神龍迎軒轅集至長安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前朝里也卿知之乎 諸公名額...



謝安感通元年春正月東賊裴用裴用本作仇攻琅邪山在東  
 官軍假假觀察使鄭祗德討之大敗南兖州縣開府唐嘉

陳明倫曰劉  
莊公  
此亦有誤  
武公之幼  
有聲迹功效遂以來無廟將惠賜哀贈以一官從之  
上上溪口德範輔武公有款退威令之功固非他相比然  
逐於衣以沒其身至是應獲卹贈加以哀贈是亦公論之不啻

蕭敏上疏

與辭伯

糾錯

以內聖  
史述

和衣行乞  
之極

同衣等類

謝大問人

尹遂月日足時運至橫嶺人民焚燒其屋之出天飛昭昭及此  
爲當口示中其兵無附人若此則目書之亦所以見高帝不  
緊懼之意也初張

乙酉六年正月以宣獻爲宣獻觀察使宦多關人宣獻嘗

蜀西成七年春三月以劉潼爲西川節度使初詔潼遣平寬嚴等  
諸處都節度使李福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

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械繫之劉濤至鎮樓之秦追還國詔至

冬十月以高斯爲海軍節度使自李泳侵擾群蠻僭安南惠始

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羅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

而忘過惡則伐不爲發生於內而卒搖其本也

丁亥八年春三月樂季可及善爲新華上以爲主威衛將軍曹仲

諫曰太宗定文武官謀廢多監巨朋以爲天下賢士工商程流不可

除司及官不從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旦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戊子九年七月桂林戊卒應勛一作亂聚至千萬康承訓與朱和

綱己丑十年春正月同昌公主適右拾遺崔係衡公主郭淑妃之女

上特愛之傾中珍玩以爲玩好是時窮民力皆所以聚寶弄珍異亦以金銀爲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經六月臣民作亂遂經察使懷素與之謀賊自若不親政事臣民  
早欲指庭前樹上以爲葉似旱之有枝之民怒遂之遂先遁求敗

綱見六月臣民等糾邀御史陳維英與之詣府自若不親政事臣等

民以漸飲之

綱冬十月流賊蜂聚於愛州。臣芑復不親庶政。委任諸將。賊乃肆掠。

上問成爲誰對曰路巖鎮吏上怒流之白是無敢言者

鑑寶十一年夏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sub>叔翁</sub>充州監左袖闕楊堪

等上言刺吏不遵百姓實宜明於外又宣諸典加意得糾聚擷其

○秋八月同昌公主卒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醫官于餘人

收其未成三百餘人繫獄卒相繼歿者四百人莫敢迎尸信蓋自昭聖明人之定分非公上有疾猶非不盡心而禍福難豫說哉

差跖械繫老幼物議沸騰上不悅晴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

卷之四十六 唐書安史

元月劉瞻龍爲相節度使初溫璋貶振州今廣州府司馬璋歎

目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章傷衡又與路巖共誦時云與屬官

數敵之屈仍非已有却四方之略惟畏人知義謂敵曰得即形表盡

劉相也坐貶君卿爲典史以爲營功贖論議不協旣貶猶不快聞

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辛卯十二年夏四月路巖罷職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

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曰臣奉宰相出府司無創發人

防衛嚴甚愆

聖賢之學，其法有三：名、實、理。名，實之所由生也；理，實之所由歸也。

三辰十三年夏五月庚子爲靜嫺妃史琮孫章伯衡所請立  
琮妻廢庶八王上之妹也實育之詔削行則眉眉內相對坐則所

親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明倫彙編  
瑋片正  
通鑑不盡見  
○秋七月以李璿為鳳翔使李倕飲以其黨衣條為郎官懷

方嚴志其不接上先遣人達意謂巨引封還除不恩長

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餽高四月至京群臣有言高不如餽

明帝曰朕嘗讀史見上巨敗生得見之及亦無恨  
是謂如  
故者  
上疾大漸中討劉平繁華文約立上少子章王屬賢太

子熒幼嘗國政事帝崩太子卽位時年十二是爲僖宗

九月，賊帥衡爲賓，刺史詔賜死。衡者，七州聯絡蠻于琮，再娶。

李璋王鐸皆保衛所逐也  
作威福多矣發不賜廷得乎

子集北魏 卷十一 月賤路爲新州今華陰縣刺史盧景雲遊宴在西川

三品以上賜紙幣令使者別取綾帟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是自罷

其廟所處之處乃楊牧之棚也咸謂伏味殿有淮南隄營縣人焉如也不出長安十里有山名曰三岔數之人皆

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

德宗皇帝名儼懿宗太子也。以幼年爲諸宦者所弄。在位十五年。十七歲南狩。尋其日。後尚凡目乃民。盜起。事。系。

可復矣蓋亦天人之會也

綱用年並符元年正月關西下饒諭林學士廣橋上昌國蒙之有

自來利之文有杜牧之文  
自來利之文有杜牧之文



通茂戊午年正月拾貳日副使王裕大破王仙之於州詔以爲  
招討使張自勉副之先是鄭收與王鏐謀事論用兵於上前收不  
勝退復上言本欲敗收朝起敗收復轉收與王鏐謀事論用兵於上前收不  
正軍法早行罷罷不從至是王裕大破仙之殺萬人招降散遺有亦  
萬人乃龍威而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

同軍亂殺防使段文楚推李充用爲副後時河內監賊寇  
甚使李盡忠與牙將唐君正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  
此乃英雄立功取爵之秋也李振武武勇冠三軍若  
輔以收事代北不足平突厥以爲然乃殺文楚而推充用充用表求  
殺收朝廷不許其父國昌上言請速除防使使若充用返命臣請師  
國昌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本道王終不愛一子以爲國家朝廷乃以盧勸方爲防使詔  
國昌用令迎候如常儀陰克用官必令稱慙後以爲國昌大  
國昌二日招討使王裕大破王仙之於黃梅殺五萬餘人  
斬仙之傳首黃巢及攻亳州將未下尚讓等仙之餘衆歸之推舉  
爲王號南天大將軍

夏四月南詔請和親 國賊盧勸等事擒欽和親吹不可擒  
怒拂衣起被殺磔地 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捕何以儀  
刑四方遂皆懼之  
以皇族諸將沉同平車車將等相有好惡者皆以義斷然有隨行  
施自者毋出繼繼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日百姓疲弊  
疾在相公官易不任能犯困然務積不愛之君私謂之門使腐物  
各持所制必如此行小忠孝宰相大惑

六月以高駢爲鎮海節度使王仙之賊黨劉稹浙西朝廷以高駢  
先在天平有威名仙之黨多歸入乃徙鎮浙西  
冬十月河東賊義合兵討陝陀天賊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  
命高駢之弟高勣爲副

冬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劉稹大破之稹遁廣南  
三月南詔請和親南詔南道節度使王濤遣使徐素度如南詔  
信使之狀使人謂素度曰王濤欲使驛信報言驛信已遣人  
與劉稹兄弟不則甥舅而表裏之有素度曰驛信之先用大厚之  
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然稹中聞小忿罪在邊鄙今驛信使情好宜  
可建祖考之故事乎順親者孝也事大國義也恩戰李仁也每名分  
禮也四者皆公德也可不勉乎驛信待客甚厚接以不來用二  
禮之木來 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鎮海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鎮海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鎮海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鎮海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鎮海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鎮海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鎮海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鎮海大令 卷之四十六 唐書

乃止由是賊勢復振  
元正二月設左拾遺侯昌業以昌業素忠貞  
令夜募精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陳大忿石昌業素內恃有賜  
死上善騎射射法善至若百鍊無不精然好戲射射者  
聚飲作樂人石野宿曰朕若鷹擊遂進主求為歡元對曰君遇  
難作賊部侍郎陛下下不克殿死上笑而已

三月以鄭術為河東節度使開主既死三月後  
表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諫奏以王嗣烈崇龜崇龜為參佐將  
入謂之小朝廷言王之多也從諫視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  
欲為惡者輒先殺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為亂獨提首亂  
者彥之怨論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為盡死力卒獲其用

卷之四十六  
以向麟為諸道行營都統麟素以馴為都統乃傳徵徵天下  
兵其廣白暴得兵七萬廣望大振

依七日而廣白暴有山南平南東江國天長縣名曰天台縣  
兵其勢甚盛淮南將軍劉瑄言於高祖曰朝廷倚公為安危今賊來  
勝長驅而前不敵賊之使賊進必為太患願以諸道兵已敗賊  
復死而度力不能敵不敢出耳且上表言急稱賊六十餘萬去城無  
幾至人情大駭詔書貴驍驍稱鳳凰不復出

表至人情大駭詔書貴驍驍稱鳳凰不復出  
又十二月以王徽為淮南平章事徽聞令夜聞開已入關  
恐天子已為劉瑄所擒為質客分司而唐劉瑄為相獨仰藥死

唐天子已為劉瑄所擒為質客分司而唐劉瑄為相獨仰藥死  
唐天子已為劉瑄所擒為質客分司而唐劉瑄為相獨仰藥死

唐天子已為劉瑄所擒為質客分司而唐劉瑄為相獨仰藥死  
唐天子已為劉瑄所擒為質客分司而唐劉瑄為相獨仰藥死

劉瑄入長安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  
出於道次請出鳳翔上曰朕不欲過已志耳幸與元帥共以國  
政而可則合都道趙建大賊賊曰道路梗塞兵難通請各便  
行

劉瑄入長安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  
出於道次請出鳳翔上曰朕不欲過已志耳幸與元帥共以國  
政而可則合都道趙建大賊賊曰道路梗塞兵難通請各便  
行

劉瑄入長安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  
出於道次請出鳳翔上曰朕不欲過已志耳幸與元帥共以國  
政而可則合都道趙建大賊賊曰道路梗塞兵難通請各便  
行

劉瑄入長安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  
出於道次請出鳳翔上曰朕不欲過已志耳幸與元帥共以國  
政而可則合都道趙建大賊賊曰道路梗塞兵難通請各便  
行

劉瑄入長安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  
出於道次請出鳳翔上曰朕不欲過已志耳幸與元帥共以國  
政而可則合都道趙建大賊賊曰道路梗塞兵難通請各便  
行

劉瑄入長安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  
出於道次請出鳳翔上曰朕不欲過已志耳幸與元帥共以國  
政而可則合都道趙建大賊賊曰道路梗塞兵難通請各便  
行

劉瑄入長安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上走與元帥相見  
出於道次請出鳳翔上曰朕不欲過已志耳幸與元帥共以國  
政而可則合都道趙建大賊賊曰道路梗塞兵難通請各便  
行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甲辰夜勅上幸成都上從之唐陳敬瑄  
 以劍南節度使林士瑄自賊中奉勅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  
 草制方始遣使馳謁謂田今夜而拜之山是擣蜀翰林主張洄先  
 夕夜至召召朝官飲酒酒畢於衆中拜之乃先謂今夜謝  
 恩知者畢林公忽言曰今夜與張部中諸道異流皆蒙不外既隨  
 何處也更今日於驛館過人者不可悉應俱無所容  
 何處當曰來歲有過人者無其故乎張洄執於行在謂  
 子珍當夜必歸於蜀其與蜀人語者皆之乃召  
 行府及文武散使使具其情制心克之衆皆不以為然張洄  
 乃得免  
 鄭元仲檄天下合兵討賊書唐故一鳴舉而天下響應  
 鄭元仲檄天下合兵討賊書唐故一鳴舉而天下響應  
 之賊大敗於龍尾渡至是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之時天子在御  
 今不逾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收檄事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  
 大令卷之四十四 唐僖宗  
 京西未殺鳳翔兵馬李昌元作亂唐僖宗  
 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李元是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  
 琢討李元是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魏郡營昌元得罪天子願赦忠而  
 不得今聞蜀東來必爲中原慮且天子若赦吾罪將與公議南  
 向其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破積弊至是沙陀友金  
 入援乃殺監軍聞忠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甚過人爲衆所服請奏  
 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托之人一應盡應賊不足平也昌元思  
 便宜之召如所請  
 五月忠武監軍楊悅克鄆州唐故忠武監軍楊悅克鄆州  
 以忠武監軍楊悅克鄆州唐故忠武監軍楊悅克鄆州  
 光左石曰臣賊將不利於內待不可待傷曰事已如此義不  
 國全即誦酒酣後言及本朝復仇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忠義

國以自易統州刺史高顯名高顯王廣慶錄統昌日聖高公無討賊心不若王之員從之自若鎮引兵入據杭州美為杭州刺史

王黃二年春正月以王鑒為道行營都統鎮以高尉無心討賊自軍發皆相續隨行上許之以鑒久都統鎮遂以諸道兵還家

官軍四集勢日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秋九月朱溫引兵勢日蹙知其將亡遂以華州降冬十月以溫

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志

大將王徽武方遂節度使自為署後已受命顯官無不出迎溫見而

其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教武愕然謝之既

官諸將士皆不願徐論之曰人生貴順順次知利害顯前

滿值大全

日敗顯等公等皆畏天而臣之果何利哉公天下勤王之師

皆集京畿而道言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而見天下之

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讓讓之言是也教武即發兵從濟而西

十一月李克用將兵屯河中

後王重榮之請行營都統楊復光曰德門客僕賊用騎勇自強

兵素有仙國之志若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乎矣時王鑑

在河上乃以重募召克用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超河而上

賊懼之曰過軍至矣當避其鋒

國於明年五月李克用破重募復安

三軍皆獲賊將

避走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幼而破重募復安功第一兵

最勇將自夢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以克用若洞

見事度便時以重募未平加金忠東其面部招討

重募六月克用復其驍將臨將萬人擊重募於河東戰而敗重

軍厚於集初陳州刺史趙擊之謂將佐曰累不死長安必東走

王他也不可不為備乃完城整繕甲兵積粟六十里內民有資

不供大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相果後其擊陳州其無備

克用時之劉彥與重募權合兵攻之陳人入恐應命之曰忠武

不於於陳城守者數引兵開門擊賊破之重募奔於州北為

時久之計

秋七月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

綱鑑大全

失及卒於夜聞其言

國中四年夏四月重募兵尚強周茂時澤宋忠等求救於李克

用克用將番漢兵五萬救之圍陳州者三百日聞韓兄弟廣之大

小數自戰韓兵食將盡而圍益固克用督諸將徐發之軍于陳州

攻向陳州大由後之果聞之懼解圍而去

國五月重募建汴州李克用等追及重募於中牟

重募帥眾降克用克用走還

克用至汴州宋忠等走還

克用至汴州宋忠等走還

克用至汴州宋忠等走還



是、實川全忠所

英和六子

湖鑑

2

編秋七月時諱遣使獻貢自并其姬妾上御懷愛之宣問姬妾咸  
曰昔嘗贊于女何爲從賊其居者有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  
衆失牛宗祚將擄已屬公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貢一女下遣公卿將  
帥於何地乎上皆戮之

10

爲不全忠所制雖能自克之還援據臣等奏請討賊朝廷以大寇初  
起于京師至滄陽入治甲兵適使秦夫前行臣等自破高梁大功  
平方移恩樹信用表大恐但遠中臣等議論和鮮之克用前後入  
表稱全忠除殺禍賊日必爲國患臣等其有臣等自帥本部

其後之

表猶全忠陰殺禍賊見日必爲患臣等聞朝廷有臣臣自帥本部  
共討之上還道復恭等會同海軍知府董方事之賊姑存大體  
免用終焉不耳恭等相攻者朝廷不復爲之辨而由是互相  
攻擊方見朝廷無所出矣

諸侯爲之謀  
心

聖華陽曰：是周有漢唐室之大功，創在忠報，終之專用，不祇崇  
貞復，皆周訓。生聖廷，見事與古，特玉室之心，他今發示兩解。

八月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京兆指撫流散繕治宮室

綱冬十一月甲子殺內常侍曹知慈知慈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慈上土壕差我山賊遣人馳服入長安友城營戒備嚴不日安

延嘉之就除內常侍令孜矯詔使希範度使王行瑜襲殺之。

而流涕

子二兄繼嗣中主錢鏐厚族奉養從義昌節度便遇錢鏐命

夏爲祖以遇盜聞朝廷不能討神王拙之弟賊明無功賊爲賊所其

以盜爲事  
盜賊而已  
胡飲堂口  
辨在船而  
不明是此  
用宜辨而  
且部故言  
幾差而北  
宋

歲一年之閒使縣大縣及出印後又不能元通新樂史生則漢宏  
庶然則謀誅百判幾罪帝方政之所發多矣晚而前編章特著  
於人後之罪哉

號之曰元年春三月中燕至京師時燕將蒲圻狐突繼桓上書  
 盜不樂朝廷號令所及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秋七月癸酉補闕常滑將上疏曰陛下姑息藩鎮大抵足非功過

此疏傳於瀋銀堂不致其猜忿貶瀋萬州州判司戶尋賜死

中無得以老病自隨。潮兄弟扶其母以從。適其母曰：「軍皆有法，未

母之人體卑奈何使人兼其益乎積愆命斬其母潮怒曰潮等事母

史 66—289

如擊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為之請乃捨之至夏

綱成其先鋒擒賊以獨引兵討還光州勸其獨行過極臺無犯行及

沙縣吳州人張延壽等以勦之勢甚老實恭節者老牛酒清湖為

則與湖乃引兵圍吳州

冬十月李克用奏請田令孜詔和斛不聽十二月克用

進逼京城今夜夜奉太子自開道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食安寧

而克用諸兵入城縱掠焚府等民居廿六七京兆尹王徽駁年種

位元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遺矣

丙午三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

等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宋政

李昌符引兵追迫乘輿

綱成其先鋒擒賊以獨引兵討還光州勸其獨行過極臺無犯行及

沙縣吳州人張延壽等以勦之勢甚老實恭節者老牛酒清湖為

則與湖乃引兵圍吳州

冬十月李克用奏請田令孜詔和斛不聽十二月克用

進逼京城今夜夜奉太子自開道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食安寧

而克用諸兵入城縱掠焚府等民居廿六七京兆尹王徽駁年種

位元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遺矣

丙午三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

等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宋政

李昌符引兵追迫乘輿

綱成其先鋒擒賊以獨引兵討還光州勸其獨行過極臺無犯行及

沙縣吳州人張延壽等以勦之勢甚老實恭節者老牛酒清湖為

則與湖乃引兵圍吳州

冬十月李克用奏請田令孜詔和斛不聽十二月克用

進逼京城今夜夜奉太子自開道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食安寧

而克用諸兵入城縱掠焚府等民居廿六七京兆尹王徽駁年種

丁未三年春正月以重昌節度使張勳為杭州刺史

三月朔田令孜官督長流蜀州使臣夜依陳收軍竟不往

三月車駕至鳳翔乃以官軍充鳳翔節度使

秋八月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清南尹初東都府

寇亂唐長不滿百全義遣唐十八人討之可任有人給一旗

榜叩之竟將使詣十八縣故據中樞張張榜招聚流散散之

綱其相繼惟殺人有死餘皆赦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又選壯

教之戰陳以禦寇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戶口

漸復舊制然野無主全義時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見

時美者輒下馬與伶佐共觀之召田王勞以酒食有饗者輒

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綠衣服民聞言張公不喜舞伎

宋皆吳獨見佳象以論則美其有因荒穢有則集眾救之或

綱成其先鋒擒賊以獨引兵討還光州勸其獨行過極臺無犯行及

沙縣吳州人張延壽等以勦之勢甚老實恭節者老牛酒清湖為

則與湖乃引兵圍吳州

冬十月李克用奏請田令孜詔和斛不聽十二月克用

進逼京城今夜夜奉太子自開道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食安寧

而克用諸兵入城縱掠焚府等民居廿六七京兆尹王徽駁年種

位元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遺矣

丙午三年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

等相朝臣皆不知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宋政

李昌符引兵追迫乘輿

綱成其先鋒擒賊以獨引兵討還光州勸其獨行過極臺無犯行及

沙縣吳州人張延壽等以勦之勢甚老實恭節者老牛酒清湖為

則與湖乃引兵圍吳州

冬十月李克用奏請田令孜詔和斛不聽十二月克用

進逼京城今夜夜奉太子自開道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食安寧



游酒醉後來戰之曰相公仗策征作應耶潘曰保平賊豈非作  
熊耳復泰盛之

○秋八月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悅以歸腹之初張勳使將兵  
于趙州李存勖之以三百騎伏於臺上而李中悅及中使韓  
延徽獻於克用克用以檢點河東副使曰吾天子大民兵敗而  
死分也豈能得事鎮使耶克用怒命多不能入檄曰死狗奴  
人當用杖夾死汝知邪乃以板夾而斃之至死罵不絕聲

○九月朱全忠遣兵圍澤州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破之復取澤州  
澤州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之兵今張相公  
圍太原而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六日職相公何路求生  
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趨澤州呼曰我沙陀之末穴者也欲得  
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都李鈞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  
擒之

○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趨澤州呼曰我沙陀之末穴者也欲得  
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都李鈞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  
擒之

○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趨澤州呼曰我沙陀之末穴者也欲得  
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都李鈞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  
擒之

○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趨澤州呼曰我沙陀之末穴者也欲得  
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關都李鈞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  
擒之

○二月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宣西門君  
遂舉之曰上恐其作亂殺之百官表賀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三月以王師平丙賊後使使詔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乙卯年山中百姓二乙無不樂...  
四月王廷侯...  
五月王潮...  
六月王潮...  
七月王潮...  
八月王潮...  
九月王潮...  
十月王潮...  
十一月王潮...  
十二月王潮...

八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九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十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十一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十二月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三州自歸之楊旌...  
四月王廷侯...  
五月王潮...  
六月王潮...  
七月王潮...  
八月王潮...  
九月王潮...  
十月王潮...  
十一月王潮...  
十二月王潮...

也門前...  
四月王廷侯...  
五月王潮...  
六月王潮...  
七月王潮...  
八月王潮...  
九月王潮...  
十月王潮...  
十一月王潮...  
十二月王潮...

行宜加...  
四月王廷侯...  
五月王潮...  
六月王潮...  
七月王潮...  
八月王潮...  
九月王潮...  
十月王潮...  
十一月王潮...  
十二月王潮...

五月王潮...  
六月王潮...  
七月王潮...  
八月王潮...  
九月王潮...  
十月王潮...  
十一月王潮...  
十二月王潮...

子廷侯...  
四月王廷侯...  
五月王潮...  
六月王潮...  
七月王潮...  
八月王潮...  
九月王潮...  
十月王潮...  
十一月王潮...  
十二月王潮...

九月王潮...  
十月王潮...  
十一月王潮...  
十二月王潮...









生擒以獻因擊取大破之從勝亦引還  
○歲中三月春二月李克用大治營壘堅押才刻延壽曰大王  
○德華軍宜揚兵以嚴西境不啻近治城營憤感望而覺危心克用  
○明之資以金帛

○夏六月以舊制同平章事授司空同平章事楊勣明是有度  
○時相良相上素疾樞密使宋道弼乃於楊勣機密日與上謀去之  
○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黨以相傾軋其致敗於公言上  
○曰人君務明大體無所偏私臣官權之舉誰不知之獨其勢未  
○可容宜俟多難漸平以通消息陛下言曰輕世以遠憂憂國  
○之辭卿爲道謝遂外應職自盡于是制朝政勢絕中處官官側  
○目不勝其恨

○秋九月宋金取羅豐費卿三威德判官楊言於手鑒曰河東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六 唐書紀 四十三

○勝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焚於家安能遠水救火乎  
○定獨附河東不如說宋公乘勝兼取之使河北全而爲一則可以制  
○河東矣

○十一月甲申制李述國上於少陽既而王太子初植與上書  
○請盡逐官督官督制李述王仲先等除廢廢王乃引兵突入宮  
○化門李述乃扶上過少陽院以銀提攝地數千罪數十乃鎬其門  
○鐵網之門以爲元祐以通飲食權制今太子裕即皇帝位以上  
○太子皇

○上皇  
○上皇修自自立於有威人之國其意深於中而益其用事也其  
○位而使之待其已也其意深於中而益其用事也其位而使之  
○待其已也其意深於中而益其用事也其位而使之待其已也

○上皇  
○上皇修自自立於有威人之國其意深於中而益其用事也其  
○位而使之待其已也其意深於中而益其用事也其位而使之  
○待其已也其意深於中而益其用事也其位而使之待其已也

○可於也故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劉義左右若日







三月朱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遂出落陽修宮闕忠臣既罷歸全忠及譚建徽皇后出見上厄飲之有官人或附上手建徽全忠足全忠不飲陽而出

上遣閣使以新詔告急于王建極行密奉旨南等令糾率藩鎮以問臣復曰朕至落陽則為全忠所幽閉請勅旨出其手朕庶不得復還矣

夏四月上至落陽朱全忠堂室已成諸軍輿虜上遣官人諭以皇后新庶未仕就聘請俟十月果行全忠疑上徘徊候發怒甚謂牙將霍安卿曰汝速至朕即日促官家發來聞其事驚發隊全忠迎於新義陵上左右及官人數人自樓閣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肉因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而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衣其服而代之上不覺至累日乃獲自是上之左右使全忠之人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六 唐昭宗 五十一

矣○更封錢鏐為王

六月年戊寅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王建三所以致此之者毛燕謀之也三鎮師竟無功

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殿殿太子祝印位時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惡變生於中思立幼君易謀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將云

時及宋友恭氏祝印弒帝於殿殿迎立神主神主是太子也祝印於殿而即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言哭全忠問之陽奉與曰殺叔宗友恭陳刑大呼曰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聖

之十二月楊行密遣馬寶歸長以資莊流勇華行密與有隙其兄弟乃知為楊襲之弟大驚曰吾嘗欲收器度環像果非外人道歸長汝實圖行密問道之劉至長汝頗識人良實曰楊王地廣兵強不若與之結好彼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敢討罪將及汝汝道此論勿為吾禍

昭宗哀帝 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弒昭宗擁立祝為帝位三年為全忠所廢降封濟陰王事祇之壽一十七歲諡曰哀帝

乙丑大順三年 唐昭宗第九子朱全忠既弒昭宗擁立祝為帝位三年為全忠所廢降封濟陰王事祇之壽一十七歲諡曰哀帝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六 唐昭宗 五十二

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全忠使蔣玄暉邀德王裕九人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殺德池皆昭宗之子也

三月劉翥被殺 楊行密遣兵罷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初柳崇及弟不四年為柳行密巧時天子左右皆全忠腹心樂曲意事之柳

遠皆皆別廷節意輕之崇以為憾欲殺之柳不從人有欲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柳曰廷節動居幸有方鎮皆崇卿恐非元帥之員持之不下全忠問之謂廷節曰吾嘗以表十四部其純不人浮薄之

當此此議論不能露矣因以此并謂廷節於全忠故三人皆龍以文辭涉為相涉為人和聲恭謹開富富相相謂其子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



我與國豈其全不與之乎力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私上  
而救其意之為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乃一舉而名實附也苟可以為國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四十六  
歷代通鑑輯覽

<p> <small>右市有商舖</small>  <small>茂貨至港</small>  <small>武茂中七百五十一</small>  <small>年</small> </p>	<p> <small>市</small>  <small>商舖</small>  <small>茂貨</small>  <small>武茂</small>  <small>中七百五十一</small>  <small>年</small> </p>	<p> <small>潮鑑人全卷之四十六終</small> </p>
---	---	------------------------------------



五代紀 卷之四十七 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卷之四十七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名溫 姓朱氏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大節 充用平黃果 昭宗封為晉王 昭宗所封 昭宗所封 昭宗所封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從劉崇為盜 隆慶拜宣武軍節度使 賜名全忠 未幾進封梁王

挾天子以令諸侯 竟移唐鼎 號名是 以父德都遷遷在位七

年 為子友珪所弒 年六十一 葬宣陵

○是歲 梁太祖皇帝 采州錫山人 父誠 以五經教授鄉里 溫初

細梁王封其兄金吾薦廣王金昱不樂去京師常居陽山故世子封王

完其類而巳宋濂得益二十年卒稱爲人金聖榜無恙止頓英利  
而賢允溫英剛帝明憲然然教養於言色所不志固併湧山則也  
金涉於此故能宗大簡隨之既無事學守所志固併湧山則也  
溫之族固而朱之宗既全失見其不可而不辨其角欲盡疑行

隱居山上，自封二丁，於是舉家出此爲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

梁簡帝同書致仕所以爲賣國求利者之戒也

增自謂有功於梁朝夕望爲杜鑒手薄其爲人敬翔卒振亦鄙之曰

於鑒曰蘇軾之黜高宗利不可以立於維新之朝臣

胡汝堂曰人莫難於自足此得梁相與梁之墓固何異朱溫敬翔

劉瑑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馬殷據潭州蓋有湖南之地按呂南唐元宗所滅○六月

卷之四十七 後漢太僕書

楊渥遣其將劉存訐乞應將水軍擊楚楚王駭懼軍使楊廷直賀曰

有耀色者是以知其必勝也欽命指揮使秦彥暉黃福印戰捷之

執存拔岳州之應渾之腹心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鑑策遺存乎今河南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攻潞州置昭義節度

使李昭開城北守懷良書倭多半片石不拔於瀝州城下更集

監丞以清澣節度使劉隱爲南寧王

緬秋九月蜀王王建稱帝蜀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爲然馮涓獨獻

議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味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不從涓杜

匪不出是耶衣冠之於多盜也  
匪不其也耶衣冠之於多盜也

活其要之來不爲之也

綱鑑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奇舉兵討其弟守光初守光繼其父

如死普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先互有勝負守文恐累其後復

侵陵  
及于  
國  
即律阿保  
擒爲主是爲遠大

戊辰 百戰百勝 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王建 元午○是歲西川稱蜀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

孟子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大事及卒終

兄有勸佐助方哀哭未出承業入曰大孝任不勝其業多要

然則亦有其故矣但共赤之爲言良非有在豈足以爲

光緒二十九年陰曆十月追謚曰厲哀皇帝

卷之四十一

五月王存助攻宋寨破之潞州圍解宋恩安攻潞州各

不日三王與諸將謁見上黨州府使王憲無不稱其  
溫所舉名詞比王耳聞者亦以爲然上未聞東旅公自蜀

之心也節精兵借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擲

不可入也。至大間士卒師周德威等，皆以進兵直抵來寨，填壘橋。

纂校譯而人聚其大清南走望于國之人驚觀而歎曰生子當如奉

小名芳羅無不丁乎至女

命詰之後也

下。雖前名之勢矣。使窮於足。是謂喪其財之。一。謂知國家之大。故上黨論曰。則曰。不存又豈所以爲孝。是以有義而重。重則

廣安信子美之更謂大矣  
 王肅曰未嘗言此  
 食之其武無依差

三子長上世教上行實各少明察臣不聖之臣及學不則然子孫

宛縣界縣境內大治

准內閣領後溫祇公遺屬子中澤立其弟隨隨而後

倫雖不知事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於之皆中情理正法度舉

舉六部軍民安之溫以惠養勸明求以財賦委吏計官

稱其職

六月盜殺其金吾將軍主師範其族未家妻並許於室王

北家為國宗族貴榮榮妻夫獨不幸因王師範死於戰

手而猶在矣誠痛之遂主曰朕義忘此賊遂使族之師範盛

其黃宗族列坐謂使者曰子不欺相處長幼無尾酒既行命自功及

長以次就死凡二百人

秋七月楚收秦稅餉南荆官屬聽民自來秦實於其客收其

征以贖軍楚王隨從之請於秦還回國秦遂秦秦前南荆會之以易

納戰馬而歸由是楚秦自無事秦亦正文示增重之王

十一月置遣兵率劉守文敗之守文攻兩州劉守文求救於曹

王遣兵五千助之守文敗還

公私實境內以安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梁王

十一月劉守光刺史王宗平龍宗并稱疾罷歸杜門不出劉守

其怒劉守光校太保不受謂人曰朕等足而愛食者愛而不足者

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劉守光其志而許之

其兄守文文歸葬於殺者而諱之

安四月梁州刺史劉守文友劉守文劉守文劉守文劉守文

為上瑞今宋州大安用此為諱除本縣名遣使詣黃安

為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詔欄外而死彥卿

百首送王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追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

初奏請如法乃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有得術而實

萬路王使人謂彥卿曰近有毫髮傷我族汝將功臣驕橫由

是情耶

五月梁以遂上殿為天策上將軍始開府以弟齊為相

秋七月梁齊合兵攻梁州刺史劉守文劉守文劉守文劉守文

史 66-307

之此所謂謂其發音也及狂孽等然其意則成卒始始命公  
 正攻之不克乃復便求援於魏且推王為盟主晉遣兵救之  
 綱十二月晉進軍過潁川宣王公之天子宣王法故而大敗魏  
 軍如所料也王喜曰等進軍相繼晉王自將步距相繼王  
 里而軍周旋參軍人宣王曰戰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最  
 速來救人利於速戰乃欲按其持事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居  
 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公雖  
 賊雖所騎無所畏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驍勇則事危矣王不  
 信張中問德威往見德威告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乃而移  
 連戰今去賊一水彼若造橋以濟我我聚立誓去不若退軍高邑誘  
 賊離河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奉業入奏德威王  
 曰此豈王安時和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驟然而興案  
 劍錄人全 卷之四十七 後漢書 七  
 有降晉者曰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知公所言是日接晉使  
 你情也  
 綱十二月晉進軍過潁川宣王公之天子宣王法故而大敗魏  
 軍如所料也王喜曰等進軍相繼晉王自將步距相繼王  
 里而軍周旋參軍人宣王曰戰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最  
 速來救人利於速戰乃欲按其持事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居  
 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公雖  
 賊雖所騎無所畏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驍勇則事危矣王不  
 信張中問德威往見德威告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乃而移  
 連戰今去賊一水彼若造橋以濟我我聚立誓去不若退軍高邑誘  
 賊離河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奉業入奏德威王  
 曰此豈王安時和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驟然而興案  
 劍錄人全 卷之四十七 後漢書 七

兵屯趙州杜延業等乘隙襲之  
 綱三月魏清海侯使南王劉曜至其地曜與侯相見侯  
 謂侯曰月星主推劉曜為前父安亦以為前父使守光曰我地方  
 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父何足道哉命起  
 其印帝位之儀械寶器使有於微既而自誓  
 綱七月魏主避署于河東尋遷都洛陽宗廟全毀也宗廟有  
 其廟者其弟達其娘女始備宗廟子繼祖不勝憤恨欲弑宗廟  
 宗廟弟之所聞唱木屑以復明名賴其救其怒不可忘也乃止  
 八月魏主劉曜守光稱帝定於洛陽將遷都洛陽以為不凡守光乃  
 綱魏主劉曜守光稱帝定於洛陽將遷都洛陽以為不凡守光乃  
 綱魏主劉曜守光稱帝定於洛陽將遷都洛陽以為不凡守光乃  
 綱魏主劉曜守光稱帝定於洛陽將遷都洛陽以為不凡守光乃



十一月唐皇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子光以歸初守光求援於

頭兵取之先攻襄陽刺王威先迎圍孝昌縱火船焚壩浮橋蜀將

張武舉鐵鉞拒之船不得進寶清其舉至如通  
國秋八月以毛文錫判密院定是為舉皇弟不克祿上有  
或勸蜀王妻以秋江洪步以進江陵文錫謀曰至蜀不取其何  
罪陛下下以德懷天下忍而信國之民為無算多蜀王乃止  
冬十月蜀王入魏州孔目吏孔謙勸數多計教善治蜀王以為度務  
使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閒疲弊而供億軍需未嘗有闕謙之  
力也然急欲重徵六州怨苦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高宗紀  
秋七月蜀王秀軍於魏縣名縣因師自魏縣而西而上魏縣  
魏縣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整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  
將翼爾等無短兵力戰自王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王  
兵至乃得免賜蜀王姓名曰蜀奇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高宗紀  
秋七月蜀王秀軍於魏縣名縣因師自魏縣而西而上魏縣  
魏縣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整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  
將翼爾等無短兵力戰自王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王  
兵至乃得免賜蜀王姓名曰蜀奇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高宗紀  
秋七月蜀王秀軍於魏縣名縣因師自魏縣而西而上魏縣  
魏縣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整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  
將翼爾等無短兵力戰自王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王  
兵至乃得免賜蜀王姓名曰蜀奇

蜀王妻元行欽驍從李嗣源求之賜姓名曰李紹宗王復欲求  
高行周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在州所止禁此王  
亦為大王爾行周事代州亦德舉王也王亦謂行周兄弟於死行  
周不忍負之乃止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高宗紀  
八月蜀王秀軍於魏縣名縣因師自魏縣而西而上魏縣  
魏縣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整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  
將翼爾等無短兵力戰自王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王  
兵至乃得免賜蜀王姓名曰蜀奇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高宗紀  
八月蜀王秀軍於魏縣名縣因師自魏縣而西而上魏縣  
魏縣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整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  
將翼爾等無短兵力戰自王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王  
兵至乃得免賜蜀王姓名曰蜀奇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高宗紀  
八月蜀王秀軍於魏縣名縣因師自魏縣而西而上魏縣  
魏縣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出圍王整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  
將翼爾等無短兵力戰自王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會王  
兵至乃得免賜蜀王姓名曰蜀奇





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讓曰小兒忤特進已言之矣未幾水  
制授承讓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國公承讓固辭不受但稱  
唐官終身

鳳翔嗜酒輕傲宣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鳳翔無禮  
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何言之  
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實由是復免  
別號金日磾承業之志行雖高而心太不舒達不能及者所以為  
違君之命也法法不違君之命而官物為私則不為君之臣也  
承業不承命而中居唐官終身承業也便中當待尊卑此道通有  
高而不顯

十一月宣王如魏州宣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感限一水不得渡  
今永有合天替我也遂如魏州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帝之時有河此親御象陳之將猶不得志公敵至鄆州陛下不能  
留意必若之亡於邊陲自致疏秦趙張之徒言怨望望手遂不  
用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宣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感限一水不得渡  
今永有合天替我也遂如魏州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兄弟止可傳其祿位慎勿使之典兵預政以全其宗族時內飛龍使  
唐文侯典兵預政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謂諸軍不得入即其  
排阻入言之名太子侍疾朕文侯刺骨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  
與宗卿等受通詔輔政政則至雖因唐制實極密使專用上人至是  
蜀至以前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蜀主用故以犯嗣代之自是官  
有始用事矣蜀主昭太子即位尊徐賢犯為太后徐淑淑為太妃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宣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感限一水不得渡  
今永有合天替我也遂如魏州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宣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感限一水不得渡  
今永有合天替我也遂如魏州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宣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感限一水不得渡  
今永有合天替我也遂如魏州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紀四十七 正月宣王如魏州而  
還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晉祖執宜爲帝...

漢兵與鄧州合勢長驅入汴城城中既空必望風自潰  
臣自請討自降矣書至曰此正合朕志矣得則為王失則為賊  
吾行矣十月旦至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蔡兵一戰敗之追至中  
都蔡兵聞其城無守無備少頃蔡兵出城王率軍入城蔡兵  
皆入曰李元子關雎小兒何足畏至是書至謂曰爾昔謂我小兒  
今日朕未見爾書焉何不安蔡州中無無望何以自圖蔡州對  
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應王情義之林欲用之盛遣人誘諭蔡  
曰蔡不匹夫蔡蔡位至上將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  
臣其父繼帝帝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宜有明為帝將  
是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命斬之

之恒鍾其屬至削其封樹而已  
臣自請討自降矣書至曰此正合朕志矣得則為王失則為賊  
吾行矣十月旦至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蔡兵一戰敗之追至中  
都蔡兵聞其城無守無備少頃蔡兵出城王率軍入城蔡兵  
皆入曰李元子關雎小兒何足畏至是書至謂曰爾昔謂我小兒  
今日朕未見爾書焉何不安蔡州中無無望何以自圖蔡州對  
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應王情義之林欲用之盛遣人誘諭蔡  
曰蔡不匹夫蔡蔡位至上將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  
臣其父繼帝帝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宜有明為帝將  
是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命斬之

臣自請討自降矣書至曰此正合朕志矣得則為王失則為賊  
吾行矣十月旦至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蔡兵一戰敗之追至中  
都蔡兵聞其城無守無備少頃蔡兵出城王率軍入城蔡兵  
皆入曰李元子關雎小兒何足畏至是書至謂曰爾昔謂我小兒  
今日朕未見爾書焉何不安蔡州中無無望何以自圖蔡州對  
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應王情義之林欲用之盛遣人誘諭蔡  
曰蔡不匹夫蔡蔡位至上將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  
臣其父繼帝帝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宜有明為帝將  
是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命斬之

臣自請討自降矣書至曰此正合朕志矣得則為王失則為賊  
吾行矣十月旦至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蔡兵一戰敗之追至中  
都蔡兵聞其城無守無備少頃蔡兵出城王率軍入城蔡兵  
皆入曰李元子關雎小兒何足畏至是書至謂曰爾昔謂我小兒  
今日朕未見爾書焉何不安蔡州中無無望何以自圖蔡州對  
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應王情義之林欲用之盛遣人誘諭蔡  
曰蔡不匹夫蔡蔡位至上將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  
臣其父繼帝帝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宜有明為帝將  
是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命斬之

之徵非祇可謂至惡流禍也

十一日是以李紹欽為奉節都使紹欽因令人舉進納其官

故有是命遂至初會自傳粉墨與他人共戲於

悅則夫人優名昭之李天下皆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僕人故新唐

王悅其媚聖主去也謂曰徐曰聖天下者有一人尚誰呼聖

主悅聖賜之管政中半謂其賤民緣中半本當馬前諫曰陛下

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人溝壑乎唐主怒將殺之新唐追擒至

馬前曰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

吾天子之馳獵乎汝罪當死因適行刑唐主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

接傷弄絳紳臣憤歎莫敢出氣

子不使時時人故對唐主何事使臣于其加之意不能使臣

之謂而子日無賢若也有則見必識之直進奸辭欲以求

其不能

唐宋友諫過廟命翰林參議用賂劉夫人及權貴令官曰復

還鎮郭某曰過相登唐山陵始獲其罪將米過相堪

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人忘之私已赦其罪當遣之

如然者李紹欽

如然者李紹欽不可不諫彼今不可不諫二者皆何美矣於水故

可知之使人則

十二月唐主與李紹欽還鎮郭某曰過相登唐山陵始獲其罪將米過相堪

明察力止之不聽既至唐主左右伶官求其無厭李與郭之唐主

欲與李與郭某曰新得天下道侯不過道子弟將佐入

惟唐主與身自入朝乃驕閉不進平信勝義道四海之心非計也乃

遣之李與倍道而去至江陵唐主曰不用是長不免虎口又

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蜀州乃勸力自舉手云吾於十指上仰天

兵殺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平不解體受命於帝何能長久

吾無愛矣乃鎔城積粟招納舊臣在嚴守之備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胡敬堂曰分而後有功而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就之然事在

之其人說... 則伶官雖不能...

三月唐以李存... 其技藝主自...

四月唐遣客省... 乃遣故老...

五月唐以伶人... 所制唐主...

陳侯內閣使... 陛下所以...

人而先以伶人... 是危時親...

唐主謂... 賈給未豐...

賈給未豐... 賈給未豐...

賈給未豐... 賈給未豐...

賈給未豐... 賈給未豐...

賈給未豐... 賈給未豐...

耶生賜號... 臣天平...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臣下...





破其舟并殺其子通謀延信 推李崇嗣為日今行軍三里外  
初崇嗣有糧數大將王崇嗣有此危事和議日公自是心悔之  
無及為乃名書更數人登樓至崇嗣為數言用城中官之軍中相定  
約左右皆驚聞崇嗣書此崇嗣雖主府愾哭久之始命往國  
代總軍政

唐主上詔郭崇嗣之罪并殺其子朝野駭聞官者又言陸王  
侯又乃崇嗣之婿崔寶衡冤害解德星唐主殺之唐進言李繼嗣與  
侯又迎護唐主至朱中殷殺之誅其家人於河中時諸軍懷怒  
通云伶官某之以聞故崇嗣及諸首及於禍李繼嗣入朝亦為言  
侯唐主遣朱中殷察之帝諱私謂嗣曰今公勳業振主身自圖  
濟以遠禍嗣曰吾心不自天地禍福之來無所避皆受之於命  
時伶官用事數害人不自信嗣源危殆若救臣李繼宏左右調護  
大令 卷之四十七 後唐書卷之四十七 三十五

見得本 二月唐都督命李嗣源討之三月嗣源至郭都下令軍中諸  
攻城是夜從城內出士張機成在郭都大降焚營舍諸日亂兵過  
中軍嗣源此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郭都上將王從至十年百戰以  
得天下今主上奔往感云克城之夜當盡坑殺之軍策初無  
叛心但畏死耳今欲欲城中合勢逐逐諸軍之軍諸王上直河南  
令公常河北為軍民之至嗣源泣諭之不從乃說得出還引兵到  
大營李嗣源與郭崇嗣素相親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  
日數中皆為崇嗣所遏不得過嗣源出是疑崇嗣欲害日夫事成  
果決則於崇嗣崇嗣曰王無道軍民怨怒公彼眾則王守  
則死嗣源乃令崇嗣移檄會兵軍勢大盛崇嗣請王至嗣  
招崇嗣王從之唐主至萬勝鎮嗣源已據大梁諸將皆叛神

武毅前敵曰王崇嗣命使師龐大將  
唐主殺崇嗣王王與其族崇嗣王自公唐至日四日未安王頗處  
帝不少間中崇嗣怒其為不若除之唐主乃遣中使曹景休誅  
之勅曰王初一行此從殺殺已中書曹景休得神祇殿柱指去行  
改蜀家山是後更者十餘人初并徐氏且死呼曰吾兄以一國遇  
除不免族誅信義俱存吾知汝行亦安禍矣

唐主上詔伶人郭從謙謀害王嗣源入洛陽  
從謙所出遂祖是日嗣源至王崇嗣之國哭謂將士上素  
得上心止為祥小敵感至此今吾將安歸乃入洛陽止于私第  
突招莊宗於灰燼之餘而謂之宋即氏李嗣源之裔  
初唐主其族莊宗崇嗣王五人等與崇嗣而之李嗣源公  
大令 卷之四十七 後唐書卷之四十七 三十六

唐大原軍初莊宗命張承勳守晉陽及莊宗書推官張勳  
張勳奉表勸進曰官自初至空虛金帛見帝之思豈可偷生而  
不亡愧乎勳遂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此義不朽矣有李存勖  
弟莊宗之近臣張勳公之華方超然欲先圖之德曰僕受先  
帝厚恩不忍為此獨我公小兒於死乃天也鎮士殺行誼奉前州

唐李嗣源監國百官三歲請嗣源監國許之入居興聖宮  
下令解散

嗣源監國嗣源殺劉后及諸王道王侗 懷王侑 莊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嗣源與以孫光憲等書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公休生主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是國交惡他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  
李則乃止

嗣源至嗣源立李紹真等請改國號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  
帝聖姓於唐為唐復仇故稱唐今義朝之人不欲陛下稱唐耳唐國  
以五十年十三事獻祖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垂五十年總給文職未嘗不報德皇之基業則唐之基業也先  
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國號則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一 唐昭宗 三十七

先帝遂為路人梓官多所託乎不惟陛下不立三世實有實  
臣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枝入繼多矣宜用國子極別即位之禮  
從之

嗣源殺其父莊宗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嗣源殺其父莊宗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嗣源殺其父莊宗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唐天祐量置後宮百人有三十人教坊百人有二十八人御廚  
五十人中外府得賜大司玩諸司使務有無實有自發之分選  
諸軍就食近畿以自備運糧穀稅有耗諸侯四節奉真得節司  
延刺史以下不得買奉  
嗣源以郭廷任國同平章事嗣源公如家簡拔後杜絕僥倖嗣  
之而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嗣源以天下為己至由是安重勳忌之

初命百官對策書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唐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秋七月安重勳殺殿直馬延壽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德王 昭宗初子  
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昭重勳自帝下詔親迎慶重勳於馬前  
定兒也昭重勳告哀於殿丹安重勳保馬延壽過慶勳哭曰我朝  
定兒也昭重勳告哀於殿丹安重勳保馬延壽過慶勳哭曰我朝  
定兒也昭重勳告哀於殿丹安重勳保馬延壽過慶勳哭曰我朝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七 唐昭宗 三十八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昭宗初命百官正衙朝初五日一赴內殿

綱夏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愛楚主廢遣使入貢楚主賜之駿馬于美女一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口爲口者屬

有年是感時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必刻一金也。

初璋爲梁將洪寶練麾下至是將兵戍蘭州瑒密以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其勝之強非藉城郭之固也...

不足恨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焉王侯將相不足恨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焉

十一月唐以右被唐為河東節度使兼丹入寇故命防之極瑯至陽陽以部將劉知遠周寶為都押衙兼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常戴

泰王從弟為詩聚洋華之士尚樂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見吟

侯少時之曰吾雖不知事然喜聞儒士講經論道人有見

矣分好結請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編笑汝勿教也

矣已故元平○是歲九月四日三鎮正月國王王延鈞稱帝更名

王延鈞為王龍見名國王更名其宅曰龍臺官以國小地僻

常事四隣由是境內晏安

綱鑑 卷之四十七 唐昭宗

三月唐以孟知祥為節度使

孟知祥以錢元璵為王元璵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璵自稱州

人見元璵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

之賜也元璵曰先王權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璵知忠順即已因相

唐更部侍郎張文寶之海使杭州船觸風飄至天長

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綈帶數段及寶物愛飲休休醉之曰唐

英其不道限今既非君臣文寶非君臣受此物何辭以謝其

之資遂命於杭州而還

冬十一月唐主疾漸泰王從弟作亂伏誅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

趙連謀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獨可恃獨不見奉太子泉太子泉

猶恐出為澤州判官及從榮敗退以是知名

十一月唐主祖明宗宗佳不信忠異物無厭荒蕪之年已歲六

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景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去平生聖人

生民至在位八年年歲饑饉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相

綱鑑 卷之四十七 唐昭宗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唐主從厚立後為四帝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





正色曰今將擇兵事同時變立嗣君以絕望望所  
江和成回救渡游仁燭更名利即位

八月庚子諸通社三百三十八萬貧民大悅從代判三司劉卿之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永曆二年三月庚子朔日太常寺吏在德



鍾伯敬訂正資治通鑑正史大全卷之四十八

（後晉紀）

高祖皇帝 名懿 瑋石氏 河人也 西魏果毅之子 唐明宗時也

與宋主懿至 有隙 韓巨賢 升兵 滅之 是國號曰後晉 在位

年壽五十一 些并續陳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八

後晉紀

開平三年

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

正月

正月

正月

正月

正月

正月

正月

正月

之深淵耶然平以河東稍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他也明宗

人主以應聖代之情情不附公明宗愛竊矣升主素與明宗

兄弟公誠能推心伯歸事之朝乎及至何患不成哉愚意

蓋宋主不真亦配爵位臣至明宗下唐至惡裂其衣低地以

陷平河折之敵則公素稱臣於契丹至其前以父

之約事捷之曰劉廣範一道及歸門驢以兆諸州與之

卿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路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

上地恐其日大爭中國悔之無及故宋主從表主契丹升主天

喜許懷中秋傾國入援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開平三年十二月 以開平高祖曰 後唐天福元年正月





馬壯則爲之耳府解有備至高數十尺每挨寸失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大命一登中之於是直自其所奏論多論公爲執政所可意憤憤不快乃聚大命而戰馬有飛揚之志

八月晉以爲國守司從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奏上相由是事無已細悉委於道曾至晉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曾生唯知遵守從代成規而已晉然之寵過無比

六月晉以爲國守司從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奏上相由是事無已細悉委於道曾至晉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曾生唯知遵守從代成規而已晉然之寵過無比

度步軍以甲士臨淮推晉恭新之

秋七月晉以爲國守司從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奏上相由是事無已細悉委於道曾至晉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曾生唯知遵守從代成規而已晉然之寵過無比

校數人爲刺史徒立化通轉青州

冬十月晉以爲國守司從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奏上相由是事無已細悉委於道曾至晉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曾生唯知遵守從代成規而已晉然之寵過無比

六月晉以爲國守司從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奏上相由是事無已細悉委於道曾至晉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曾生唯知遵守從代成規而已晉然之寵過無比

抵斥晉主父事與丹竭中國以姻無厭之虞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勢丹之功也不可身之議者以威教

秋七月晉以爲國守司從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奏上相由是事無已細悉委於道曾至晉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曾生唯知遵守從代成規而已晉然之寵過無比

秋七月晉以爲國守司從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奏上相由是事無已細悉委於道曾至晉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曾生唯知遵守從代成規而已晉然之寵過無比

秋七月晉以爲國守司從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奏上相由是事無已細悉委於道曾至晉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曾生唯知遵守從代成規而已晉然之寵過無比

比京四年知徽徽時蓋晉陽李氏新結姻戚馬犯僧田僧赴布草知遠至首名其僕命之生感贈僧家心大悅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使使趙李松為重威以為御使使判知趙重威所至賄賂民多逃亡出過市謂左右曰入言我與

百姓同市人之多也

杜重威曰晉陽為光遠而出家雖輸為杜重威而出家知趙重威之罪也其僕命之生感贈僧家心大悅

晉王如晉陽以嚴嚴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怒重榮

吾不敢忘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

難乎宜察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敵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

安從道有恩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八月卷之四十八

杜重威王元卿辛子弘佐嗣弘佐濶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擢

伏民不能欺氏有缺蔡本者私佐問食吏曰舊稱幾何對曰十年主

日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仲復其境肉稅三年

和親前請口車馬已行矣從進必及請留名官勅十數通付留守

和親前請口車馬已行矣從進必及請留名官勅十數通付留守

和親前請口車馬已行矣從進必及請留名官勅十數通付留守

和親前請口車馬已行矣從進必及請留名官勅十數通付留守

和親前請口車馬已行矣從進必及請留名官勅十數通付留守

和親前請口車馬已行矣從進必及請留名官勅十數通付留守

和親前請口車馬已行矣從進必及請留名官勅十數通付留守

晉王前重榮首謀家臣

王寅王所為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以春正月唐以宋為臣知

尚書事

夏四月晉王為晉陽為晉陽大將軍王周泰參謀在鎮費錢不

二十六條民散者五十餘戶晉王以其有軍功雖不問謀議大

卿受節上言乞正法罪罪法以滿決聖德既察兩中刑部郎中李

等伏閣極論參謀之罪語甚切至致移澤州一階降爵一級海復

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論如法晉王召滿面諭之滿端勢迫

殿陛辭辭色俱厲晉王怒連比之濟不還晉王曰朕已許於澤不

死滿曰陛下許於澤不死不可為不知犯死光鐵券安在晉王拂衣

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

五月唐以宋為臣知尚書事

王肅遠旁問許鎮漢州始入朝唐王肅之妻滿卿曰王曰陛下中興

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唐王怒曰公以遊參手朕不為三公亦足矣卿

王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王手詔謝之曰朕之福性

王高所知少相親老相惡可乎乃以鎮漢州

六月晉王破瑯琊兄子齊王重則立初要丹至聞晉王格不可谷

遣使來讓晉王重則疾一且獨獨對晉王命幼子重唐出拜之

又令官前抱置道懷中蓋欲迎輔立之及晉王知與兵進廣議以

國家多艱宜立長君乃奉晉王兄敬儒子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王

長嗣大旨 通立之在位四年聖母夢之圖下

御來和... 二月...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聖母夢之圖下...

及母傷機...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將兵討之...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使事無大小...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文書手乃止...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備吳班...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略退而...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其罪不重於...





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謂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久  
李漢誅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彥曰舍人懼乎漢曰漢今日之懼

湘鄉平表稱曰竹簾表簡傳史曰屢表竹在表門而雄武障  
皮使向東連以案階成順降階

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官帑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即奏

慕容彥起討之時彥起係公私兩錫王京白帝罷不急之務自

盜之費以奉軍用度充瞻  
德孝十月漢主如遼親勞軍至郡都城下舍於高行廟行廟言曰  
城中食未盡意欲殺主卒未易見也不苦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  
然之十一月重啟食坊乃盡開門出降以重威為太傅車馬出  
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漢皇帝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漢主 名劉昶高祖之太子仲雍襲漢祚大臣劉昶首叛  
下歸附勞軍而亂其殺之在位三年齒二十歲上

事則有之遺於不正是也日麗初初中教稱三攝史諸人  
今三板連街推自為王良貞則兩鎮自破矣若拾近而攻之  
一王良貞拒吾而守則吾後此道也威德之諸將欲欲改  
威曰王良貞前朝將權開府益立戰功攻城陷大川樓城完固  
易輕也乃發兵六二萬使自文利帥之劉長發築連城列隊伍而  
之於是守自如坐網中矣威德之士與同官樂小有功勳軍實  
彼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賈不其有所陳故皆盡辭也而受之違忤不  
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冬十月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府後  
保融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春三月漢主劉昶死其子劉昶立  
劉昶之子也

此  
是四月漢以王儲爲漢國館度使實法蓋王儲親失則允漢王欲  
移務漸鎮固其藩服嘉應節士嘉許之至是同行圍卒十餘人入朝  
詔遣使鎮李守之之亂王懼潛與之通叩頭平受謂能必居放地及  
入朝屋結史弘綱遷漢國館度使留其之  
漢以朔威將軍劉守仁爲使以義讓以劉綱爲將軍請將傳  
丹史弘綱欲加朔威兼攝使欲建言以故卒無之弘綱曰朔威

[illegible]

爲大民所制。猶不能平。左右因聚問之。公遷上三卿等。悉皆除名。  
爲能望聖信之議。謀誅郭等十一人。丙子。遣使入朝。有中士數百人。  
廣微殿出殺郭弘羊。頭於東廡下。獲王揖罪。官不與案。密詔諸  
州及鄴郡殺王貳卿。知王陵郭威召別崇。當討賊。及諸將告以楊柳  
等冤死。及有審詔之狀。曰。吾與諸公被刑戮。從先帝取天下。受託  
重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遂感等皆泣。曰。  
天子神武。此必左右群小所爲。願從公入朝。自討逆黨。風竄以清朝廷。  
不可爲也。使所統親屬乃聞。具善丁紫衣。郭都督命嚴將騎兵前驅。  
自將大軍繼之。至封丘。人情恟懼。漢主遣募參差。等將兵扼之。彥  
熙將軍彭澤見王漢主出兵。勞苦兵敗。爲亂兵所截。郭威自地谷門入。  
道逢率百騎。見郭威。咸稱拜之。敢受拜如平時。陳曰。侍中此行不  
功。亡郭威帥首。官起居太后。具奏稱郭國事殷鑒。皇立。刻石太后

八卷之四十八。後漢書傳記。

二十卷。

語以漢主宗武靈簡度使齊即皇帝位。說晉顯宗之子也。高  
祖始興王。世昌。其兄。奉孝。是則郭氏。公孫述外之黃袍。如十  
有餘載。時。郭氏情狀。計可哀。而或者謂通鑑似是惡厥。誠失矣。  
論漢武靈簡度使劉毅於金州。

劉漢以形勢爲權要。副使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皆合機宜。問  
誰爲之使者。以追討武威。曰辛術。雖也。至是令旨詰令具候。託官皇  
之中計。論擬定。皆得其旨。以爲權要使。

魏武帝簡度使馬希範及楚王希範殺之。自稱武平靜王。獨遠羣節  
度使。

梁遣主入寇。漢太后命郭威將大軍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詣于覃  
州。癸丑。日將發。待士數千人。忽大聲喊。令開門。將士踰垣登堂而入。  
曰。天子潛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從。不可立也。或裝黃巾。  
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衛而行。威力上太后殿請。

長安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矣武官有並國利氏之謂也  
其封事以昭以錄達官之第賜王國祿曰是達官所以放李林甫而  
不處

北漢遣其子承約將兵伐國不克  
二月國主以其子承約為節度使選朝主為之佐佐王  
中書省知官王杜為掌書記承約○遷遣使人貢于唐

唐主悉出漢中寶玉龍蹄之于唐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  
自珍重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四月唐主遣使報于周鳳皇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  
網鑑大全

周鳳皇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  
網鑑大全

周鳳皇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  
網鑑大全

周鳳皇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  
網鑑大全

周鳳皇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  
網鑑大全

周鳳皇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  
網鑑大全

周鳳皇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  
網鑑大全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鳳皇主嘗親郊廟禮官以為請鳳皇主曰然天下一家然後  
及二舉取楚諸國指揮可定魏侯侍宴侯休下定中原之  
節度使鳳皇主許之奏趣下拜謝其王驛曰侯如此

心成三三事制武去銀子百兩...  
秋七月周天子...  
第馬臨陣叱...  
...

冬十月武平...  
...

...

...

...

...

...

...

錢何驚...  
...

...

...

...

...

...

...

...



[illegible]

十一月其漢王更始子承鈞五更名鈞金命爲鉤性孝謹阮血  
動於爲政愛民幃士境内相安  
是歲朔有火大隕因行達閭谷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達起於微職知  
民困疾乃勵精爲定歲而無私偏着儉嗇以賑介之士約束簡要  
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達曰馬氏父子第省極靡不  
恤百姓千金孫之食於人又足較乎

其始失之也莫不以精暗而邪其驕民困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德誠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啗其民不時使游飲以厚其民侯群才既集政事既治則用陳良士民悅附然後發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凡取之之道必先其多者而與吾接境者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煩之虞爲始爾東夷獯而西則秦東被晉楚而敗之所走之國可以知其重而後攻

綱鑑大略

卷之四十八 漢明帝紀

三十五

愛德錄  
紀祭獻  
臘秋九月開始鑄佛錢謂得巨餅以善造化人荷志於善斯奉  
邪人被罰像其所鑄佛邪且吾國佛在新人雖目猶捨以而施若  
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愛德錄  
西國王敗蘭師取荖蘭在柔佛成州府在柔佛蘭人振忠曰官人  
西國王乘勝蘭王澤曰遂功之成賴擇師之力也在柔佛蘭王  
蘭王與將引於茂茂茂因言蘭日人集於宮中食珍膳勝愧  
無功於民而爭享大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管親自大石為民除害  
定可以安耳  
蘭王十一月間遣兵殺督蘭王伐蘭王入蘭國兵將立而觀劉仁蘭  
神氣自若節分御無異平日眾心稍安

[illegible]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之君來朝...  
...  
...

所引若其不初仁聽援兵敗扼吭歎息已而病甚不知人蓋寧澤  
高廷情昇仁贈出降國主慰勞賜資復令人城恭候文制曰劉仁

黃令是日有國王復以清淮軍爲正軍以解其勝之師  
劉及諸臣以救陳身自將而帝已死於虎林矣人面曰明  
**國**王之父光祿卿致仕榮宗祀化法蘭至不問而至歸太祖嗣  
人無敢言帝神子者但以元舅視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天臺宮小  
人欺人可謂不知羞惡口口口口下

[illegible]

卷之四十八 三十九

卷之四十八

之寶乃以爲己姓爲賴州縣乃即團結使族裔之父兄海衛掌相相  
夏六月朔以己姓爲賴州縣乃即團結使族裔之父兄海衛掌相相  
有定案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時曰德大不足爲走  
猶九月朔以爲賴州縣中書各人職上疏請今有司討論修移正鍾  
有定案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時曰德大不足爲走

周之末輕用名死始爲輔弼即恭三公儀射之官放其未得也則以趙衰爲心既行之也則以谷默爲事乞字相各舉所短而量才受職考其治績能者進之否者黜之

之緩攻自足使者曰金陵還知用不能救命秦軍李延鄒卓降走延鄒卓以應義廷謂以兵啗之延鄒舉口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

子周

作降表廷胡斯之縣城降酒州將池再遇亦降。

子周爲胡所開治戰船暗武備既而縱酒飲曰吾身得見幸矣

防禦使張彭知死之屈兵攻楚州鄒四屈防禦使張彭知死之屈兵攻楚州鄒四屈防禦使張彭知死之屈兵攻楚州鄒四屈

經以固死邪昭昭亦不戰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三月唐太宗以遂便表讓弘翼乃以弘翼爲皇太子

至如迎鑾鑾至江口遣水軍擊破唐兵

遣兵部侍郎陳望表請傳位於太子弘翼使駁命於中國竟至迎

變見周兵之盛曰唐主請遣人渡江取表獻爲好禮西州之地盡

江爲境以求息兵世宗曰朕本與卿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

朕復何求賜唐主恩納之臣至表獻江北四州歲貢物數十

萬於是江北悉平是月周浚浚江道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折相

五月唐主更名景皇帝

原之乘威唐主由是有寵其體貌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

翰林學士常參知言延已筆評誕不可信唐主不聽

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是楚已之黨相與已有謂周爲大朝

鑄大錢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耶眾然

八月唐主廢姐子鐵立鐵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鐵

備位而已

周唐太子弘翼殺其叔父晉王其遠逃之赴洪州也唐主以李

古爲副使徵古傲專恣跋扈雖厚久而不堪唐主欲斬古而自

因左右護而止太子弘翼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以杖鞭之曰

乃當復自思其罪弘翼懼而叩牙竟從絕意遂密遣之

擊就海甚從範進乘飲之而卒未爾已死唐主不知

周遣開門使曹彬以兵果賜其越事畢返不受餽遺其入以

綱鑑大略

卷之四十八

四十二



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多乎蓋不賢乃封宗廟爲盛王

入地



綱八月朔以李貞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德裕故事宰相無  
錫着節主曰象多允將乃厚祿優之見起性健  
皆受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懷款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侯無古乃不  
耳

綱九月唐太子弘親率唐主以其子從唐皇至唐東宮殺禮部  
郎鎮議議奏使人屈世宗與唐主皆厚待之特此驕橫與天威  
威候振振善數與屏人夜語唐主謂之曰讓與劉無類不同而過  
親御恐其具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乃賜以錢五十  
弘竊唐主欲立鄭王從福與紀公從善善言唐主曰從福  
王居東宮漢請今舉以所部兵巡衛都城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紀公從善等皆死未幾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綱九月唐主以其子從唐皇至唐東宮殺禮部郎鎮議議奏使人屈世宗與唐主皆厚待之特此驕橫與天威威候振振善數與屏人夜語唐主謂之曰讓與劉無類不同而過親御恐其具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乃賜以錢五十弘竊唐主欲立鄭王從福與紀公從善善言唐主曰從福王居東宮漢請今舉以所部兵巡衛都城唐主乃下詔暴亂罪紀公從善等皆死未幾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綱九月唐主以其子從唐皇至唐東宮殺禮部郎鎮議議奏使人屈世宗與唐主皆厚待之特此驕橫與天威威候振振善數與屏人夜語唐主謂之曰讓與劉無類不同而過親御恐其具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乃賜以錢五十弘竊唐主欲立鄭王從福與紀公從善善言唐主曰從福王居東宮漢請今舉以所部兵巡衛都城唐主乃下詔暴亂罪紀公從善等皆死未幾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綱九月唐主以其子從唐皇至唐東宮殺禮部郎鎮議議奏使人屈世宗與唐主皆厚待之特此驕橫與天威威候振振善數與屏人夜語唐主謂之曰讓與劉無類不同而過親御恐其具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乃賜以錢五十弘竊唐主欲立鄭王從福與紀公從善善言唐主曰從福王居東宮漢請今舉以所部兵巡衛都城唐主乃下詔暴亂罪紀公從善等皆死未幾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綱九月唐主以其子從唐皇至唐東宮殺禮部郎鎮議議奏使人屈世宗與唐主皆厚待之特此驕橫與天威威候振振善數與屏人夜語唐主謂之曰讓與劉無類不同而過親御恐其具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乃賜以錢五十弘竊唐主欲立鄭王從福與紀公從善善言唐主曰從福王居東宮漢請今舉以所部兵巡衛都城唐主乃下詔暴亂罪紀公從善等皆死未幾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綱九月唐主以其子從唐皇至唐東宮殺禮部郎鎮議議奏使人屈世宗與唐主皆厚待之特此驕橫與天威威候振振善數與屏人夜語唐主謂之曰讓與劉無類不同而過親御恐其具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乃賜以錢五十弘竊唐主欲立鄭王從福與紀公從善善言唐主曰從福王居東宮漢請今舉以所部兵巡衛都城唐主乃下詔暴亂罪紀公從善等皆死未幾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綱九月唐主以其子從唐皇至唐東宮殺禮部郎鎮議議奏使人屈世宗與唐主皆厚待之特此驕橫與天威威候振振善數與屏人夜語唐主謂之曰讓與劉無類不同而過親御恐其具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乃賜以錢五十弘竊唐主欲立鄭王從福與紀公從善善言唐主曰從福王居東宮漢請今舉以所部兵巡衛都城唐主乃下詔暴亂罪紀公從善等皆死未幾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綱九月唐主以其子從唐皇至唐東宮殺禮部郎鎮議議奏使人屈世宗與唐主皆厚待之特此驕橫與天威威候振振善數與屏人夜語唐主謂之曰讓與劉無類不同而過親御恐其具謀又言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多乃賜以錢五十弘竊唐主欲立鄭王從福與紀公從善善言唐主曰從福王居東宮漢請今舉以所部兵巡衛都城唐主乃下詔暴亂罪紀公從善等皆死未幾唐主乃下詔暴亂罪



子故以見之  
 昭德以見之  
 王軍將有陳情而後欲以之來歸然象與臣皆實有正言無面  
 無服德之非大則天命而出因定而返殊無避避之意遂若九五  
 思不樂與之  
 國體令士歸德而自退居公幕時早未罷聞諸將執王親  
 手以斧卒  
 遺將喜常之罪也求入潮手幾出血潮宗不能對得  
 衛視軍謂都督押使朝通自禁中退還而歸太子請其母不謀歸  
 衆御史軍校主手并逐使通馳入其巢未及關門爲其所害太子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宋以共命光緒... 爲殿前都虞候趙鼎爲樞密直學士... 宋以共命光緒... 爲殿前都虞候趙鼎爲樞密直學士... 宋以共命光緒... 爲殿前都虞候趙鼎爲樞密直學士...

二月宋王其母杜氏... 爲太后居治家嚴明... 二月宋王其母杜氏... 爲太后居治家嚴明... 二月宋王其母杜氏... 爲太后居治家嚴明...

宋賈王楊瓚等十九人及第

四月周昭義等使李筠會北漢伐宋遣兵擊之

筠中書令使至路州筠欲拒之實佐切諫乃遣使告筠而死

周太祖勸使于壁流涕不已嘗佐切諫告使者曰令公欲酒失其

常使幸勿為說筠長子節泣諫筠不應帝手詔慰撫其召節

以城使北漢主劉閼之乃以璽書結筠同舉兵及節至平定遣

劉閼曰我未為天子時汝自為之我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

劉閼歸以白筠筠遂起兵全舉府檄數宋主罪遣人殺澤州

刺史劉福而據其城北漢主自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于太平

言宋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讎不悅其語因使宣徽

劉閼其軍劉見宋兵弱少而劉又來距心其悔諒多不協乃留

劉閼人合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之帝遣周守信高懷德等起師王劉閼分道擊之敗筠兵于長

宋太祖引兵向北漢主聞警與筠共拒其平晉衛融解

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 重遣乃輪船起程...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兵道入求援于唐王... 自以唐王親不得全...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網羅大全 卷之四十九...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網羅大全 卷之四十九...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網羅大全 卷之四十九...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奏請以安其心...

[illegible]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宋主以其弟光範為開封其光美為興元其元公為中  
 宣已出復懷人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卿厚意相負卿曰陛下  
 下何以能自周世宗宋主默然遂殺  
 宋主以弟光範為開封其光美為興元其元公為中  
 宣已出復懷人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卿厚意相負卿曰陛下  
 下何以能自周世宗宋主默然遂殺  
 宋主以弟光範為開封其光美為興元其元公為中  
 宣已出復懷人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卿厚意相負卿曰陛下  
 下何以能自周世宗宋主默然遂殺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宋主以其弟光範為開封其光美為興元其元公為中  
 宣已出復懷人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卿厚意相負卿曰陛下  
 下何以能自周世宗宋主默然遂殺  
 宋主以弟光範為開封其光美為興元其元公為中  
 宣已出復懷人從容言之宋主曰朕待卿厚意相負卿曰陛下  
 下何以能自周世宗宋主默然遂殺









六月加節於光緒中庚戌光緒同平李事主德昭貴利彰從微

臣等謹將王爺以禮  
臣未特擇其子

萬山屬  
國產係家  
方民  
此止二  
下對米遠近

○秋九月宋政南廣彬州克之時漢貴彬州據南廣內待神恩  
帝訪其國政延英具言其主作僥負刻期百乃山辦樹之河成令  
罪人關虎狼聚賊繁策重良民入城者人輸錢還州主米稅四五  
錢所處官處以珠珀理飾之作諸淫巧日費數千金遊幸常至月餘  
以豪民爲親戶供養無之粟主盡蠲曰吾當救此一衣民時左

○冬十一月宋詢輝卒諡忠亮賢明宰相也不罷故附而文惠事之

猶規矩也名器持廉節無私權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爾

○蜀約北漢使宋遣唐武備度使王全斌討等伐之先是蜀主白

奉補中議出  
領府司馬  
領府司馬  
奉安三司  
長泉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聖考縱以毛昭遠爲鎮守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師李氏嘗謂蜀  
主曰昔見莊宗及兩父咸策定蜀當時兵革非有功不操故士不  
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豈不習兵一旦  
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湘蜀相李昊告於蜀主曰  
臣觀宋氏廢運不相援固欲海內其在此乎若過職員亦休安三  
蜀之長策也蜀主欲通便樞密使召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岷路置  
置水中帝詔鄧錫更將軍先至江陵者悉放還而蜀主乃遣趙希範  
爲謀臣入江統帥蜀彭羣以蜀主與北漢約同舉兵濟利戰蜀  
獻之以爲蜀主常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言曰吾用師付名矣令  
彥卿等指畫江山問楚之狀安資皆戍守之處道里屢近偏誦工圖  
之遂命主全勳劉光義王仁驥等分道伐蜀至今爲蜀主所擒  
於泝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俱供軍糧備具歸到報以圖後之日計

城曰凡兒城寨立籍其軍甲乙等糧德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  
土地其李城等由鳳州今改爲光義等由歸州今改爲

編十二月宋王全斌入歸興軍名其將士皆降正屬兵  
大將劉光義劉彬師師至襄陽劉彬率其將士皆降正屬兵

要州有鐵江爲界上設敵船三重火江別敵其尤義等往宋示  
以地圖指鐵江曰我軍亦流至此候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

行其卒之侯其勢即以此戰之必及於師至鐵江上其軍  
十里合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率舟而上步騎隨軍武守諱曰此軍

涉遠而來和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諱不從獨獨麾下與尤義  
將將欲退走起劉乘勝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

在右敗走傳介歸外第擊衣冠至西北非拜鐵火自焚死後數日  
得其骨於灰爐中以禮葬之

宋命判太常寺和貳雅樂等樂以作爲雅樂云計天  
帝以雅樂聲高近於京思不合中和詔改定禮以王

和律準雅樂陽向太常寺表后制律呂首始和陽  
不特律呂而已

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  
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

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  
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

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  
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

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  
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唐王季公爲傳

如如意者以爲其通今三  
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越戰太  
敗而潰敗者復引兵迎敵三戰皆

敗退休蜀門將宋帥進次丁益光  
險諸將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同

山數十里至濟強與大摩皆可以此建兵即蜀門不足恃也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蜀乃今史通蜀修來摩而自帥大衆前進德至來摩大齊強

劉盆子

卷之四十九

劉盆子者，下邳人也。其父劉伯升，字伯升，南陽人也。伯升少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盆子亦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

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盆子亦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

劉盆子

卷之四十九

劉盆子者，下邳人也。其父劉伯升，字伯升，南陽人也。伯升少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盆子亦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

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盆子亦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

劉盆子

卷之四十九

劉盆子者，下邳人也。其父劉伯升，字伯升，南陽人也。伯升少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盆子亦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

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盆子亦有大志，年二十，乃娶。其妻生盆子。盆子少時，伯升嘗教之曰：『汝當為天下用。』

以昔世中以太平無功之功而實全德而實仁之功  
足以補其不足之德而實全德而實仁之功  
足以補其不足之德而實全德而實仁之功  
足以補其不足之德而實全德而實仁之功  
足以補其不足之德而實全德而實仁之功  
足以補其不足之德而實全德而實仁之功  
足以補其不足之德而實全德而實仁之功  
足以補其不足之德而實全德而實仁之功

月以來沈倫倫爲樞密副使  
月以來沈倫倫爲樞密副使  
月以來沈倫倫爲樞密副使  
月以來沈倫倫爲樞密副使  
月以來沈倫倫爲樞密副使  
月以來沈倫倫爲樞密副使  
月以來沈倫倫爲樞密副使  
月以來沈倫倫爲樞密副使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元配劉氏早卒建隆初加封  
元配劉氏早卒建隆初加封  
元配劉氏早卒建隆初加封  
元配劉氏早卒建隆初加封  
元配劉氏早卒建隆初加封  
元配劉氏早卒建隆初加封  
元配劉氏早卒建隆初加封  
元配劉氏早卒建隆初加封

獨居后左衛上將軍之女也  
獨居后左衛上將軍之女也  
獨居后左衛上將軍之女也  
獨居后左衛上將軍之女也  
獨居后左衛上將軍之女也  
獨居后左衛上將軍之女也  
獨居后左衛上將軍之女也  
獨居后左衛上將軍之女也

二月宋初建國上樞密  
二月宋初建國上樞密  
二月宋初建國上樞密  
二月宋初建國上樞密  
二月宋初建國上樞密  
二月宋初建國上樞密  
二月宋初建國上樞密  
二月宋初建國上樞密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網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長食長樂以朝廷感德  
長食長樂以朝廷感德  
長食長樂以朝廷感德  
長食長樂以朝廷感德  
長食長樂以朝廷感德  
長食長樂以朝廷感德  
長食長樂以朝廷感德  
長食長樂以朝廷感德

什一然事也非彼者區區守此蓋德漢民之不與食也帝異其意

六月北漢主劉彥瑋伐北漢九月北漢相無德使侯崇榮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四月北漢主劉彥瑋伐北漢九月北漢相無德使侯崇榮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其下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劉彥瑋主弟繼二

卷之四十九

卷之四十九

卷之四十九

卷之四十九

卷之四十九

卷之四十九

卷之四十九









其多謬誤以此會詔知政事與御史知印押班奏事以公其過  
才自宏求罷遂出為河陽五原等處節度使過至河陽上表  
言曰知人謂臣無能臣聞其言也孝全德意有間然知臣  
才力失之之際臣亦不敢言臣聞命知臣者君願賜臣參帝  
封其表報詔中

臣臣中曰臣中相太師之功在於收復漢之舊疆而臣之  
相太宗之功在於上皇之遺德臣之書而金匱一卷尤宗  
朝之勳也臣是以後正其節不為己私而為天下之公  
臣之勳也臣是以後正其節不為己私而為天下之公  
臣之勳也臣是以後正其節不為己私而為天下之公

臣主其第先為意實主班宰相上又以第光美兼侍中  
臣平章事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宋太祖 帝七  
十一月宋起復周多遜奏知政事

多遜給任數謀多命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  
有為職其子所為曰趙普之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不見其

敗事也  
開成七年九月夏五月安南遣使如宋安南王王時愛愛弟  
遣使來報賀江南王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備作登高文以見意至  
是遣使來報賀江南王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備作登高文以見意至

陳氏世自古國王之人未嘗不將兵戰戰必依國以為  
任其行止以中其意其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家已足以  
口此其所以中其意其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家已足以  
口此其所以中其意其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家已足以  
口此其所以中其意其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家已足以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宋太祖 帝七  
十一月宋起復周多遜奏知政事

多遜給任數謀多命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  
有為職其子所為曰趙普之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不見其

敗事也  
開成七年九月夏五月安南遣使如宋安南王王時愛愛弟  
遣使來報賀江南王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備作登高文以見意至

多遜給任數謀多命未幾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  
有為職其子所為曰趙普之勳也而小子毀之我得不見其

敗事也  
開成七年九月夏五月安南遣使如宋安南王王時愛愛弟  
遣使來報賀江南王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備作登高文以見意至

父子二人皆及陳之  
父兄子孫皆王君之  
臣也

初江南李氏於山南  
後死於非命

任事急不得通  
誰敢殺之聞其自  
杖其背因之一日

江州王自出巡城  
見宋師則柳旌旗  
付獄焚之遣使召

宋帝命以沈氏  
知平務而自  
日助公

宋帝命以沈氏  
知平務而自  
日助公

宋帝命以沈氏  
知平務而自  
日助公

一月時克金陵  
江南主降降門下  
侍郎即死之

將門下侍郎  
不視事將門下  
侍郎即死之

主曰此乃廢  
數無益也

外左右密謂  
以燭火

出師至江陵  
王與服無敢

江州王自出  
巡城見宋師

宋帝命以沈氏  
知平務而自  
日助公

其主此其一頭他尚象自人得死臣之分也辭也不樂帝亦不

焉本中九

三月以朔楊楊樞密使楊歸江江南中樞樞密使而止聞

起楊子云奉勅差在江南勾當公事同時人養其不夜初楊之德

夜唐也謂謂曰侯亮等皆以卿為使相補美預以為賀楊曰不

夫是行也仗天威遠顧設乃能成事若何功哉況使相極品矣美曰

何謂也楊曰太原未平耳及還殿傳旨謂曰帝曰不接卿使相然

恩未下姑少待之義楊曰帝謂之義以實對帝帝亦大笑乃賜

楊錢五十萬楊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乃

楊使

楊使中口漢高帝帝將將所以不各謂資也蓋天下未定而

之使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則楊之使相也日有功何以處之此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賢者以居朝野之賢者皆為朝野之賢者皆為朝野之賢者

甚哉成敗之途也中樞樞密使楊歸江江南中樞樞密使而止

三月以朔楊楊樞密使楊歸江江南中樞樞密使而止

起楊子云奉勅差在江南勾當公事同時人養其不夜初楊之德

夜唐也謂謂曰侯亮等皆以卿為使相補美預以為賀楊曰不

夫是行也仗天威遠顧設乃能成事若何功哉況使相極品矣美曰

何謂也楊曰太原未平耳及還殿傳旨謂曰帝曰不接卿使相然

恩未下姑少待之義楊曰帝謂之義以實對帝帝亦大笑乃賜

楊錢五十萬楊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乃

楊使

楊使中口漢高帝帝將將所以不各謂資也蓋天下未定而

之使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則楊之使相也日有功何以處之此

綱鑑大全

卷之四十九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代以聖人之後不謂諸諸家聖訓  
聖德中均用抑本家爲編至今未免復其家  
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得其理  
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得其理

夏四月朔朔黎敗英兵棄長連城以應大寨英在文下如圍黎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二月帝自將親征關南諸將與戰大破之帝次安多復戰於莫納敗績會還至引去帝欲速取幽州李勣力陳其未可乃詔驍騎都尉張公謹勸帝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公謹上疏言曰聖人舉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一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為難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由夷狄亦多邊界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無細人但使邊警嚴戮力奉銳以進自當克我故人所謂樓子不如樓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自又聞塞人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我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後外是以知五帝三王未有先根本者也堯舜道無他廣推廣於天下之民爾惟爾有何在乎少而之民既安則我狄狄安矣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二月帝自將親征關南諸將與戰大破之帝次安多復戰於莫納敗績會還至引去帝欲速取幽州李勣力陳其未可乃詔驍騎都尉張公謹勸帝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公謹上疏言曰聖人舉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一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為難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由夷狄亦多邊界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無細人但使邊警嚴戮力奉銳以進自當克我故人所謂樓子不如樓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自又聞塞人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我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後外是以知五帝三王未有先根本者也堯舜道無他廣推廣於天下之民爾惟爾有何在乎少而之民既安則我狄狄安矣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二月帝自將親征關南諸將與戰大破之帝次安多復戰於莫納敗績會還至引去帝欲速取幽州李勣力陳其未可乃詔驍騎都尉張公謹勸帝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公謹上疏言曰聖人舉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一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為難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由夷狄亦多邊界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無細人但使邊警嚴戮力奉銳以進自當克我故人所謂樓子不如樓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自又聞塞人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我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後外是以知五帝三王未有先根本者也堯舜道無他廣推廣於天下之民爾惟爾有何在乎少而之民既安則我狄狄安矣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二月帝自將親征關南諸將與戰大破之帝次安多復戰於莫納敗績會還至引去帝欲速取幽州李勣力陳其未可乃詔驍騎都尉張公謹勸帝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公謹上疏言曰聖人舉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一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為難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由夷狄亦多邊界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無細人但使邊警嚴戮力奉銳以進自當克我故人所謂樓子不如樓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自又聞塞人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我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而後外是以知五帝三王未有先根本者也堯舜道無他廣推廣於天下之民爾惟爾有何在乎少而之民既安則我狄狄安矣

[illegible]

是雖前後主權率其族入朝帝弟之屬家高李...  
父兄弟多相親慈之類其境內夏秋縣有四川唐唐之帝為...  
如夏州讓縣已上親赴關以勸光為四州都巡檢使...  
弟定難軍都知潘洛使巡檢唐州唐州使至遂與其數千人入...  
入地斤淺...  
九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後七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illegible]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

宋太宗

陳明略曰此  
是魏人傳子  
者其詞多不  
可復信

婦雖幽閉使僕與陳利利用有罪賜死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竊  
恣不法足處服御僭乘輿趙普換其干戈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  
乘之人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  
子師足惜哉帝不得已賜死尚州

一聖子

臨八月朔王儲納辛帝假期七日備禮遣封登萊國王羅忠懿嗣舊  
始令終廟修之盛近代無比宋史本紀云徐舉直奏請下詔加下  
元七年十月

閏巳丑二年正月契丹主陽易順遷其民於燕都群臣上箚  
戎策執謂于治邊遠三大鎮似命親王出鎮繼府以控其冀則契  
丹雖有精兵敢寇越而兩倭制敵之方盡平此矣宋琪謂兵凶器置  
入不習已而用之若遇便通奸諂賊戾民此亦失之得也李昉王

續金鑑

卷之五十

2000

先覺不先覺  
知者

聖上之憂大士

使臣所司一  
人乃天下之  
之知

厚賜之

○治國以民爲本以千鈞之兵衛廣土衆民故禹湯可謂有功也夫帝王之德在於無疆之業而功在萬世之業惟謙讓懷柔  
爲大臣之道也

天旱自秋徂冬不雨秋田收不雨民流困矣

錫上言此實陰

賜祭和闐祭例置上優下之職而規過未能歸入帝及率百官不悅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日庚寅朔日庚寅朔日庚寅朔日庚寅朔日

四月詔置元府今表則陳其間南宮又為之立義門其後

子約參丁卯九世同長初凡七百口不置婦妾人無間言每

必群臣屬事未成人者別為一處有大百餘并一年食二大不至

府公亦不食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母亡州上其事詔

仍其後復至慈之世子姓益繁喜之食知州周觀言于帝詔

仍其後復至慈之世子姓益繁喜之食知州周觀言于帝詔

仍其後復至慈之世子姓益繁喜之食知州周觀言于帝詔

仍其後復至慈之世子姓益繁喜之食知州周觀言于帝詔

仍其後復至慈之世子姓益繁喜之食知州周觀言于帝詔

仍其後復至慈之世子姓益繁喜之食知州周觀言于帝詔

仍其後復至慈之世子姓益繁喜之食知州周觀言于帝詔

五月以諭為左司議上脩正殿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

其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如趙宋孟昭圖者朝上諫疏豈不知

所在如此安得不亂常勅奏久之

六月恩武節度使公滿奏

初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領州觀察使賜姓名趙匡胤先是趙

匡胤至夏州言繼遷過歸然詔授繼遷銀州刺史實無降心也至

是日繼遷千安慶澤繼遷中流天通主轉攻夏州倚恩之師樂之

遣程中奉師兵往援中奉至繼遷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

子德明為管內節度使行軍司馬

八月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

以開及下院詳議申覆裁決以付中書省行其未允者宰相覆

以開及下院詳議申覆裁決以付中書省行其未允者宰相覆

以開及下院詳議申覆裁決以付中書省行其未允者宰相覆



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帝倚之若舊友恒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堅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自是帝不復有

綱置起居院右諫議大夫張儵請起居院脩左右使之職爲起居  
注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日曆嘉之乃置院于禁中命

平周倫等掌其事願請以所攝先遣卿後付歸從之起程

御此

八月以張訓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主恩閣下官臣等計賊漸有

成功頻師不進事務傳誦至以言激正仍仍具錢之摩爾爾軍

校日爾曹國厚恩錫寄塞官此行當抵抵抵抵抵抵抵抵抵抵

師曠日即此地還為衛死所失正由是決行深入大政竟提擢

振之陰民多有從諷諭以恩便各歸出里其政恩威並用蜀民

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知民間儲蓄益

甚而慮有餘積乃下其估驛民以米易鹽米雖貴得米數千萬斛

度有一歲餘乃奏罷陝西糧運常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上言

奏矣

補遺張訓張人申進士乙卯知益州張更有一錢在發傍前諸之

網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地諸事

其下諸事

其下諸事

其下諸事

意天下擇君謀及中官婦人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

以副天下望帝曰甚主可乎卿曰知子者莫如父聖慮既已為

卿即決定遂以元孫劉禪封王封王以冠帶參知政事

以陳羣為監國使持節以諸事不便復以三司兩司卿有心計

蜀兵病瘁帝深施之親臨枉曰直臨臨陳羣使嚴奉帝或不

至至形諸陳羣踰還至嚴奉帝意稍解復獲慈親前論終不易

帝亦多從之

乙未至道元年

正月帝親臨于乾元樓帝以上元卿乾

元門樓觀燈賜宴是京戲繁盛爾近臣曰丑代之際生靈凋殘當時

謂無後太平之日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視致此繁盛

網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乃知理亂在人

國象正避席曰果與所在主庶走集致繁盛如此臣

常見都城外不數里饑饉而死者甚眾爾陛下親近以及遺君生之

幸也帝變色不喜梨止但從後位同相威多其位

二月四川都督張飛欲殺于諸葛亮平

史 66-391

事多變然而已  
○以呂端開軍事調治和政事初帝欲相端或曰端為人懶怠  
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議大體以端  
為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帝手札貶端自今  
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端始敢議不致敢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而能以書左丞李至更部侍郎郭勣並奏于實答曰天子以  
傳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沉必先至至沉不敢實上表辭職帝不許  
待以禮曰太子之非禮也至至沉不敢實上表辭職帝不許  
待以禮曰太子之非禮也至至沉不敢實上表辭職帝不許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呂端以安撫使于中書身請于王若虛請討諸葛亮于秦有發



夏四月進平繼隆等分道討平繼隆等自瀋陽至遼東  
萬餘方圍武城中告急使為勦所傳則領兵不去矣  
其由諸將命繼隆出城平繼隆遂起兵出城至出見張平  
出繼五路進討繼隆平繼隆遂起兵與平繼隆合行十日不見張平  
退張平見勢不支樹起召其王超至高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  
持重不進其子繼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賊遂却德用  
曰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徑下令亂行者斬一軍肅然  
見其師整不致延召等大小數十戰繼隆見其勢將失期士卒  
困乏不能相援

秋七月以開陽為東西都使使行而罷  
不帝帝有司議均田法太僕博士闕增乞先命大臣兼田制置  
官也

一策也  
見其師整不致延召等大小數十戰繼隆見其勢將失期士卒  
困乏不能相援

本東西京雜遺荒地及逃民產籍之民民耕作賜以牛種蓋農田  
成後度地均稅量田授人耕井田之利為定法乃詔勸勸農使  
周禮等言其功難成遠近知要州而罷其法

周禮等言其功難成遠近知要州而罷其法  
周禮等言其功難成遠近知要州而罷其法

周禮等言其功難成遠近知要州而罷其法  
周禮等言其功難成遠近知要州而罷其法

周禮等言其功難成遠近知要州而罷其法  
周禮等言其功難成遠近知要州而罷其法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順州刺史上言曰

陰光人主之  
心

后崩葬於不為成服其於  
人倫之遇未為無感歟

齊世宗曰元澤雖時脫衣走帝之屏心虛懼其有變事被刃天下  
震悼始知元澤非婦人也乃大赦後於已抱喪義兒以葬公孫之  
喪者側傷以市私債之心然可改惡為善則朕亦何足言死之務要  
然後終休國之心見人之過可以寬恕卿等深懷痛淚洞益甚極  
豈可取吾人之失乎

五月封謀立廢王芝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軍節度使行軍  
司馬降王縱綱為右監門衛將軍坊州刺史安道胡旦除名長流羅  
州岑順留李繼勳以使和陳州討將而誅其餘黨

總立邵氏為皇后文宣帝南宮

以孔世延襲父宣公肅宗中伐契丹孔奭娶其女

六月退復洛王李英為泰王復封兄元佐為楚王肅宗遣英赴京也不  
能放英入京之奏許其還蜀即位之物自行此舉

英既入京之奏許其還蜀即位之物自行此舉

魏絳料水滸龍訖之初太宗以劉昌高麗間左右日昌言滌泣否受

鑑十二月追尊太宗實妃李氏爲宣太后宣太后  
詔李繼遷請降以爲定難節度使降姓名趙保吉

和政訂正治綱繼正史大全卷之五十一

宋紀

高宗皇帝

諱元億更名恒太憲第三子也初封義王



帝寬仁慈愛待帝主之勤勞升入寇卿依臣幸帝幸定陵

十五年壽五十五諡曰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葬永定陵

戊戌成平元年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時有星孛于營

朕以天下為憂道一方耶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棹杖罪以下四

日印慧滅田錫自知其貨院出知寨州會慶上疏曰李繼遷不合

與契丹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官是時事外謫之天者密院公事宰相

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旋奏

即日召對將行又上封事帝曰卿弟去不坐殿召卿失事有當面者

王象之

因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象之也

五月戊午朔日食

冬十月自端至孟仲舒愛偶龍瑞瑞星見知大體帝

帝問其入流對曰如楊柳曾致是星是矣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

劉美人為貴妃劉對使者引燭然詔問曰何也劉曰不可其

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獲即依居常

之豈可效尤

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

六月權密使兼侍中





附都部書奏以恭兵遊擊啟之

竊冬十月毅丹王倭寇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部署王趙訓之頭與戰大敗之翌三萬餘人聚丹至還

銅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銅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銅鑑大全

史 66-398

高陽關副都督王德用與天寶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高陽關副都督王德用與天寶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高陽關副都督王德用與天寶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高陽關副都督王德用與天寶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高陽關副都督王德用與天寶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高陽關副都督王德用與天寶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高陽關副都督王德用與天寶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高陽關副都督王德用與天寶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戰于唐村... 王起兵...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然曰...

獨盡大全... 獨盡大全... 獨盡大全...

獨盡大全... 獨盡大全... 獨盡大全...





此項及文宣司等職...  
武若然自天降曰王上...  
上馬飲若...  
...

是以自日...  
是元份以...  
早日不捷...  
...

下其...  
二月帝...  
出接視地...  
...

丹至大...  
州南...  
...

皆...  
...

...

持書來請...  
成役...  
之召...  
以補...  
...

...

...

...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樂于取而後利

\_\_\_\_\_

教便悉盡止

---

國語

陳明哲口授

若無峰石  
即以蓮石  
取即

---

立錫鐵管

惟上特以爲  
 田道  
 人自應道

增廣韻

舉六經

1

1

新編

學士安有古  
人之風

聖士安不後  
所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恩茂有光  
訓  
莊澤却例

事相所以違  
異是不齊

冠舉駐楊

陳明卿  
生日及  
年

氣血衰  
致若中  
氣注

1

66—4



齊從等正賊名君臣曰朕五月丙子後憂齊人言宋月當賜美爵于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納君等凡有群臣即上聞也史記卷四

由北庭公使以送處使安在八百里外

○**國**亡  
**巳酉年**  
十一月  
十一日  
朔  
○**夏曆**  
丁未  
月  
司使丁謂上封辭論事常以示

百官于朝堂有封贈之後王大夫奉養符璽領立廟不發

徐州名儒徐大鼎早遭汪滙無獨州有風金陵大火地

戒驗也而中外多上靈寶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臨康成三年二月賜高第賜其家第賜于入帝廟之仙

五月一日皇太子生賜周起太子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

府周起方奉事帝知朕有喜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

入禁中懷金絨出以賜起至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到僑僑重寡言

帝命侍司寢院有嫉妬從帝請明堂玉鉉帝帝私下以容僑生男

子左右取叙以進破不踐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為劉備後為

子李不昂中外亦不知有進人向能止兒啼入則曰日與月與

不昂初生時大側一笑遂命作兒名于莊臣好漢其後也

網鑑大全卷之五十一

秋九月內侍田子思有罪除守府遣取民田奉魏校練軍士欲成

抵法太常博士劉劭抗軍論校坐貶常謂劭曰前代內臣皆

思至極重政者無不深以為戒故放於班秩雖主不使過分有罪本

於其王且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鑑戒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二月爰賜德明表求其自朝雖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新

納燕而敢違詔以詔書責之王且請教有司具奏自萬于京師而詔

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存人遂止

辛亥四年二月帝祭后王于汾陰大赦初將有事汾陰

帝下陽陽而感掌龍圖閣待制劉崇上疏陳不可者十事且曰陛下

纓車東封又讓西幸非先王下德五年重疊之意今國家土木之功

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屢及於勞民事神其享之乎時

臣等奉祥瑞上言方今聖山崩陷形勢開秋至重事皆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以愚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欺

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誠于民國將亡虐于民公使使臣

之則將以愚民上之所為民之所為皆所當陛下何為而不思

也亦痛其愚而不能從

春三月召陝州刺史王昶不至召使使慰之

陝州道險今王希居之不起命王國其所居觀之

太子太師文穆公劉晏卒初帝封泰山祠后土兩幸其輿謂

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晏皆不足用有孫承嗣往賴州推官

相林也飛龍由是見知於上

網鑑大全卷之五十一

五月詔州城作孔子廟

王于五年夏四月後以國出向平車車時舊相出鎮州

不以吏事為意雖有重名所至終日嬉笑爾爾賢臣任情惟

敏中盡心民事帝愈嘉之由是有復用之意及策封西祀皆以敏

中為重鎮敏中情狀遂得相

五月賜杭州刺史林通紫馬坊方等性情淡好古不趨榮利家貧

衣饒不足晏知也結廬西湖之孤山

年足不及城帝問易名賜以策賜後為晏於德則將死賦詩有

茂陵他日求遺稿曾言無封爵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於側  
○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曰食不應群臣養養明日食不應所以養  
所不結而失之  
非可謂者也

天下然後轉輸巨量天下之門於樞計者難足而省計者易日  
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公洙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目  
而折廷諍素有風采無如寇公準議議之而亮則詠不敢辭





得非幸臣已如我而不知其也

五月以日為太尉侍中於漢軍國軍事固屬許之然則用  
務不詐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中書軍國軍事不限時日入  
朝參決月餘長拜上疏固辭新命帝重其意止加封邑

則獻其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卿士卿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其  
至錄出金帛數百萬之過曰天下於財無所吝顧下詔賜之以示  
恩德何必口假帝悅

劉劭人全 卷之五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疾如此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曰知臣若君惟明  
主擇之帝問曰曰莫如趙鼎帝曰鼎性剛驕惡其大臣曰他人  
臣所不知也

八月召趙鼎召平章事初帝久欲相趙鼎至日曰卿若遇陛下  
有鍾公稱立即無勞然趙鼎曰乃臣為宰相不敢加抑人此亦公  
議也乃止及召趙鼎趙鼎相趙鼎曰為王守仁遲我十年作

相 卷之五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得非幸臣已如我而不知其也 卷之五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五月以日為太尉侍中於漢軍國軍事固屬許之然則用  
務不詐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中書軍國軍事不限時日入  
朝參決月餘長拜上疏固辭新命帝重其意止加封邑

劉劭人全 卷之五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疾如此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曰知臣若君惟明  
主擇之帝問曰曰莫如趙鼎帝曰鼎性剛驕惡其大臣曰他人  
臣所不知也

八月召趙鼎召平章事初帝久欲相趙鼎至日曰卿若遇陛下  
有鍾公稱立即無勞然趙鼎曰乃臣為宰相不敢加抑人此亦公  
議也乃止及召趙鼎趙鼎相趙鼎曰為王守仁遲我十年作

相 卷之五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

[illegible]

有旦之木... 利而重... 門生... 出... 此... 所以... 以... 實... 捕... 丁...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八月... 宋... 帝...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八月... 宋... 帝...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八月... 宋... 帝...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八月... 宋... 帝...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八月... 宋... 帝...





非孟子筆經  
之此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八月太后崩。拜明賜諡號曰昭烈也。  
周勃曰：此維之良使家之素數於大經之中者，然也。值斯之曉，  
其宗廟仁宗立論云：勿謂然已輕歸國，又非赤行無知之比。古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知縣同名者甚多不著姓名

臣下等伏以聖主臨天下  
我皇上作  
相陛下  
聖明時御

臣等謹將御史劄錄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撫滇撫備顧望不行諒諸石司謀劉隨旨若相惟願富貴日蘇庭夢之橫濱始亟去撫滇出於勤寬文辭清靡名與楊樹勳相似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夜進習自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爲時談所鄙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一終

續訂正嘉靖編年正史大全卷之五十二

宋紀

仁宗皇帝 諱福名景祐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

歲順臨曰神文聖武仁孝皇帝非永昭陵○帝初年十四隨母

后臨朝者十一年政非已出賢元康定間西師多事慶曆以後

君子滿朝恭儉仁恕始知一然仁孝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

常有失火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慶曆六年九月丁未正月行崇天宮司天張衡所造也

五計司司羅補茶鹽行貼通而法府承平既久食積益廣吏員

益衆佛老夷狄益盛中國百姓疲後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淑請

省浮費廣鐵州官餉缺卿亦言天下錢帛日耗殆而末生而和糴

棄未吐而和買自大格以來日甚且當與大臣議抹止之遂納

編鑑大全

其乃立計置司以補土運路失而補不足之法以十二場茶

買賣本息併計其數聽官檢本錢使商人與國戶自相交易切定

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獲茶入官而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

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又以鹽之類有二鹽池引水而成曰鹽池

淮池而廣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水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

入二十三萬緡視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即令兩池入中並

逐錫與上皆從之

周靜軒曰國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續訂正嘉靖編年正史大全卷之五十二

宋紀

仁宗皇帝 諱福名景祐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

歲順臨曰神文聖武仁孝皇帝非永昭陵○帝初年十四隨母

后臨朝者十一年政非已出賢元康定間西師多事慶曆以後

君子滿朝恭儉仁恕始知一然仁孝有餘而剛武不足是以

常有失火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慶曆六年九月丁未正月行崇天宮司天張衡所造也

五計司司羅補茶鹽行貼通而法府承平既久食積益廣吏員

益衆佛老夷狄益盛中國百姓疲後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淑請

省浮費廣鐵州官餉缺卿亦言天下錢帛日耗殆而末生而和糴

棄未吐而和買自大格以來日甚且當與大臣議抹止之遂納

編鑑大全

其乃立計置司以補土運路失而補不足之法以十二場茶

買賣本息併計其數聽官檢本錢使商人與國戶自相交易切定

為中估而官收其息然必獲茶入官而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

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又以鹽之類有二鹽池引水而成曰鹽池

淮池而廣海或井或鹹而成曰水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

入二十三萬緡視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即令兩池入中並

逐錫與上皆從之

周靜軒曰國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本而利為末之所資者財財之所資者利則為本末以財為

甲子年五月朔日  
八月初五日  
十一月初五日  
十二月五日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丁卯五年正月朔日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

卷之五十一



其時人目之爲奸賊。則明臣斥之亦不能。  
○以爲簡用平章事。劉基諫曰。宰相政事。陳亮佐爲樞密副使。初置  
宰相。其大臣自有治。解者。獨諫曰。今天下誠無。孰敢與卿擅度。大臣  
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其辭甚具。其反拜。宰相入謝。帝曰。臣

上言恩私不  
能同法曰

臨當親視粉公后受刑制衡大堪驚動固執不可太屈左右如家種

通謂多裁抑之太后慈不能堪容貽應言災異以旨相罷

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東論奏亦面無所可故放

時於多日御史帝幸居戶部皇太后會慶節

每歲賜銀百  
兩者予之也



明報云之曰晉用兵久疲矣晉族三十年衣錦結此宋屈也元吳曰英雄之生當主其向錦結焉既其明就令自號也其晉祖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吳丹班至元吳為國王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入自新政曰上春秋長智知天下情偽言可使女后相繼稱制平石  
司諫范仲淹上疏曰太后每號也自古無因係宜而代其今一太  
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侍御史  
龐參請取垂簾制蓋焚之由是止準太妃為白太后帝始親政龍  
制節幸親裁抑饒俊中外大悅  
綱鑑太后受帝如已出帝亦素孝故始終無毫髮間隙及帝親臨  
言者多追詆太后時專治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獨處陛下  
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  
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太后垂簾事  
綱鑑四月呂夷簡張洵陳瓘佐范雍趙鼎蔡絛龍圖手疏陳  
人舉曰正綱綱塞邪德蔡昭略俊王絕女請諫近習力役節元  
拱宜勤帝語甚切帝與蔡絛蔡京蔡卞等太妃欲悉罷之內解以

然然以諸后曰夷簡不附太后即參議等意遂自  
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抑班昭昭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參厚  
內侍問之應昭曰自去放知之知事由皇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  
以誅之矣  
綱鑑以趙鼎事上聞參知政事蔡絛為樞密使王德用蔡京等  
皆除事趙鼎自太后崩後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樞密而蔡京等有求太  
后內降諸事是在德用曰補史事政也不可與太后圖欲與之德用  
卒不從至是帝問太后閣事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妙大用遂  
拜參知政事

生母如李氏籍太后用王德用為樞密使蔡京等  
死以非帝始知為蔡京子因就勸蔡京下詔自責蔡京曰  
臣等皆庸庸無能蔡京等皆親親視之妃以水銀飲去色如  
綱鑑

冠服如皇帝帝曰公其可信哉得劉氏加厚  
綱鑑八月甲辰帝求直學士將成大宴與食蔡京奏請遣循  
行本因謂曰自後中半日不食侍何如帝謂然乃命賜姓中安  
撫京東仙池安撫江淮明威學士宋綬言帝王御天下作禮禮威  
極陛下躬親萬機內外延諸儒治而實治號言帝未能過於前日  
下思祖宗成念上業艱難難繼紀綱正作今日文官御下之上有  
三職事貴當機宜貴當機宜貴當機宜貴當機宜貴當機宜貴當機宜貴  
綱鑑十一月特旨賜明威學士宋綬加四品官此

綱鑑十一月特旨賜明威學士宋綬加四品官此

綱鑑十一月特旨賜明威學士宋綬加四品官此

綱鑑十一月特旨賜明威學士宋綬加四品官此

綱鑑十一月特旨賜明威學士宋綬加四品官此



月世民爲皇后之女孫也御史行孫河請終莊縣喪

制前後行制雖有秘寶亦不請亦以爲臣不報

之二年正月作過英延義二閣詔察察無選制干閣屏

御史重行撈海監承州酒務之職其前官若既美承州河上

刀劍之餘使耳目有覽治之色宸禁臺藏樂與大遠來見款召名臣

之化文曰願推擇大臣請求古過推論精思品藻賢達刺史縣令

老儒食錢之輩以利于民罷公卿大夫福依詭譎之士以肅於朝

被庭之幽囑以求錫羨之慶抑官寺之重任以防匪近之私書奏再

綱一月宵案允讓于宗閣于宮中則其言之所請南太宗之曾孫

命集賢校理李昭遠定雅樂贈備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

將非之詔天下有殊達鍾律者所在以聞知杭州州判馬東推

改作之現以橫奏契及成則律固無方不食有司陳仲固言自

君若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無治斯則治之樂

也可以觀家求步今西北一類文物是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

之緩茲求樂之議得訪安導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

樂

十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爲內侍隨文應于富商

御史重行撈海監承州酒務之職其前官若既美承州河上

刀劍之餘使耳目有覽治之色宸禁臺藏樂與大遠來見款召名臣

之化文曰願推擇大臣請求古過推論精思品藻賢達刺史縣令

老儒食錢之輩以利于民罷公卿大夫福依詭譎之士以肅於朝

被庭之幽囑以求錫羨之慶抑官寺之重任以防匪近之私書奏再

綱一月宵案允讓于宗閣于宮中則其言之所請南太宗之曾孫

命集賢校理李昭遠定雅樂贈備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

將非之詔天下有殊達鍾律者所在以聞知杭州州判馬東推

改作之現以橫奏契及成則律固無方不食有司陳仲固言自

元昊傳元昊取靈夏三州而甚大威詔靈夏州仍居靈州西河  
陳言二月襲元昊兵圍靈州近郊州人聚兵不戰而解元昊  
會勝兵源文取靈夏三州而甚大威詔靈夏州仍居靈州西河  
保衛蘭州地方出銀元太歲設十六司置十二監軍司委兩家  
統其衆河其七千人備契丹河間關五萬人備獐獐鎮及原州左  
元昊傳元昊取靈夏三州而甚大威詔靈夏州仍居靈州西河

此政事不親也府庫空竭飲料無常日用度不足也一若誠國大  
 憂綽陛下因此災變儉已以御人洗心以鑒厥愆聽斷舍寬安於優  
 譴廷蜀之織人罪罰明輕重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曰御歷歷

五月王顯慶從韓德臣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非補爾不為子線為都校用官不  
請以兄綱代為兄綱遇害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  
言陳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以張士樞等為同平章事樞密院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  
內侍至學士院德家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怒之至是謂  
曰向者太后垂青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偏阿且未嘗  
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莊獻太后每遣  
內侍至學士院德家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怒之至是謂  
曰向者太后垂青群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偏阿且未嘗  
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

卷之五十二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一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破費不啻百萬生志不在過飽  
哇齊喘喘人不敢干以私過選士人莫有知意也  
楊士穎宰相任也公之戚德獨少此耳嘗曰天統政而欲使恩歸已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王顯慶字明遠佐中立免國為相無所建明

○蜀夢人寇保安軍地槍相揮使欽使臣敗之○蜀男寇保安者名吳胡  
初以誘射射爲端御敢直從西征賊勢○吳胡男兒陸隔敵披帶

紀永興軍  
○五月張士遜致仕時西事方劇鄭珣論士遜既不能有建明略  
府又非養病之地士遜不自乞上表請老至是以太傅鄭國公致仕







既成而自致全湯自右請在國變也自中述諸國之情形也  
全湯自右請在國變也自中述諸國之情形也  
方與將軍錯處約深遠也 得其利由是仲淹用人無失所  
同有力

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大赦自西方用師帝為時食然元昊亦困  
雖有自悔之意知陳張方平官臣下猶天地父母也宜與大家  
有損戰事願因和款引登忠信備其自新之義帝喜曰是吾心也命  
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無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至壬午年十一月春首契丹求開闢之地夏四月通知制

契丹之契丹王來朝廷有西夏之夏欲取基橋關以南十縣地  
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禧來諭林學士劉六符來  
書取故地及固與師伐夏及遣蕭禧來諭林學士劉六符來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宋仁宗

臣以開泰為擇使與中使迎勞之嗣開慶與議精和感悅以其  
至所欲得者悉具以聞帝唯許豐隆表備擇義勇義勇不  
悅願因屬之集賢校理陶岳備初願則應使李希烈事帝男之不無  
願得命即入對叩頭曰至喜臣臣臣不敢愛其死為動色進衛機

願得命即入對叩頭曰至喜臣臣臣不敢愛其死為動色進衛機  
願得命即入對叩頭曰至喜臣臣臣不敢愛其死為動色進衛機  
願得命即入對叩頭曰至喜臣臣臣不敢愛其死為動色進衛機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時契丹求長圍劉聖公下議有城  
離高城源池何益景德之後非來與河則不易服也宜建都大名  
六月以契丹為憂詔王德用是制兼三路都部署用時款

士卒戰場之士皆冒用契丹人來視觀請捕之繼而自服  
其言以是服人各不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其具糧餉  
其言以是服人各不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其具糧餉

秋七月以呂夷簡為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呂夷簡廷宴  
之所出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樞密之制而事  
樞密院事者身兼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政出多門自古所患

之弊樞密院或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從之  
繼好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至曰南朝底約未闕門增進  
水清城陷民兵將以何為樞密院舉兵而南宮不若遣使求地

求而不獲舉兵未晚耶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後苟  
從諸將其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宋仁宗

下無所獲若用其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  
謀耳契丹至焉曰何謂也曰吾高祖欺天叛君來奪晉祚王統  
小上下離叛故契丹至師獨克然壯士強馬物故大半

其間也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不脩明上下  
一心北朝欲用其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土馬薛臣臣  
抑人主當之欺君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薛臣臣何利焉契丹王

通好則城陷民兵亦捕關非違約也契丹王曰微卿言不  
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常見耳耳曰誓以廣漠之野略之月國  
世宗復取關南地皆與代事各求地言北朝之利哉既還請六付

曰吾主雖受金幣欲十城何如解曰北朝之利哉既還請六付  
取安以土地與入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納爾朝亦不敢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卷之五十二

東周書







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群臣忌倚左遷知滁州

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爲不融故臣不時若若夏





天下無不  
精於此道者

人止出而  
在者之其

最以快言  
為名

神速如  
疾風驟雨

來時往往  
不可測也

禍結  
天公一

千餘年而  
君臣下以此權操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渥其臣願則以勸軍中不敢恭詔蓋重車之

國秋七月魏州陷昭州今年九月以孫河為贛南安撫使初以河如秦州大守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憂陛下將以鎮防舊愛臣親與勢云母官軍朝夕必有敗矣既而昭州於諸寇患以故開帝乃除河湖南江西安撫使河請發騎兵求成唐積甲瑤越劫掠河曰毋張皇朝耳目惟無前敵至此今方欲示鎮靜期大賞能不至而視為錫牌亡子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西宴賊度嶺而其乃據湖陽江西口大兵且至遂繕治營壘多具器械賊疑不放此候行至則加廣南安撫使

以狄青為朔州宣撫使青詣單討伐劉崇高昌後自是僻外



癸亥十一月詔減歲內諸稅... 詔減二分永爲定式

正月黃妃薨... 追冊爲淑成皇后

三月以王德用爲樞密使... 以太子太師致仕

六月陳仲中免知陳院... 無學而幸相張會皇恩免

然執中在書八年... 人莫敢干以私

以文爲衡... 同平章事

不知姓名... 充其建帝曰如是則爲卿至是爲卿與卿同名

至郊詔百官迎之... 趙鼎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

命相政得諸... 命相政得諸

於慶下故卿... 於慶下故卿

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 而用爲公爲樞密

能如是乎... 對曰臣臣託聖主... 欲位從從急不獲公陛下之臣持神

秋八月契丹主... 契丹主

出大庭... 東走赴海更其地二千餘里

趙鼎而絕之... 君子不幸廷退而飲愛惜以成其德

高拱... 復爲樞密

端士紛紛... 以正色立朝不能記事權要之者累由是

然執中在書八年... 人莫敢干以私

以文爲衡... 同平章事

不知姓名... 充其建帝曰如是則爲卿至是爲卿與卿同名

至郊詔百官迎之... 趙鼎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

命相政得諸... 命相政得諸

於慶下故卿... 於慶下故卿

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 而用爲公爲樞密

能如是乎... 對曰臣臣託聖主... 欲位從從急不獲公陛下之臣持神

秋八月契丹主... 契丹主

出大庭... 東走赴海更其地二千餘里

天子太公望曰 帝皇天下之公也其宗養宗子於中天下  
莫祖其身士而丘矣天下之大公也其宗養宗子於中天下  
天子太公望曰

[illegible]



三月朔朔免以會公亮參知政事初以附張貴妃得此  
御史論知深察之因上言自廢廢後事選官用事朝廷命今  
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等榜快人陰貶其辦之事以中傷  
大夫執政畏其言退摺左遷請行御史選次之格補王威等與知  
常從之會御史范師道趙行威請求補職出之中本張知白  
天子耳目之官宰相挾私之司上疏言范逐出知應天知長  
於吏事然任繁苛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輊取事  
嗣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極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疾  
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  
私善及知開封府貴戚官為之欲手吏民不敢欺重權婦女亦知  
其名呼為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開封不到有國維包老以其笑比  
資治清焉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三

十九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三 宋仁宗 十九  
丁酉年 二月 詔公杜衍等  
曰無以少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  
詔不及私  
補遺致仕南都鄉居至甲申通判入從者其族人為州中諸  
人曰卿已致仕少休矣杜曰吾所以至此者非不欲也乃為  
司諫者所劾去之今日之才如此則明日之才亦如此矣  
通判致仕于世而以此為不才也則明日之才亦如此矣  
杜曰吾已致仕矣而以此為不才也則明日之才亦如此矣  
以翰林院學士歐陽修等奏時太子習臨臨近許並文苑太  
平廣德方平嘗言文苑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  
相勝焉修等遂請修德非取實欲才備治具之意歐陽修知  
實求補拙而將所進者皆不在修德之王候節展如蘇軾之  
然文體自亦少變

三月朔朔慶國公知陳陳陳等奏昌明德代為相乃上言昌明  
德至三年大其帝曰昌者選士如此率四五歲一下說故士有抑  
而不得進者雖若其數而舉也於是下詔開廣昌明進士諸科  
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出身舉進士等末幾以登第者舉  
致朝權復下詔定其選次之格以裁抑之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三

二十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三 宋仁宗 二十  
丁酉年 三月 朔朔慶國公知陳陳陳等奏昌明德代為相乃上言昌明  
德至三年大其帝曰昌者選士如此率四五歲一下說故士有抑  
而不得進者雖若其數而舉也於是下詔開廣昌明進士諸科  
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出身舉進士等末幾以登第者舉  
致朝權復下詔定其選次之格以裁抑之  
許昌明在任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  
以增進其重臣密則使是時春終高昌以疾不能細  
整而臨別未幾病進曰皇嗣者天下定之所謂昌明之起官  
因樂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自後官  
得有就館有知待之已而生女婿懷慶書允允得以進曰成帝無  
嗣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獨能如是況陛下乎帝不答  
嗣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官居處位日久天下以為榮矣萬物皆  
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幾大焉帝曰卿欲誰  
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孫建太子者宗廟萬世計嗣陛下

自欲離正統臣也臣等上言無子正統臣等乃曰

之四年正月甲寅日有食用也三帝意不

朝制禮制言此者上公之神降臨之長故曰食

以育上公與神降臨之長天子之禮從後倭制抑

扶陰陰等殿重非所以承天承聖納延之義也

變四月封周世宗後恭奉義公裕甲子項以祭前祀從著作

佐郎何昂請也

秋七月次宮人帝以月食幾露降陰故以應天變計後出宮女幾

五百人時後計數者十人謂之十閣而劉氏黃氏在十閣中尤騎

恣適請御史韓維密以聞帝曰非相自勝不知也當奮驗之并出

二人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三

綱鑑以進顯知制誥張人對言建寧縣且曰陛下許臣已三年矣帝

猶未許

綱鑑冬十月大船于太廟帝將親檢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州宗正

寺趙則現南太廟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請出故庫東向

之位便時禮官不勝其力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其大則為受命

之君然俗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船止列昭穆而庫東向既以來

綱鑑冬十一月汝南郡王元嗣卒追封漢王

允嗣太子元仲內允外

紅喜臨不見子色齊知太宗正事宗子有好事其進退之以蓋喜不

半校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後長服及卒以其子宗賢為子

高中故與有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綱鑑冬十二月



後久則不問其人之賢否而論其才之相類不問其人之才而論其德非特如是而已國宋名不才實才不才實才以省而實則天下師名以求功以文行則天下巧以進罪陛下能而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豈教化有文者皆待顧問有政府有學是皆望其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從其官有罪則流刑誅而勿加賞如是而朝廷不事無事不治百進不安四夷不罷臣請衣面欺之錄其三論權重臣之術誠難於效多上以其二國中其送中書省三送他密院戒權重臣又曰被書多而利非國家之善政也文進五規一日保業其夏曰天下重難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用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愚不能委然後賴精練而為臣自非智力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六君雄已服殺

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情情生玩兵驕武窮奢極侈一旦渙然四方廢棄秦隋之季是世斯不亦守之至艱乎二曰惜時其言曰易乘機則名召極則秦漢等直日中花子家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備至故能保其令嗣永久無疆三曰遠謀其言曰詩云天之未陰雨國家罔暇災眚之時也彼彼秦士苛求賢於隱微也綱繆勝戶者情整其政治也四曰謹微其言曰晏安怠惰釐弊之根時巧玩珍珍養之端甘言悲辭故懷侍之淫附耳屏語離間賊之門不惜名譽過之原假借威福以掩其奸此六者其初其後而日滋月盛遂至深固如此而聖明用力百倍矣五曰協其其言曰夫安國家和百姓仁之謂也而臣子孫之謂也昔賢臣之實也紀綱之實也和上下親近矣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

諸禁邪惡暴亂刑之者也察言行政事求賢賢日也賢材能顯功過賢日實也詢客危防治亂綱之實也選勇果實戰固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帝深納之

綱以王安石知制誥石自度支判官改同脩起居注解之累日兩門吏所執付之拒不受更置勅於案而去遺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得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綱以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為樞密使明有為副使相為人清慎中實臨事不妄議既老亦不可回止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群臣多移張章奏稱曰變法古人所難不移守祖宗成法而從紛紛無益於治也

綱以呂蒙正長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王公執政雖皆在舉中輒對切直王太后石為綱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與同歸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相繼後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朕命汝違為之詞

綱以時有詔令入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譬如如是則令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務皆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快上旨以違今議官御史無敢違其意者臣嘗懼焉時有覆執政執政者不悅嘗以母老遂去職

綱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翰林為首相法令典故間輒以文學士王開禧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頓治

綱以冬十月起復張安懿王太子宗質知宗正寺開禧不拜司馬光上疏







官大國經國良仙仙傳時太夫人  
不名也  
宗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統緒兄於是帝宣稱皇伯而不有祭則政

進見舞舞司馬先亦曉知忠諫清直不以早以私語得于朝臣  
求去並力乃判舞  
天子降詔皇后垂簾而三天臣自相位臣何以天下下等服其  
去而公亦  
言而止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彥博自居車大觀帝曰朕立卿之功也  
臣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分先帝意皇太后協贊方臣何功之有  
且陛下登儲養慶之時臣在外官職雖重聖主受命命臣無預焉  
帝曰備聞始議朕於卿有恩為卿避對不敢言

八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京師大雨平地涌水寒官私廬舍窮人  
屋廬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幸相而下朝者十數人而已  
諸關西華門以海官中積水必詔中丞並許上言對言時政關失執

政大臣其協德交脩以輔不逮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災異  
甚眾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所以致此之咎乎先帝擇陛下於  
眾人之中升為天子唯以二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擇官在頤已天  
大后之懷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又陛下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  
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非不能從或非才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  
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重慶讓之官為天子耳目防大巨臣舉職  
下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賞自察其非非乃為交付之天臣彼安肯以已之所行為非而以下





為是節卿之節卿也。因目為盜賊之盜也。為所以。...

節之節。被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文體早。被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刑。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忘。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節。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節。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節。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節。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節。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事。公卿。得卿節。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憲。...

或謂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以爲李益王將者知李益不來告也同其月一日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三

十九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三

十九

十九

十九

訂正治綱鑑正史金卷之五十四

宋紀

神宗皇帝 趙顥 字元初 封端王 為皇太子 英宗崩 即位

十八年 春 三月 丁亥 文祖武皇帝 葬 景陵 帝崩

位之初 願稱 求治 不御 殿 不治 宮 宰執 勸 以 大 位

北 無 成功 恭 由 志 未 小 故 也

紹興 申 卯 寧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失 禮 元 年 春 正 月 朔 日 食 帝 不 受 朝 詔 宰 臣 極 言 關

綱鑑大全

宋之五十四

河朔北國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用不足之南都勿賜金帛詔學士譚時昌曰

好傳心要  
公學精理

木斷枝與薪不合須別處取薪依不替薪而用其盡於火中  
外情心之變則士自別建道以清其肺腑能一氣不促不以爲  
辭曰目下以服士歸于指點之間故爲此語也  
最天下大業幾絕慶而不言是維善教正相反名此安居學術所以  
衆天下  
初聖曰其乾休養之體者自然其美之聲當發君天下者  
突而靜曰王君臣佐以隨從者自然其美觀在彼之下矣

之費下以事官爲計杯馬並不清官舊說原勝也然今觀有  
平矣而皆陳之兵何謂陳之兵餘不謂陳勝括民也今民  
也然民既與力亦隨之勞而遇勞而賞之則其民力以  
於路矣民既與力亦隨之勞而遇勞而賞之則其民力以  
無不可也然畏者之去故將移重必先移其文先移其  
小至大非欲以圖之安所將移而與深謀密運而後不致  
論無非欲以圖之安所將移而與深謀密運而後不致

王安石不及

[illegible]

三安石附會  
周官泉府之  
視  
參列祖香比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施行折差防臆升之也王安石頗異其以  
職權是條檢詳文字為爲條例官當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  
王安石巨肩寬展府之官屬雖是命民用者以之租稅欲前之以  
權制兼併以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推秦張羊劉安類合此意

編鑑  
人才難得亦  
難知

曰：「大木難得，亦難知。公使十人環取，其中容有二敗事，則與樂梁之而起。臣聞堯與皋陶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卷之十一）十四下。」

王呂定友  
可世儒術未  
步止  
思心學先子  
之道而使用

爲孔子思卿爲顏子念方惠卿及蘇轍並高郵文忠公等其大  
罪一入獄師失聲痛哭得言多歎而不爲真論所惑當日有一人  
出推官入獄而後察所以以成事也又元侯堅坐意固不肯解自眞

對惡孽不習  
以依明乎

[illegible]

先天下而自此多事

然然不難客問其政獲曰洛陽舊無杜鵑自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日而而北大禹南遷而北有是時於此則赴彼焉而由彼赴步北而南故其政也今南方地氣至矣命鳥飛羽得救之先者也不一二年用刑工作相多引兩人群紛變更上下自此多事也是猶言災

宋史薛曰君若欲帝神效是以正名書紀蓋名臣理可應言現別

元  
孫暢字叔武  
言十一名

[illegible]

綱鑑大  
行

也思其良德不可不錄  
薛方山曰安石所學雖成禍福而論之士始異而終陷之面  
而將崇之曰願聞公非之皆是也建隆羅穀亦欲排蔽而第  
**全**  
**卷之五十** 古今事考類聚  
士子難推劉忠肅公不創自任其非以致太后之怒變已如蠶  
然不為煩怨詆訕言訟行者賴而末吏立儆於死矣夫怒官得  
文士

生於癸丑青  
之喻  
君輩坐不談  
青  
是嬰嬰禁術

泰知政事唐公亮爲生國仇政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執而安石  
解解帝于其說帝不勝憤遂逐蔡京至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驗謂  
公亮爲生國仇公亮爲老爲死國禍禍論不合極與蔡政腹中無恕  
安石何惟懼苦而已矣口折曰曰君坐坐不讀書耳指曰鼻摩癢

正元救法

免役錢生祠州野應州用錢多矣隨戶等山取販厘既已用足天幸  
免役錢生祠州野應州用錢多矣隨戶等山取販厘既已用足天幸  
免役錢生祠州野應州用錢多矣隨戶等山取販厘既已用足天幸



經義

長寶千歲

獨儒

聖德仁德

聖德仁德

聖德仁德

輪中都存半之體使爲兩大與衆私之義以輕重微故上  
樞令江浙兩省巡撫總六路賦入空假以錢糧其用度凡上  
供之物皆得提實就賤因近易遠通知在宗倉地所屬者得以便  
安其而制其有無虞國用民財不貲以修進使兩省  
其事或難言官先設官更吏更官屬職爲已厚非只不實非賄不  
行是官之價比兵必貴及其更也賄復更而此發一出恐不可復  
縱使官聞有所獲而征兩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欲於于后不  
納其言然均輸法亦不能就

在文選曰更桑桑半之族也然桑半自宜安而自行之實有吏  
自爲其利之不虞桑半而文付之庸庸之輩使之奉行大抵民  
事必以其利爲公數之吏有私心其利其間而欲行之者  
必不爲之焉會也

八月罷判國子監范純仁等初納仁奏言至太后聖廟元法  
聖廟不見之

指其財民心不寧言其罪惡甚重國下國不寧言其罪惡甚重  
指其財民心不寧言其罪惡甚重國下國不寧言其罪惡甚重  
指其財民心不寧言其罪惡甚重國下國不寧言其罪惡甚重

均稅法於六路納仁言臣嘗親奉慶意欲脩先王補助之政公乃茲  
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入爲之培克生致怨生禍矣臣以重  
國與兵之衝路迫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德高法今則無創毀言財  
利則皆而師師老成爲因循棄公而爲流弊已者爲不代合意者  
爲賢入在廷之臣方太生趨附陛下文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哉  
至連還言者而退矣臣各中外之望不絕來能廉職收州國子監  
去意愈確就政使除之日毋聖去已除知知語純仁曰此言何爲  
至於我或言不用而語非所願也純仁每于章疏微切懇懇不付外

此言何爲  
至於我或言不用而語非所願也純仁每于章疏微切懇懇不付外

純仁盡錄中書奏曰大怒乞加重貶帝曰既無罪始與一學地令  
河中府令山州並徙居歸德府以新法不便使州縣未得連行矣  
后怒其相格以事左遷知州

以起顯雅察御史實行通河南人初舉進士調官歷山府令  
以事至縣者必告以羊翁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便之乃役相  
助出難相恤好无無所爲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族族相實有所  
拯鄉必有校暇時親至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視爲正何說鄉  
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去之日哭聲  
震野至是呂公著薦爲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一日從容言諸報  
以正心家欲求百人才爲先務以誠意感化人主務勸帝以未明之  
衣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

初知登州許州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除問遂自承法因  
犯殺傷而自負者得免所因之罪謂從賊命命曰光與王安曰  
議安曰以邀恩爲是光謂因他罪殺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諒可以謀  
與後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得得以原王帝方許安曰而文彦  
博當刑等參主光議餘年不決至是詔從安曰議爲公將遇以御  
史刑部封其獄挑奏不已安曰諷開封府推官王君以幼遇罪  
連逮案侍御史劾補錢綱其上疏曰陛下置安曰政府必欲改帝如  
虐虐而反探官商賈之術侵三司和權間有盜官分行天下驚駭  
物聽去年因許安議問自負之法安曰任官而立新法意詐

初知登州許州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除問遂自承法因  
犯殺傷而自負者得免所因之罪謂從賊命命曰光與王安曰  
議安曰以邀恩爲是光謂因他罪殺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諒可以謀  
與後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得得以原王帝方許安曰而文彦  
博當刑等參主光議餘年不決至是詔從安曰議爲公將遇以御  
史刑部封其獄挑奏不已安曰諷開封府推官王君以幼遇罪  
連逮案侍御史劾補錢綱其上疏曰陛下置安曰政府必欲改帝如  
虐虐而反探官商賈之術侵三司和權間有盜官分行天下驚駭  
物聽去年因許安議問自負之法安曰任官而立新法意詐

初知登州許州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除問遂自承法因  
犯殺傷而自負者得免所因之罪謂從賊命命曰光與王安曰  
議安曰以邀恩爲是光謂因他罪殺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諒可以謀  
與後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得得以原王帝方許安曰而文彦  
博當刑等參主光議餘年不決至是詔從安曰議爲公將遇以御  
史刑部封其獄挑奏不已安曰諷開封府推官王君以幼遇罪  
連逮案侍御史劾補錢綱其上疏曰陛下置安曰政府必欲改帝如  
虐虐而反探官商賈之術侵三司和權間有盜官分行天下驚駭  
物聽去年因許安議問自負之法安曰任官而立新法意詐

初知登州許州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除問遂自承法因  
犯殺傷而自負者得免所因之罪謂從賊命命曰光與王安曰  
議安曰以邀恩爲是光謂因他罪殺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諒可以謀  
與後分爲兩事而謂謀爲所得得以原王帝方許安曰而文彦  
博當刑等參主光議餘年不決至是詔從安曰議爲公將遇以御  
史刑部封其獄挑奏不已安曰諷開封府推官王君以幼遇罪  
連逮案侍御史劾補錢綱其上疏曰陛下置安曰政府必欲改帝如  
虐虐而反探官商賈之術侵三司和權間有盜官分行天下驚駭  
物聽去年因許安議問自負之法安曰任官而立新法意詐





十一月命續修訓詁三條例...  
百官見安局頗非一皆言可用安局特以爲助  
十二月下龍閣開學士編無擇奏出今雖正獄既爲中正重慶  
訓使初編撰王安石同知制誥安局一入所傳罪案物不復  
駁院院梁上安局以此物爲正正獄安局受去無擇用爲公  
費安局聞而受之及安局得政乃諫請司求無罪罪無所誣遂以  
他事調爲忠正軍節度使安局因言于帝曰陛下道一御史出即得  
無罪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爲有爲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諫取  
事爲局名職被逐放英士論惜之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無罪者...  
安局...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訓詁其書...  
東之公經...

太平寺實錄  
卷之五  
宗室子弟而宗

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機寒流離泥塑官將奪之威乎盛  
宗至河東立禧法府米斗一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賈平和權不  
觊遂爲河東世世臣恐當日之青苗亦猶是也蓋猶曰无所言官

主事王  
 知人  
 編修知審官院孫知府德軍今島州時官恩卿用事帝問於地  
 知人曰恩卿何而不過於人德軍德軍特以爲利之故周身安石  
 之弊猶足以成一代之編亂亂無他蓋田王氏之學不正得以發  
 上不關於治亂云

不惟臣竊以為爲國計而法... 卷之五十四  
四月甲辰御史中丞... 卷之五十四  
必者也... 卷之五十四  
四月甲辰御史中丞... 卷之五十四  
必者也... 卷之五十四

臣民謂新法如何... 卷之五十四  
臣知金州... 卷之五十四  
大夫仰宜... 卷之五十四  
臣知金州... 卷之五十四  
大夫仰宜... 卷之五十四

六月以李元為殿前都監龍圖閣直學御史陳師諤言元為將  
將子端開府仇氏不為服定旨斬元不為仇氏所生故御  
不殺服以待春諤曰臣為亮明當亡追服主矣元乃乞之能御  
史宋煥監御史陳師諤曰爾自懷己不孝之人不為父執勸諫  
之地汝安居之罪乃爾又曰罷三人殆亦不自求辭諫乃被  
中正官所處置令人院

御出直史館錄通判杭州錢自直史館議奏與帝令臣曰臣見問方乞退得失職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愚不明不忠不孝不忠不孝臣乞退治乞歸隱言人獻進言人獻進以安謐行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然其言三層惡惡惡之文皆以刑法不便上疏條陳且曰臣之所言蓋三言而已願陛下姑人厚風俗存純綱入主所恃者人心也言及人未有和易回象而不安謂果曰用而不危者





唐世宗大子  
三月，突入寇撫寧，陷之。詔和州刺史安鳳鳴討賀州。

以積養之  
止  
星用竹通  
五六月名謂南大子王通卒加常稱曰治國之大法也  
乞致仕上疏曰臣本無疾偶值醫者用術非方殊不知脉候有虛  
實陰陽有順逆參藥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眩亂耳痛任意差之



猶不失當責辭以方命殛其工以象恭流弼兼一罪止奪使相回

水如  
今西  
夏之  
欽木  
入反  
側之  
其木  
三邊  
搶掠  
流漂  
木定  
河北  
人呈



西所中場幾給之或官其其直令白市歲一則其肥瘠三  
士戶為二條四等以士戶為一社以待病癘通籍者係屬家  
已無餘計月為死數戶生值文彥贈以爲不便至安戶得餘  
...

安戶其去故市日古君臣如鄉與朕相知雖朕初未  
有知自鄉有舊族間道之說心稍開天下事有續鄉何去  
...

八月王詔擊吐蕃敗之遠城武勝縣初詔言搆造滂河買用回  
易口錢未嘗報費有本末廢詔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費人易於動  
...

王及此與有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曰主  
者善其自利時意爲了師所欺也爲師不敢復言由是詔近討敗  
...

建康延不與計財  
魏觀文殿學士致仕陳陽卒  
...

魏觀文殿學士致仕陳陽卒  
...

州得唐鄭愈遺骸而瘞之吾心  
...

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諡文忠  
...

安戶其去故市日古君臣如鄉與朕相知雖朕初未  
有知自鄉有舊族間道之說心稍開天下事有續鄉何去  
...

八月王詔擊吐蕃敗之遠城武勝縣初詔言搆造滂河買用回  
易口錢未嘗報費有本末廢詔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費人易於動  
...

王及此與有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曰主  
者善其自利時意爲了師所欺也爲師不敢復言由是詔近討敗  
...

建康延不與計財  
魏觀文殿學士致仕陳陽卒  
...

魏觀文殿學士致仕陳陽卒  
...

州得唐鄭愈遺骸而瘞之吾心  
...

勅權臣何松請使安爲陳露傳方求龍去情然國  
 一 月 遣 樺 山 洞 蠻 諸 其 民 萬 千 人 百 餘 戶 山 六 十  
 二 月 以 陳 升 之 爲 樞 密 使 帝 謂 宰 執 曰 本 朝 興 宗 皆 愛 惜 財 物  
 不 以 爲 文 帝 以 朕 爲 之 計 耳 安 曰 人 主 若 能 以 愛 舜 之  
 政 施 之 之 民 雖 滿 天 下 亦 不 與 不 滿 滿 守 財 之 言 非 天  
 下 理 然 安 於 所 使 自 其 本 朝 宗 廟 風 俗

綱鑑太卷之五十四終

宋神宗紀

卷三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一 宋紀五十一  
宋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九月置和義軍于兩浙

初宋武舉之上凡武舉武義舉于秘閣武舉于殿前及殿試則文試騎射及策士應策武舉武義舉為右班殿直武舉武義舉為三班奉職又次倡職等三班送役初權密院修武舉法不能各策策者各兵書

聖義主安后曰武舉而試聖義何異舉學究讀書不曉事者無裨于事生衣夜勞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極之用則謂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宋紀五十一  
宋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宋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九月置和義軍于兩浙

初宋武舉之上凡武舉武義舉于秘閣武舉于殿前及殿試則文試騎射及策士應策武舉武義舉為右班殿直武舉武義舉為三班奉職又次倡職等三班送役初權密院修武舉法不能各策策者各兵書

聖義主安后曰武舉而試聖義何異舉學究讀書不曉事者無裨于事生衣夜勞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極之用則謂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宋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九月置和義軍于兩浙

初宋武舉之上凡武舉武義舉于秘閣武舉于殿前及殿試則文試騎射及策士應策武舉武義舉為右班殿直武舉武義舉為三班奉職又次倡職等三班送役初權密院修武舉法不能各策策者各兵書

聖義主安后曰武舉而試聖義何異舉學究讀書不曉事者無裨于事生衣夜勞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極之用則謂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宋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九月置和義軍于兩浙

初宋武舉之上凡武舉武義舉于秘閣武舉于殿前及殿試則文試騎射及策士應策武舉武義舉為右班殿直武舉武義舉為三班奉職又次倡職等三班送役初權密院修武舉法不能各策策者各兵書

甲寅七年春正月朔本討賊時降之  
二月三日黑州入朝景思忠知州事與時將戰于路白

城既死三月本征還順州刺史高遵裕擊之

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時天下承平方開邊務以財用不給日夕議求其故倫官考三司簿籍雖經久廢置之安凡歲費皆為式帝嘗思增置官同財財王安局謂增置官同財以省費日者若行一而稅足矣今取財自贖不為不虞安局謂白非特什一而已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宋紀五十一  
宋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檉榆枋公西山以制

蕃騎三也初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兩旁矢新式六

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臣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貴

先富鄉則可以鞭笞四民復唐故疆然後制作以文太平故新制日

下更改無常此為陛下謀者大誤也臣為今日計安遣使報朝凡言

向來與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循而罷去諸民愛

遇官拜能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取盟則可一振威武

復故疆會朝之節固安帝因恩大常以將帥內如進報之節為

公亦皆自日大抵陛下以府為憂深察指事云  
大旨亦重言四月辛酉罷罷新法是日兩府恩恩復行新  
法詔從之遂下詔于安土也  
安土也 卿侯御史獄帝以久旱嚴  
威肅直和麥角拉棉民無生息憂形于色卿侯御史獄帝以久旱嚴

不待名王如日水旱常饑饉所不足不足始聖也但修人事以  
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憂者正人事之不修爾臣免從  
錢太夫人情容從室出不遜語自近宮以至后族無不言其者為  
前曰臣亦聞之矣曰士大夫不逞者臣不  
以臣為敵故別開此言臣本之問也初次州臣不  
陸安上門及久早歲饑饉故言此北流民窮臣不  
瘠瘦疾瘠若身無完衣城民買餼臣不  
茹木實根至身被鐵鞭而實得木實以償臣不  
神卿俠乃給所見為圖奏疏謂門不納遂假臣不  
銀司司政使令臣陛下兩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臣不  
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  
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目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  
洞鑑大令  
卷之五十五  
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觀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  
翌日命罷新法而免役等凡八事民間之譁呼相傳先帝語  
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下  
南早災橫雖嚴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譴會須自負其  
求直臣上疏韓言書而後開選之帝帝感韓言使使至帝默然行  
之郎命維等詔出人情大悅是日果大雨連日洽洽雨入賀帝  
示以例所建圖狀其書之皆再拜外始知所行之由韓亦謝  
以例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通罪韓言曰臣聞陛下上門陛下數年  
來志氣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日聞廷下之譁聲始知  
臣不惜哉相與涕泣下帝謂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山監所能  
者皆赦韓亦與韓維等議新法可謂一言能正君臣之失而自固人  
心也

綱目葉宋征圍河州王韶鑿隆之遂不御赴京師初趙鼎之視師也  
帝勢復城朝議欲棄熙河帝為之吁食數日詔成詔持事多出及是  
帝大悔以木御為案州今州縣團練使賜姓名趙鼎  
綱目宋有罪免以贖罪事案自趙鼎案知政事安后執政六年  
更法度開邊疆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重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  
吾聞民甚苦苦卿助饑饉之資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文曰安后誠  
有才學然絕之者甚眾欲休之而不若楚出之於外帝曰卿臣惟安  
后為國家言事時帝欲驍主願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  
思帝怒曰是我收壞天下卿故自為之願泣曰何至是邪帝不樂而  
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后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卿俠進  
安后不自安遂求去帝帝帝帝四勉國安后而益堅乃罷相知江寧  
府  
今府因屬維維自思卿以自代將為傳法明恩卿為法善  
神  
五月罷制科孔文仲對策并上安后詔安后曰上曰進士  
試策則是制科何始復置是耶帝嘗之曰思卿執政復置制舉其於  
詔諫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綱目三司使向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先先是嘉問與市易以  
奏謀受賞常聞其擾民遂詔中書朝廷設市易為不準以便民  
若周官京府者而便中人者宋大業若此官民安得泰然也安后  
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等聞嘉問欲以王道害天下人市易之為虐  
駭駭乎聞案除暗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害民也所無

原擬奏議以來...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知常州以...



拜相即解條司以此是國之號爲宰相

六月朔王太后所拜書局三經義士學官以取上新義其類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矣後以字學久不識後復更廢作字說王太后以進或謂其分發兩會多流入

王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太后

加王太后左僕射自開禧事王太后龍圖閣直學士劉辭新命

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太后之德益廣

王太后從帝侍中判相州劉國公轉相王前一夕大星墜州治樓閣皆

大星墜大星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八月朔朔定是節與安石義論不合會有劉劭者坐落免安石

欲收絀用之緒執不可諱王帝而不決劭即拜拜去帝嘗曰此小

用知劭而三日會計司亦罷劭歸事果故故劭以爲有公卿能

放劭用之特以素養安石爲劭所少

冬十月王太后有罪免劭史蔡元論劭惡中丞劭亦欲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劭劭前附劭之迹以補安石安石于其惡劭惡劭劭惡劭

史 66-473

紀亦無狀矣回不悅遂而厲疾帝垂憂慰猶使復山王安禮之  
應諫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災見於上陛下何仁愛物之心而不  
下寬宥者由大臣不約不直謂忠者爲不忠賢者爲不賢也惟  
利者用力鉅於牆垣取利充於國天定以不陰陽而召孽孽常竄跡  
素欺誦之曰王莽欲使御除朕肝膽不願沮格以身奉辭今以臣  
指敝曰雖秦筆在在前不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自直

手縛宗藏痛已深終莫能悟可勝歎哉是以彈笑之遺莫想耳心  
心正則物雖不正而笑不爲害民不爲厲矣

十一月，交趾大率人寇陷峽州，初，酋趙忠共二十相，擢以備邊，交人畏之，會先起，平邊議，能以知處州劉瓚代之，瓚至，豪罷正兵，而用檢出十分成，聽校言，以爲安，瓚可取，乃大治戈船，衆人來，互市，皆退，瓚表上，許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

百欽州一自岷嶺關運府統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頗起坐疑家  
置鄧州而除鄧名

熊本欲取徐州 帝曰彼降之地也五日甲子就許生軍爲兩營本

還知制誥未欲取端又日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應時過而後已然改創之始宏器智成之舉立謹合謀或諍或謬役勢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猶置衆人雖少定從將同僚而遷廢陛下勿使彼得以窺其間而竊亂世難說之業天下幸甚

十二月以元絳素不知政事曾勸養書院密院非絳在翰林讀史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功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明陳襄漳州人襄少與周希孟陳烈鄭穆爲友相與倡  
道於海濱人謂之四先生泉州府襄進士再調知仙居縣浙江教其民

曰爲吾民食我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有列子弟有  
學問有禮實窮出親戚成姻叔姪姻死及贅休用如無墮農無  
有盜賊無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欺貧行名議路耕

者議昨瑯白者不自戴於道路則爲肥義之俗矣民多化愚及知

上疏論官卑之害曰臣聞調置官所繫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  
備貨以取利是特高價賤商賈之術非聖世所多行豈臣所宜言  
忠弊以謂天下罷罷綱以杜大吏專利而進者不聽竊乃謂衆常不  
足安口腹欲出之而節者皆盜深之惡壞士虎而害助人才之可

用者義以司馬光籍隸公孫蘇州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客

更足耐洩鑄鈔法自降時自鑄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隨充輕至是  
多良貨買不便乞通商主知石上展舉張潤溫之言主謀民買官鹽  
隨貨可作茶爲多少之左買官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  
鹽食不誦留鹽積有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鑄鈔鈔法每帶六錢



其意大軍上不振

丁巳年三月二十日

亦不悅以母老乞歸

機密臨別各將接

侍者服僕而辭

分爲二派一合

而而侯府徐允

初夢發棧四路

將之實求實增

口衆謠改曹村

初封侯安子

河南南鄉

既新法行

訪之雅曰

初封侯安子

河南南鄉

既新法行

訪之雅曰

外主之學

之及疾司

純一不雜

內外爲

知太常

請抑而

興思也

必如聖

秦漢以

知太常

請抑而

興思也

必如聖

秦漢以

知太常

請抑而

興思也

必如聖

[illegible]

合大和則易所置曰天祥之亡無不利所謂子孫自福子孫自傳  
蓋將以和而應重曰卿所奏錄得人心上觀之義時欲行漢書  
公孫氏則帝初所信納納和議遂復仇刑至是復誅諸臣  
王欲取死因試朝服之刑則其意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  
遂行矣議遂定

公孫氏則帝初所信納納和議遂復仇刑至是復誅諸臣  
王欲取死因試朝服之刑則其意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  
遂行矣議遂定

王欲取死因試朝服之刑則其意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  
遂行矣議遂定

遂行矣議遂定

使使測用兵未嘗乏供給安加方尚功利從中主之故諍得展會  
山是俗吏得大用

山是俗吏得大用

何正印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興議復罷之居  
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政法度之初凡在朝野無不議論陛下來包  
已素得本末皆在言路時論列皆著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其所  
除武學亦未為任妄妄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而欲深便正  
除其所指意非特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則歸故官

除其所指意非特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則歸故官

除其所指意非特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則歸故官

除其所指意非特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則歸故官

除其所指意非特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則歸故官

除其所指意非特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則歸故官

除其所指意非特二人而已疏奏不納則歸故官

上下以下安后賜掛調監察御史周為之用知帝已厭安有即諭安  
后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易而文成即言准川紀非州則之見  
帝追知制誥則本行視以文成則言為是確達初未附錄則不能  
便達其職故知制誥則司其事說故得蒙達論中丞郭潤即都  
更上言均按獄失實潤則司其事說故得蒙達論中丞郭潤即都  
役之法符成其手會太學生廣賢於博士受賄確探其獄連引朝  
士官翰林學士許邦友元粹子者俱以上皆違誤又不問幸而得聞  
無一事不承遂劾劾為子有所傳聞知者則都代其位則日  
醫至恭知事起起獄奪人位而之下大夫交口唾罵以為為得計  
八月二吏直前奏事從修起居注王存及王安禮之請也  
綱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帝太后致其誠后亦慈愛深至故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事外家男予毋得入詔宮以春秋高數諸召帝入見失之乃許

自歷代以來作為文車總諸君父交通城中運載赴京...  
如謝院張璠等難治之以為謝諸將事欲與之死太皇太后問民  
庭諫中問之謂帝曰嘗恨仁宗以制科得卿...  
兩宰相今閣制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之手...  
英宗怒之帝曰謝受教矣充出...  
曰自右大度之君不以言罪人...  
祿如其大心不能無缺...  
不能容水帝曰朕固不深識也...  
檢諸云根到九泉無由處世間...  
求之地下之怨龍非不臣而何...  
輕此第輒亦生救職而死...  
二十八人...  
卷之五十五

夏六月詔中書省定官制國初承唐制...  
無定員相以他官至和...  
領本職議無事起居不記...  
詔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  
斯不以官之遲速為榮...  
有無為輕重...  
命于中書...  
詔秘書監致仕劉凡定...  
九月定官制...  
易之以昭...  
故事命官以統之互相維...  
欲新舊人兩用...  
卷之五十五

但當發政令則必資於謀臣謀士之助而後可以濟事矣  
然則謀臣謀士之助於國者何如哉  
曰謀臣謀士之助於國者有三  
一曰防微杜漸  
二曰防患未然  
三曰防其不虞  
此三者皆謀臣謀士之職也

五月定封岳廟為成侯公孫科曰為忠孝侯立廟梓州報其  
有禮也

夏入關其王和親秋七月詔置西河東五路節制之  
初夏入關其王和親秋七月詔置西河東五路節制之

奪秦帝之種謂李嗣言秦帝見囚大舉使伐此千載一時也  
奪秦帝之種謂李嗣言秦帝見囚大舉使伐此千載一時也

之乃決意西伐以謂為略安撫使孫師諫曰秦兵易解難必  
之乃決意西伐以謂為略安撫使孫師諫曰秦兵易解難必

不得已而發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會長自張帝笑曰此其  
不得已而發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會長自張帝笑曰此其

口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吾君為之則主大夫將為用帝不悅他日  
口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吾君為之則主大夫將為用帝不悅他日

又曰今五路建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帥誰  
又曰今五路建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帥誰

其人曰公孫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焉若已之曰公  
其人曰公孫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焉若已之曰公

孫之旨是也帝未聽竟命李嗣言分道進  
孫之旨是也帝未聽竟命李嗣言分道進

十一月唐遣之師廣平靈州神州之師廣平靈州神州之師  
十一月唐遣之師廣平靈州神州之師廣平靈州神州之師

不追不可救欲以開闢會  
不追不可救欲以開闢會

其後原為京東都轉運使時方與鹽鐵官厚結心引為援  
其後原為京東都轉運使時方與鹽鐵官厚結心引為援

行河比鹽法搜剔無遺居州縣注泥徒以引和得幸由是皆進  
行河比鹽法搜剔無遺居州縣注泥徒以引和得幸由是皆進

之上從風而靡  
之上從風而靡

故自是後入關朝廷大舉修築宗氏開築于延壽將少子壽明戰  
故自是後入關朝廷大舉修築宗氏開築于延壽將少子壽明戰

一老將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斂其子靈兒而遣輕騎抄絕  
一老將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斂其子靈兒而遣輕騎抄絕

其後原為京東都轉運使時方與鹽鐵官厚結心引為援  
其後原為京東都轉運使時方與鹽鐵官厚結心引為援

以滿不品曰安祿為之  
以滿不品曰安祿為之

之乃決意西伐以謂為略安撫使孫師諫曰秦兵易解難必  
之乃決意西伐以謂為略安撫使孫師諫曰秦兵易解難必

口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吾君為之則主大夫將為用帝不悅他日  
口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吾君為之則主大夫將為用帝不悅他日

又曰今五路建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帥誰  
又曰今五路建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曰大帥誰

其人曰公孫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焉若已之曰公  
其人曰公孫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焉若已之曰公

孫之旨是也帝未聽竟命李嗣言分道進  
孫之旨是也帝未聽竟命李嗣言分道進



非願臨將非有九類...  
修所正帝家知其才命定...  
公致書言於帝曰...  
用

八月詔歲以四五月...  
一殿于景雲殿...  
上苑圖形於兩廡...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徐嗣師師城承樂使曲珍守之...  
救之敗死...

月見入感州王支...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臣納誠上...  
久成木解...  
州縣不行...  
濟事若美...  
星有公...  
苗金不...  
未...  
十一月太尉...  
大用...  
弟宗而不...  
親近...



則雖是死先宿肉未令  
 高政賴私恩而進天下  
 公議子孫株橛而

以入道顯深荷經濟功名用達至年五十四士大夫謂與不識與  
 不哀傷爲父傳來家訓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第廟序之曰周公  
 聖人之道不行而幽柳先聖人之墓不傳道不行自世無善治學不傳  
 手載無真儒無善治上會得朋友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  
 無異他朝人卜官爲焉矣知所之入欲時而大埋城失先生生于  
 百生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辟與端邪謂



允保止長又以泥脂除馬爲名裝之敘如解脫則解不問問之時  
將此紙牌依校錄檢點之事幾重慶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仍據  
自書錄要語混之

龍沈州將修營壘方田法體保陽法

十月召號以在日諸子經延

繼復以鮮干仇爲東京轉運使司馬光語人曰公復以子駿爲轉

運使誠非所安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禍是

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平仇既至奏罷蔡無利國兩鐵冶支秦海鹽

依河比道商民大悅

十一月罷市易法貶呂易聞知淮陽軍今州安言有交論市易之

患賊于天下監祭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平均物產而其害不淺

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況所復不如所之復更難其免除也

罷市易而制戶京師三秋之兵皆降職

起於舍人廂總有罪既知隨州知州韓絳結龍文童從楊願得

馬光出公署王安后與知督軍之然天寶號許日進初與蔡確謀立

賊王顯事既不成至是久放高公綽上書乞專權太妃爲高氏與日

之禍太皇太后呼公綽問曰汝不識字誰爲汝作此書公綽以知

進太皇太后怒憚之

時諸將領軍之制是司馬光呂公著程顥等皆以合人心而防

國而無是稱者止故

鼎錢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太卷之五十六

宋紀 附世紀

恭宗皇帝 諱昀神宗第六子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諡曰欽文

睿武昭孝皇帝 諱永泰陵 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臨朝

任用賢相政事脩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廢

人得志無行追廢元祐正人猶無虛日以致禍亂內變外夷

禦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鑑丙寅元祐元年 元祐元年 春閏二月蔡攸有罪免右司諫

三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攸等罪狀蔡攸等皆政事

上舍生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趙鼎御史王巖公

光庭等累數十疏論確罪大皇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王師制日陽城為漢漢大因而無王師制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王師制以陽城之子

綱以常為戶部郎官光武部郎官司使之任其所管財

事有散在五曹是幸臨者並歸戶部郎官之幸以常為尚書或疑其

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武曰用常至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家

少息矣

綱詔詳定後法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綱詳定後法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綱詳定後法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綱詳定後法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綱詳定後法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綱詳定後法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綱詳定後法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綱詳定後法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後法 行



朝議道之天下...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八公利公...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六公利公...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綱鑑小史...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夫德令南粉欲為何如人而乃全... 一至於此也...



○秋七月龍成郡種茶場陝陽關官劉榮麟嚴師圍增塲檢茶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圍而遣戶部郎中黃繼使覲按察嗣請抵償秦茶勿改而罷成饋茶場許東路通商禁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蜀定博馬歲餉納萬八千正朝廷從之

○科舉士法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父之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聖製親授於官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舊習未必皆才乙設行義舉因循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彰博可備誦問冬官典展可備著述善獄獄訟盡公得官治財賦公私俱便被罰法令能斷請獻凡十科舉士應待從以下序成於十科舉三人中書諸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接籍視其所原科隨重賦之有勞之著之籍內外官闕皆取有

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父之材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聖製親授於官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舊習未必皆才乙設行義舉因循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彰博可備誦問冬官典展可備著述善獄獄訟盡公得官治財賦公私俱便被罰法令能斷請獻凡十科舉士應待從以下序成於十科舉三人中書諸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接籍視其所原科隨重賦之有勞之著之籍內外官闕皆取有

不可入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所軒輊焉... 光恩濟斯民住天下之重...

頑然如山... 其不可校使之易也則自然也...

王仲二年... 正月蔡科舉用王氏經學...

安石經義... 以釋氏之說斥王自一語以非安石經義...

用王氏字說... 蔡氏參用王氏諸說...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三月程頤... 就崇政廷和殿講學...

故聖皇之太... 祖皇帝召王而策之...

重慶之盛... 王仲二年...

則崇政崇... 崇政崇政...

天下治... 崇政崇政...

夏四月... 崇政崇政...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之問胡宗榮樂金對曰君子小人好則小人指君子為落

不能擇中正之玉而用之則當禍矣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則何如曰中正之玉也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三公平章事

相續補外功者其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上極而世所慶之禍並錄歐陽明景南上之然竟出觀如酒而而宋命居位如故

○閏十二月朔公亮鎮至溫忠文  
○戶部獻天下民數至一千二百一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二  
○已四年大統五年二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尚公羽卒

○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臣司從復逝痛切久之帝亦悲感即請其家賜輿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公自初議前以帝心悲感為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無所好其誠應深敬慕去而將遇事善決皆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發善見生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一 十六

知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擬議政事博采衆言以為善所常平則毅然不可回奪神宗嘗曰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衡物尤能避遠登進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辯博黜詞人莫敢與元公者獨以精識約言服之王安石嘗曰此各姓不目勝一諸長者即廢其敏服如此

○翰林學士蘇軾之罷許之復出知杭州軾在杭則至湖上問親故往來終日不遑飲食則者則者大吏以軾之文行而軾亦不以為然軾之於政則其於人材尤為盡心軾嘗曰人材之於國猶木之於土也木無土則槁人無材則亡國故凡有材者皆當用之如錫以名之曰公是為軾之用人法也軾嘗曰人材之於國猶木之於土也木無土則槁人無材則亡國故凡有材者皆當用之如錫以名之曰公是為軾之用人法也

○復以經義周賦取士龍圖法科專說者以經義為重少選其七  
○初司馬光取士之道常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之經術又常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龍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自王不易

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先備今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曾有所便為士者果能知義自與法律何合何必通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故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

○詔罷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張璪入人材者致治之利器義乃造賊人材之公器也則公

○五月以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光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即位權臣正臣以婦翁曰公者富國引繼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讀學士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十六

○五月光祿卿蔡確于新州蔡確雖小人而前此確嘗月天小人肯動其心後為蔡確以干量其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賢自長數年之後恐不得知今日之學為難下惜也公若若始得謀議大夫有上疏論人至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王不置崇長

○五月光祿卿蔡確于新州蔡確雖小人而前此確嘗月天小人肯動其心後為蔡確以干量其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賢自長數年之後恐不得知今日之學為難下惜也公若若始得謀議大夫有上疏論人至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王不置崇長

○五月光祿卿蔡確于新州蔡確雖小人而前此確嘗月天小人肯動其心後為蔡確以干量其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賢自長數年之後恐不得知今日之學為難下惜也公若若始得謀議大夫有上疏論人至正心修身之要又言蔡京非端良王不置崇長



之清簡孫公之盛德言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健論

五月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轍與呂公著起相說以權在位固大

防範純仁二相允之欲稍用其德以平風怨謂之調停清全太

后疑不決轍而斥其非復上疏曰君子小人勢如水炭同事必爭一

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有小人貪利忘恥爭之則難去君子

激身義沮之則引退此輩若必前踐害正人漸復舊觀以快私

忿人臣被禍盡不足言所謂治祖宗朝廷也惟陛下下勅自聖心勿為

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復有壅蔽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皇太

后曰轍言若臣兼用和正其言極有理調停之說遂已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宋高宗皇帝 十九

綱鑑八月召劉黻用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紹興議大夫

劉安世朱熹初黻用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熹奪權給事中駁

之政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熹為中丞與左議議大夫劉安世右

議議大夫朱光庭交爭論黻甫出入王呂兩相始終反覆合之進用

實禁君子小人消長機文言黻用實為蔡確制權確有定策之功

以欺惑天下之行能黻素疏不較熹等因力諫外乃出熹知鄆州光

廷知亳州安世提舉崇道宮時劉黻上疏請暫出黻甫罷熹亦繼

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綱鑑十二月詔罷

綱鑑宋末六年 宋高宗皇帝 春二月以劉黻為尚書右僕則黻

為尚書右丞王履巽為書院學士黻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

曰黻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黻道則未也其學方學為保泰哲

也其文章務艷好作為縱橫抑揚無安靜理陛下若悅其詞文學

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仁也黻以父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即安

石無異不報黻居官五年正議無隱及拜樞密計內惟曰太

后聽政以來例謀從善務令人心所安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顯信之

勿疑守之勿失後進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德高深濟濟正正在

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妥之象非謂一夫能然其類應之

者果上下結成不覺養成禍胎也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

說者陛下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

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亨在外小人在內則

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進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宋高宗皇帝 二十

綱鑑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劉黻能初黻以論事為眾所忌趙鼎之王

初政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賈似道劾黻元豐末在揚州

間先帝朕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辭悉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

趙鼎亦繼言太后慈寵劉黻與呂錡呂大防請併貶兩罷乃出黻

知杭州尋改知揚州

綱鑑十月帝臨國子監釋奠于孔子黻稱君若親屬前與呂錡

也口用之丁者丁除火使大家又物官明行英一獻再拜禮祭酒

賈似道謂無幾終歸乃還或曰祖宗視學必有爵命金帛之錫大曰曰

古者天子視學乃常事也吾欲天子時時幸臨金爵之禮後何可

繼也聞有乃服

綱鑑十一月能劉黻知鄆州黻性峭直有威節不為戚族所凌乃劾

政至為相倫嚴憲法黻曰邪正邪立一意不受賄請與呂大防同位

國宋人多決于大防惟進退主大夫以執其柄然恃心少恕非於

去惡為用則中丞與大防有隙及能知鄆州紀事中朱光庭駁

之曰黻忠義自當朝廷擢之六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莫異過言

者以光庭爲黨亦能知客卿

中書侍郎傅亮劾辛誕狀稱亮等言過人不設城府人不

忍秋諭事自始無回還與人言不復有舊語也著與主安

久矣將以待制謀院舊制命曰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惟君

之安石悉不用司馬光謂曰新法固非一德人所難兼意於

卒太后聞臣曰得請即消道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之

爲相建是

史臣曰自正康之土後帝猶以此所以破關關使身全

王申七年大祐安二年三月以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網鑑大卷之五十一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秋九月石琚試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

上御史劉遵勳劾奏言琚早爲顯制調停不先當其弟

符表理以系朝政臣大防奏曰先帝嘗當留中國機變四夷

收歸還之當然比來官用太皇太后與皇帝皆留臣民所欲

不意亦爲其然曰始以帝之仁姑試伯鮮爲孔子之聖

信至手物非勝如先帝於是龍飛逸慶其爲湖北福建路

交際八年大祐安二年三月以魏開通魏開西京國子監

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附呂大防劾奏事但取

命乃罷爲觀文殿學士集賢殿學士集賢殿學士集賢殿

於太后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冀帝有所宣諭

網鑑大卷之五十一

諸臣以聽聖語帝從軍之百餘與卿同職舉効之速龍知

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榮但不向人開比蕭笑曰卿

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帝以卿求去

臣密訪人材難具奏訪人材可大任吾陸下當自知之但

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僑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

之旨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七月以范純仁爲尚書若僕射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

引用王渾訥汝輩卿宜與臣天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士

當用正人臣不可用臣以爲常言相公耶蘇軾即從旁



九月太皇太后居民廟... 初太皇太后不豫...

等問疾太皇太后曰... 先帝遺悔往事...

之及曰身沒後必多... 有嗣獻官恭奉...

一番人乃呼左右... 問賢黜出社飯...

社飯時思舊老身... 也慕前太后德...

果遂若之地以賜... 西夏於是子內...

廟場以南朝並行... 仁宗之政夫初...

受冊贊曰德嚴太... 后曰母后當陽...

宮御就成是矣... 昭九年朝廷清...

家私恩人以為女... 中葬殮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以皇太后... 皆首... 下者... 惟... 下病... 察...

... 追... 陛下... 不至... 於... 不皇... 聖德... 無憾... 而於... 陛下... 下... 追有...

... 不可... 不... 謹防... 之... 等... 既上... 係... 帝... 今... 文... 欲... 偶... 陛下... 天下... 之事... 豈...

... 小人... 年... 城... 時... 雖... 輒... 乃... 具... 跪... 而... 謝... 及... 見... 國... 泰... 日... 經... 世... 之... 事... 也...

... 祖... 名... 同... 而... 既... 已... 疏... 久... 不... 報... 官... 有... 自... 內... 侍... 劉... 瑒... 等... 十... 人... 復... 職...

... 陛下... 於... 近... 智... 不可... 弗... 此...

... 十二月... 初... 純... 仁... 乞... 罷... 政... 不... 許... 初... 旨... 仁... 太后... 疾... 殆... 純... 仁... 曰... 卿... 父... 仲...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六



置在四果盤中，為天之

下送<sub>二</sub>何<sub>一</sub>佐<sub>二</sub>大<sub>一</sub>將<sub>二</sub>軍<sub>一</sub>量<sub>二</sub>此<sub>一</sub>工<sub>二</sub>與<sub>一</sub>



司謀案開有罪免問案案律以安撫帶不即之遂免

有陳及將安民律遂言謝與之妻曹和鄭州

論聚絕純知隨州時日人防軍遠必會明察殺和像言此

數十人當終身勿徒純曰日事至此無一人敢言居上心遂同所

緊夫不知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罪亦因恃心失矩好

惡有情雖老氏好惡之戒忽孟軻及爾之言願爾自溫養原放防

等雖泰重辱人怒故取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六

清靜仙師法名坤真出居瑤華宮時嘗得飲誼官仁后有廢

以後建事官仁又陰附劉健好欲誅建為后建與都附攬成是故友

下第

南朝日罪元祐功位是若否不若也官仁一行是

十月入寇寇陷金明君子兵千八百人得脫城

御五萬戶君子萬家皆蓋蓋張與戰死初帝聞有變察然笑曰

五千萬眾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若須去日而果破

引退

以冀原為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及為司業請以安石所撰學

說洪範傳及王象之語孟子義并板傳學者故學校廢之文靡然

從之其弊自原始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一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一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一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一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一

綱鑑大全卷之五十一

蘇氏行純仁曰君用君當以政宰相皆同朝禮未合朝臣安  
敢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慮心而生不若無心而死其乃  
正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而怒必正之及在道無獲  
于江純仁衣蓋繼諸子曰此豈車馬之累

監大卿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領商賈其背國負恩朋附司  
馬光故也咸寧九年十二彥博連事四朝任相五十年名聞四  
方雖窮賤富貴而平定後物議下尊德養善德慈不及五朝重  
忠直諫事果斷有大臣風切成退居朝野成節事

通進以文彥博爲商賈之十義開曰二示朝老衆政爲善  
通進以文彥博爲商賈之十義開曰二示朝老衆政爲善  
通進以文彥博爲商賈之十義開曰二示朝老衆政爲善

平天下之  
天下之  
天下之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三月張良與蕭何相司馬之卒蕭何先見是時  
趙主將不追懷志不快於是居居蕭何之卒蕭何先見是時  
大臣其有不追懷志不快於是居居蕭何之卒蕭何先見是時

狀精銳於殿前職不遺田是謂之十萬萬戰動天下當  
品林川之盛發浩通鐵板太學博士陳國策引神宗所製  
文以問於是問曰神宗少壯之文爾增曰聖人之學得於天

拓境上凡五十餘所  
拓境上凡五十餘所  
拓境上凡五十餘所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綱鑑大全

20

[illegible]

前發民歸太后權同處年國大事太后以長子肅宗立拜移局及許之尊尊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安得塞乎底有罪除名父誼四十潭州縣陳罷回越州陳堆等以符貴鞭復論情在路出獄有罪元祐訴蜀苟庇於先朝言略不盡者加以釘足劉岳等持此一扣其慘纖之能看評之官如安得塞

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卷之五十七

宋紀 附述紀金



徽宗皇帝 諱佑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 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擒文九年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 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失愛民怨滿賊乘機而起後雖得平及復不省罪忠任奸用罰約金滅遼宋就金敗帝北行封皆德公至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于五國城

綱鑑大元 卷之五十七 宋紀 徽宗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擒文九年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 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失愛民怨滿賊乘機而起後雖得平及復不省罪忠任奸用罰約金滅遼宋就金敗帝北行封皆德公至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于五國城

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從五色推之赤為陽黑為陰從車推之朝廷為陽官署為陰中陽為陽陰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禁也故而為白而白至兵此失矣德為陽之禁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逐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綱鑑大元 卷之五十七 宋紀 徽宗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擒文九年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 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失愛民怨滿賊乘機而起後雖得平及復不省罪忠任奸用罰約金滅遼宋就金敗帝北行封皆德公至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于五國城

賢人則明雖有聰明怨已則昏暗能以貴人之心責已之心則人不亦不至聖賢地位也

綱鑑大元 卷之五十七 宋紀 徽宗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擒文九年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 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失愛民怨滿賊乘機而起後雖得平及復不省罪忠任奸用罰約金滅遼宋就金敗帝北行封皆德公至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于五國城

綱鑑大元 卷之五十七 宋紀 徽宗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擒文九年壽五十四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 帝機巧多技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失愛民怨滿賊乘機而起後雖得平及復不省罪忠任奸用罰約金滅遼宋就金敗帝北行封皆德公至紹興五年乙卯四月殂于五國城

紹聖之制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易退小人難進二名並用豈有君子去小人御則德宗此政  
諸葛之職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紹聖之制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紹聖之制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易退小人難進二名並用豈有君子去小人御則德宗此政  
諸葛之職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紹聖之制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紹聖之制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易退小人難進二名並用豈有君子去小人御則德宗此政  
諸葛之職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紹聖之制則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進可以致政於君子

十一月後乃發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養官胡惟賢巧媚  
人主蔡元鼎事順承以故得幸乃與蔡元鼎謀殺丞相秦由是  
出居左丞相蔡元鼎之辭不允遂致蔡元鼎死蔡元鼎死後  
左丞相蔡元鼎之辭不允遂致蔡元鼎死蔡元鼎死後

十一月後乃發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養官胡惟賢巧媚  
人主蔡元鼎事順承以故得幸乃與蔡元鼎謀殺丞相秦由是  
出居左丞相蔡元鼎之辭不允遂致蔡元鼎死蔡元鼎死後

十一月後乃發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養官胡惟賢巧媚  
人主蔡元鼎事順承以故得幸乃與蔡元鼎謀殺丞相秦由是  
出居左丞相蔡元鼎之辭不允遂致蔡元鼎死蔡元鼎死後

三月三日... 金銀竹藤... 于氏民方重風

五月... 建寧... 言主龍...

六月... 言主龍... 言主龍...

七月... 言主龍... 言主龍...

八月... 言主龍... 言主龍...

九月... 言主龍... 言主龍...

十月... 言主龍... 言主龍...

是謂之曰... 天子... 天子...

志如何... 志如何... 志如何...

所為... 所為... 所為...

八月... 八月... 八月...

九月... 九月... 九月...

十月... 十月... 十月...

據郭初甫以下五百餘人爲刑等...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臣等奉差支詔降責人不得同刑

御曆江寧府  
公九月

甲申二年春正月命方士魏漢定樂舞九鼎帝  
親意制以文水平蔡京復每帝京方金錢幣所積藏五千萬和  
足以廣其備足以備禮帝感其說而制作青羊之事與矣漢中本利  
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固授鼎樂之法京各制開引之破  
累秦用昇禹以爲度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鐘九鼎  
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絃管爲一代之樂樂舞曉諭數術多奇  
中嘗曰不三十年天下就爲人未之信也

公王安石配樂孔王位文面  
宋史安石配樂孔王位文面  
至政和二年乃進封王安石爲王諡封其子男風臨川伯黃觀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七  
先聖廟庭其冰散而衣冠之禮又何如哉宜其政國亡而存身  
則其廟也

綱鑑大全  
九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時蔡京當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東都六路權本數百萬獨克賣入爲  
戶部侍郎於楚撫者汝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端則不能增稅  
儲積空而輸餉之法壞矣

綱鑑大全  
九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時蔡京當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東都六路權本數百萬獨克賣入爲  
戶部侍郎於楚撫者汝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端則不能增稅  
儲積空而輸餉之法壞矣

綱鑑大全  
九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時蔡京當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東都六路權本數百萬獨克賣入爲  
戶部侍郎於楚撫者汝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端則不能增稅  
儲積空而輸餉之法壞矣

御曆江寧府  
公九月

至是京行結糧依糧之法  
有進後雖與年邦克慈慈以事感而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七  
別教幽隱不置尼士庶之家石上木稍堪航者即領健卒直入其  
家用黃龍之加封誠恐爲御前之物未即取使獲視之微不  
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付必徹堂扶掖以出人不幸有一物稍異  
其指爲不祥惟恐交庚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賣子女以  
供其須餉王山筆石程梓維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  
得乃止至截諸路糧餉綱綱旁維而船揭所貢舉其又篙工舵師倚  
勢貪橫凌轢鄉鄰道路以目

綱鑑大全  
九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時蔡京當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東都六路權本數百萬獨克賣入爲  
戶部侍郎於楚撫者汝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端則不能增稅  
儲積空而輸餉之法壞矣

綱鑑大全  
九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時蔡京當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東都六路權本數百萬獨克賣入爲  
戶部侍郎於楚撫者汝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端則不能增稅  
儲積空而輸餉之法壞矣

綱鑑大全  
九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時蔡京當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東都六路權本數百萬獨克賣入爲  
戶部侍郎於楚撫者汝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端則不能增稅  
儲積空而輸餉之法壞矣

綱鑑大全  
九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時蔡京當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東都六路權本數百萬獨克賣入爲  
戶部侍郎於楚撫者汝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端則不能增稅  
儲積空而輸餉之法壞矣

綱鑑大全  
九月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時蔡京當國求羨財以供修費於是  
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東都六路權本數百萬獨克賣入爲  
戶部侍郎於楚撫者汝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端則不能增稅  
儲積空而輸餉之法壞矣







綱夏五月朔復逃洲加刺殺校尉空賜登居王德身復續石  
易鎮奉將功驗送還道將吏會取中旨不復開朝廷祭至不悅  
綱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綱詔孔俊從祀孔廟庭

綱冬十二月抗行平以其子可大知府州事克行在邊父善持士  
卒戰功最多遷入號折案文

綱己丑三年 歲次戊午。春三月張綱國基卒王待滙國國始  
因附於京而進及在權府憂星時常惡別事厚俸今來國俱其  
外耳時以相京康國遂引其執中為中丞將論劾國基知知之  
且奏事謂曰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  
對策陳其事帝常惡執中知府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前得疾仰  
天吐舌昇坐符前院卒或疑中毒云

綱右正言陳木上疏劾京事謂曰宋臨濟州酒稅時曾權道張與  
黃經臣宿用事中本處航表為姦權御側目陳木曰此國家安危  
之本也吾臣豈敢此而不可乎遂上疏劾黃經臣恬寵弄權之罪  
綱京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引帝衣請畢其說衣絕帝帝  
曰言碎朕衣矣未終帝拂衣起引帝衣請畢其說衣絕帝帝  
今日受重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之禍言欲碎帝衣色曰則能如  
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所以致直臣言日即宰相  
前請國事極治安得此不詳通曉朕來和衣遂寢

綱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綱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綱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綱夏四月甲申帝幸林德。有罪先集英殿。賈士瞻。傅姓名不  
識。跪至帝前。帝曰卿與朕不親。而語朕同。卿父論其學。傅像  
不候父入臣。禮部知縣州

綱五月詔孟珙于遠方時卿感而書對家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  
家。夏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罷之。京方  
軍。夏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罷之。京方

綱六月京有非犯中丞石公勳。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事。惡軍  
數十上。京充公。始京京軍。得進用及居官。路過事。但言  
不惟京始之。京既死。復上言。言吏員。張九元。卿若制於廷。諸吏

綱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綱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綱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以爲京師之風俗也。陳木以之見諸木。故所以以之。因言其害。又



蘇清初建國以來以各懷懷遠人切望而天祐荒淫失道本朝自  
登萊二州名臣海船劉安真與之相約攻遂其國可圖也諸將  
胡祖宗以來雖有此志以六地接諸蠻夷而不得行有餘  
年矣一日終之悲非中國之利不聽國之議以此  
年天辰二年歲次庚子二月詔祭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  
國主五月詔祭三日一至都察院事以忠義已乃作制筆  
進而帝將古以降則之御筆手詔達者以違制生之事無巨細皆  
法以存至有不類帝書者亦致嚴旨

聖帝怒故貶遂歸隱四明山名臣  
卷之五十一 七  
天祐荒淫失道本朝自  
登萊二州名臣海船劉安真與之相約攻遂其國可圖也諸將  
胡祖宗以來雖有此志以六地接諸蠻夷而不得行有餘  
年矣一日終之悲非中國之利不聽國之議以此  
年天辰二年歲次庚子二月詔祭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  
國主五月詔祭三日一至都察院事以忠義已乃作制筆  
進而帝將古以降則之御筆手詔達者以違制生之事無巨細皆  
法以存至有不類帝書者亦致嚴旨

聖帝怒故貶遂歸隱四明山名臣  
卷之五十一 七  
天祐荒淫失道本朝自  
登萊二州名臣海船劉安真與之相約攻遂其國可圖也諸將  
胡祖宗以來雖有此志以六地接諸蠻夷而不得行有餘  
年矣一日終之悲非中國之利不聽國之議以此  
年天辰二年歲次庚子二月詔祭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  
國主五月詔祭三日一至都察院事以忠義已乃作制筆  
進而帝將古以降則之御筆手詔達者以違制生之事無巨細皆  
法以存至有不類帝書者亦致嚴旨

聖帝怒故貶遂歸隱四明山名臣  
卷之五十一 七  
天祐荒淫失道本朝自  
登萊二州名臣海船劉安真與之相約攻遂其國可圖也諸將  
胡祖宗以來雖有此志以六地接諸蠻夷而不得行有餘  
年矣一日終之悲非中國之利不聽國之議以此  
年天辰二年歲次庚子二月詔祭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  
國主五月詔祭三日一至都察院事以忠義已乃作制筆  
進而帝將古以降則之御筆手詔達者以違制生之事無巨細皆  
法以存至有不類帝書者亦致嚴旨

聖帝怒故貶遂歸隱四明山名臣  
卷之五十一 七  
天祐荒淫失道本朝自  
登萊二州名臣海船劉安真與之相約攻遂其國可圖也諸將  
胡祖宗以來雖有此志以六地接諸蠻夷而不得行有餘  
年矣一日終之悲非中國之利不聽國之議以此  
年天辰二年歲次庚子二月詔祭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  
國主五月詔祭三日一至都察院事以忠義已乃作制筆  
進而帝將古以降則之御筆手詔達者以違制生之事無巨細皆  
法以存至有不類帝書者亦致嚴旨

聖帝怒故貶遂歸隱四明山名臣  
卷之五十一 七  
天祐荒淫失道本朝自  
登萊二州名臣海船劉安真與之相約攻遂其國可圖也諸將  
胡祖宗以來雖有此志以六地接諸蠻夷而不得行有餘  
年矣一日終之悲非中國之利不聽國之議以此  
年天辰二年歲次庚子二月詔祭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  
國主五月詔祭三日一至都察院事以忠義已乃作制筆  
進而帝將古以降則之御筆手詔達者以違制生之事無巨細皆  
法以存至有不類帝書者亦致嚴旨

借士歸客民聚事放然刺之已而再渡京帝曰本欲即行卿  
草以近軍師侯過此將為卿罷京師知之大懼其夕陵日夕侍  
於中泣拜懇市為還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帝南和較大主以道士百人親成感帝恩榮侯爵執綬  
官玉轎出南宮門帝忽曰王清國東若有機策里復何處也侯即  
奏見雲閣樓殿臺閣隱隱數重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  
侯即奏見有泉流重千尋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閣層層歷歷可  
數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道壇由是無信神仙  
之事矣

借士歸客民聚事放然刺之已而再渡京帝曰本欲即行卿  
草以近軍師侯過此將為卿罷京師知之大懼其夕陵日夕侍  
於中泣拜懇市為還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帝南和較大主以道士百人親成感帝恩榮侯爵執綬  
官玉轎出南宮門帝忽曰王清國東若有機策里復何處也侯即  
奏見雲閣樓殿臺閣隱隱數重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  
侯即奏見有泉流重千尋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閣層層歷歷可  
數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道壇由是無信神仙  
之事矣

借士歸客民聚事放然刺之已而再渡京帝曰本欲即行卿  
草以近軍師侯過此將為卿罷京師知之大懼其夕陵日夕侍  
於中泣拜懇市為還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帝南和較大主以道士百人親成感帝恩榮侯爵執綬  
官玉轎出南宮門帝忽曰王清國東若有機策里復何處也侯即  
奏見雲閣樓殿臺閣隱隱數重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  
侯即奏見有泉流重千尋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閣層層歷歷可  
數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道壇由是無信神仙  
之事矣

借士歸客民聚事放然刺之已而再渡京帝曰本欲即行卿  
草以近軍師侯過此將為卿罷京師知之大懼其夕陵日夕侍  
於中泣拜懇市為還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帝南和較大主以道士百人親成感帝恩榮侯爵執綬  
官玉轎出南宮門帝忽曰王清國東若有機策里復何處也侯即  
奏見雲閣樓殿臺閣隱隱數重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  
侯即奏見有泉流重千尋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閣層層歷歷可  
數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道壇由是無信神仙  
之事矣

借士歸客民聚事放然刺之已而再渡京帝曰本欲即行卿  
草以近軍師侯過此將為卿罷京師知之大懼其夕陵日夕侍  
於中泣拜懇市為還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帝南和較大主以道士百人親成感帝恩榮侯爵執綬  
官玉轎出南宮門帝忽曰王清國東若有機策里復何處也侯即  
奏見雲閣樓殿臺閣隱隱數重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  
侯即奏見有泉流重千尋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閣層層歷歷可  
數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道壇由是無信神仙  
之事矣

借士歸客民聚事放然刺之已而再渡京帝曰本欲即行卿  
草以近軍師侯過此將為卿罷京師知之大懼其夕陵日夕侍  
於中泣拜懇市為還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帝南和較大主以道士百人親成感帝恩榮侯爵執綬  
官玉轎出南宮門帝忽曰王清國東若有機策里復何處也侯即  
奏見雲閣樓殿臺閣隱隱數重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  
侯即奏見有泉流重千尋幢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閣層層歷歷可  
數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道壇由是無信神仙  
之事矣

廣火大隆元夜國

二月其王和盛皇太子放散其子王  
秋八月有星流出于柳其光如星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  
宗廟有國家建寧宮主之宗廟節節其美賀

嗣玄道太子於事陳光于池物祭獻太子以天食國琉璃酒施  
羅刻宮處太子怒曰太子大臣不問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湯  
意悲和命左右碎之而問其光寶來太子顯言者擊逐之

繼元月金主與昭慈蕭龍府帝來太子初金主混同江無那以  
殺金主使一人導前萊格曰馬徑漢曰曉曉所轄而往帝隨之  
水兵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無源矣於是進克寶龍府

繼甲申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望素號迎其  
比先生索和滿州人少從浮屠其師智德為道主其外引往

來雅河間司食僧寺及王松志王孫貴靈帝認方士左左陷  
道徐徐常想防靈素對師身靈素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  
高其治曰神霄王帝上帝之長子王帝號長生大帝夜降  
下是也然即至元仙伯王嗣即文華聖靈軍主帝即開經聖史  
鄭中前等皆有名而亡即繼下降以佐帝君之治時動貴妃  
方有龍靈素以為九華王其安妃帝心獨喜其事加寵信資無  
算素無所不能習五法皆呼風變及經雨有小龍即已

夏四月金主王士廣為初帝以未得嗣王統念嗣王刻漏  
以法緣特水出入禁中建京城西北隅地極卑勢加以  
少息息男之峰始命為殿似圖早而後生子漸帝帝長益  
信近教於是與彼信然異間謂有珠星墜月跡應龍來其意象之  
符以達連之遠明國家之力以經土木之工及開林靈素之術復

金主仙伯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公長龍門作上清宮錄宮錄選錄中以便觀覽之事  
繼五月其王和盛皇太子放散其子王  
秋八月有星流出于柳其光如星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  
宗廟有國家建寧宮主之宗廟節節其美賀

嗣玄道太子於事陳光于池物祭獻太子以天食國琉璃酒施  
羅刻宮處太子怒曰太子大臣不問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湯  
意悲和命左右碎之而問其光寶來太子顯言者擊逐之

繼元月金主與昭慈蕭龍府帝來太子初金主混同江無那以  
殺金主使一人導前萊格曰馬徑漢曰曉曉所轄而往帝隨之  
水兵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無源矣於是進克寶龍府

繼甲申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望素號迎其  
比先生索和滿州人少從浮屠其師智德為道主其外引往

來雅河間司食僧寺及王松志王孫貴靈帝認方士左左陷  
道徐徐常想防靈素對師身靈素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  
高其治曰神霄王帝上帝之長子王帝號長生大帝夜降  
下是也然即至元仙伯王嗣即文華聖靈軍主帝即開經聖史  
鄭中前等皆有名而亡即繼下降以佐帝君之治時動貴妃  
方有龍靈素以為九華王其安妃帝心獨喜其事加寵信資無  
算素無所不能習五法皆呼風變及經雨有小龍即已

夏四月金主王士廣為初帝以未得嗣王統念嗣王刻漏  
以法緣特水出入禁中建京城西北隅地極卑勢加以  
少息息男之峰始命為殿似圖早而後生子漸帝帝長益  
信近教於是與彼信然異間謂有珠星墜月跡應龍來其意象之  
符以達連之遠明國家之力以經土木之工及開林靈素之術復

金主仙伯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金主王士

助其未得之  
事也  
王自贊  
王自贊

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

公孫龍  
公孫龍

御史中丞孫龍光于貽州初光在左司諫館職即言三省吏  
復多之二切革去帝命益正之一時上諭翁蔡蔡京蔡卞蔡攸  
至是大臣亦上疏言蔡京蔡卞蔡攸蔡京蔡卞蔡攸復拜御史  
中丞深依違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與政上不報居懷蔡  
林林明結草律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策之

綱鑑大全

海使金納夾攻遼預議燕雲之地殺盡於金主曰日出之分實走聖  
人偷間征遼破契丹於遼之役五代時陷入契丹澤地傾而下

公孫龍  
公孫龍

夏五月賜方士林紫綬通真靈寶元如先生張虛白爲通元冲  
如先生帝感虛白之意建宮觀稱天下又遣青華帝君王青臨壇及  
火龍神夜降降內宮之事託天神降臨遣帝天書美矣穆以感世  
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信者道主有所不快必託爲常則莫不  
知意蓋素出入詞引至聖諸王事進御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  
王食者盛萬人

公孫龍  
公孫龍

秋九月癸丑大火自中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光燄屋  
五千餘間後使屠聖宮及官人所居焚燒死者甚衆

公孫龍  
公孫龍

冬十月馬政以金散親來報書曰所望之地今皆與本朝矣得

春有之本朝目取不在分割之議

三月馬政復如金議夾攻遼以取燕雲

公孫龍  
公孫龍

三月馬政復如金議夾攻遼以取燕雲是時朝廷會以關  
之相王韓魏李郭等皆在朝其故以提點夏竦見其難  
給其計上則將軍而取其公古竹龍仁多景崇其難南天生  
神材金料爲小卒最自其其在特勝勝出不可不戒

綱鑑大全

五月有龍見于京師軍罷作坊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京城外  
水高十餘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災矣  
變不慮生必感之災非易知也思消復之望採用直言以答人戒  
詔朕綱一官與縣夫

公孫龍  
公孫龍

秋九月辛酉帝時乘輦車小車頗幸其親命坐侍駕客用家  
人禮京謝表有云至願上壽而前而後釋子牽衣掖而而不相蓋  
實事也

公孫龍  
公孫龍

加崇修開府儀同三司內有龍王帝進其時與少生王隨得預  
言中秘殿修書王帝曰公王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無敵力能幾  
何竟徒自勞勞帝深納之遂改修言內公苑則曾飲清江鶴白氣不  
施五采多爲村居野處及聚珍禽異獸數千百以賞其車柳下每  
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若若山林蛟龍之間戲者以爲不祥之兆

公孫龍  
公孫龍

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若若山林蛟龍之間戲者以爲不祥之兆



才必有人過人者不若放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策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屬淮江將至海州叔夜使問者覘所向

之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綱壬寅四年遼保太二年○金天眷六年○夏元統三年二月營勾太平想陳雅卒



其辭曰四海之人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子翁其人也劉安世  
等因囑使人勉以簪笄自補曰天下將有變於公當力加保救以  
待時至卒于是州見其志不難用則自底其亡也卒于後以

宋史曰陳子翁之人在世時小人皆在伯也其伯不亡其  
伯之故陳子翁之人在世時小人皆在伯也其伯不亡其  
伯之故陳子翁之人在世時小人皆在伯也其伯不亡其

綱鑑大略 卷之五十七 宋史  
三月金粘沒喝襲遼王行營遼王走遼王處溫等奉國王  
遼王以萬里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續使備使師巡北遼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遼遼王重賞手之鄉居中力陳不  
可謂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輕造事端誠非妙

策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為之由是諸將及金敗敗遼兵  
帝亦傍於用兵士謂獨言曰今不取遼遼王真即中府故地將不

則之初年十五萬以應金  
綱鑑大略 卷之五十七 宋史  
五月節制進兵擊金敗績于白溝

道為右衛將軍致仕初節制高陽關節制用知雄州和議法  
黃穆及進軍民伐界之意且云若有家僮能以經京來獻者節制

節度使遂命統制和議進軍諸將分道進兵節制諫曰今日之舉  
譬如益入陸家不能挽又乘之而分其至萬無乃不可乎黃穆不聽

大敗退師雄州遼人進擊至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  
懼欲遣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憂也今射一

時之利并百年之好結豺狼之讎飲血日之禍謂得計可乎收兵  
撫郡公今通義惟大國之實不能對師道請許之和實不納而密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十月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十一月。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十二月。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金主亮遣使于高麗。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金主亮遣使于高麗。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金主亮遣使于高麗。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水燒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乃召於後苑。既而殿前。拜延。注官臣在殿中。問趙星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見。趙星帝深褒。之解所御珠袍。及一盞。益以賜。樂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再功。汝輩方也。即分給之。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三月。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照先是趙良嗣至燕。燕王京。京之地。金主曰。燕京用本朝兵。方攻下其地。與宋和。稅當輸本朝。平。燕京作。趙良嗣可得也。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異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金主曰。燕京六百萬。只取一百萬。不然。還我。遂易舊。良嗣且提兵。慶。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遂易。今乃云。爾。無。直。罪。乃。良嗣。良嗣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金。主。嘗。以。壽。獻。金。主。曰。君。王。良。聽。指。燕。城。一。寸。山河。一。寸。金。按。金。人。欲。背。初。盟。求。不。已。良。嗣。還。至。燕。州。以。金。書。通。公。主。勸。功。之。速。成。方。請。復。還。良。嗣。再。使。使。許。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金主亮遣使于高麗。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金主亮遣使于高麗。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金主亮遣使于高麗。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卷之五十七 宋高宗  
金主亮遣使于高麗。高麗王遣使于金朝。先是高麗王於朝。一歸往。二年而還。高麗之口。聞朝廷將用兵於遼。遂兄弟之國。行之足為通。安真虎狼耳。不可受也。業已然。高麗王遣使于金。宣旨為備。高麗之然已無及矣。





家可建劉河東河比縣城來順罪也汝即去我自遣人如宣撫司失  
據還其言今宜速作備繼而不從既而王介伯國敵離押書至太原  
青以渝納納等事辭語其傳聞聞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撤離  
押曰兵已與何官爲宜速劉河東河比以大河爲界用存宋國宗社  
乃相國門則之無還不知所爲欲還京師知太原府舉義止  
之曰金人渝點大王營營路將士極力枝撐今大王去人心必搖  
是以河東與金人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劉少周曰國難義本  
原也險城堅人亦皆戰未必金便能克也黃慈之曰國難命宣撫  
非王上也必欲官置置臣何爲遂行幸總數曰平生草太師作幾  
許殿中及臨事乃首縮畏懦奉頭鼠軍何面目復見天子王格沒  
列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璣方賊被執解賊賊於朔州進  
國太原幸總悉方固守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七

宋徽宗

金人渝點大王營營路將士極力枝撐今大王去人心必搖  
是以河東與金人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劉少周曰國難義本  
原也險城堅人亦皆戰未必金便能克也黃慈之曰國難命宣撫  
非王上也必欲官置置臣何爲遂行幸總數曰平生草太師作幾  
許殿中及臨事乃首縮畏懦奉頭鼠軍何面目復見天子王格沒  
列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璣方賊被執解賊賊於朔州進  
國太原幸總悉方固守

獨重賈於議官處中以願讓之秦主帥非人將有納降自於之禍上  
書見之王輔大怒不報及金人南下賈與中還朝帝以賈中爲保  
和赦大學士至是金兵日逼而中自王輔不用賈言令金人兩  
路並進事勢若此奈何中對曰今日宜先降罪已更革特種俾  
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可以任之帝則命賈中草詔曰  
永祖宗休德元子民官之事王輔上二子于帝則命賈中草詔曰  
得彭于天下蓋以奉休之賢而位之衆言諸侯傳事於中則  
將猶合贊得志雖神智之衆言諸侯傳事於中則  
民之財或後國軍之使多作無益後國軍之使多作無益後國軍之使多作無益  
不勝其怨怒而不知進退已極之何反國之方雖守  
各帥教勸下民能立大功者必加爵賞不勝其怨怒而不知進退已極之何反國之方雖守  
後以兵敵爲門下侍郎時東幸之意蓋欲太常少卿李綱謂已建  
政之議非欲委太子以開守之任乎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明皇後  
世惜之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  
且曰人對其以綱言自帝召綱入議綱刺血上疏曰皇太子監  
國體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能存亡在呼吸間守常禮可乎名分  
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太子位使使爲陛下守社稷  
將士心以死俾敵天下可保傳位乎皇太子太子即卽尊帝爲教  
王太子皇尊居能德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七

宋徽宗

李公昭正明

劉瓛陵曰嗚呼李公之言何其正明白誠嗣王務服厥命之

樂府詩集

立妃朱氏爲皇后史記林之女

上  
大  
一

大學士陳東伏閣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

—

事蔡京壞亂於前粵或曰久矣梁師成陰賊於內粵師成素以爲上心李彥

1

唐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利開邊隨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

豐年名「

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

**THE**

丁南湖曰陳東既請誅六賊又請用李綱尋爲黃潛善所劾坐罪

11

卷之五十七

1

1

史 66-526

鼎鑄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卷之五十八

○宋紀

紹宗皇帝 諱伯徽字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處受內禪在位二年金兵再至逼之北行壽六十一後高宗追諡文順德仁孝

皇帝○帝在東京初無失德是時強胡吞噬國事已去三年而陷于金封重廢疾辛酉改封天水郡公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六月殂于五國城志夫

綱丙午靖康元年 歲次丁巳○西遼延正月詔中外庶官封言得失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綱以李綱為東京留守李綱副之金人入汴州州人犯過下求言之制事始廢則混邪言知南陽





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帝降之其小吏衛安亦與甲士而執役如初太學生陳鳳既既其罪望希衣弱網亦以爲意遂聚金開更護送至聚所行一日進殺之

三月魏平帥師襲金營不克而退金人復圍京師時朝廷日輸金幣千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地時日甚其勢非用敵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弊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日吳方若扼河津絕糧道分兵復截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侯其盡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平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曰舉事神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至兩家子弟各不相干平帥以父古方帥河兵入援應勞名獨師神氏因以主不得速戰爲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日遣使還師道戰師

面欲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乃可擊時相繼入日帝以爲緩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師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紹離不及取康王以師後半帝遣中使傳旨綱綱曰魏平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使更覺之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逃去金師復圍京城綱請將出封丘門戰于臺城以神臂弓九發皆中敵將射之金人少却紹復言劫案已誤然其法亦有出其不意者金人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德不勝然添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日賊爲李邦彥等畏陷而不果用

王質爲酒至李邦彥謂之曰用兵乃李綱綱平仲備非朝廷意也因能綱綱親征行營

字文虛中如金師初盧中開汴京意欲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一萬人以便宣起李遇領之令駐于左河盧中趨而入帝欲遣人奉使辭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盧中承命毅然而行

且微服之邦彥疾驅得免衆軍登圍鼓噪環之喧呼動地帝乃遣取南仲號於衆曰已得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想衆而帝之

綱綱上全 卷之五十八

綱綱上全 卷之五十八



巨不可常曰卿論甚屬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佐位

詔諸神師導電州張子神師中獲三城皆後隆慶府威應縣中

追會離不至北師而還金人聚眾終不可得今我兵勝元南

密主被敵而三省令護送出之難離不有至市山河兩兩皆固守

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難離不有出境

詔諸神師連上皇于南京時用事者言上將復辟于鎮江大情危

駭既而不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政事之故且召具款李綱既處

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往且道常要穿

思慕酒陛下早還京師曰變時宜大慰其心勿問綱故太上感憤出

王帝金魚家開陽綱且曰卿得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開使

無疑阻當遂奉名書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如釋然

太上公一人之五一一人來欲殺

張明忠曰明呼李公書吏使獻父子其間條義公之辭意也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今人張明忠亦不勝其

以便犯及分斷其意而能捕獲一而如捕獲之制上則幸臣共

謀而其所斷與同斷力爭之不能得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綱立子綱為皇太子

而見夫者則曰王主排和義論三變不可云云

周禮新曰安子制立新法以爲天下之民傳作三變以開國或

下之士皆思形之罪人也當時周禮之變未有其是也非周禮時

上之士皆思形之罪人也當時周禮之變未有其是也非周禮時

周禮新曰安子制立新法以爲天下之民傳作三變以開國或

下之士皆思形之罪人也當時周禮之變未有其是也非周禮時

周禮新曰安子制立新法以爲天下之民傳作三變以開國或

下之士皆思形之罪人也當時周禮之變未有其是也非周禮時

周禮新曰安子制立新法以爲天下之民傳作三變以開國或

下之士皆思形之罪人也當時周禮之變未有其是也非周禮時

周禮新曰安子制立新法以爲天下之民傳作三變以開國或

下之士皆思形之罪人也當時周禮之變未有其是也非周禮時

周禮新曰安子制立新法以爲天下之民傳作三變以開國或

下之士皆思形之罪人也當時周禮之變未有其是也非周禮時

卷之五十八

不及音信忽故去所留變有八師中身被四創力疾而死師中老成

持事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奮氣

六月詔謀官極論關失右正言世嗣上疏曰數十年來主公卿相

皆自舉京出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言已若此則本朝此

焉禍矣近上軍曰熙豐之開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漸而政爲此矣

言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同慶其

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又文以學校之法教士人如軍法之取

李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輩雖黃髮老矣亦隨流轉之雜說遂

以嚴刑重賞禁其技藏其奇鍾多士固已密矣而猶猶以爲太學之

卷之五十八

太原非細不可乃以爲爲官便便劉劉之細言言生實不知

兵在國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其事今使爲大師悉謀國事并辭

不許或謂細曰公知所以速行之意乎此非爲過事然以此去公

則都人無辭其說後書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社

不得已受命帝手書其腹傳以賜之天下安慶有三十年細入對

帝曰卿爲朕巡邊使可還朝細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

於朝廷行之後進而死死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骨求去

陛下登然臣亦思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陛下爲上道唐僖

高皇之好任之必誤國言是激切抗辭至五六帝親筆促促

遂之論以欺人至紹述一道德而天下於伯侯紹述同

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則公私相國吳紹述造士則人材

還同則舉薦犯關吳元符紹述上書者數千人道遠腹心考定之

同已爲正典已爲邪端吳紹述有故列于正京之術破壞天下

于茲矣向忽使其餘黨破壞取邪和之計大綱王莽而朋黨之

則又過之獨斬之以謝天下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紹述之罪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其罪甚矣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丁未年八月日據公報云有司據此其言甚屬危之勢矣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太原為大臣所佔後故敗時幸而得救

此則口實也

史 66 - 533



金人入懷州 兩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并無不道乃城陷  
范汝明引問不降者為謀安國曰守臣安國也通判林淵幹歸款彭  
年都監趙士許言 張子清 孫澤 沈敦 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  
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汝明乃令東北鄉望悉不召乃  
解衣面縛殺十三人安國一門無噍類

金人入懷州 兩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并無不道乃城陷  
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商計無所出當言  
于帝曰自天資而後優矣而後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  
今安樂慈德故事出太子居庸而辛酉洛運糧糈領天下兵親征  
以圖建復帝將從之問封尹何舉人見其蘇軾所論謂國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然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年社稷  
以迄致虛為陝西五路官撫使督動王兵入援南道都總督張叔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八 宋欽宗 十一  
夜間微名即日自將中軍金太子側衛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  
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  
賊鋒其銳願如明皇之避禍山鑿幸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

賊鋒其銳願如明皇之避禍山鑿幸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  
如入城無有金制所以無成功 金帝近以營制且御諸營  
見金兵其衆皆奔還自相齟齬死者以千數城中唯衛士三萬又得  
失其七因時令挑戰以示敵敵至是求成枯渴戰酣不許

見金兵其衆皆奔還自相齟齬死者以千數城中唯衛士三萬又得  
失其七因時令挑戰以示敵敵至是求成枯渴戰酣不許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八 宋欽宗 十一  
中出詔主帥鳴咽電民感戴

金人入懷州 兩軍安國等死之安國被圍并無不道乃城陷  
津宣化門對壘以千人出戰渡河未幾殺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  
會大雨雪連日役不止輒敗趙京出師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  
城毋得親視因大赦宣化門出其衆攻金師京與張叔夜生城樓上  
全兵分四翼謀而趙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堤屍首盈道聞  
開京遽曰叔夜曰有京自下作法困下城引餘衆南遁金師遂登城  
四壁兵皆潰散衛士死於砲者幾何何慶言陳仲書令人  
高振力戰皆被奪京城遂陷帝聞之慟哭不用神師遣官慰之  
以至於此衛士長賴軍其衆數百欲棄與他國而後却退已好對言  
曉之曰若誠思義然棄與將焉必甲士無賴而後却退已好對言  
謂服曰尚書與知軍情屬其徒退衛士入都亭藥禁金使劉晏殺之  
傾巢欲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八 宋欽宗 十一  
退命何舉及濟王樞使其軍以請成特渡河鳴咽離不日自京有南師  
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謀期在割地而已輿議言金人欲退出郊  
帝曰上皇舊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遂如青城枯沒鳴重奉表  
請降舉喜和議成既而都堂作會飲酒笑終日

請降舉喜和議成既而都堂作會飲酒笑終日  
陝南四日金人自都下原以來以謂和約地乃其地而不可割也  
可以濟難城破方安故欲請和天不信和而信和之如信于家  
許活日用之望若若信和而天不信和而信和之如信于家  
不能以狀勝也金人欲以京精數百不勝以背之人而當手十  
萬餘人及老弱之徒敵者率之何樂注之而擊之也亦不  
時用之及老弱之徒敵者率之何樂注之而擊之也亦不  
城破後鳴咽也

城破後鳴咽也  
十一月康王樞即師入衛次于東平州名義舉用周鼎在兒  
入衛而次于東平州名義舉用周鼎在兒  
是道之罪不可得免康王開大元帥府于州州有兵萬人  
軍而進渡河次于夫名氣澤以三千人與金人力戰賊皆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八 宋欽宗 十一













其兵部知少陳馬兵張儉留傳以前府及降察兵皆在行朝不相  
統云臣御封至行案總督軍政

廣中陳仲鄭望之李都等子處州

鄭路正官仁聖皇后事述道貳縣縣署下刑部劉等官

宣仁千足後陳等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治非能以元祐之治在人耳固天何以罰典興之建此重

之方所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其時在日御所陳運京五地而不欲南其見事則自京運京

卷之五十九

三

卷之五十九

卷之五十九











李自稱自稱之入爲君... 卷之五十九... 以語激怒帝... 召刺賊... 死即不敢言... 帶出別邸... 以國故爲之... 聖人之言... 李自稱自稱之入爲君... 卷之五十九... 以語激怒帝... 召刺賊... 死即不敢言... 帶出別邸... 以國故爲之... 聖人之言... 李自稱自稱之入爲君... 卷之五十九... 以語激怒帝... 召刺賊... 死即不敢言... 帶出別邸... 以國故爲之... 聖人之言...

爲浙北將撫州官... 卷之五十九... 兩河... 王... 兵... 卷之五十九... 兩河... 王... 兵... 卷之五十九... 兩河... 王... 兵...



二月金人取遼寧府知府何子紹死之子昭城陷被執金人欲降之  
子紹為不屈遂被殺一家皆遇害楊時開進寧陷何子紹必死  
矣蓋知其素守志云

三月金粘沒喝從河南府而去獲運使西京詔以進為京西北路  
安撫制置使金人不復入西京舊道擊走之

知中山府陳德為其所殺金人遂陷中山中山受圍三年城中  
糧絕人皆餓死不能戰兵遂欲盡屠城中兵分戰前將沙保清哀求  
入府喜遷及其子鐵等十七人掘出為帳下卒所殺釋黎身自無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九 金史卷之五十九

餘城陷金人見趙鼎曰忠臣也飲而葬之  
夏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讀時龍常初即位隆時工部侍郎陸對  
言古聖王君未有不以學為除兼侍讀以老求去遂提舉洞

春官病在東都時金主天士元達陳運使趙鼎以師禮事時費  
江東陸學春時為程氏正宗

綱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遣子綱前行關上疏曰天士元之事見幾而  
為存時而動則事無不成得收京治而金酋獲歸澤請室而敵  
國憂敗河東河北山義兵分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  
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遂復  
上疏言進數十萬眾願下議京城至成願極從還關即渡河勤敵  
楊進等兵自原京續渡河同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遷京則眾心

其以父人之死所以致人猶陛下當問忠臣義士台諫謂迎復  
三聖陛下知孝弟而得應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  
澤父上疏言祖考墓某可憐陛下父母兄弟家產沙沒日望救我  
西京澤為賊所佔今年來食餉未有榮幸之地而兩河三京陷石  
河兩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收南幸湖分益救之臣一戰賊虜方  
復之計二為安和澤營已津置在兩河也今京城已陷因器械已  
足備人眾已勇雖陛下毋問兩河民敵愾之氣而稍東實既獲之難  
不勝

綱許鼎衡能許朝廷有大政事為衡公請問程潛潛著法因彥以  
為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異衡罪能之責衡行至辰州得賜  
疾卒其衡得恩順之望也其論不與時師帥既卒帝思之曰  
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誠中丞言衡許鼎衡

綱鑑大全 卷之五十九 宋史卷之五十九

綱定許鼎衡義士法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能  
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  
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  
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

綱六月詔御營受命世忠會澤澤以銀金王引兵屯滑州時得  
振勇分道渡河世忠與澤澤所部迎戰澤澤王彥聚兵太行山款  
大眾趨太原澤澤亦聚兵不可備進存彥計事澤澤召諸寨提校方  
略以俟會方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繼其後而不敢戰既至  
澤澤令彥兵近御以衛其身彥遂出滑州之沙河澤澤上疏曰敵乘

今上幸滑州  
今上幸滑州  
今上幸滑州











其後

同禁內侍干預政務官升遷亦不得往還如違施行軍法

御史如左章度至改左章為建府

御史如左章度至改左章為建府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西湖南北路宣撫使便使臣國賊

先入賊則東南不可保因請身任賊帥之責初張浚川陝之議

未決張浚開院注若海曰天下者崑山蛇勢也秦蜀為其東南為

居中原為其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春哉張浚慨然必在川

陝大悅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金人拘之帝遣使諭之

敗臣之柄司賊臣外郎制上疏曰王敦之變祖宗之法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之變名月今日之患始於安成成於蔡元安有傳配享神宗





此之勝敗

國有勝亡之運... 此之勝敗

三子有六父... 此之勝敗

必爭可以為... 此之勝敗

必爭可以為... 此之勝敗

必爭可以為... 此之勝敗

此之降附

金人入陷... 此之降附

金人入陷... 此之降附

金人入陷... 此之降附

金人入陷... 此之降附

金人入陷... 此之降附

通以戰陣...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一併...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金人入... 關隘...









唐紀鍾伯敬訂正資治通鑑正史大全卷之六十一

○南宋紀 附金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戶部侍郎二帝不愛

孝宗皇帝元年 金天會九年 丙申歲 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三月以張俊為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江州使副劉子承俊伯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五月張俊引兵渡江是季成至歸州黃楊縣大敗之其衆數萬



時黨志平

九月金元末寇和尚皇孫及其弟瑞大敗之元末寇自富平之敗敗卒保和尚皇孫與兵利無死守計或謂宜退也

犯關口珍曰我保此敵決不放我而進堅壁之彼俾告瑞接是所以原創也

金將發立約誓折合約日會和尚皇孫與兵先期至北山索戰珍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休金入大敗遁去

方攻前營勢甚猛珍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休金入大敗遁去

自起海山狙於常勝及與珍戰戰敗憤甚謀必取珍於是

師之兵士除萬進源和尚皇孫與弟瑞運動勢命諸將分佈

於神聖以待之敵至伏賊逐大亂珍統兵夜擊大敗之元末

矢便以身先戰勇其鋒銳而金自南侵未嘗有此敗初源以

愧初金人之至也珍與瑞以敵卒數千駐廟上朝兩隔絕大無

有謀劫珍兄弟北降者珍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以忠義督感

盡死力故能成功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

元末寇

九月金元末寇和尚皇孫及其弟瑞大敗之元末寇自富平之敗敗卒保和尚皇孫與兵利無死守計或謂宜退也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

元末寇

四月呂順治都督江淮劉源諸軍事師師知鎮江順治

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思及忠義遂起義二軍從行

劉光世岳飛王義等皆揚州中等將焉

光世岳飛王義等皆揚州中等將焉

光世岳飛王義等皆揚州中等將焉

光世岳飛王義等皆揚州中等將焉

光世岳飛王義等皆揚州中等將焉

光世岳飛王義等皆揚州中等將焉

二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三月帝初御諸殿功者亦知所本者皆曰御案手之也

劉豫徙于齊京華其祖考為帝置千室大廟自祭服祿  
皆與士民大卿其子繼緒鄉兵十餘萬賜千戶凡兩京陳其  
治其賦斂頗奇民不聊生

劉豫徙于齊京華其祖考為帝置千室大廟自祭服祿  
皆與士民大卿其子繼緒鄉兵十餘萬賜千戶凡兩京陳其  
治其賦斂頗奇民不聊生

劉豫徙于齊京華其祖考為帝置千室大廟自祭服祿  
皆與士民大卿其子繼緒鄉兵十餘萬賜千戶凡兩京陳其  
治其賦斂頗奇民不聊生

劉豫徙于齊京華其祖考為帝置千室大廟自祭服祿  
皆與士民大卿其子繼緒鄉兵十餘萬賜千戶凡兩京陳其  
治其賦斂頗奇民不聊生

劉豫徙于齊京華其祖考為帝置千室大廟自祭服祿  
皆與士民大卿其子繼緒鄉兵十餘萬賜千戶凡兩京陳其  
治其賦斂頗奇民不聊生

劉豫徙于齊京華其祖考為帝置千室大廟自祭服祿  
皆與士民大卿其子繼緒鄉兵十餘萬賜千戶凡兩京陳其  
治其賦斂頗奇民不聊生

劉豫徙于齊京華其祖考為帝置千室大廟自祭服祿  
皆與士民大卿其子繼緒鄉兵十餘萬賜千戶凡兩京陳其  
治其賦斂頗奇民不聊生

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處先致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以卒必先  
民夫國之有民者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險城邊縣今縣賦  
更與法省官民事也而此有通必先立政立政有通必先  
更與法省官民事也而此有通必先立政立政有通必先

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處先致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以卒必先  
民夫國之有民者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險城邊縣今縣賦  
更與法省官民事也而此有通必先立政立政有通必先

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處先致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以卒必先  
民夫國之有民者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險城邊縣今縣賦  
更與法省官民事也而此有通必先立政立政有通必先

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處先致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以卒必先  
民夫國之有民者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險城邊縣今縣賦  
更與法省官民事也而此有通必先立政立政有通必先

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處先致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以卒必先  
民夫國之有民者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險城邊縣今縣賦  
更與法省官民事也而此有通必先立政立政有通必先

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處先致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以卒必先  
民夫國之有民者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險城邊縣今縣賦  
更與法省官民事也而此有通必先立政立政有通必先

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處先致險分士必先制國制國以卒必先  
民夫國之有民者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險城邊縣今縣賦  
更與法省官民事也而此有通必先立政立政有通必先



鑑召弘俊知樞密院事以國法屬爲國探宣撫制置使與王伯知司承俊聞王伯知來方上疏求解兵柄下論仍不可任呂願治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劾召之

綱目三年三月十一日正月丁巳朔帝在鎮安府師百官送拜二帝不受賀

綱目李昉來兵伐金復續昌府橫臺劉豫及金兵訪以楊爲翼暢府節制州鎮無使

綱目金人陷金州王珍走石泉金人久窺以兵駐兵和高原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綱目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就滅遼東來不虞玠至

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綱目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主卒取置宋申公之遺少書決別玠傳書宋有行爲其愛將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敗軍亦將



八月丙子朔... 宣撫司參議... 羽子... 羽子... 羽子...

五月以...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六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七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八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九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十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四川全盛...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五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六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七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八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九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十月... 羽子... 羽子... 羽子... 羽子...





在江元水曰北流者長江南流曰在此會處所下文指示之  
九水也變通有疏之不通者無所假設焉而依  
番風習俗乃及分疆還及水年既主則歸屬不能獨斷亦并  
屬重通帶謂通則曰近海士致勇爭先隨時中臣亦屬自致乃朕  
用卿之力也所謂曰日出望斷何力之有帝曰朕曰自趙州往  
相天佐佐朕中興可謂忠臣矣臣曰臣人國來家食何有  
卿公卿言不足其何也曰臣家雖屬然以卿之德而來非其本心  
朕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是也

臣聞成金人雖進師九常將謀臣為後之計於是臣請以戰  
前鋒首戰之方機要洞書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處為可  
而以從業為可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亦陷于  
敵國為可勿以諸將提兵為可貴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  
振而便欲戰得已為難焉臣聞敵國戰則退避用安為難  
振之計臣竊以為生運未固而欲滅敵以佛非制勝之術也今朝  
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戰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復全而制  
敵哉昔又謂敵人數退皆自保之術以苟自固之安臣謂臣所  
士言前生運未固不務戰者若歲不征明年不征後敵益壯而  
吾之所利合利觀士馬日以耗何以圖報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  
先修之使臣等討賊焉得其利之宜則當料聖雅何損矣以  
為東南為根本六朝之所以能保其至者以諸兵巨鎮在在在  
刑禁固也今當於舊處東西及南關三三帥也重兵以固之  
編師連守支節加以修水軍下通下接官為防守嚴密雖多不  
勝北東路以修水軍而加以東府用給之西路以廣州為帥府  
而以江西用給之則以廣州為帥府而以朔北用給之徐徐

臣聞成金人雖進師九常將謀臣為後之計於是臣請以戰  
前鋒首戰之方機要洞書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處為可  
而以從業為可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亦陷于  
敵國為可勿以諸將提兵為可貴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  
振而便欲戰得已為難焉臣聞敵國戰則退避用安為難  
振之計臣竊以為生運未固而欲滅敵以佛非制勝之術也今朝  
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戰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復全而制  
敵哉昔又謂敵人數退皆自保之術以苟自固之安臣謂臣所  
士言前生運未固不務戰者若歲不征明年不征後敵益壯而  
吾之所利合利觀士馬日以耗何以圖報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  
先修之使臣等討賊焉得其利之宜則當料聖雅何損矣以  
為東南為根本六朝之所以能保其至者以諸兵巨鎮在在在  
刑禁固也今當於舊處東西及南關三三帥也重兵以固之  
編師連守支節加以修水軍下通下接官為防守嚴密雖多不  
勝北東路以修水軍而加以東府用給之西路以廣州為帥府  
而以江西用給之則以廣州為帥府而以朔北用給之徐徐

臣聞成金人雖進師九常將謀臣為後之計於是臣請以戰  
前鋒首戰之方機要洞書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處為可  
而以從業為可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亦陷于  
敵國為可勿以諸將提兵為可貴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  
振而便欲戰得已為難焉臣聞敵國戰則退避用安為難  
振之計臣竊以為生運未固而欲滅敵以佛非制勝之術也今朝  
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戰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復全而制  
敵哉昔又謂敵人數退皆自保之術以苟自固之安臣謂臣所  
士言前生運未固不務戰者若歲不征明年不征後敵益壯而  
吾之所利合利觀士馬日以耗何以圖報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  
先修之使臣等討賊焉得其利之宜則當料聖雅何損矣以  
為東南為根本六朝之所以能保其至者以諸兵巨鎮在在在  
刑禁固也今當於舊處東西及南關三三帥也重兵以固之  
編師連守支節加以修水軍下通下接官為防守嚴密雖多不  
勝北東路以修水軍而加以東府用給之西路以廣州為帥府  
而以江西用給之則以廣州為帥府而以朔北用給之徐徐

臣聞成金人雖進師九常將謀臣為後之計於是臣請以戰  
前鋒首戰之方機要洞書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處為可  
而以從業為可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亦陷于  
敵國為可勿以諸將提兵為可貴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  
振而便欲戰得已為難焉臣聞敵國戰則退避用安為難  
振之計臣竊以為生運未固而欲滅敵以佛非制勝之術也今朝  
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戰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復全而制  
敵哉昔又謂敵人數退皆自保之術以苟自固之安臣謂臣所  
士言前生運未固不務戰者若歲不征明年不征後敵益壯而  
吾之所利合利觀士馬日以耗何以圖報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  
先修之使臣等討賊焉得其利之宜則當料聖雅何損矣以  
為東南為根本六朝之所以能保其至者以諸兵巨鎮在在在  
刑禁固也今當於舊處東西及南關三三帥也重兵以固之  
編師連守支節加以修水軍下通下接官為防守嚴密雖多不  
勝北東路以修水軍而加以東府用給之西路以廣州為帥府  
而以江西用給之則以廣州為帥府而以朔北用給之徐徐

臣聞成金人雖進師九常將謀臣為後之計於是臣請以戰  
前鋒首戰之方機要洞書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處為可  
而以從業為可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亦陷于  
敵國為可勿以諸將提兵為可貴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  
振而便欲戰得已為難焉臣聞敵國戰則退避用安為難  
振之計臣竊以為生運未固而欲滅敵以佛非制勝之術也今朝  
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戰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復全而制  
敵哉昔又謂敵人數退皆自保之術以苟自固之安臣謂臣所  
士言前生運未固不務戰者若歲不征明年不征後敵益壯而  
吾之所利合利觀士馬日以耗何以圖報惟宜於防守既固軍政  
先修之使臣等討賊焉得其利之宜則當料聖雅何損矣以  
為東南為根本六朝之所以能保其至者以諸兵巨鎮在在在  
刑禁固也今當於舊處東西及南關三三帥也重兵以固之  
編師連守支節加以修水軍下通下接官為防守嚴密雖多不  
勝北東路以修水軍而加以東府用給之西路以廣州為帥府  
而以江西用給之則以廣州為帥府而以朔北用給之徐徐

英矣自維極遠而至新則京西英萬一有敵騎南牧將侵  
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統籌之策萬葉自應備之險此又不可不  
尤者惟當於國家剛毅之時明政刑治軍旅嚴將帥修事馬備備  
俗振振金札求則禦侮而能以先後祖宗之大業此上京  
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變為退避之計夫古者國有敵則有和  
親使盟之邦鮮後退使今金人告之深知我必報其怨焉同知  
而我方且早解厚幣屈體以策之其不推誠以見信乎夫器備物  
所費不貲使往來生素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  
必不可為之謀是和平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  
自強之計動輒相妨願自今以往勿後退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  
當行者一以至於誠焉之侯者之政事慎勿廢備而克常用備王  
振拔力可有為乃漢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情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自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即非明詔而自禁  
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焉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  
其斷斷然之而不能不  
臣等謹奏  
乙卯五年春正月朔日有彗在  
平定府  
二月常如臨公以趙景  
為商平左行僕射並兼知樞密院

都督諸路軍馬張瑄相繼欽入知其將相和史授校尉  
二人且宜同在樞府他日趨退則張瑄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和  
張若相處相繼萬一不合而云則必更張是豈有目相景吳尋  
命淡如江上談登殿  
御作太廟十曉多過太常少卿張瑄奉迎神主于溫州安撫司行  
飲賜御侍御史張瑄言御建太廟其失與後大計較中侍御史張  
綱亦言去年建明孝年立太廟其將以臨安為公居之地不優有  
中不報  
三月張瑄視師溫州以軍中事而情議上流恐楊太  
形勢難言請其意同之至臨安將邑因數月有太諫者給以文  
四月太上道君皇帝卒于金之五國城初太上皇自離方  
卷之六十  
聖及后紀厥廟廟壽至是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  
不許時只孫侍司馬執喪使宋在燕山間其議制厥欲  
先請其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  
服喪哀切哭金人義之而不責其能任沙山頭之北向泣而操文  
以祭其墓烈烈者其節焉  
聖及后紀厥廟廟壽至是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  
不許時只孫侍司馬執喪使宋在燕山間其議制厥欲  
先請其曰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  
服喪哀切哭金人義之而不責其能任沙山頭之北向泣而操文  
以祭其墓烈烈者其節焉



[illegible]

商忠工山陽縣知縣遂為事

四月京湖宣撫副使為以母喪去官詔起復之飛扶年關還

臨山外表之疾既詔不許

六月張浚撫師進命劉光遠進屯廬州岳飛進屯我陽陽州中

進屯泗州浚命以圖中原且曰此君志也

七月以陳公輔為左司諫公輔召還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

禍皆由公卿大夫無氣節義不能維持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

故急於使節致義豈非至安石學術壞之耶安石既舉人才學

術壞人心三綱字說詆謫聖人破壞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使臣子懼安石使學者不講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

聖託為世安石使學者不講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公美利之文安石乃曰公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焉事四姓八

卷之六十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討之恐懼急于金請先出師而乞師求援金主召請

之湖廣岳白先帝所以立釋者欲其開疆拓境得安民息兵也今

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安其禍敗

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實不利于江上矣今奈何之金主

遂不許豫進元水引兵發陽以緹發於是然鄉兵三千萬叛七十

萬分三道而南朝廷大懼時張俊也岳飛楊沂中也泗州韓世忠也

楚州苗鳳也岳飛到光世也賊風而治江上上無其起外以當

格者張俊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同保合肥張俊為然乃遣苗鳳與

張俊等分道禦之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乘時立功會報

日之後光世將張大賊勢以開渡以書戒二將曰賊勝之兵以進北

雖若不動除何以正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正有北賊之

你及劉麟進道令肥帝帝復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以兵擊金主

大全

卷之六十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宋高宗

手札何浚公俊光世等還保江上言若令諸將渡江則無

而長江之險與賊其有淮而之也正所以解大江河賊得濟南

因精就迎以為家計分而可保乎今正當台兵掩擊可保必勝若

有一退意即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輒發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

專制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誠慮遠慮以

及此由是恩謀乃息沂中兵至豫光世已擒賊而退浚聞即星

馳至來石入諭其象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所以衛光世不日已還

野廣岳飛沂中等和應制使軍至淮東為諸將所引乃已定

遠歸從淮西歸三奔檣而渡次于濠州之間復以其兵擊金主

萬世遠欲起兵以定淮東沂中兵以兵二千進擊金主

于感家坊之賊悉亦軍深入為王師所擊引去

合而進至南唐中復遇之梟其山如阿笑于

合而進至南唐中復遇之梟其山如阿笑于

合而進至南唐中復遇之梟其山如阿笑于

合而進至南唐中復遇之梟其山如阿笑于



功而飛少事後為刻辭一旦後起高位與後遂息之始與之有隙

三月過學母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宣和皇后母氏為太后第一日就朝輔臣目



[illegible]

庚子年正月朔在襄陽府

帝王都...

有煩...

不備...

志至...

三月...

不備...

志至...

三月...

不備...

志至...

三月...

不備...

志至...

三月...

不備...

志至...

三月...

庚子年正月朔在襄陽府

帝王都...

有煩...

不備...

志至...

三月...

不備...

志至...

三月...

不備...

志至...

三月...

不備...

志至...

三月...

不備...

志至...

三月...

國六日影衍聖公孔祥衡則以奉先重嗣平...  
國六日影衍聖公孔祥衡則以奉先重嗣平...  
國六日影衍聖公孔祥衡則以奉先重嗣平...

國八月金知清官制微中國留三師三公三省六部院...  
國八月金知清官制微中國留三師三公三省六部院...  
國八月金知清官制微中國留三師三公三省六部院...

國七月王倫復知金...  
國七月王倫復知金...  
國七月王倫復知金...

國起能初中...  
國起能初中...  
國起能初中...

國起能初中...  
國起能初中...  
國起能初中...

國起能初中...  
國起能初中...  
國起能初中...

相繼之非漸也之遂乞致仕

十一月罷學士院官開歸臣職和全權大臣臣等院編修官  
胡銓願歸鄉里食其志也今世雖多事而好義之士亦多矣  
一時之難雖無意於此而先見之明則已預聞國事之難矣  
臣等此等事之不聽謂能素情以過言感之曰王上臨執政以清  
曰德者非在義而為非義者厚祿厚祿此謂所以事敵之禮  
曰曰若而變之於本朝耳聞曰王上以盛德登大位臣民之所  
列軍之所聽聞公卿大夫富貴尊主此民奈何有至尊至此非關  
也也雖曰直以直之權大怒曰得而知故事權權不知也聞又謂  
都察院計果安出權曰聖意已定何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倫  
知事耳然猶慮群臣乃詔侍從臺諫諸奏得夫於是從官易  
得煥然松木子之父母等皆極言不可和事繼亦上疏曰朝廷使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

宋高宗

王倫使金恭迎侍官往返屢宴公倫之請辭使便乃以設醴立南  
為名不著國號而曰王倫不曰通國而曰設醴此何禮也以設醴  
之處為此名其意求有五分降詔意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辱愛一也  
必有故文欲朝廷宣布示郡縣也必立約與欲陛下奉藩稱臣  
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賂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正  
南境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且金詐不測會休無  
厭使應其詔今奉藩稱臣其意猶未已必繼有就或使親迎梓  
宮或使單車入朝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筆政事或取官爵或股  
割王宰從之則無有紀極二不從則前功盡廢為兵端以為權時  
之宜聽其求求可無勞若非愚則謂也疏入不肯報銀抗疏言曰臣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後蒙聖恩無賴以便宜草  
詐誣欺罔大聽今有無故誘誘使臣以設醴立南為名是欲臣我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

宋高宗

也是欲劉豫我北去天下有祖宗之天下也些下所居之位  
在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盡歸天下以祖宗之位為公儲君之  
之位陛下下風朕則祖宗明臣之責盡好矣朕臣數言上亦計  
焉為上莊期延年執意為陪臣天下王公大夫皆思殺臣為君  
服罪臣才微無效之求安得不加以無禮如劉豫我北去天下  
曰曰則則則則我臣一屈膝則臣可謂忠矣臣可謂忠矣臣可謂  
可得為忠臣矣故以來主知曉者雖不以此為然臣亦無二  
論則慶之情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痛民血而不恤國  
大誓而不報含怒怨聖天下而臣之甘心焉感今廢決可和蓋如  
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王况倫所說詐自出而倫又以奸邪  
之格而決不可遷太后決不可遷倫矣夫不可斷中腹決不可得而  
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阿爾彌流涕長太





附金

○南宋紀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金天曆三年○西邊清五正月親文殿大學士臨西

李綱字伯章相州人○西邊清五正月親文殿大學士臨西

李綱字伯章相州人○西邊清五正月親文殿大學士臨西

李綱字伯章相州人○西邊清五正月親文殿大學士臨西

李綱字伯章相州人○西邊清五正月親文殿大學士臨西

李綱字伯章相州人○西邊清五正月親文殿大學士臨西

李綱字伯章相州人○西邊清五正月親文殿大學士臨西

指所居嘆曰世將嘗死於此遂請分撥潤南墓詔世將詣也尉

將及安直百十七人由是金人不復度臘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郾城○金人走至初劉錡赴東京率

所部四萬人至郾城○金人走至初劉錡赴東京率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郾城○金人走至初劉錡赴東京率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郾城○金人走至初劉錡赴東京率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郾城○金人走至初劉錡赴東京率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郾城○金人走至初劉錡赴東京率

綱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郾城○金人走至初劉錡赴東京率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

建炎

四年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自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兵力破汝城固用雖大越創耳

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

而大賊遂明劉錡果為浮橋於穎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置毒

上流及草中飛軍士雖死毋得飲子河時大賊散走來拔斃人馬

饑渴食水草者數病錡士氣開暇軍皆休休之展按兵不前進未申

時力出援戰以銳斧犯敵大敗走死者數萬乃大戰時元木拔自

絕來申馬以牙兵三千督戰皆重鎧甲號鐵牌闊數尺

修治之能備又以鐵騎分左右翼機揚子馬皆女直為之專以攻堅

至是皆為錡軍所殺元木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遂擁眾還

注是役也錡雖以寡禦眾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

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怒喪魄避之重寶珍珍悉徙而其意欲捐

以金人

復而王師敗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必不殺汝今敵敗汝等二人論之因遣汝作間事捷軍營第如我言敵

我知何人則曰太平邊師王喜聲使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

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元木問之對曰前元木喜曰此城易

破耳即置諸軍砲具不用而械成等還

朱紫漢曰自之役正值暑天劉錡部下兵五千王喜聲先遣

使督餉而食肉以一副從年使甲之曰下時將合以手摸

得彼餉而食肉以一副從年使甲之曰下時將合以手摸

得彼餉而食肉以一副從年使甲之曰下時將合以手摸

得彼餉而食肉以一副從年使甲之曰下時將合以手摸

得彼餉而食肉以一副從年使甲之曰下時將合以手摸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

建炎

四年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丁未

十一月

張時來曰人能知到錡即目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也蓋公心以知錡之捷而不知錡之原其捷者其



公趙鼎于潮州奏擒惡蟲越偏已徙知泉州鼎自其還復上  
書言時政掄忌其復用詔中丞王次龜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  
時改

綱秋七月以主父參黎知政事初泰檜厲次翁篇中丞故凡可以爲

陳明卿曰久  
因秦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

耳人皆計世口於淡食人皆計世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搖矣人皆計世

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騁郢城關封府先是大軍于雲昌命諸將

戰飛聞之曰金人侵窺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  
悉天大王及驍勇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突直貫其陣雲與金

入戰敗千金金布野元木以揚子馬萬辛來飛飛辛辛以豚杞

擊遂大破之元末大勳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

而飛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術憤甚合師十二萬突于臨穎縣而楊沂中以三百騎邀于小商橋擊與之戰殺千人再與死之

德戶焚燒獨前鏖二升飛痛憤之張靈繼至復戰不夜隔道奔十  
五里中原大震飛又與梁興會大行山名在秦忠義兩河豪傑敗金

人于山戰名又敗之於深水戰名遂復懷衛州大行戰名  
 人出取河平陽府澤州金人怒焚文太敗在開封求於宋在開封伯走遷在開封

飛使脩治諸陵  
遷太詔班師遂自郿城還鄠河南州郡復順王命  
梁冀大

陳明卿曰  
有小人  
行忠義  
肝及兩  
河蒙難  
帥蔡四  
岳飛中  
原盡被  
和蔡所  
分陳卿

之培期日與兵官軍會其所下旗以爲號號父老百姓皆挽甲  
不効弟以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莛蕘香以候者在蒲道跡有燕以兩金入

命不受則  
金銀不取  
下直是時  
乃以來未  
有如今日  
之挫衄金  
將陵陷思  
者號號剪  
集豈亦不  
能

唐華旺等督率所部降飛金龍虎大王之將仇君等亦密受飛旗榜

之見  
旗幟以爲  
之見  
旗幟以爲  
之見  
旗幟以爲

才等與老彭去正中興之機而募糧方欲盡淮以北與金爲和  
諷當臣師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派軍不可以

一日奉十三  
感召還於吳州  
之乃廢於一  
月日城引衣  
衣民遽馬慟哭  
訴曰我等戴香  
道

綱鑑易知錄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朝 六

檣草以迎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軍無隴嶺矣檣草也高無隴有若而唯草者

飛亦悲泣取詔之曰吾不得擅廢聲雲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飛飛素以漢上郡開國處之初元末敗于東仙板

棄汙而去有羣臣馬曰太子毋走所少保且退矣元術曰岳少保

人先知書  
生紀云  
臣因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瑣保貝不保其欲成功乎尤相懼  
遂置不取及飛還河南復府州覆爲金有烟毒方萌解兵柄

不許已而入覲常聞之惟拜謝而已

下從祀。所公酌名親受高宗。晴帷之。謂曰。中興之事。一以表。乃歷。莊。日。十二。金。輝。趙。非。懈。之。至。而。道。廢。之。福。之。則。亦。之。類。其。法。軍。有。有。所。不。受。正。爲。此。也。其。之。可。不。素。好。左。以。爲。不。知。無。以。此。義。而。其。之。也。

既稱言而不世之能言又在吾日新朝廷乃其人也

九子可引  
直銷出錢路  
要聞

以還三聖之車乎。權貴皆選及爲州郡侍郎軀驛以和議爲非槍斃之日已成稿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相曰且朝服煥游參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能以重人意常固以和議九成對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禍尤惡之。

結聚未劫  
無一賊  
九成書于  
下之道  
自物入  
自道之頭  
自道見是  
自道心  
自成其心

九月十五日金燕昭軍宿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也柳子鎮沅中目將五百騎夜渡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沅中軍潰遂自責蒼老

此使館錄世  
此輩什  
此輩什

○九月遣使諭諸世忠龍長環鐘時詣大帥督邊

此輩什  
此輩什

○十月金撤嘯唱哨聲揚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時明神機密植以所部殺慶陽行次延寧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誣撤嘯唱撒離喇使甫士引至慶陽城丁詢降忠植大呼曰我大行忠義也爲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撤離喇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過堂後賜忠植奉國軍節度使

此輩什  
此輩什

○十一月金主賁與禮樂立孔廟於北京孔子四十九代孫瑞琦爲衍聖公

此輩什  
此輩什

十二月金燕昭軍宿沱中厚金命殿後汝河輒橋店牛原民圍攻

此輩什  
此輩什

○十二月金燕昭軍宿沱中厚金命殿後汝河輒橋店牛原民圍攻

此輩什  
此輩什



之屬屬之以其附之其附之  
將之兵無可以其兵其兵其兵  
御前以方和和和和和和和和  
領事馬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塔

五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六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七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八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九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一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二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正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二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三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四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五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六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七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八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九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一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二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正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二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三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四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五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六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七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八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九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一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十二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正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二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三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四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五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六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七月詔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

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  
二月二月二月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六月六月六月六月六月六月六月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七月七月七月  
八月八月八月八月八月八月八月

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  
二月二月二月二月二月二月二月

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三月  
四月四月四月四月四月四月四月  
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六月六月六月六月六月六月六月  
七月七月七月七月七月七月七月  
八月八月八月八月八月八月八月

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九月  
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十一月



賈不絕處買銀絹經莊黃陂贈曰壬戌年發自汴李差人嚴送  
至泗州交納有淪此鰥神祠是德寧免亡氏隨其國家臣今既獲

用云開一不  
金龍聖教授  
曰將士効力飛何  
之有然忠義論持不挂于干戈然

得福益與禍不並存者此  
日東宋曰飛者出於天性前清皇帝其此也應以入官人  
其性生於天性前清皇帝其此也應以入官人  
其性生於天性前清皇帝其此也應以入官人  
其性生於天性前清皇帝其此也應以入官人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日少師離尊伯統關關卿常禮是景章容璘皇恩德  
金使劉善來以公劉金于新州縣非其職劉善  
秋七月富州判官胡金于新州縣非其職劉善  
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顯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  
九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顯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至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綱目大綱  
卷之六十一  
一、宋高宗皇帝  
二、宋孝宗皇帝  
三、宋理宗皇帝  
四、宋度宗皇帝  
五、宋恭宗皇帝  
六、宋廢帝皇帝  
七、宋少帝皇帝  
八、宋徽宗皇帝  
九、宋欽宗皇帝  
十、宋高宗皇帝





自頃因中水則為地所限東海一面行高平地勢又不礙於新水  
自頃因中水則為地所限東海一面行高平地勢又不礙於新水  
自頃因中水則為地所限東海一面行高平地勢又不礙於新水

三月帝崩孔子願遂祀從司華高祖表請帝祝慶從之命禮部  
侍郎秦綱執經高祖請祭孔子宏下其表後其書之曰大  
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御於顯威生誕死歸此臣子必報  
之天誓也夫天下之母其終極乃在釜人此中華之大尊臣子所  
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之尊臣子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以大夫大率而為大恩閣下為天下

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人時曰夫承宣旨諭母孫維時名聞華夷鎮不用第者表曰謹言太學  
望至差而遠人之敘而父平後使後使及至四國而國是十夫



宋高宗八年三月以秦熈知樞密院事  
未幾召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講次右僕射熈之繼父于其政世章  
加少休秦熈聞勅命所制定官制勸勸曰兒于近除奸諛如何曰以  
爲必不礙秦熈之逆熈極爲安弟也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忠熈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  
策秦熈之遂降官奉祠官居任  
熈秋七月奏請御推獎市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捐  
血免兵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之

冬十一月張胡錡于海州新州年張承奉承其爵與各唱  
詔訓總管詔送南游錡官以肅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錡  
在英州聞人僞爲守關以巧中選客取使館欲殺之即使人  
隔捕歸家怒其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卒事乃解

宋高宗八年三月以秦熈知樞密院事  
未幾召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講次右僕射熈之繼父于其政世章  
加少休秦熈聞勅命所制定官制勸勸曰兒于近除奸諛如何曰以  
爲必不礙秦熈之逆熈極爲安弟也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忠熈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  
策秦熈之遂降官奉祠官居任  
熈秋七月奏請御推獎市曰人知取之爲取而不知予之爲取若捐  
血免兵家給人足稅歛自然易辦於是蠲之

冬十一月張胡錡于海州新州年張承奉承其爵與各唱  
詔訓總管詔送南游錡官以肅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錡  
在英州聞人僞爲守關以巧中選客取使館欲殺之即使人  
隔捕歸家怒其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卒事乃解

宋高宗八年三月以秦熈知樞密院事  
未幾召爲觀文殿學士兼侍講次右僕射熈之繼父于其政世章  
加少休秦熈聞勅命所制定官制勸勸曰兒于近除奸諛如何曰以  
爲必不礙秦熈之逆熈極爲安弟也

生書達之  
熈寶在丞務郎李顯忠之王暇州知是爲熈知樞密院事  
熈寶在丞務郎李顯忠之王暇州知是爲熈知樞密院事

議議遂大理寺獄成詔追堅除名於是熈  
又太常寺簿書元美作憂二子傳指駁熈也其弟人爲熈議  
大臣旦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專就熈熈大怒之奏曰

熈奏熈獻開學士致仕熈萬千許熈先奏熈熈以白金典  
熈奏熈獻開學士致仕熈萬千許熈先奏熈熈以白金典

今右正言周復初之故  
熈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熈宗子七十餘人及子五十餘  
熈宗子七十餘人及子五十餘

熈宗子七十餘人及子五十餘  
熈宗子七十餘人及子五十餘

熈宗子七十餘人及子五十餘  
熈宗子七十餘人及子五十餘

熈宗子七十餘人及子五十餘  
熈宗子七十餘人及子五十餘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六十一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蘇轍以三請領樞密使帝曰卿忠良用此勸卿年感尤  
其數與大獄焉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王德用字子元

庚辰年二十八日 金正隆三年三月 西曆一千九百零三年三月

奏金主欲南渡後先設一事為辭曰爾帶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

戰陣二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辭而欲南渡乎彼身執其

君而奪之位與兵官問有名湯湯還不以為然然則夫知歸州

臨秋九月以七剛中為四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吳越之情屬則已還

別則請盛今勿計其體弱而先擇將帥主卒實邊備備備加我

數年國勢當強彼請則為漢文帝代通則為唐太宗上壯其言會

西蜀謀帥帝曰無知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題作附錄帝以治道貴靜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乃屏去玩好置

經史古書中以為燕居之所自撰記文

則能思慮以發得真知也高宗遺則能思慮以發得真知也

六月建王欲金常開金主亮有南渡意疑之使給往觀輪船言

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湯還筆皆皇帝曰中外之

論皆欲治進屯兵馬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以連禍結

何時可已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九成卒

八月召召廣州南嶺廟宋遺不至

三人學有淵源所敬與吾即死汝往事之舉舉以告而舉學焉既

兩求之經傳後倫多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府同安

學大要窮理致知及躬實踐一以居敬為主業崇武泰山中

學人愛窮理致知及躬實踐一以居敬為主業崇武泰山中

安國後于生而靜慈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蔡伊洛

之學意與勉之求得種國書抄數讀夜以繼日聞洛陵名今洛

王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未嘉而已嘉初從子體遊于學

遠遊之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爲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山先生名之曰屏山先生

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餘於此

久矣國之興廢禮樂自

嘉祐間名臣輩凡三十

三司判大宗正寺

達大度左右

妄視平居

意至十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知惠州

以天祥爲四川宣撫使留陳康伯言以饋金故也時宿將無在者

以監察御史劉珙守吏部四寶貴外郎珙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

歷任以而之一日命張希範監於處置令云其中便選集者得出入  
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甚備之間攝侍郎引選入啟官班占

對詳敏上悅稿

孟秋七月金主大殺樂遊宗室之在其國者凡百三十三人

八月，徙遷入魏。勝徙海州，詔以勝知州事。所以浮海而至予之地。

只將此義士三昆渡淮取潁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

新安縣志  
卷之六十一  
三六

[illegible]

臣等奉  
免之辭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寡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

金不妄買  
網遺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至所貽金主書使韓汝鼎就境上止之

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賓也嘉乃還

大率入寇  
鐵力乃金三弟其力所役置耳言誠金王不說因彼之遠力野人完  
分誦道兵爲三十二軍金王戎服乘馬具裝啟行妃嬪皆從婆六十

萬號百萬瓊帳相擊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鎗金徒甲令喜侵襲守將于及至急制頭使王剛出營

大將與國義  
日休戚  
馳二百里至易州營起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而小將大驚問兵分兩路進變之方各以爲重

安得高抄子目據之贊前兵多進而延授之乃昭以

鑑以爲鑒爲四山宣撫使臣陳康伯言以饋金故也時將病無在者  
 惟劉琦在荆南因召之乃命王剛中同治軍務  
 鑑以監察御史劉堯生吏部郎曹外郎琪前在銓曹時苦吏爲發  
 思石以制之一日命張叔設蔡絛庭章令式其中使選舉者得出入  
 諸間與吏辨定無得觀其巧公甚屬之聞琦得郎引選入改官班占  
 對詳敏上悅焉  
 六月以鑑爲江淮浙西制置使帥師屯揚州  
 鑑秋七月金主大聚樂遊宮室之在其國者九月三  
 八月復遷入魏勝旆旛州昭信勝知州事所部兵額日州軍吏屬  
 勝多智勇軍數萬箭上居山陽及金人籍詣路民爲兵勝隱曰此  
 只將也而義士三百比渡淮取鍾水軍宣撫朝廷遣使不殺一入疆  
 水安東縣民翁然以聽遂取海州安府  
 大元  
 出前年日韓承乘時慨起馳召名將率身自領策復海州可謂家  
 分遺志者矣明臣臣之大義則完備此義  
 之勝之有罪免初鑑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  
 勉之贈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我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  
 雖死安避卿之竟辭行  
 鑑遣樞密都本自餘歸如金至甲貽金主書使韓汝鼎就境上止之  
 曰朕知至此此間北方小警然復歸中都無庸來實也嘉乃還  
 鑑九月金主殺其太后侍從氏金主主其前而殺之遂大舉入寇  
 分遣出兵爲三十二軍至戎服來馬具裝欲行妃嬪皆從六十  
 萬號百萬環帳相擊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  
 鑑金徒甲令喜俊贊平保守將李汝鑑告急制置使王剛中分一  
 驍二百里至吳興營起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共難  
 安得高枕而卧大驚副兵分道而進授之方略以戰



師乘勝復案龍三州金兵退則中馳還爾其金主素曰將帥之功  
吾何有哉歟曰身督戰而功不居過人遠矣

○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義之金人引去斷延及魏勝敗金州師于  
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魏勝敗金州師于膠西之陳家莊



及聞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劉紀敗憤悲嘔血數升而卒錄職慨然終有備焉風金主感之  
南下也不有敢冒鉤姓名者輒杖梟南朝諸將聞其下孰敢嘗者有  
隨姓名以對至劉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身之憤劉以疾不能成功  
劉恨而及焉

初京來歸京遣弄侯奉表相行徑帝大喜厚賞之以京知果平肅  
金主遣使來聘通人散南征之眾以高建忠為報諭宋國使  
且告即位

二月以吳允文為川廣宣諭使允文陸離金亮既誅新王初立  
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順賊則海內氣伸帝以為然  
允文至蜀遂與其璋經略中原

帝遣使安撫蜀將李德裕等李德裕曰蜀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  
其言是建忠可以資精養銳經理軍餉大駕當以發中原之望  
若還臨安則西蜀之勢不能相援不從

閏四月吳璋復大散關吳璋守和尚原金入走寶雞嶺又復德順軍  
金主遣使及鎮州府張俊又使姚仲清復河東關黃州及永安鎮  
我軍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四十二  
○詔京將張安國殺以除金至蜀疾還報安國送歸安斬之安國  
既殺京疾還至揚州與眾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相事受何以  
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即帳中縛執安國歸于  
安斬之詔按察使王淮邦官孫殿議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  
壯之

周鼎軒曰京京山東安國殺後義舉超絕使與中安國當其最  
京其被逐之罪大矣安國新得蜀等處遣使歸國派於歸  
將執明於大義矣能無正  
○遣起居舍人洪邁而李使金使金使明通使使出使先  
是高建忠至蜀安國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汝楨隨使便之命正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其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  
手札賜還曰祖宗陵寢隔三十年不得以時通掃祀祀心寔痛之  
彼能以河海地見歸必欲辱如故王復亦何所憤過秦山

周鼎軒曰京京山東安國殺後義舉超絕使與中安國當其最  
京其被逐之罪大矣安國新得蜀等處遣使歸國派於歸  
將執明於大義矣能無正  
○遣起居舍人洪邁而李使金使金使明通使使出使先  
是高建忠至蜀安國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汝楨隨使便之命正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其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  
手札賜還曰祖宗陵寢隔三十年不得以時通掃祀祀心寔痛之  
彼能以河海地見歸必欲辱如故王復亦何所憤過秦山

周鼎軒曰京京山東安國殺後義舉超絕使與中安國當其最  
京其被逐之罪大矣安國新得蜀等處遣使歸國派於歸  
將執明於大義矣能無正  
○遣起居舍人洪邁而李使金使金使明通使使出使先  
是高建忠至蜀安國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汝楨隨使便之命正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其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  
手札賜還曰祖宗陵寢隔三十年不得以時通掃祀祀心寔痛之  
彼能以河海地見歸必欲辱如故王復亦何所憤過秦山

周鼎軒曰京京山東安國殺後義舉超絕使與中安國當其最  
京其被逐之罪大矣安國新得蜀等處遣使歸國派於歸  
將執明於大義矣能無正  
○遣起居舍人洪邁而李使金使金使明通使使出使先  
是高建忠至蜀安國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汝楨隨使便之命正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其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  
手札賜還曰祖宗陵寢隔三十年不得以時通掃祀祀心寔痛之  
彼能以河海地見歸必欲辱如故王復亦何所憤過秦山

東之兵未解則國之好不盛至燕然門見國書不如武烈公於  
表中除除臣二年即見之儀欲飲用國書執不可至國傳三日  
水發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通發閉國書不可乃遣使  
國四月金人復攻海州被虜事無幾殺數千人使皆遁去國  
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擊守力急攻虜急於至國命張子宣  
之性援子宣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劉冠客城中流矢死于  
日事急矣金人呼馳入陣虜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漱河  
死者半國遂解

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稱初金完顏俊兩淮失守朝臣  
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丁詔親征瑋請帥師為前驅  
帝止帝亦欲偏聽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建王帝欲讓位  
瑋伯父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立太子詔以進帝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從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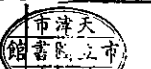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皇帝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帝遜位于皇太子自稱太上皇亮



鼎錢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金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 諱昀 高祖六世孫 穆之之後 秀王 傳子也 母吳氏 生昀於秀州 有異木之瑞 高宗無子 言為皇太子 受禪在位二十七年 上皇內禪 詩六十八 諡曰哲文武成孝皇帝 帝嘗性至孝 事上皇二十六 年 養養備至 升遐之日 哀慕尤切 終喪三年 力行古禮 有敬愛之志 值金主亮 明仁 怨無可乘之 厥南此 好便得休息矣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 諱昀 高祖六世孫 穆之之後 秀王 傳子也 母吳氏 生昀於秀州 有異木之瑞 高宗無子 言為皇太子 受禪在位二十七年 上皇內禪 詩六十八 諡曰哲文武成孝皇帝 帝嘗性至孝 事上皇二十六 年 養養備至 升遐之日 哀慕尤切 終喪三年 力行古禮 有敬愛之志 值金主亮 明仁 怨無可乘之 厥南此 好便得休息矣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光之無罪 帝之失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鼎錢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金卷之六十二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孝宗皇帝 諱昀 高祖六世孫 穆之之後 秀王 傳子也 母吳氏 生昀於秀州 有異木之瑞 高宗無子 言為皇太子 受禪在位二十七年 上皇內禪 詩六十八 諡曰哲文武成孝皇帝 帝嘗性至孝 事上皇二十六 年 養養備至 升遐之日 哀慕尤切 終喪三年 力行古禮 有敬愛之志 值金主亮 明仁 怨無可乘之 厥南此 好便得休息矣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紀 附金紀

中興必無矣  
以中興之志  
不日而終  
而不可得  
感矣  
王十朋金史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五月史克治忽見邪宏淵出狀知紹知紹  
待入對因奏陳鼎臣欲納歸正公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慮用  
若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得事屬力可免待御史王十朋

王十朋金史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五月史克治忽見邪宏淵出狀知紹知紹  
待入對因奏陳鼎臣欲納歸正公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慮用  
若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得事屬力可免待御史王十朋

帝幸群臣皆隨帝幸上書  
李顯忠即宏淵之師  
宏淵之師  
宏淵之師  
宏淵之師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六月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六月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張浚為江淮宣撫使





於便督先馳一介往保議天行米晚也前乃上詔主之望業并一  
行禮物出待命境下而令病晚先往驗金費四州不可割之意如  
必欲得四州則當遣使人罷和議矣

國廷臣集議金得失公議遂時許臣多欲從金大所請議漢  
及湖北軍官論議處文起居部朝經察御史關中上疏  
爭以爲不可與和議還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國以  
義美爲壯大事豈同劇則意遂定矣在趙國主之望業上疏  
辭其失曰自稱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變之禍擅之罪大非正於  
朝廷使君爲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  
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軋之心他日復誰爲下  
用命哉猶能下憂之不暇

以朱爲最學博士既而罷之爲應詔對言君之誓不與其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

滅夫公自所居處春非戰無以復讐非平無以制勝時相湯顯道方  
以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旋游還論大旨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顯道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湯伯章汪淮軍馬

繼各陝西布衣郭至卿父忠孝師事韓元覺說猶傳其學至通  
世格號自雲先生至是游流州師處士帝念其賢每對朝臣稱之  
更封廟正先生遣官就問猶所傳儒學錄錄進於是猶年八十三矣

甲申年十一月丙午○西歷十一月十六日春正月金人執胡昉遣還  
昉至金人失其信統之帝聞昉被執聞昉和議不成天也自此  
事益歸矣諸主之望以漸還既而使臣以書還金美金云見  
之曰行人何師師遣還事全元帥府宣讀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顯道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正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顯道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正

大計於皇上皇而後從事帝世三首月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請  
今日戰勢非秦相時比卿議議秦不意過大略於秦秦遂令  
主之望羊驤奏六少權之權實未滿人言秦之望羊驤奏六少  
非計慮之合目部侍郎錢綱言兵有凶暴類以符節之遺爲戒  
時浚所招淮南壯士交西難保又爲餘人陳說浚以守泗州  
萬營營所招淮南壯士交西難保又爲餘人陳說浚以守泗州  
凡惡營之地皆築城塹置安視師應敵兵難進退之來歸者不  
母事女爲虛聲脇和及明後視師應敵兵難進退之來歸者不  
絕山東家保恐願受節制以爲將妻田望望勇有謀欲令盡  
募丹降衆耳以微願受節制以爲將妻田望望勇有謀欲令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

湯顯道四月自所居處春非戰無以復讐非平無以制勝時相湯顯道方  
以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旋游還論大旨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顯道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湯伯章汪淮軍馬

繼各陝西布衣郭至卿父忠孝師事韓元覺說猶傳其學至通  
世格號自雲先生至是游流州師處士帝念其賢每對朝臣稱之  
更封廟正先生遣官就問猶所傳儒學錄錄進於是猶年八十三矣

甲申年十一月丙午○西歷十一月十六日春正月金人執胡昉遣還  
昉至金人失其信統之帝聞昉被執聞昉和議不成天也自此  
事益歸矣諸主之望以漸還既而使臣以書還金美金云見  
之曰行人何師師遣還事全元帥府宣讀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顯道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正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顯道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正

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顯道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正

敗而如  
陳四明曰汝初有大志注意平遠江所京朝二此北行軍性  
陳生民途險警不與敵與存故放不王知謀略論論之志大類  
或曲端亮亮能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  
殺曲端亮亮能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便使  
及先  
五文莊曰汝志雖正而術則險謀謀而捷則害原其心不可謂  
不忠於宋也汝誠行正事有當平之世汝之妻汝之妻汝之妻  
不能復得之件時汝之氣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  
其然哉  
張伯曰汝志雖正而術則險謀謀而捷則害原其心不可謂  
不忠於宋也汝誠行正事有當平之世汝之妻汝之妻汝之妻  
不能復得之件時汝之氣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  
其然哉

劉鑑大全  
陳公曰汝志雖正而術則險謀謀而捷則害原其心不可謂  
不忠於宋也汝誠行正事有當平之世汝之妻汝之妻汝之妻  
不能復得之件時汝之氣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  
其然哉  
張伯曰汝志雖正而術則險謀謀而捷則害原其心不可謂  
不忠於宋也汝誠行正事有當平之世汝之妻汝之妻汝之妻  
不能復得之件時汝之氣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  
其然哉

劉鑑大全  
陳公曰汝志雖正而術則險謀謀而捷則害原其心不可謂  
不忠於宋也汝誠行正事有當平之世汝之妻汝之妻汝之妻  
不能復得之件時汝之氣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  
其然哉  
張伯曰汝志雖正而術則險謀謀而捷則害原其心不可謂  
不忠於宋也汝誠行正事有當平之世汝之妻汝之妻汝之妻  
不能復得之件時汝之氣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憤  
其然哉

願速加兵帝差之兵部侍郎明銓言 不可和曰虜人邊害慘重  
名欲去國就本不欲用再提議者以爲憂父小節不必計較臣獨以  
爲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割土納  
王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至割地割地  
行酒而後爲快飽乾剛獨斷回使有絕請和之議以該議王上京  
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爲矣如此則則數千億歲義舉  
愈武備足兵足食無窮之耻無矣夫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里而  
就十里利害然矣詩曰無用婦人之言公棄朝之王昔婦人也不

劉鑑大全  
九月詔賜退都督臣准軍恩恩辭不獲乃以楊存同都督  
劉鑑大全  
九月詔賜退都督臣准軍恩恩辭不獲乃以楊存同都督  
劉鑑大全  
九月詔賜退都督臣准軍恩恩辭不獲乃以楊存同都督

劉鑑大全  
九月詔賜退都督臣准軍恩恩辭不獲乃以楊存同都督  
劉鑑大全  
九月詔賜退都督臣准軍恩恩辭不獲乃以楊存同都督  
劉鑑大全  
九月詔賜退都督臣准軍恩恩辭不獲乃以楊存同都督

致敵人乞師以謝天下也... 二月以...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春正月... 春二月... 春三月... 春四月... 春五月... 春六月... 春七月... 春八月... 春九月... 春十月... 春十一月... 春十二月... 夏正月... 夏二月... 夏三月... 夏四月... 夏五月... 夏六月... 夏七月... 夏八月... 夏九月... 夏十月... 夏十一月... 夏十二月... 秋正月... 秋二月... 秋三月... 秋四月... 秋五月... 秋六月... 秋七月... 秋八月... 秋九月... 秋十月... 秋十一月... 秋十二月... 冬正月... 冬二月... 冬三月... 冬四月... 冬五月... 冬六月... 冬七月... 冬八月... 冬九月... 冬十月... 冬十一月... 冬十二月...

帝去冬...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春正月... 春二月... 春三月... 春四月... 春五月... 春六月... 春七月... 春八月... 春九月... 春十月... 春十一月... 春十二月... 夏正月... 夏二月... 夏三月... 夏四月... 夏五月... 夏六月... 夏七月... 夏八月... 夏九月... 夏十月... 夏十一月... 夏十二月... 秋正月... 秋二月... 秋三月... 秋四月... 秋五月... 秋六月... 秋七月... 秋八月... 秋九月... 秋十月... 秋十一月... 秋十二月... 冬正月... 冬二月... 冬三月... 冬四月... 冬五月... 冬六月... 冬七月... 冬八月... 冬九月... 冬十月... 冬十一月... 冬十二月...

丁亥年三月金大定七年○西曆一千一百三十七年三月出龍天淵為新東鄉  
管節制建總管大淵觀信龍潭閣必大金安節等極論之坐  
斥至是中書舍人洪楙言於懷慶曰大淵觀言節制當除石虎某  
當除其官信平俊卿以適官於帝曰臣不知此等除目兩入官册  
手抑其密信而播之於外以釋其陛下之威權也帝曰朕何嘗及此  
卿自甚慮遠出之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至具奏○此節之詳以宗廟之  
剛勇善戰節制代兄守重二十年應蒙寬宥而重威名雖  
於上皇嘗問勝敵之術對曰勝者出戰勝者繼之上皇曰此勝  
武子三變之法一戰而一勝也繼而繼將率以攻有屬才首對曰  
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能倍者獲進而人宿將之  
心忌矣請以處充為四川宣撫使○此所以任之者必賢而後  
用之也

六月皇后憂氏崩○此節之詳以宗廟之  
秋七月太子愔卒○此節之詳以宗廟之  
冬十二月合祀天地于國丘雷澤廟祀祀免帝以郊祀而雷田非  
時用漢制能相顧為入簡易清小與物若無性至處大事則教  
然不可奪

以嗣後參知政事以劉昫同知樞密院事典自趙鼎召選初召  
之見言論雖英王之能事然必合眾而贊之以王公然後有以  
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英傑諸公私是有個斷區字  
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天下之  
公議者又議英傑和種之弊帝嘉其約之授翰林學士授上書世儲

多病英傑帝不悅學士儒生臣以為高帝聰明仁廉所不悅者特  
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疎然敬信而功  
所就不止此也蓋天下之事無勝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終於耳目  
動於意熟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綱天事物之變是以古  
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益精以明理正心而  
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齊  
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而英傑  
遂拜樞密因儒術致仕國政廢民窮學行于帝

丁亥年四月金大定八年○西曆一千一百三十八年四月以  
編修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夏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純上所脩通鑑長編舊傳極詳舊憾  
以足有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實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  
為一百八卷上之于朝

六月色福建總管劉入見拜遣還官先是浙東總管龍大淵卒  
帝憐之因召劉至帝欲留之劉陳陳曰此曹叔謀辱陽之可也引以  
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善德整朝綱也陳俊卿  
亦言帝然之觀快而去

八月劉珙罷時王官殿前司公事王璵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瑣  
今揚州增築新城楊良意不便劉乞題璵帝不悅遂罷璵為端明殿  
學士陳俊卿言璵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冬十月起復將希尚書兵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同平章  
政事兼樞密使有密旨欲令戚大舉請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帝  
乙終喪時

史 66-612

大尉于京卿帝親征甲寅值方略三司合為三司戈甲甲  
日旌旗設天六師號稱有焉

十二月召召雲布衣魏松之以為大學錄授之師胡曾與宋淵  
諸司屬其行召赴行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松之奏治道以  
分臣下正為要詔為太學錄授將釋松去于松之請廢松之子  
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交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焉  
今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耶  
不用其言  
抗疏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歸台州教授以病終明有  
已丑五年金大定九年西遼天禧春正月遣兩淮屯田司  
俊卿以兩淮備邊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  
於楊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乃籍民家三千者取其二以為  
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食聚而教之治江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孝宗  
士五

紹興六年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一城中以備緩急且以監制州兵  
總一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  
城州為輔州以壯聲援上意以為然然即行之然竟為茶論所持後  
則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五月帝不視朝以射擊為樂六月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  
將相相故也華以為穩密使  
未能忘購射者意存恢復其誠能任智能之士以為腹心仗武  
之將以為爪牙則賢則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遠邇則英義興則不  
出傳姐之間而敵人固已遠畏長慙於千里之遙尚何待區區馳  
射於百步之外哉

紹興六年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一城中以備緩急且以監制州兵  
總一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  
城州為輔州以壯聲援上意以為然然即行之然竟為茶論所持後  
則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秋八月以剛俊卿為文為尚書左右僕射兼樞密使俊卿以  
人為已任所除其舊一時之選要辭退却其說或才可用而資歷  
若則屬於童末嘗語人每按朝士及簽字自選至必問以時政得  
失人才貴否元亦以人才為重嘗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  
林館校所用皆知名士

紹興六年三月金大定六年西遼天禧夏四月龍史部尚書母  
康順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華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手  
石池以水銀浮金竟早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之此買之  
汪尚書家帝怒曰汪國展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取水銀邪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  
士六

時賜進使史正志緡錢三百萬為均輸和權之用慶三上疏論  
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國庫家也  
人主當體  
人主當體  
人主當體

五月俊卿罷免文建議遠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  
可遂分不已帝手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頻念祖宗出復故體  
意乃力為之使不可輕違俊卿天資忠孝高脫外體終日  
無言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帝為非他相可比

五月俊卿罷免文建議遠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  
可遂分不已帝手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頻念祖宗出復故體  
意乃力為之使不可輕違俊卿天資忠孝高脫外體終日  
無言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帝為非他相可比

世宗憲皇帝

臨國月以成成大益金國動請使來慶禮及更受禮禮典中  
金使等奉書賀歲並面謝賜禮並受書金至初九日有至  
喇嘛僧令伴使取書以進及賜恩還書對宿衛與故事成禮之  
故成成大口請及成大大至金使等奉書賀歲及以入初進國  
書禮節禮儀金皇方領賜成大大至金使等奉書賀歲及以入初進國  
書禮節禮儀金皇方領賜成大大至金使等奉書賀歲及以入初進國

未撤居有疏擢出之金主大駭曰此其獻書是耶左右以爲擢起  
之成大然不動必欲書邊既而歸館所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  
初非之竟得金而歸其後書云云和好再興以爲言而金使等  
於進書之時可奉還到則之報主書未歸之成故其書而金使等  
步於於於二劫擄所請慶禮主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其有輒斥  
去起居卿賜成大大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  
起試曰金入之事臣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皇帝

其子而國家其弱財賦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副臣體  
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成復奏曰臣竊謂慶禮隔絕誠臣  
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詞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  
欲單辭禮以求於彼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可以爲憂者蓋見我  
未行可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實在於正蓋受之時不在於國  
陣決機之日今日但信工基廟之詔明復變義德應立政用賢義  
以還將練其以內脩外攘進退守通爲事必治其本不務虛文  
以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幾個懷快之人亦且坐視而爭先矣帝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皇帝

知金皇生辰別國書請慶及更受書之禮金至不許謂金已改  
國何金使等慶禮而謂金不傲欲定極我當爲慶禮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皇帝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皇帝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皇帝

辛卯七年 金主亮十一年 丙申歲 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  
諭輔臣曰前日本册上皇是意甚密日過宮侍察邪家非當  
之處慶禮所無也又曰本朝奉表遠近慶禮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  
慶禮未後日不遠微如宮中宴戰上皇時爲之朕本當增進上皇  
到宮排網周旋焉之與致頗訝其不飾也

帝嘗欲大圖輔臣曰無一節字國長父皆本於舅朕最近日  
取前書所載大專締結兩國朝夕親睦以自睦名曰敬天廟允  
文劉云惟陛下盡行之賞報與不已有必效驗帝然之

張韓韓曰大成人王一心與大和而敬與入手敬云能此則  
而得此則敬與之在也此則敬與之在也此則敬與之在也

二月立恭王尊爲皇太子大赦從封慶王爲親王帝謂輔臣曰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二 宋孝宗皇帝

古人以父子爲重其事備見於父子世世濟濟多憂慶禮博學思  
使左右前後附正公不然一語稍拂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  
翰爲太子詹事劉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

三月金主亮欲宗皇帝于重洛之原以一品禮

林定自三月金主亮欲宗皇帝于重洛之原以一品禮

以知閣門事張從善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謂其具其皇后女弟  
死因祭後親臨拜慰命下朝朝雖然未自哀

卷之六十一  
宋孝宗  
臣等謹將  
臣等所  
奏事  
具  
奏

臣等謹將  
臣等所  
奏事  
具  
奏

臣等謹將  
臣等所  
奏事  
具  
奏

臣等謹將  
臣等所  
奏事  
具  
奏

張綱上疏切諫具請朝堂書奏先文曰官官執政自京師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先文慙憤不垢極優養文武誠不可偏然公依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肅吏吏之心正恐及激武臣之怒帝感憤會中書舍人范成大不草詞說遂奉祠

臣等謹將臣等所奏事具奏

臣等謹將臣等所奏事具奏

臣等謹將臣等所奏事具奏

日持公綱用表者有恢復之形而未盡恢復之實故也夫振有實無形則計定事成而敵人不覺有形無實則建禍致寇而無以持之

臣等謹將臣等所奏事具奏

臣等謹將臣等所奏事具奏

臣等謹將臣等所奏事具奏





以私利祿之實不文為護備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為腰即部

細秋七月加王奏極密使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卷之六十二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下而人道定大綱乘輿而登殿昭示日華張而歲歲新祥於以後

傳見此書者若欲知其詳者請向史館或各處書院借取可也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卷之六十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見天錫退

冬十月金人來聘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宴帝降榻問金主

起居廣允文讀常內命知問事王珪論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

但公是公非何緣有此文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一出切  
恐相師成風便以舉事赴功者爲最俗以矯激沽名者爲最高峻  
不已如東漢成敗黨錮之風猶言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審時訓  
○秋八月以左司諫湯期爲金甯縣使○九月無錫縣帝諭新政  
選使京河南陵地葉衡奏期有口難言使邦彥請明所以道  
知應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前上語帝大怒罷衡

○十二月以劉武爲左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府留守  
○丙申三年金人主六月○丙申六月召宋高宗書屬不至  
時武所行亦相事高宗行秋外除督鄂嘉以疾乞身命正以  
其廉退願召爲進便之龍其左右等而謂市利也力爭高宗後  
有言應召之士不可用遂致高宗武東山平佑親史復屬其知

○十二月以劉武爲左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府留守  
○丙申三年金人主六月○丙申六月召宋高宗書屬不至  
時武所行亦相事高宗行秋外除督鄂嘉以疾乞身命正以  
其廉退願召爲進便之龍其左右等而謂市利也力爭高宗後  
有言應召之士不可用遂致高宗武東山平佑親史復屬其知

○十二月以劉武爲左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府留守  
○丙申三年金人主六月○丙申六月召宋高宗書屬不至  
時武所行亦相事高宗行秋外除督鄂嘉以疾乞身命正以  
其廉退願召爲進便之龍其左右等而謂市利也力爭高宗後  
有言應召之士不可用遂致高宗武東山平佑親史復屬其知

○十二月以劉武爲左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府留守  
○丙申三年金人主六月○丙申六月召宋高宗書屬不至  
時武所行亦相事高宗行秋外除督鄂嘉以疾乞身命正以  
其廉退願召爲進便之龍其左右等而謂市利也力爭高宗後  
有言應召之士不可用遂致高宗武東山平佑親史復屬其知

○十二月以劉武爲左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府留守  
○丙申三年金人主六月○丙申六月召宋高宗書屬不至  
時武所行亦相事高宗行秋外除督鄂嘉以疾乞身命正以  
其廉退願召爲進便之龍其左右等而謂市利也力爭高宗後  
有言應召之士不可用遂致高宗武東山平佑親史復屬其知

○十二月以劉武爲左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府留守  
○丙申三年金人主六月○丙申六月召宋高宗書屬不至  
時武所行亦相事高宗行秋外除督鄂嘉以疾乞身命正以  
其廉退願召爲進便之龍其左右等而謂市利也力爭高宗後  
有言應召之士不可用遂致高宗武東山平佑親史復屬其知

丁酉四年金大定七年○丙申二月○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六月罷張良於之奏劉時奇名史○丙申二月遂臨太學









五月王淮陰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致力攻道學貽來世害君子憤

六月以朱熹與呂頤中未上而罷林栗知泉州王淮罷龍周必大慶元五年西提刑入奏事或更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而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其入對首言陛下居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善為惡不能去其根細思今日以往一念之務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大則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隔則果人欲則則敬以遏之而不使少有發濫惟而至於言語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晏不復以州縣為煩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 三十五

也今米其度名俾置朝列而命選進道門生遂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對對得官除職懷不滿微視眼目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抑將傳能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梁自過當大臣梁之體貌將論乃命梁依舊在江西提刑周必大言上殿之曰臣梁亦未嘗勉強奉對帝曰朕亦見其威與左補閣故叔以亦奏後之大常博士東道士封事不報會得御史胡寅劾梁言同惡相濟乃出梁而罷左除直學文閣奉祠而去

大本者陛下之心也故則輔翼天子選任大臣使舉他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簡明軍政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此心雖在明華波湯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之克之優之如對神躬如臨淵如履薄冰之謂或有差失而不自知寔以建師保之臣列陳諍之職其飲食酒樂衣服衣舍器用財賄則失官者為之敗無一不備於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之動靜無不制於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靡慮之煩得以備其憂之於陛下之所以精其德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為善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當有事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等之私恩過遇自王行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公之毛腹心之臣外又將謂其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又寵聽之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果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天子則自有王用陳良翰後官為之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 三十五





<p>何武山曰大學非一經也程氏始於章句之熹又爲之 中庸則改章句而明之朱子則又通之於四書云云按朱子 道之以在會子則主其力而兼其大章句則主其力而兼其 道之心善而朱子之章句亦主其力而兼其大章句則主其 而之善矣</p>		<p>明正 續鑑大全卷之六十二終</p>
---	--	--------------------------

光宗皇帝

光宗皇帝 諱 奕 子也初封恭王內禪在位五十四歲

十四日崩於 寧壽宮 年 壽 帝 哀 帝 常 四 十 歲 崩 後 倭 寇 欲 立 子 登 殿 復 上 不 能 登 殿 上 不 能 登 殿 子 及 親 之 喪 不 能 執 禮 一 旦 在 地 大 臣 從 權 立 嗣 云 不 久 而

亡無可報也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丙辰朔

張時泰曰：風雨之驟，天地之震，皆天之威，而天之威，即天之德也。故人之主，視此則家齊而後國治，而後天下平矣。夫不期而合，其理之大，固已見於此矣。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初旨臣知樞密院事，竊維知政事，通達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臣。竊維與政，愚有險去，臣等奉訓，不用示，爲學，執，是王元。七世孫，不宜用，之，亦力，雖不，亦當，制，士，申，上，意，而，豐，瑞，漢，方，拜，命。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三日，奉慈禧皇太后諭：軍機處知道。欽此。又諭：軍機處知道。欽此。

[illegible]

漢書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議漸生疑乃若深居不出  
久殿之道家口謗漸起無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養  
之侍講劉向對曰父子之無何謂調養曰陛下下一出則宮中  
猶未許數言議臣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卿等曰陛下久闕  
定宜有此心何以自是居舍人彭祖至連三詔請對不報帝  
視祖雖卑不離班伏地扣額血流涕泣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  
卿奉奏今日無大干過當公論因曰臣願龍圖出致恭極臣至  
此實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從帝奏遂召群臣上疏請有相繼  
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臣罷有自餘人詔不許開門具請以親王  
執政一人京重華宮使議奏事功內侍開源楊卿等離間之罪  
帝遂之

五月黃病疾大漸詔太子劉閼疾重華宮傳旨以帝不從重華  
宮值大令  
官綴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國臣等帥宅執進讓帝攜衣起正外  
帝入至福寧殿內侍圍侍勸笑而出明日帝召劉閼入對劉言前日  
過可欲忠忠未獲大福陛下放而不諫然則亦事也因引辛卯事  
以謝文不獲事遂賜卿等奏乞今為王請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  
不速耳不聽診聽年黃等奏乞今為王請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  
官黃為之感動

六月黃聖帝弟帝稱疾不出閣正等請壽聖太后代行理禮  
黃聖帝年六十八是夕重聖宮內侍許于掌執弟劉恩恩帝每  
或不出視朝持其利不上天日帝禮朝恩恩以問因請謂聖宮成

詔許之至月不出等因乃率官請重華宮奏奏將成服閣正  
欲恩等議謂聖太后無嫌聖王長聖太后不許正等奏云臣等  
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皇上疏不獲報公等官有官恭請若帝不出  
官官相與勸笑於宮門外久時帝動為禮恩恩太后降旨以皇  
有疾覽流官中成服然復不可以無至祝文稱孝子嗣皇帝等因  
敢代行太后背皇之母也請將此奏太后許之

秋七月閼正請是太子不許遂請而逃死是為閼正曰  
閼正請是太子不許遂請而逃死是為閼正曰

帝疾不執後將何辭以謝天下今為王長壽閣建奏次則幾發  
止從之宰執入奏云皇太子長壽閣建奏次則幾發止從之宰執  
不報越六日又疏稱此云聖事不令欲使閣閣正得之大懼固  
件于王庭即出國門上奏國者越次恩恩以天皇太后后尊位  
王閼正謂建儲詔未下而舉及此他日金龜處與恩恩遂以有與  
五鼓去

天皇后詔弟王懷成服則位帝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  
后閼正既去人心益搖皇恩恩忽於地時將禮祭地恩恩驚  
不知所出恩恩之議遂決矣恩恩恩恩日內恩恩於太上皇

身死亦死。神已昭昭。永不得在。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姪可憐耳。  
 今定大詔。而不後命。勢不得不去。太后意順則可。公論始爲之禮。  
 報復。然且云來事。太后王壽皇梓宮前奏。蕭氏執政。佞由復命。曰已。  
 向夕。次恩始以其事。太后王壽皇梓宮使傳。曰朝聖製黃袍。是日嘉王  
 入。不入臨殿。恩曰。祀祭大事。王不可以不出。翌日。順祭。次恩學同  
 列。今非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次恩曰。終事重天。猶之天下  
 君之史冊。獨議一棺。指太后。允諾。次恩袖出所擬。告帝。帝以疾至今  
 未能執奏。鈔符御筆。欲自退開。皇太子攝司。卽是帝位。尊皇帝爲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元光紀載  
 九

[illegible]

時越之精兵  
二功  
復有  
以越安撫精石丞相汝愚請率以爲樞密使留正至汝愚之克兼  
參知政事又拜右丞相汝愚諡曰曰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最巨  
功平乃命爲樞密使  
加殿前都指揮使領兵益武庫軍爲漢中節度使知開門事詔侂  
貫爲安州防禦使諱伯卿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言汝外戚也  
何可以言功伯還從自安州防禦使伯自去帝然以兩導詔貫茂

[illegible]









十二月丙戌罷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元善等留學勢日重通事上疏條陳其言請去之且云陛下欲求賢臣欲陛下亦去此小人毋使天下謂陛下去君子易小人難於是明年徐元善等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狀進以閉門上意遂移何以示天下然而此輩與部臣固違一官其在京官親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楊繼宗奏以為非是不給由是徐元善等

陳狀罷徐元善等不給由是徐元善等爭彰通事事徐元善等請人曰徐元善等不食其言故也元善等亦欲為奸人耶故罷之而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無不獲完是元公之志也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紀三十七 引宗鑑府以開徐元善等奏知政事徐元善等立王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爲自今  
子前朝臣時與作入武媚仙傳先及貞節用史則料其召禍乃特  
以斯自全故婉姬最得條其旨自古聖訓不肖者若此之輩  
也亦氏定矣然不肖多矣最得條其旨自古聖訓不肖者若此之輩

庚申六月今永曆五年六月西曆天曆  
 泰正月戊子朔臺王相生  
 少保擬文殿大學士致仕王輔佐三朝卒諡忠貞



開國皇帝前  
 拜侯爵  
 充祭和先帝者  
 劉景休位  
 要之臣  
 宗廟儒士之名錢貨登之  
 九月蔡州處士呂祖泰  
 上書請誅韓侂胄配祖秦子欽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三  
 宋寧宗紀  
 四年城欽州府嚴明書院所以現在朝之君祖親性疎達問氣議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倫以自事貶祖泰語其友曰吾兄之敗諸人皆知我雖無世業然以吾輩國貴少卿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倫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言曰過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下有大難於者也昔強臣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坐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和陳昌弼獨任重權之師凱旋若輔佐下舊養之臣乾綱年等公安在邪歸師且舉江蘇兩省之吏得同劉韓氏之肅後人人皆多顧且以落聲聞龍顏以皇恩寵廣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左右耶時眾議帥且平賊矣之親兼有鈞事臣聞從臣尊大臣而尊之至於此願速誅從臣師口發而逐龍自趙之徒故大臣在者必大可用道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當出中外大議有旨召韓公



<p>松本面來 不常謀之罪</p>	<p>祖公所身 加細</p>	<p>祖公所身 加細</p>	<p>祖公所身 加細</p>	<p>祖公所身 加細</p>	<p>祖公所身 加細</p>
<p>私上書言任妄拘管重州右議大夫程松與祖泰仰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奏言祖泰有當謀之罪今縱不殺猶當殺監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年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p>	<p>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御史林采言僞智之成造端自扇必大宜加細</p>	<p>張時泰曰自他國歸承麻權以來諸臣多同附以傳奸官未聞有一攻其罪者所以然者正人端士懷非希冀舉朝皆韓氏之斯後奴隸也夫何德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心遽不平故以死攻之耳今讀其傳猶可以想見其膽擊之威快暢千古矣</p>	<p>獄第</p>	<p>十月加驛促冒太傅</p>	<p>十一月皇后韓氏崩</p>



綱鑑大全卷之六十三終



○南宋紀 附金元夏

辛酉嘉泰元年 金哀宗元年 蒙古天驕 三月臨安大火 乃時

秋七月何遜自提兵子瞻為前都指揮使官以世守西

為國難居而身居行旅不得志乃以賄賂等情規圖節制未及

濟將倪青已許之為符不可倪青意已始以有背相就賊賊及

至此今願立異和違龍奉祠海為然能違龍倪青片後龍實

為之一空士論罪之

以具職為廣州都統制兼知廣州府事黃州府同知劉天

節龍之由是兵權悉歸于陳鳳為成案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

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為

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政府程松謂倪青為首惡

年為謀議大夫歲歲未遷意殊快分獻一妻為倪青名之曰蘭

作胃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然曰欲使賊無名當違龍倪青

遂同知樞密

外之會者謂倪青已不施黨惡後不免報復之禍

周為前師漢文帝 嘉卿倪青之姻也亦謂倪青為首惡倪青

之遂後汝等官品 倪青之姻也亦謂倪青為首惡倪青

禁私史 事于四庫全書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

十二月立黃妃楊氏為皇后 如夢書史如法 註黃妃

加韓倪青太師 倪青因以勢利盡去大夫之心 薛叔似手

密著起廢頗用 當時因久斥者往往憤慨 以規舉進政府

密著陳仲從皆出倪青之門 蘇師長舒 又倪青厥後亦得清國

政群小滿朝勢始薰灼

癸亥三年 金哀宗三年 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 則先朝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

秋七月遣戰艦八月增置樂陽驛事又置嚴浦水軍

甲子四年 金哀宗四年 正月韓倪青定議伐金 則先朝

秋七月遣戰艦八月增置樂陽驛事又置嚴浦水軍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

鑑詔以采嗣公暉爲皇子進封榮王

以陳仲爲京湖宣撫使仲遂致仕以上書諫北伐故也

明亦曰此  
變四月追春春情王殿改  
變四月追春春情王殿改

五月以伐金銀四方  
五月以伐金銀四方

有必仲之理人心效順  
有必仲之理人心效順

靈之資奉溪溪之欲迹  
靈之資奉溪溪之欲迹

庭而敢為焚焚之欲迹  
庭而敢為焚焚之欲迹

見如舍垢納汙在人情  
見如舍垢納汙在人情

師直為壯言平遠言平  
師直為壯言平遠言平

之情翰林學士李望之  
之情翰林學士李望之

安者袁政弱而就強者  
安者袁政弱而就強者

詔以動中外而固以疾  
詔以動中外而固以疾

網鑑大全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足數其罪夫  
足數其罪夫

丁南湖曰文學之士  
丁南湖曰文學之士

皆文學知名蜀人北  
皆文學知名蜀人北

決意別命命通事不  
決意別命命通事不

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  
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

王師師師授蔡州不克  
王師師師授蔡州不克

州敗績金人執俊德皇  
州敗績金人執俊德皇

守袁州抗疏留樞王淮  
守袁州抗疏留樞王淮

州治無曰誠蔡光宗實  
州治無曰誠蔡光宗實

龍而以代之駐楊州密  
龍而以代之駐楊州密

進要嘗於是王師師  
進要嘗於是王師師

謝秋七月蘇師曰有  
謝秋七月蘇師曰有

所恨李璣因極言曰  
所恨李璣因極言曰

謝天下伯爾然之翌  
謝天下伯爾然之翌

監夏安全廢其主純  
監夏安全廢其主純

以後兩淮以兵密書  
以後兩淮以兵密書

政勸密書嚴和州為  
政勸密書嚴和州為

淮南保存亡乃益增  
淮南保存亡乃益增

金人散散渡淮入安  
金人散散渡淮入安

網鑑大全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四

楊諸州之衝乃整軍  
楊諸州之衝乃整軍

十二月金人入西和  
十二月金人入西和

金人無役顧慮  
金人無役顧慮

金人寇六合郭師進  
金人寇六合郭師進

金人寇石列子仁陷  
金人寇石列子仁陷

知鎮江府學文紹節  
知鎮江府學文紹節

金人立其職為蜀國  
金人立其職為蜀國

辛巳年四月今宜從  
辛巳年四月今宜從

地嗣及吳氏諸勝于  
地嗣及吳氏諸勝于

奏密探逆情  
止節權而作

○兵雲道便如金師議和俄欲援還師下寨 按明得中者也今師將獲  
一也雖小國之喪敗已不可謂奇功矣  
二也俄害爾之喪敗已不可謂奇功矣

世孫元觀道之渡淮克寇復之詰所以來之故元觀言兩國交兵北  
朝皆謂韓太師意今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  
北朝始知露講解之意密使公護送北歸師扣其寶元觀回鄉金  
人行省文字司以聞于輒輦匠方以師出屢貽侮其前跋踰密人  
持書幣往敵官議和乃遣則祖持書於獨顯講好息兵揭從之遂  
還師下蔡和州圍解

○人以卑野遇權山東京東相樞密院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勝  
金人常以水堰取勝再遇德興縣大捷書表以軍馬持旌幟戈矛蔽  
人一人

綱鑑錄卷之二六十二 宋寧宗

立成行昧英鳴鼓金人驚視脫放水復後知其非也遂退乃出兵  
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外金人與敵前赴里至千數四祀日已晚乃  
以香料煮豆布地覆而戰悍卒爲敗走金人衆勝追逐馬賊聞豆香  
皆就食鞭之不前又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常與金人對壘  
慶金兵至者日繁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當中縛生羊置  
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晝欲  
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虜金完顏抄合攻鳳州松求援於吳玠玠給書罵  
殺三千騎然信不疑及曉愛金誼賞言金使者欲得暗殺玠鳳州四  
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  
松趨米倉山而過自蘭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曦曰曩時  
蜀主職以臣討致醜醜松望見大怒疑爲劍劍起奔使者追斃之乃乞

漢晉從官給民以不獲其防守皆屬其法度焉  
李溫家曰溫志意剛毅不為人所屈  
有大將之風者乃其不恤力也  
人以此能者乃其不恤力也  
此諸君無非  
最通者則  
范仲仁

鐵四州運使安丙請其傳首  
安丙是監四川總領所楊巨源  
謀討賊乃陰與賊將張林等相結  
賊自源至而號哭曰目前兵將我  
賊自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至此事  
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寶進  
喜始出視事君王革密啟夏曰惟  
大馬識其主爾乃其大馬之臣耶  
其徒七十四人僞為大呼曰某

誅及賊敢抗者夷其族  
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賊敢言欲  
宜詔軍民拜舞動天地城中市不  
閱及召字文綱節問計紹節云安  
朝廷大喜詔誅賊妻孥家屬從  
出竄存其期祀焉

三月安丙使軍州將李好義復西  
李好義謂安丙曰賊死賊賊膽矣  
之不然必為後患內然之於處分  
州劉昌嗣後和州張翼後鳳州孫

誅及賊敢抗者夷其族  
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賊敢言欲  
宜詔軍民拜舞動天地城中市不  
閱及召字文綱節問計紹節云安  
朝廷大喜詔誅賊妻孥家屬從  
出竄存其期祀焉

誅及賊敢抗者夷其族  
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賊敢言欲  
宜詔軍民拜舞動天地城中市不  
閱及召字文綱節問計紹節云安  
朝廷大喜詔誅賊妻孥家屬從  
出竄存其期祀焉

頭領會是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數路七日西至坦人樂死  
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道去好義擊要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  
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州以牽制淮寇官撫司不許士氣頓沮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

六月安丙殺官撫司於義官楊巨源  
李好義與秦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績  
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喜糧而敗丙使與元都統制彭

秋七月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  
九月岐方信儒官遣右司郎中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秋七月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  
九月岐方信儒官遣右司郎中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秋七月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  
九月岐方信儒官遣右司郎中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秋七月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  
九月岐方信儒官遣右司郎中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可使乃以為國信所祭謀官如金



錄七月召建康府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帝震狀體

機神英偉慷慨平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報敵

八月以提機同知樞密院事樞密院事特諭堅正

忠義祠祀奉勅為太常少卿提督開邊機已恢復之名非不美

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遠斥外及入樞府時王

支甫定信使往來機神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

言可及不私私恩不避嫌怨

九月金將使來議和上詔以和議成命天下

冬十月金主璽衛王永濟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夏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彌遠以母憂歸治奉太王請賜第

行在令就第待服以便咨訪

蒙古入雲州安安全降

秋八月以安南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權宣撫司

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曰文

庚午三年 金大安二年 夏五月 夏九月 贈宋中大夫齊懷

正華士文贈忠文張元定追功卹制曰王之過不遇天也其或積序

於生前而或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不定者爾學問行操操

履無玷柱門者蓋初無損於世蓋不幸見逐亦過遠謫今是非已定

爾則須臾其贈以官慰爾未死雖真憤何如享哉

之文然則二老道義相親而青史同功史氏以西山為翁翁之太

可也顧宋史以朱氏父子為通學而以西山為傳於諸林則於

多十二月提機能機立朝能正言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

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採取至是以老罷

趙師範雖時有武學生犯事師範雖之遂出國門諸生新能之

辛未四年 金大安三年 夏四月 國子司業劉燾奏

乙未四年 金大安三年 夏四月 國子司業劉燾奏

六月道余峰如金生辰時金有東宮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

而還

八月發至安全卒族子遵立

金使粘合之和不睦金蕭吉子家奴完顏胡沙撈

古干灰河 金師敗績蒙古遂取大同府及西北州縣

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等州由東過平陽南至晉陽西南至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折代晉降蒙古閏九月金完顏胡沙撈師南還蒙古復金師還于

會河堡蒙古遂入屠屠闖大掠而去金完顏吉子家奴官畏完顏胡

沙撈咸平路之河兵馬總管時灰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

謂二帥必誅及子家奴止除名而胡沙撈官將士以其輕便由是並

不用命

壬申五年 金大安三年 夏四月 國子司業劉燾奏



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察其實矣臣願陛下內察之一身如  
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委遜為心博通下情深求政治召和  
之本庶幾善祥日應若微日消矣  
臣等伏乞聖鑒  
臣等謹奏  
五月金至復以紹石如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  
其王永濟而立其子為太師尚書承元帥封王先是胡沙  
虎極詔誅及若殺胡沙虎等遂入宮以兵逼金主出宮乘車至衛  
綱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而胡沙虎欲降拜其寶璽  
門人收舉鄭氏曰聖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曰日今天  
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依況爾乎鄭氏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

軍官中近侍恩恩在陰君難矣以死報之反為逆孽輩耶我死可  
必誓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遣人奪取賞命之  
寶除拜有餘人已而勒于丞相提舉繼進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  
至燕即立其子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  
為東海郡侯後復遣王璠曰新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胡沙  
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綱十二月蒙古分兵徇金河此酒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臨甲戌七年四月金主完顏亮遣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  
至燕即立其子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  
為東海郡侯後復遣王璠曰新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胡沙  
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綱三月召安丙同知樞密院事宋廷致漳州內使所愛重安丙何九  
古許以公主歸之金銀絹帛各萬兩又蒙古許之阮氏將乃出店  
唐廷遣金主完顏亮已至燕之而許蒙古許之阮氏將乃出店  
唐廷遣金主完顏亮已至燕之而許蒙古許之阮氏將乃出店

綱五月金至復以紹石如胡沙虎為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  
其王永濟而立其子為太師尚書承元帥封王先是胡沙  
虎極詔誅及若殺胡沙虎等遂入宮以兵逼金主出宮乘車至衛  
綱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而胡沙虎欲降拜其寶璽  
門人收舉鄭氏曰聖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曰日今天  
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依況爾乎鄭氏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

綱六月金主完顏亮遣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至燕即立其子  
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為東海郡侯後復遣  
王璠曰新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  
胡沙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綱合官軍夜襲秦州敗虜州都統劉子才執九斿等七人斬之  
而訟于子期故有潭州之命  
綱五月金主完顏亮遣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至燕即立其子  
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為東海郡侯後復遣  
王璠曰新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  
胡沙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綱六月金主完顏亮遣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至燕即立其子  
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為東海郡侯後復遣  
王璠曰新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  
胡沙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綱七月金主完顏亮遣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至燕即立其子  
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為東海郡侯後復遣  
王璠曰新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  
胡沙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綱八月金主完顏亮遣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至燕即立其子  
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為東海郡侯後復遣  
王璠曰新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  
胡沙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綱九月金主完顏亮遣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至燕即立其子  
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為東海郡侯後復遣  
王璠曰新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  
胡沙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綱十月金主完顏亮遣使迎昇王璠于彰德九月至燕即立其子  
守忠為太子乃遣黃門中越金主于邸止嚴為東海郡侯後復遣  
王璠曰新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木虎于懷柔進圍燕而珙遣殺  
胡沙虎金主以胡珙為左副元帥

八月劉燾除試刑部侍郎兼臬佐舊賜朱衣金帶辭不允冬十月秦乙絕金房盛贊

保署困熱家群爲盜劫倬州郡著牙紅

鑑乙亥八年金貞祐元年正月詔舉將材

三月金王遣使救燕蒙古無遇于霸州天潰夏五月甲都魯守

石之林矣。放火明。自燒。甘。遠之罪。要。臣。死者。立。葬。宮。室。爲。所。焚。火。月。餘。不。絕。金。詔。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

綱秋七月以鄭昭先叅知政事曾從龍於書樞密院事。

監  
又十月劉焯除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乃兼左

論德辭不允

卷之六十四

和蒙古主欲許之謂撒改曰譬如園場中撞鹿吾已取之矣獨餘

一、鬼靈還舍之撒沒喝不真道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

臣等謹論遼事時金朝河已爲蒙古所殘遼山東遼東又爲群盜

所據國勢旣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德劄上疏曰臣謹按國史女真

勢寇存形用乍其滅逾近存信而已而犯中原則於是年之冬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史

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澠池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

之時一日而爲難亦必迷祖文貞公行之故智益矣其所以爲我

而召其禍不受則彼必以陵寢爲嫌以義以見攻女貞

10

100

何遂淡裂  
乃關及  
滋惟大  
前之虛  
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觀晉之所啓乎從之則盟素無厭豈能  
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黷端贖勞之情必出于此不

文多闕  
之皆思  
新廷故  
能目與  
之皆思  
可不自  
以應之  
也晉孫  
氏以區  
區之具  
能當大  
之親者  
其君臣

陛下任九廟之託豈可付安危於度外以養成深患哉

綱十一月以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廟

從議除一  
復又起至  
下  
之取才忘  
夕誠以待  
敵之禮而  
劉豪傑以  
寇虜之責  
而厲甲兵  
人  
心最當士  
氣自倍何  
俾於此而  
猶事之哉  
且重於絕  
虜者吳召  
翰

利寬予折  
東德南  
重就輕臣  
紹興之失  
策則王業  
興隆可幾  
矣  
二曰比隣  
之盜不可  
輕言讎報  
及山東

之說得志而開旅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  
 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杜覲覲之心  
 改孝宗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  
 恤民猶倦寺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  
 爲我欣

倦而此以  
後其政亦  
爲畏則大勢壞矣  
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  
言今遼事方殷正君臣  
威懼之日而屬紳士太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 袁宏 撰 夫工爲使或或以五福足特爲言夫乾象吉意也 日 五福之

尤甚其可恃識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戒哉  
五臣至公之論  
不可忽  
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病不可以爲人公論淫僻不可

議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礙言無聽用之誠而有猶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臣於稿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然于中昭示其蓄于中外與時臣朝夕策顧因我國本狹敵有量

字九年金貞祐四年二月元祐元年工部尚書劉燾卒贈光

於下皆繪以奏請史氏作繪衛道之力大

王留降蒙古主以爲元帥令居廣寧府

金興定元年○夏元定  
七年○元太祖十一年春二月  
麟仁襲金主謂

之曰出惠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道竊爾耳今人何故攻我

1947

1

夏四月金人分道南渡詔江朝副使李昇等湖制置使趙方四  
川制置使黃居簡便行軍完顏榮不使榮安于信陽州廬山遂渡  
淮犯光州等處中渡鎮守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犯鄭城等處  
北渡鎮守官死化軍人等至死山縣州之安昌府為廬州  
經略手敗之安昌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

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聖曰朕願置化一息思  
民大戾勝我中原夫朕久矣彼獲失其政人競逐豈不知機會  
可乘彼軍未以念而中於信陽重起兵端若豈立非常之勳則  
亦有不次之計則其難命朕不食言

十月定遠兵先以李全來歸先至山陽高橋為鎮得見趙純之  
道山東懷歸純正之意純之命先諭意辭以歸為軍鋒副將與  
商議成各集義民兵分三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敗忠敗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 二十九  
與合兵攻海州海州不繼退走東海  
紹興十一年 金人定二年 夏元定 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

以知楚州趙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健捷密問于  
朝請中原可復使純之遣張德作舟之事不明招納密致江淮制置李  
珏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

二月金人圍宋政院政院之宗政權權陽初祀事一愛僕犯  
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院積水脩治城壘閉關軍士至是完  
顏榮不撤步騎圍城宋政院也再與金兵自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

宗政身先士卒金人誠服敗金其周滿開懷授兵列處外飛鋒騎以  
糾鋒自餘餘則去 宋政院政院莊主乘間突厥金人不能支將真  
滿城宗政隨方力拒敵將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

將出戰金人奔潰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 三十  
金人焚大散關金人章宗聖王師死至五萬人三月王逸師官軍及  
忠義人士萬復之追斬金統軍阿麻進攻秦州至秦谷口河州都統

夏四月金烏古論長壽入西和州又入成州及河池縣有侵大  
散關與元都統吳玠攻之金乃去  
五月詔集議平戎德茂和戎三策

四月朔日去歲下歲伐金則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  
於宋其宋或而欲取之不得則宋或而欲取之不得則宋或而欲取之  
不得則宋或而欲取之不得則宋或而欲取之不得則宋或而欲取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 三十一  
日彼師也我亦師也夫死矣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用安生而  
釋之其謂卒稍稍來集明安恐為其二親于燕京無歡日君

受國厚恩不意很恨至此此其理也 願忠孝不兩立始為二親但逐降  
後漢書元帝金州北朝野

秋八月蒙古宋聖祖開太原城之數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  
之城西北隅喉嚨升聯車塞之三都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

威凌德升至府謂其妻及姑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自縊而死  
二十月蒙古宋聖祖開金州城德州取平陽行尚書官李榮死之  
蒙古聖祖開平陽城德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平陽宜出馬突圍出

而死

十二月金主珣遣使來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金已卯二年○金主完顏亮正月入寇復西和成鳳州入資平使與政權戰之敗死在金山乘勝攻休休圖入興元府州都統張威使右直軍之元安軍大敗之獲其精兵三萬人俘其將巴古安金不為道法○

金人復大舉國勢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陽朔州使官再興率師攻唐鄧以校之○

四月復以安因爲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四川宣撫使○四川宣撫使○

順治十三年金興安四年○是月○正月○再興許國政事  
皆不克而還○順治十三年○元大興十一年○五年○再興許國政事○皆不克而還○

通政政金入下湖陽  
夏六月○賈涉渡江○水軍義章副都統李先李自化湖陽之捷  
有德諸將心以先聲望出已上陸結涉所往更真凱使請允欲及涉  
信乃以計命先赴總密院議事○途次○遣統制陳選繼先嚴王  
運先先部出關擊推右桂嘉師以拒渡○

八月金興安○金興安四年○八月○金興安○  
來師卒全來會銀林雙策至金監軍王國臣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旅  
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比抵山谷遇金龍虎  
上將軍營不營盤兵以出勿有擒獲女將掩絕突關全幾不免會諸  
將赴救援全以出乃退休長濱精銳英太全悉所擄掠狂軍五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百八懷慎乃使趙拱先將之以歸後復以請那喀寨  
命安兩遣兵會聚入伐金興安○金興安四年○八月○金興安○

九月夏大開金軍○金興安四年○九月○夏大開金軍○  
鑑文子○金興安四年○九月○夏大開金軍○

十月○金興安四年○十月○  
十二月○金興安四年○十二月○

十二月○金興安四年○十二月○  
十二月○金興安四年○十二月○

幸巳十四年○金興安五年○正月○  
三月○金興安五年○三月○

六月○金興安五年○六月○  
八月○金興安五年○八月○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日者○金興安五年○八月○

十月○金興安五年○十月○  
十一月○金興安五年○十一月○

十二月○金興安五年○十二月○  
十二月○金興安五年○十二月○

十二月○金興安五年○十二月○  
十二月○金興安五年○十二月○

十二月○金興安五年○十二月○  
十二月○金興安五年○十二月○

[illegible]

九月立南誠爲靖惠王嗣後  
冬十二月四川安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詹曷爲四川制置  
卷之六十四 宋理宗紀 二十五

使盡贖罪內爲四川以攻爲守威力安者點是類之與之繼而西

蜀開城布公猶特推人入悅服軍平復振

○開方城土安內功業素著自誠而不自伐後

宋仁宗初討賊之功何足以及補授襄之罪加惟悔之始結前錄爲

○宋人材之代元內則有楚矣

○關戶鎮以千石元內則有楚矣

○十十五年庚戌元元年○夏光建十二

○年正月庚戌明受恭帝

○大內期南

○宋人材

○公

○道觀之間

天命之寶于太慶殿大赦  
 三日進封皇子祖國公政言爲濟國公以近王嗣子貞誠爲祁州  
 防禦使時楊皇后專國政竊過用事久幸執符從宦諫滿宮所引  
 薦擢爲累灼竊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竊達之事凡上曰竊達當  
 決八十里又嘗呼竊達爲新皇以他日非新皇今第錄自則恩州新皇自  
 也竊達聞之大懼思以處族而竊不知其德秀時兼官校  
 誅竊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敵大臣則天命歸之矣然然然

大率定知何  
 二十時之曰  
 二十時之曰  
 不几  
 不聽德秀力請外而去。曰：「德秀爲其父姓解情乎？」  
 與國子學錄鄭師之。遂言曰：「朝野人語曰：『宰相負何國  
 後近師者甚衆，今欲擇諸君，其善訓導之事，或德秀之座，卽君莊  
 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夫諸君者，吾與君皆族矣。清  
 之曰：「不敢乃以簡之。」兼魏忠憲王府小學教授，清曰：「教司誠爲  
 又。又職高宗御書筆習之清之上。彌遠卽以新獻時文翰墨示之  
 譽之，不容口。彌遠問曰：「吾聞皇廷之賢臣，然大要竟如何？」清曰：「其  
 人之賢與懷不能數然。一言以蔽之曰：「不几彌遠獨之再三奉之。  
 意云：決然曰：「毋寧竝之失。推也。」言于帝，帝命然竝而立，責誠而帝  
 不几。

○奉元顏詔可時令南授至同始而去夏月次于淮官軍襲之全  
在天啟橋裏全以輜舟先濟士卒皆獲沒獲之兵財由是大竭全至

駁數全罪而勝之  
○今冬二月以全金爲保密軍餉便令東河北鎮撫軍制司則使  
初李全每立戰乃史彌遠輒加加以官賞洗以爲不可及及節賊款  
曰朝廷但知官爵可得其心寧知將相至於不可動耶  
○其時曰吾輩人之所慕惟大入然能不以之而動心乎甲寅人叛

是以官之人系若菴之不能以與人而使他人當金帛則能得其用也何怪以與人而其人尊榮已歸矣夫當金帛則能得其用而所之之天下人皆所以有德有之者也知是也實知而更得之不如也故李金吾亦祇有功無德之客也知是也實知而更不能而之使夫何怪知德之

言相借之於勢殆至矣哉

蕭家子主威回國都劉都督其主廷宴宴遂進次于節度國威門

開會時馬兒回鄉三城內有姓此名彼門子傍

尾條也而獨自能爲人言謂之曰及至宜早還家臣主怪之以問耶

律楚初楚材對曰此數名名籍已有百萬八千子解四果語意無欺

之衆今大軍征西四年春出京賜錢之有旨陛下願承天  
此秋國人命實陛下無窮之福矣至即日班師大掠忻都而還  
公不十六年春元春正月終賊更去

三月蒙古太師木華黎奉命征遼東夏晉王哥舒公不博兒忽而  
老漁以忠勇事家世王孫哥舒公不博兒忽而  
母中原之功木華黎爲第

夏六月淮東制置使司以兵馬選制置司公事涉以幸金  
騎難制力求遠期在遠至初金每安麾下休金尚帳而將校於是  
帳前亦願結金未能合也於是金每安麾下休金尚帳而將校於是

春春春別遣新精二校隨期上申開關金所庶功過有效隨給  
無不盡遵從之全乃合張前金每安麾下休金尚帳而將校於是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 周 三十七  
國冬十二月以許國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初國爲淮西  
邵懷奉制家居欲備員沙市之因數言金每安及涉金會金國人

國即上疏極言金每安益深及狀已甚非有榮辭不能稍復益自  
國北遠易國文爲爲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下開關金每安

金主理太子守府立  
夏主理太子守府立  
三月中十七年元春正月終賊更去

與之治衛將士輕視府賊至是召爲府書以疾辭歸廣州不拜  
獨入自其保

雖醜惡不可殺也唯以爲同非笑之所然而遺之  
秋閏八月帝崩史綱遺詔立王正嗣王誠更名昀事皇后  
皇太后同聽政封王正嗣爲太子出居別宮先是帝不豫史綱  
遺詔之告貴誠以昀之誠誠然不慮之自丞相以昀從帝入殿  
便布腹心不吝三詔則消之將何以益丞相其誠始拱手泣言  
曰紹興老母在側以告遠益相與歎其不九及帝崩則遺詔  
后曰石石有以廢事曰后后不可謂等一夜七往進后 哈不計  
平江江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必生是則楊氏無賴  
矣后然然食公曰具人安在德德即於宮中速行宣旨今日之  
所宜是近端也王 府皇子非德威基皇子 府皇子非德威基皇子  
宮皇子非德威基皇子 府皇子非德威基皇子 府皇子非德威基皇子  
石 府皇子非德威基皇子 府皇子非德威基皇子 府皇子非德威基皇子

川之雲云  
非特綱目  
其說系則  
如  
而廢之耳觀其言川之制說並不從且百約無邦太后官家則  
雖有能之郭廢立之說不可曰先帝所立道豈謂變所違者  
一微七世也足以是言廢之然從從焉斷豈太后之得已哉呼嗚呼  
不臣之罪大矣

九月召傅伯成爲顯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直學士葉中行爲  
右文殿脩撰奉制詔伯成簡等不至帝既立史彌遠欲收求望勸  
帝棄老儒於是帝謂宰執曰傅伯成楊簡皆先朝舊舊朕所簡記  
可召赴行在故可也命

繼以真德秀兼侍讀新德秀爲起居舍人兼官諫官事不避權貴  
惟修於復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  
徒清意引去使朝廷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  
漳州召還入對勸帝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帝開納之

繼以其德秀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轉中書爲起居郎開禧初工  
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議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遂  
罷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四 宋高宗 二十九

以親老辭去蔡京白鶴山下起第以所儲爲轉磨卒燔者開門  
授徒士爭自及從之由是蜀人盡知蜀學之學及爲潼川轉運判官  
王旒乞與周惇願程頤程顥張載爲定論示學者趨向與任希夷

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不願德秀因力請外而去爲學士院爲學官周惇願程頤張載  
諸能其若者矣故觀其去學士院爲學官周惇願程頤張載  
手授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  
時而已非西山其就之哉

帝追封生父布瑄爲宗王母金氏爲國夫人以弟與芮襲封奉祀  
孫氏爲昭穆宗廟爲宗廟而改其封其所在宗廟高宗後而不  
封其昭穆宗廟爲宗廟而改其封其所在宗廟高宗後而不  
手授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  
時而已非西山其就之哉

綱鑑大全卷之六十四終



錢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金修六十五

宋紀 附金 夏一元

聖宗皇帝 諱宗正世孫也布達之子聖宗無嗣史綱遺屬  
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八十二自謂祖文仁武孝安皇帝○帝  
之初年君于小人爲相長然更獨還之立已信在六年既  
而史綱之實以道相繼病敗卒之正不勝邪治不勝亂與元  
金僅雲先恥然新敵愈熾使亂遂正之亦未決成敗  
中才之至能保邦設身事賊第始終尚理學亦賢矣哉  
乙酉寶慶元年 金主大正統間歲次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湖州人潘子起兵謀立潘王幼幼討之也此金主而廢之府不  
立心懷不平乃聚衆陰謀大亂○金主初立以史綱遺屬  
致成敗勝與之期日遠矣主信之遂部其將以符及期金兵不  
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十餘人入城求潘王王聞變匿水質中  
王奔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主身主號泣不從王等強之王不得  
已乃與約曰汝等勿傷太后官家衆寡皆歸主等僞爲李全榜揭於  
門號史綱遺屬立之罪且云今爾等共三王萬水陸進進入皆受敵  
比明視之則皆天湖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  
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主變姓名是楚州元春至行在綱遺  
權其意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討之至則事平矣王至建復渡淮爲小  
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綱鑑 卷之六十五  
致成敗勝與之期日遠矣主信之遂部其將以符及期金兵不  
至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十餘人入城求潘王王聞變匿水質中  
王奔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主身主號泣不從王等強之王不得  
已乃與約曰汝等勿傷太后官家衆寡皆歸主等僞爲李全榜揭於  
門號史綱遺屬立之罪且云今爾等共三王萬水陸進進入皆受敵  
比明視之則皆天湖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潘王  
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王主變姓名是楚州元春至行在綱遺  
權其意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討之至則事平矣王至建復渡淮爲小  
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餘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獮矣國而無此中興而  
夷莫實廢三綱而劉石之繼興廢廢三綱而祿山之難作我朝立  
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宗法最嚴或以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  
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雲川之變  
郡名非濟邸本志前有避聖之近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未末灼然  
可考願詔有司討論推原追討秦邸逆謀以合罪師旅故事許府  
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德繼絕在陛下身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  
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微不至但謂此事處置善言  
未敢仰承聖訓觀陛下所以處和則陛下不若及辨明其大抵公主當以  
三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爲衆動皆不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一時  
魯莽失此德秀曰此已往之往願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  
失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思自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不師王漸

綱鑑 卷之六十五  
聖諭論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  
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自表簡至忘權薦進以重  
任不可輕也從者皆州縣之獄未聞有恭聽於槐棘之下者○  
之法方九棘承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小侯卿子別從○  
陽山三三三公位焉則政有號無干機○  
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  
收人心之一事也○  
同而當節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  
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  
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  
風恬不知怪泉若恩天下之諺泉若友其物罪其入心○  
以收人心之三事也○  
其退廢者以說言之故類有誤詞之令誠謂既已○

綱鑑 卷之六十五  
聖諭論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  
定慶曆間求西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自表簡至忘權薦進以重  
任不可輕也從者皆州縣之獄未聞有恭聽於槐棘之下者○  
之法方九棘承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小侯卿子別從○  
陽山三三三公位焉則政有號無干機○  
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  
收人心之一事也○  
同而當節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  
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  
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爲耻受任於外以苞苴入都爲羞○  
風恬不知怪泉若恩天下之諺泉若友其物罪其入心○  
以收人心之三事也○  
其退廢者以說言之故類有誤詞之令誠謂既已○



功贈大師道封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有緣  
故議論多偏書又語非超脫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精田今  
以崇祿大爲  
鑑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事關遠家梓  
者聞而哂一日言自德孝嘗連成大曰其若久臺必能辦此遂擢爲  
御史成大因與黃澤李和共爲劾遷廢陳元祐轡通書者三人必  
相擊之中是名人具士排斥始盡人目爲三凶  
五原山曰宋史明倫彙編大政紀類傳卷之六十四  
上諭諭臣等知李日知所奏非真係屬知縣大綱備員  
不職縱使大舉批發委辦既無難於開成大之恩又使知縣變害

十一月以李知憲爲右正言知雜卿附史彌遠而忌官體秀親丁  
翁直上諫曰大夫汲汲好名正氣之力少而暗合乃汲汲之意多  
林君之意微而試嘗獨揭之意勝既辱君主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  
之不能容姑爲激怒之雖退侯牙逐之全始則慷慨而厥烈終則  
去將之以爲之六廿五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吾節而立本爲此則臣之所未解蓋以此爲  
秀親也又言近年諸老凋殘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不講  
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謬更唱迭和盡壞人心此風被扇爲害實深  
乞下臣草風厲內外各務路共加以杜禍萌  
繇貶親了翁官居之南州罷其總秀嗣歐陽煥晁旻時了翁出關送  
之字知孝遂街了翁自倡與論將擊之史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  
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聞知審察近讓讀大夫朱端常幼  
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誦國蠹參奏削武陟詔了翁落職等三秩在靖  
州居任德孝落熈寧閣侍制罷知孝乞流貳總秀以正典刑梁成大  
亦去矣翁罪大顯轉德秀征價慘謗不減了翁相樣家食官別秩  
貶置一等施行蠲逃勘章于其宣帝曰仲尼未爲已甚乃止成亨  
書所親曰黃德秀乃真小人也翁乃偽君子此輩大快公論

婦人呂高明不白自誓曰：昔讀詩學子夜下，醉夢驚醒，無此可與。...

通判至至是行禮文：...

兄自相師矣，而不同父登進士，集至國學士，爭位之勝，其...

大政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區區奉，而還學者，陽稱其先生...

謝君謂學者，曰：汝其自勉，目自明，事父自能，事君自能，...

謝君謂學者，曰：汝其自勉，目自明，事父自能，事君自能，...

人言：...

謝君謂學者，曰：汝其自勉，目自明，事父自能，事君自能，...

謝君謂學者，曰：汝其自勉，目自明，事父自能，事君自能，...

謝君謂學者，曰：汝其自勉，目自明，事父自能，事君自能，...

丁亥三月二十日  
二月贈朱嘉宗節愷公  
二月贈朱嘉宗節愷公

○秋七月庚辰辛誅李福于宛州李之孫以爲軍糧糧不繼屢有  
怨時張林州德亦在旁自謂僞受命廷臣故遭全誅今歸于此

豈可不與朝廷立事主親派為金所學且謂我本習帥帳前入典  
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與公將國安用圖進以朝廷不降錢糧  
有及者未除其罪其殺手禍及全事楊氏以其有威於楊紹雲船  
船送歸安頓朝野

八月詔行軍彭氏及時青經理准與計全檢點花將張惠  
等執以行始降金金便完備說可成之

○手全自齊州復入淮安發揚州兵時將抵關刀子諸子蒙古  
求南還蒙古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誓南還必與蒙古方投全行  
省行專制山東遠還趙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半號楊紹  
雲聞其至遂留楊州不還國安用殺張林而德以自贖全殺郭統制  
及時書而併其兵朝廷置不問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冬十二月蒙古入關外諸國四道遣使相撫蓋海州述歸蒙古



全鎮佛統統兵各官范喜興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統數十而西家報傳戰事幸全君從數十騎北走屬新塘新塘有決水後潭深數丈人入騎浮底座如燒壞全騎過之皆陷潭中不能自拔制軍遣及官長相繼剿之并殺其將校捷聞加起善撫江准制軍大吏范准來安撫使蔡准提利善撫李于及陳史功運始也奏請無置而善撫亦以范蔡進服信方謝籍數故能成

二月以孟班爲督因其馬於縣中舉陽初班父宗政知蒙陽唐新益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班代班分其軍爲三隊乃帖然班又勸平撫于蒙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六疊河經解水側水跨五里建通天橋八十有三丈概四十萬頃立十班三轉使軍民分屯據備豐杭班又命忠順軍家自舊馬官

給物乘馬益蕃見

夏五月趙范趙葵等復師騎步十萬攻宣撫賊巢因薄淮安城殺賊萬計遂破五城斬首數千擒若相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勸擊焚其水柵夷五城賊始懼至是趙必勝全子才等與賊戰又大破之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後花柳天下無數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進而去餘黨降安平

秋七月蒙巴便連不罕來假道即請以兵會之至河州青原野統制張宣殺之擒獲聞連不罕死自來自言言昔惡弄好今日之事面

有婦哭

九月關安城火延及太廟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王顯伯惟丞

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及國先既歸節度使心傳上殿言宗

廟之制未合於古茲緣災異異舉行之詔兩院議議事議之遂求直

言結曰今俗謂皇上臨食爲過至膳後食和果皆不省

冬十月蜀口諸郡陷于蒙古四川制置使桂如淵建歸附以李璣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鼎嗣之知興元府初乃明治西和五年安南待之甚厚璣之以爲兩太官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地

王辰五年元春正月以吏部之爲黃綱安撫制置使知蒙陽

家古至道將國金京金亮額合建等引軍接在及蒙古太弟也

以教騎夾之謂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我我軍總陳和向也夫

昌慶衛制軍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戰軍中人將謂我國家公曰

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臣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拆之創口

見彼降之往復誓論萬端終不從唯曰我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

不降何待





紅山曰：雖在戰時，輸贏未定，勝者不吝，敗者不吝，此乃兵家之大義也。若夫一己之私，而忘天下之大計，此乃小人之見也。故曰：兵者，凶器也。君子居則戒，小人則用之。用之者，不可不慎也。

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山後劉環以鄧州降，言于制置使。制置使以之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弱，爲軍糧自給，自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救其勢。葛之從其請。

紹興七年，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鞍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將劉德壽降，珙問其德壽言，仙所據九峯，其大者石穴山，以馬鞍山爲高，山三碧，散其前，三碧不礙石穴，宋可圖也。德壽言仙謀，珙依險以守，珙夜召樂文彬等授方略，是夜，食散行，晨至石穴時，積

木柴交，彬患之，珙曰：此等夜槍，元德之時，曾及於此，今中其計，備其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仙走，降其衆七千。

紹興七年六月十五日，宋軍克九峯。

紹興八年，宋軍克九峯。先是，蒙古將德壽使王機至襄陽，約拔襄州，更商之，先以立倉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里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有盡殺之師，次于意州之南，時降者日衆，意州刺史烏古論思，傳請並立爲備，金至以元典中，妻劉師，此年

軍五百往，行金主諭之曰：此兵所以奪取唐州，待北方之馬，分就中國之技巧耳。其當難與之，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

統漢軍，頗有餘力矣。

九月，金使完顏阿魯帶來，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而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邊陰

謀，彼多以金帛來賄，朕若受，則是負之也。付之金帛，則害之也。宋人陰謀，生殺數千人，悉以資糧，進今，宋我破，朕將

我鄧州又攻我唐州，殺爲陳永，漢家古滅國四十，以及四國，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宋亡必及於我，此理之必然也。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卿其到廷，不許。

紹興七年，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鞍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將劉德壽降，珙問其德壽言，仙所據九峯，其大者石穴山，以馬鞍山爲高，山三碧，散其前，三碧不礙石穴，宋可圖也。德壽言仙謀，珙依險以守，珙夜召樂文彬等授方略，是夜，食散行，晨至石穴時，積

木柴交，彬患之，珙曰：此等夜槍，元德之時，曾及於此，今中其計，備其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仙走，降其衆七千。

紹興七年六月十五日，宋軍克九峯。

紹興八年，宋軍克九峯。先是，蒙古將德壽使王機至襄陽，約拔襄州，更商之，先以立倉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里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有盡殺之師，次于意州之南，時降者日衆，意州刺史烏古論思，傳請並立爲備，金至以元典中，妻劉師，此年

軍五百往，行金主諭之曰：此兵所以奪取唐州，待北方之馬，分就中國之技巧耳。其當難與之，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

統漢軍，頗有餘力矣。

九月，金使完顏阿魯帶來，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而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邊陰

謀，彼多以金帛來賄，朕若受，則是負之也。付之金帛，則害之也。宋人陰謀，生殺數千人，悉以資糧，進今，宋我破，朕將

也。成大天資，暴險，足以可以賊害忠良。朕舉懷，懷之四方，此





九月以趙鼎為杭州制置大使知樞密院  
自韓侂冑可天之下起而東之使三偏師  
自徐亦或曰以之圖五內之患然則擊  
可拔禍歸人洛永泰而南下之師已勞  
於亡足

虎溪門德秀丁未大旱  
龍興石所及著理會

天者維天之宗維天之宗。謂上帝也。惟辟惟辟。謂天子也。大元大元。謂天子也。維維。謂天子也。此其可少之器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日之天下。乃有上繼陛下。必以祖承天下存亡之機而付之。三

100

[illegible]

妖賊年之間多難已甚屬望之懷感而聚焉海都退合其成敗

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闖入興元復奪大安帝制僭稱趙彥嘑

機失關柵制天安以備備口友蘭以爲不可防禦不復友蘭乃遣第  
馬及友蘭引兵上羅冠山擊友蘭旗幟示敵軍友蘭避騎殺萬人夜  
渡江密往流溪伏約日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響亮百  
果至萬出迎戰蒙古伯都魯獲萬敵遂游師十人往來搏戰矢石如  
雨敵身被數創軍軍寒燄及關分所部爲三以擊敵親帥槍兵三千  
人奔馳至關下生道統領劉虎師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蘭  
乃伏三百騎追奔虎衝夜突陳會大風雨請謂曰雨不止漳漳  
深沒足阻軍素以綿衣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關察明蒙古以鐵  
騎四面圍繞友蘭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  
必死血戰愈厲萬俱死軍盡沒蒙古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  
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官俱陷沒所存唯夔州一  
路及瀘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大全

卷之六十五

三十一

周新曰友蘭可謂節義之義矣其死於一門而死者甚多  
十月蒙古入文則守臣劉鉉趙汝船死之鉉等來城固年查  
夜搏戰月援兵不至鉉受不免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案案有  
禮法紛子繞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數城破鉉及其子  
自刎而亡汝船被獲萬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立陳曰張爲安南國王

十二月蒙古寇及侵江陵孟珙帥師敗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  
遣張叔之環道張順先德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  
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張又遣趙武等與張親往督戰遂  
破蒙古二十四營遺民一萬而歸  
蒙古占侵貴州知州丘岳最之岳部分樓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  
砲攻岳棄城出戰于貴陽以進守尉其政師皆一人死之敵兵少

謂之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于西  
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遂引兵襲敵營焚其廬帳  
皆引去

周新曰蒙古人寇其師失危錫王洪敷之于江陵丘岳敗之于  
貴州則二人之明略皆明也

綱目成部



綱目大全卷之六十五終

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宋紀 附元

天立理宗皇帝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淳熙元年 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紹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者...

學操行脩潔

知政事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杲皆許奏天錢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五月詔行與之擢舉洞霄宮之未嘗造廟帝嘗夢見特遣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

監九月蒙古圍廬州知州杜杲敗走之時蒙古海寨率帥兵號八十餘名某代誠宋之純臣也豈得多得哉

萬園廬州期破廬後造舟梁紉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今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梁垣高於城樓梁以油蘆草即

入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

買下煉之鴛鴦爐又於車樓內立鴛鴦七層我袍中員上焚香

乘勝出戰蒙古人敗走朮追躡數十里朮又練舟師扼淮河還其子

淮西制置使

瑛受詔收復荆襄謂必得鄆然後可以通饒餉得荆則然後可以

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瓚復荊門乃以蔡息降人遣忠衛軍襄鄧降

入陷矢鋒軍

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舊俗諸書藏

送蕭京及師魯還書天竺醫院及周子嗣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  
今文刻太極圖遺書內銘于廟後遺復秀有識者爲導先生述趙  
復爲師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然當道之年後聖子宋昉於廟親觀  
圖以告宗南渡特遣使來上畫從而額銘之世間人輒持傳以入

則未有聞至是德先起  
 有於此程李行於前而  
 後始傳其言至云  
 己亥三年元正月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  
 平章軍國重事朱宗

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高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荆湖軍馬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知之乏李失之監史失之事然宗鑑

守 法  
清謹守法猶號爲貴  
孟珙復襄陽襄陽旣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難爲守非將士

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自戰而得之。當加經理。使聲氣非甲兵士馬不足分守。與其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徽宗

西

唐兵于敬宗之後呢告民比合勝陳兵集此不爭之事也

先鋒焉管明球自為新制軍書復笑此其  
 財施焉借費適出人表則是上不負其君之托而下不負其

蜀秋八月蒙古捲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

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累官

取漢印道厚達文少孫等主慶服慶府尋引還前帥實爲正氣大  
蜀人思之

與之有人三  
與之與集  
二月觀之殿太學士致仕霍與之卒  
與之聯仕霍與  
然有大臣風張九齡齊名歷代贈少師封東遊郡公謚清獻

孟珙遣師分道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





三年春正月以呂安為福州刺史使侍衛馬融副都督

二月以余珍為四川制置使初余珍家會稽其家素不無行

功權臣東顧則便入對言今指即我之士為錄八人餘皆

有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非國之禍帝曰卿人物議論

尊卑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撫使至是加制置使知軍府時蜀

道破所有州郡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官權使者三人

前署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道民咸不聊生監司

帥事號令擅發守宰湯無去處蜀日益壞至是大更弊政連年

至招府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府士之至者功不厭接咸得其歡

心隨其材而任之遂於兩城天復山在兩城之東以東門曰東門

東城營山渠則今渠城大良平嘉定城營治瀘州城郭皆山莊

其地其他因山為堞基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地兵聚糧必

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又作經理兩西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

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

三月辛酉李公即律建利卒李公蜀之巨擘書先而後外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其地



三藏孔子親周見古廟石塔前有金人三墩夏口鍾終盡打

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今見義而不爲。當行已而有恥。苟爲飽暖

遂並削遊士之籍徐元杰復上疏論曷之起復上諭紛然乞許其舉

元氣今正論 在學校要常保養 錢之脉因乞引去左 司諫劉澤

論書客上疏之終喪選賢臣早定相仙臺之亦有為不為家

冰因明白正建學育才之制其有功乎世道源矣宋自立太學  
 來純德行君子以忠道自任智俱不入蓋因其明先王之  
 教育有而致然耳太學生上書自鄧肅進詩謁陳康宗宋始時  
 京府京府太學生上書之新舊業詩大義說日月之

細高宗曰又方無經實不可作李綱不可去遂以狂直弃市  
時張觀上書乞斬逆恩退王之望以吏和議降宗特楊安中

手既乞復用趙汝愚俱被殺死何處哲又論胡熈等權和召勝乞

張時泰曰自古未聞有武學之制宋至南渡戎虜屢敗國勢孤危乃立武學使習兵畧夫古之名將非出於如許有疑之所實出於

仁義存亡之謀若漢之卿畧瑞商充鼎之手處抑子範是也今使  
邪佞之人先翦髮而後持斧先詐術而後仁義鴻足以爲名科世  
武牛劉耐所以立志不叛卒叛

冬十月以劾漢靈猛左司諫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出苦之乃夜

史載其死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爲左司諫漢弼真帝曰拔去隆

邪啓輒危爲安否則是邪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降王拜欲收个  
頤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以范鍾柱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入相自王

---

體曰壽人所謂隨其所履之要於

衛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  
寸春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筆其辨編求鹽菜楮幣變更之目而斟

其相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水閣帝御書輔德明諫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海而沮如有變爲桑田有

敵一鳴鞭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鎮牙齊直至汝無所限隔乃  
循腹內隘上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墮而

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溪而三海遂通焉隨其高下爲堤蓄泄三百

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爲江陵天險因繪

乙巳五年四月有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身以中物也。綱曰：省官。若論  
以其賢與庸揚節書法同。

杜範入相後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嘗侍直先一日謁

言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

石鐘山而在寧越諸石屬勢皆靈奇當所結售之人猶近無所遺  
磬亦每以髮邪未盡舁汰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

百七十有三人復關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祜臣臣五百詔給錢五千恤其家時以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祜相繼暴死時謂薛公

10

力辭而去  
初七月家立言自以太高閣閣長子足定是夜親視其父  
別號一湖隱人非獨志與本意無異而五年中閱人事衆古者咸受  
如其身之爲勞也世遂止此何特耶  
 九月望日所度使漢東公瑛辛以舊僚追請築潮制置使瑛忠  
 君體國之念可謂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語言人人異瑛徐以生  
 言折衷衆志計陝調士游老校後卒一以忠堂撫接名位雖重惟

建旌鼓臨將吏而命曰雖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隲元危坐若  
 蕭然事外有還貨色絕滋味尤適于易擊自號無毫居士累贈太師  
 近封吉國公諡忠襄  
 丁未七月元祐元年春四月以鄭清之爲太僕卿承相兼樞密使  
 建旌鼓臨將吏而命曰雖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隲元危坐若  
 蕭然事外有還貨色絕滋味尤適于易擊自號無毫居士累贈太師  
 近封吉國公諡忠襄  
 丁未七月元祐元年春四月以鄭清之爲太僕卿承相兼樞密使

以趙葵爲樞密使官立淮京組軍馬知康陳輔臣知樞密院  
聖諭安撫大使知湖州時江淮安京湖總督自帝深憂之劇情之  
爲一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發言至矣

監國八年三月監察御史陳昭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獄  
不判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脉因極  
言檢覈決獄陳決推劾狗朝制環奏裁詳覆疊勸進遂十繫從之  
細案古王貴由李皇太后先罵齊朝復治國事起前條九正法門起失  
殺亡王多不不服後事殺亡王多不不服後事  
殺亡王多不不服後事殺亡王多不不服後事  
監國九年正月以周世宗八世孫姜夢穎襲封宗義公

**鑑諸禮部員稟精加考核**

**鑑諸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幼生要見**

掛石碑曰大人之至愛莫若子女而至所難者隨所捐至愛而與  
至痛惟嬰兒不得保不為英若父兄之不能忍也理宜慈幼局收  
來道途遺棄後雖不忍念此嬰兒之父明則爲母以指至矣理宗爲民  
子多事無窮無益其親身且不能保焉以此乎至矣理宗爲民  
初府以救恤之計須先由女而相繼至使有骨肉相承而區區置慈  
四月以滙東瀾置便兵岳飛灌西劉制使節在楊興蒙古賊多據  
關將伯率軍能之故有是命觀吾忠實二字賜焉

○五月陳樞罷

○秋九月殿中侍上書言燕謀臣官薛徒勿士結黨勾煽竄鼓是非  
爲獲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省必行南採伯涉私  
利朋奸罔上妄肆欺誣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弊常干政彈文  
及其私黨則內降更有真劄劄去謂之餽帖臺諫不敢與爭



元宗時京行臺即時牙魯尼赤行臺惟事實賂款分及之權  
因二官世祖召之始至則是始終出處諒乎不苛也蓋在奧  
井行臺之下有示於衆之可也

二月蒙古汪惟正城和州蒙古人且耕且守於是疆土不可復奪

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閨僅以身免城遂爲蒙古所據

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諸郡環面諸王貴藩戶親我寇尤號難



綱以旨者重矣臣幹辦佑聖親王臣通奉一書進梅堂奏開會  
學事等民因引借優人官私權納兩所全人以為重難目之  
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日是日外戚小人輩指求臣及  
謝寬廣文翁帝仰天錫易流故有戒之之錫又言自古人未嘗  
不以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戒勸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不報

綱以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而色為戚里輝煌貴族間妃  
及內侍頗升升進求臣遂得龍王帝駕山宿射拜右司諫時正  
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朝大夫  
謝師侍御史洪天錫秋七月勸力叔徐爾變免時雨上天錫以其  
為蒙力言君子小人之辨又言國中地震國勢大水王氣遠近  
嗟怨獨貴戚巨賈皇貴貴其天下俯首聽陛下能制數人入係  
其天下乎貴其民知趨居官樂臣奉其臣天錫下其事方可而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皇帝 二十  
而據其所請由屬御世不當自置儀衛司亦據營軍夫錫謂御史所  
以雪冤當平所以均從若中貴人得以從之則內外豈可廢有謂國  
有紀綱乎乃申劾朱臣併廢充升職大上上奏留中天錫遂去宗正  
寺丞趙崇禧移書責丞相謝力不能正法而聽者又曰天錫之論  
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恩元論罷方叔及知政事徐清渠朱  
臣允升猶以為未快俾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之誅之使天下  
明知宰相意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

綱丙辰四年 宋理宗皇帝 二十  
夏四月加賀賀道參知政事服任依舊似道威  
權日盛嘗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殺求去孫子秀新除東總領外  
言多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害陸堅  
代之其見懼如此

綱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天祥以法天不為對其言萬餘  
言

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學若此應忠肝如鐵臣  
敢為得人賀  
綱六月大全遂有丞相趙鼎提舉閣學兼太學生陳宜  
中等于道州州以為人至所最後舒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之然  
務大體任人先取故舊在疎遠者在官風滿殿而學政進者始不  
悅為帝年宴高條柯獨斷斷言知事龍圖閣政大全詰事內餐  
成威福極恩其為人大全聞而懼者私於柯柯曰吾聞人臣無私  
父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柯終不容已乃曰求柯短柯人對曰言大全  
邪臣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柯柯勿疑柯曰臣與大全何怨願  
下按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無不言是實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  
忠臣臣以為奸不可與俱事陛下矣遂上書之該骨不報大全益怒  
之乃上章劾舉事未下大全遂手覆閣奏露亦圍柯舉舉出城而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皇帝 二十  
罷制之制始下物論駭駭太學生陳宜中黃綱林則觀實唯劉觀陳  
宗六人上書言進大臣當以禮擢言大全大怒因取旨則  
六人籍隸州國子祭酒司舉學二十萬生冠帶送出國門外水  
程舟在水外以望門外有橋大全遙立碑三學戒防諸生毋得妄  
言國政由是主論紛紛稱之號六君子焉

綱秋九月詔祭御史趙鼎之次充吏不報卿言竟主慶而賦飲日第  
官更增而調度日廣其總慶曆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  
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勢力贍一萬四千餘員之定其邊  
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解納總其民力必法允員帝最之  
而不能言

綱家古城開平府在宣府初郭景純劉秉忠等與父義不絕以  
家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事不愜意憤曰吾家世世忠冠今乃泊

家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事不愜意憤曰吾家世世忠冠今乃泊



卷之六十六

二月蒙古主圖合州知州王堅禦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密格合州堅執之殺于開武場蒙古主遂自難於難漢而抵合州城

以張日明為浙西師幹日明博學好古而精於兵知人善任好賢樂善極與先生七世孫也

三月蒙古忽必烈自黃州以口在湖州府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伐臨江知軍事陳元桂之初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與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臂斃力不能敵有欲抱而死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瞋目叱罵遂死之

官於敵機蒙古兵入福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感之以逃官於敵機蒙古兵入福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感之以逃

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

八月蒙古主當哥罕於合州城下時蒙解圍北還初王堅固守

家古主精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注德臣選兵夜登外城擊事兵

迎戰延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諸未

降者為我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大兩攻城梯後軍不得進但還

家古主幸於合州城下聞捷開郭加堅遣重軍節度使

元月蒙古忽必烈聞郭州先見忽必烈之師大子陽避派在州

家之要害也築壘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蒙古文炳言于忽必烈曰

長江天險宋所持以為國勢必死守不松之氣不可臣請為勇乃帥

死士數千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艦鼓棹疾趨于叶呼畢登

絳交文炳麾眾走岸傳載宋師大敗忽必烈聞之舉手曰天也明日

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郭州朝廷大震詔諸路出師以禦之天出於

銀幣情聞

蒙古十月丁未大有罪免大全金國收降漢軍引引回國因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密格合州堅執之殺于開武場蒙古主遂自難於難漢而抵合州城

以張日明為浙西師幹日明博學好古而精於兵知人善任好賢樂善極與先生七世孫也

三月蒙古忽必烈自黃州以口在湖州府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伐臨江知軍事陳元桂之初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與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臂斃力不能敵有欲抱而死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瞋目叱罵遂死之

官於敵機蒙古兵入福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感之以逃官於敵機蒙古兵入福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感之以逃

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

八月蒙古主當哥罕於合州城下時蒙解圍北還初王堅固守

家古主精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注德臣選兵夜登外城擊事兵

迎戰延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諸未

降者為我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大兩攻城梯後軍不得進但還

家古主幸於合州城下聞捷開郭加堅遣重軍節度使

元月蒙古忽必烈聞郭州先見忽必烈之師大子陽避派在州

家之要害也築壘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蒙古文炳言于忽必烈曰

長江天險宋所持以為國勢必死守不松之氣不可臣請為勇乃帥

死士數千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艦鼓棹疾趨于叶呼畢登

絳交文炳麾眾走岸傳載宋師大敗忽必烈聞之舉手曰天也明日

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郭州朝廷大震詔諸路出師以禦之天出於

綱鑑大全

臣等對曰陛下當降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

猶不敢對而內侍重來臣請帝遷都以免敵鋒重聽太監何子舉言

于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兩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贊乃懷黃星

后亦請歸罪以安人心帝遂上露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

臣不報

綱鑑大全

鄂州都統權州事張勝以城危在旦夕發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負

但丁女王角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蒙古信之遂焚城外居民將還

會敵兵至鄂州追亦驍漢陽為蒙古所敗後進攻張勝堅守不下

遂死之高遠持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卿若何

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士始出召則使兵士譁於其門吳德

軍事未嘗關曰以道似道由是街三人而觀之

十一月前曾以道移軍實州縣蒙古守卒于其地獲之時

車兵威聚于郭家古山由雲至連江漢大營其用御史德

言移似道于黃州實雖下流賈兵饒孫虎臣以騎七有送之至

蕭草坪候騎官而有兵以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道出

戰似道數日死矣猶不光明後據報此兵為孫虎臣所掠金帛

于女而還者降將備與騎先之虎臣復與似道入黃州

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道蒙古諸將臣納款忽烈不許會蒙古

計聞而阿里不剌欲殺似道乃召諸臣議事和經兩班師議和時收

帝聖訓道再遣宋京忽烈乃其約感帝之救後皆而去

十二月向土蠻劫掠蒙古元良險及南撤而渾州圖解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理宗紀 二十九

師北還曾似道使劉子承殺其敵卒也 于新生盛

三月間似道募諸路大捷召似道還 于新生盛

時似道與議和梅臣納款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

捷郭固始解江英肅遣宗社厄而後安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

美自是厚厚似道還

白氣如匹練旦天

天道人相

天道人相

四月蒙皇忽烈即位時諸王合丹其塔魯兒俱會于

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推惟阿里不哥不至康和慮越其勢及

力言先被制人後發入制逆順勢危聞不容髮及早定大計忽烈

烈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補道忽烈必烈受命破理河前衛布巴未渡江取鄂州命市人

人立官署以道引兵至百餘里休軍門官王師渡江九里中作旗

開而忽烈曰戰下大和的孫先皇母弟希聖希哲希範希範希範

南伐事先渡江漢道可知今先皇母弟希聖希哲希範希範希範

北忽烈以安天下不忽烈烈之乃即位故元中統蒙古有年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理宗紀 三十

與姚樞許衡朝夕講習至是蒙食蒙古主在常邸召之贈受姓名以

以勝使者俾其友人在見是微服踵其後歎不得已乃拜叩既至問

以治道默有以類帝滿對曰以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文音帝王

之道在慈惠正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特

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會同召

蒙古分漢地為十道制置官無使以康希憲史

似道潛能初買似道在漢陽以簡移之黃州為欲殺已斬之至是帝

欲立忠王祿為太子滿密奏云臣無繼適之本忠王無陛下之福帝

遂稍怒似道因陳是陽之策令侍御史沈奕劾似道云忠王之立

人心所歸潛猶不然竟汝鈞之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說汝鈞正

字公孫似道請速召似道正位果聽而從之遂能平其禍

如文珍傳故事餐甚至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頗允為之  
以媚悅上意引薦奉親之土交通賄賂賈誼通顯又引外戚之  
監司郡守作美奢闊奢闔草草中進倡優優備以奉帝為遊樂等  
權柄臺臣有言諫者帝宣諭前赴謂之節貽似道既相自官守法人  
順稱其能權傾內外恩威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五月蒙古以王錫為翰林學士承旨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  
與後進惟破人才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典章文物煥然一新  
又有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宏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  
丁酉朔日金王錫登進士第一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仁而節  
委贊于元是失範有姑慈拜且奏請既失範河以爲廉報之本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六月立忠王為太子  
帝家欲立太子雖前時因宋理宗  
開禧之反故也今則起復同官三職往歲因事失太子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七月蒙古王使翰林學士和經來修好實似道幽之真州  
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屬學軍中軍機華編和經功朝廷不知  
其求和也蒙古王即位康布應將遣使諭宋兵講好伊恩威並著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蒙古王使翰林學士和經來修好實似道幽之真州  
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屬學軍中軍機華編和經功朝廷不知  
其求和也蒙古王即位康布應將遣使諭宋兵講好伊恩威並著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蒙古王使翰林學士和經來修好實似道幽之真州  
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屬學軍中軍機華編和經功朝廷不知  
其求和也蒙古王即位康布應將遣使諭宋兵講好伊恩威並著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蒙古王使翰林學士和經來修好實似道幽之真州  
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屬學軍中軍機華編和經功朝廷不知  
其求和也蒙古王即位康布應將遣使諭宋兵講好伊恩威並著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蒙古王使翰林學士和經來修好實似道幽之真州  
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屬學軍中軍機華編和經功朝廷不知  
其求和也蒙古王即位康布應將遣使諭宋兵講好伊恩威並著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蒙古王使翰林學士和經來修好實似道幽之真州  
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屬學軍中軍機華編和經功朝廷不知  
其求和也蒙古王即位康布應將遣使諭宋兵講好伊恩威並著

野兵縛縛結聖主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難以微軀不測之  
奇能解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往  
復除賊名謝侯宋欽假手管經經過實則道憤蘇漢章露遂以李  
綱爲辭命知揚州李思之節制經略其以欽兵拘留于真州  
忠勇軍管經客言官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表口諭邊將戢戢  
守圍以美和議衆所聞知今故據自理且律以違命將無所逃罪  
此何預使人事也經乃上表白願附得連之義推難辭紛紜知唐俊  
之徒歛兵謀圖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  
臨國官不報聖更防守其逾獄耗財計介佐或不能堪經嗟之曰將  
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中節不屈誓其在我豈能不忘孝以  
宰中州主大夫乎但擬之天時人事來非殆不遠矣然感言皆自  
振勵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雖實請似道奏一出彼謀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嚴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隣之道來寬入見  
以貴似道爲太子太師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  
冬十月安撫前宰相昇潛于潮州時賈似道專政黨陳何晏然  
孫附鳳桂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以道所惡者無賢皆歸論斥之





四川宣撫使

蜀省似道救蜀軍制置副使向士璧將以道忌功然汝誠實聞其  
怒士璧等已自白以道忌功然汝誠實聞其  
趙鼎史職之等皆坐候密探官能償而士璧所賞尤多竟安置  
蜀州而死復拘其妻妾等之運入蜀之有華勝者信州副將以趙  
鼎檢給錢果食兵卒發食計有是信務得日不可以累趙鼎撫  
自備萬糧餘不能辦乃上書以道有至千金而募徒大將取信於市  
人二知而并王城豈可與國遠復見殺餘有似道又忌王璧出  
知和州堅辭不受卒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十五

冬十二月同登書樞密院事江萬里在官似道最久  
不能久在位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十五

冬十二月同登書樞密院事江萬里在官似道最久  
不能久在位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十五

冬十二月同登書樞密院事江萬里在官似道最久  
不能久在位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十五

冬十二月同登書樞密院事江萬里在官似道最久  
不能久在位

許以千萬光祖遺事

許以千萬光祖遺事宋史給傳民甚然  
綱鑑大全  
五月馬光祖罷  
綱鑑大全  
冬十一月從駕上大全手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州州將游  
翁叩膝奏其通變為鳴改置新州王宰相管日且存立實似道福廣  
西經略朱福孫殺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十六

冬十一月從駕上大全手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州州將游  
翁叩膝奏其通變為鳴改置新州王宰相管日且存立實似道福廣  
西經略朱福孫殺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十六

冬十一月從駕上大全手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州州將游  
翁叩膝奏其通變為鳴改置新州王宰相管日且存立實似道福廣  
西經略朱福孫殺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十六

冬十一月從駕上大全手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州州將游  
翁叩膝奏其通變為鳴改置新州王宰相管日且存立實似道福廣  
西經略朱福孫殺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三十六

冬十一月從駕上大全手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州州將游  
翁叩膝奏其通變為鳴改置新州王宰相管日且存立實似道福廣  
西經略朱福孫殺之

興業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道官已則在浙西  
 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徐師曾條具其詳  
 御史徐有蘭劾之經疏遂致仕其著作陳賈者倭上疏曰飢饉告外  
 關則志在欺君虞端搢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定社稷瘠  
 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官田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  
 君見民不堪聽未可測之詭賈公田乃遂似道廉可救國而安民  
 邇道大怒出知故與府經所乘閱茂瀾為公田官分司事與經經  
 孫去山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辦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  
 并方山曰徐師曾而前著者小陳賈也恐無特出詞以之  
 事則同故師曾與徐同官也故附安  
 二 田足為官田者亦安  
 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鳳等秩有差初買田猶有無強姦冒  
 之者繼而欺誑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實三分之一其強姦冒  
 之全 實之六十六 宋理宗紀  
 之家亦不免立償以租一石償十八畝畝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  
 至有值千楊者亦就此償償錢錢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  
 牌告身准直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  
 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賸田畝或少或瘠個人或貧或頑先有頗  
 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至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笑矣  
 詔詔布衣何基徐興補迪功郎先是都督官娶布衣何基建寧府  
 布衣徐興皆儒先儒學之儔年最長都督居丘園於是詔各補迪  
 功郎基娶州教授兼鹿澤書院院主金華府 山長魏建寧府教授兼建  
 安書院山長  
 七 置墾墾于建城城明時置墾墾所以著其家德也今古以  
 墾為 先是劉聖旨上蒙古曰南人仕將臣德厚然可以利誘也  
 使以玉帶飲之求墾墾楊文為之始於襄陽城外家占換之至鄂陽

言權奪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謂陳留王也上其策於似道於是  
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屠卿不法起兵冒破科降賊今復怨望驍

論十二詔廷議多難付議左伯玉附宗廟竟完變葬在  
何其徐兼奏政殿說書文詔先朝舊臣趙鼎謝方叔程元鳳鼎  
附奏上言以匡不逮召江國英王熈史天錫漢壽亭關

伯欒

伯欒以伯欒爲中書丞丞相諸曹曰事有難決者伯欒一節斷

伯欒

之省中書服以爲其幸輔  
蒙古以同合爲中書平章政事同合馬以湖南鈞徐諸州俱有  
鐵冶與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與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  
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食其價昂謫買食之無鹽以故不  
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贈五千兩無間請色兵民鈔出共  
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重務獨治之能越拜平章政事

綱鑑大全卷之六十六終

綱鑑

綱鑑

綱鑑

鼎銳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業之六十七

○南宋紀 附元



唐宗皇帝 諱元宗 字義宗 初封忠王 理宗立為皇太子 在位七年 壽二十五 諡曰睿 文明武聖皇帝 葬永泰陵 帝荒于酒 拱手權臣 以導政務 頃人主強敵在外 帝師天地治無虐日方且紛紜 卒於歲次 帝為之怒以冀滅亡 祿不及身 幸矣 三代及皇帝為之

乙丑咸亨元年正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加開以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為太子 似道有功及即位 每朝必各拜柳之曰師臣而不名 柳氏皆柳為開公理宗山陵事竣 經黃帝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稱蒙古兵攻下 訖帝在 急訖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 似道乃至 遂以經拜太師而與發須建節

乃授鎮東里 似道使似道怒曰節度使乃能人之極政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授曰特日不利 命逐之 采制節出有微屬 壞屋無節之理以示不屈 由是人皆駭異

似道五月以萬里泰知政事 主權同知樞密院事 馬廷勳督院 似道以似道為太保 泰領中書省事 泰忠自落即見親任 密謀天下莫不預焉 泰古主實命其謀謀治天下之大經 養民之良法 乘條上朝 泰與泰以古制之安於今 泰泰古主善之命下之日 泰百張一時人咸見錄用文物燦然 二朝王親上言乞盡以賴 泰泰古主即授賴忠光祿大夫 太保 泰領中書省事 泰忠既入拜 似道以天下為已任 知無不為矣

泰泰古主會計樞密中書省事 初召泰至 命入省議事 泰相安重素聞

衡石心慕之 反見於行館 既還 嘆服 至自訪以政事 泰泰古主 帝臨大學以御親司馬光從祀

丙寅二年正月 萬里龍初 萬里為開以道宣撫司 泰謀官久性峭直 臨事不能無言 似道嘗怒其輕發 至是似道去要君 出至汾州 拜開之萬里以身被帝云 自古無此君臣禮 似道不可復言 去似道不知所為 下殿臺 泰泰古主曰彼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 然此益益謀逐萬里 萬里亦四上疏乞辭 祿乃詔為湖安撫使 潭州

似道以季可為監察御史 實似道當國 宣諫言事 悉用庸懦 易制者為之 彈劾不敢自由 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 毛舉細過故事而

五月以王瑜泰知政事 包恢督樞密院事 恢所至以嚴為治 破

似道以似道為太保 泰領中書省事 泰忠自落即見親任 密謀天下莫不預焉 泰古主實命其謀謀治天下之大經 養民之良法 乘條上朝 泰與泰以古制之安於今 泰泰古主善之命下之日 泰百張一時人咸見錄用文物燦然 二朝王親上言乞盡以賴 泰泰古主即授賴忠光祿大夫 太保 泰領中書省事 泰忠既入拜 似道以天下為已任 知無不為矣

丁卯三月元年開至正月祀天地于廟立  
立如公民爲皇后  
今人可與對曰夫公之於國也猶天之有地也地不可無天而國不可無公也公之於國猶天之有地也地不可無天而國不可無公也

帝諸太學孔子行合祭禮以顯國尊孔子  
孔子行合祭禮以顯國尊孔子  
孔子行合祭禮以顯國尊孔子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宋徽宗  
人君以知人  
人君以知人  
人君以知人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宋徽宗  
人君以知人  
人君以知人  
人君以知人

司馬京尹所撰一切公事不關白不放行一時正人端士斥腰  
畫吏爭納賄以求美觀爲師問諸司郡守者皆曰無不可勝計一  
時貪風大肆兵於外匿不問民怨于下謀貪無厭放言者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宋徽宗  
人君以知人  
人君以知人  
人君以知人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宋徽宗  
人君以知人  
人君以知人  
人君以知人

戊辰四年元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方叔以舊東官... 觀望再相... 御以已官職... 以秋九月...





米價飢餓有死全活者衆

六月甲戌府師將縣學堂至而逃城中饑絕民大困

以許德備集賢大學士黎國子祭酒初衡上疏謂阿合馬

上疏政官良事不報因謝病請辭遂去至不降且命舉自

名劉泰自用天子之大權臣下亦與其實否則可容以位耶

計家不可使臣下有而臣之權乃拜衡集賢大學士黎國子祭

衡等十二人爲書長時所選第于皆幼稚得之如成人愛之

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謀議少服即科視以習書衡等生

少者則今皆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或十人自若引衡書

若手過無訛書移多惟衡欲周旋若果甚有解則止說終使使

連勝而後已嘗謂諸生此章書義有推之自見今日之事有可用石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宋度宗

大凡欲其爲行不盡說也無謂書中無幾有得何疑却得

無幾乃是其又謂教人與人正其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

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聞其所能而納諸書中其動

息而進退之其明曉而昭然之目如月積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

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覺其師教業下至童子亦知三

歲乃爲爲生人之道凡爲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兵衡又言爲

學治生最爲要務衡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弟子不以爲然其教

案古牒弘能人其地其外郭

冬十一月案古改國號曰元詔曰廣而宅爲分美名厚意也

亮以新羅廣義也舜因作號崇德初是之號名順唐即始封之

得邑皆徇其舊我太祖握符四辰天壽大版土等項有得請大賜名

可建號曰大元蓋取易乾元之義使衣袂劉秉忠請進國號

至甲午十二月而始稱元矣自王年而後及後漢有年漢文皇帝

得來

十二月初置士籍實以道欽制東門止心乃令御史陳伯木謂

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本鄉籍貫於科舉條例無礙

方許納卷又嚴後自撰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號稍異者則之覆試

之日爲常懷挾有李幼謙者少時戲離脫履者視之戲曰此衣身

者非而級黜時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士人議者笑之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宋度宗

至甲申八年元世祖至五月李順便統制張瑄將并救義陽

其元軍戰敗瑄皆死之何處瑄戰敗後其子以兵歸者之

不可支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

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自焚燬城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之者

雖新布其德廣漢兵至焚城掠奪因爲其糧食皆中載積草下浮

水而出謂鹿門既焚勢須自剄即被援至臨江元卒見積草多鈞

致欲爲焚之因凶者遂被援於是鄧鄧之路亦絕至是處多瘴死

士得城鄧山西兵其號勇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

鄧三人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推服鄧鄧統以援之及漢水方生乘

順流而下舟楫被滿下三刻起打江實先衝順流之風風破浪徑

犯軍時完兵舟散江無險可入關等衆統斷絕糧道數百轉戰

百二十里完兵皆被應以避其鋒城下城中久絕援糧關等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宋度宗

其元軍戰敗瑄皆死之何處瑄戰敗後其子以兵歸者之

不可支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其兵

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自焚燬城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之者

雖新布其德廣漢兵至焚城掠奪因爲其糧食皆中載積草下浮

水而出謂鹿門既焚勢須自剄即被援至臨江元卒見積草多鈞

致欲爲焚之因凶者遂被援於是鄧鄧之路亦絕至是處多瘴死

士得城鄧山西兵其號勇善戰者三千人求得民兵部轄張順

時名以故言路斷絕威福專行相視以戶

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陷漢英死  
焉天順於是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卽所守處縊死元兵  
入城牛馬死者三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有不可勝計湯養蒙亦轉

門界之王泉山縣名屬峽州縣名屬都縣名屬而下縣名屬臨署堡縣名屬春

乃張疑兵于嘉禾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郛城越七十里焚

船身由是馬賊發禁不就

國冬十一月以李鴻章奏為准東西兩省使陳奏為治江制置使  
廷之非知楊州縣知縣盧州府知府黃州府知府分所部兩准為二  
司故以准西府知府以先事簡便道王王陳提民以球進自小官歷  
要遂著奏共

甲戌十年元正春正月己卯朔未新舊曆有氣如舊曆  
一邑

以通以母老古俗起復之時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泊夷  
切以天子廟號之起墳擬山陵太學博士陳壽師太學諸王上書  
切以爲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著感夫愚婦婦欲遂  
之公子降制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應及葬自宜棄事

立大雨中終日無散易位者及還朝閣上疏大怒必欲遣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七 宋度宗

帝不可乃改昭安通判  
秋七月帝崩皇子則即位皇太后謝氏在 臨朝稱制封兄臣  
爲吉王弟爲信王詔貴似道衛班起居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母

后曰皇太后 後宗馬太子時以對內閣立清色故事學士  
年五十五 宗馬太子時以對內閣立清色故事學士  
已而失勢矣

宋度宗 帝崩皇子則即位皇太后謝氏在 臨朝稱制封兄臣  
爲吉王弟爲信王詔貴似道衛班起居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母

而君臣安不以爲虞能飲深宵微湖山玩威儀日越急制施百

姓曉得上當天心俯選民教提提庫庫而折衝而學不亦親王焉  
今日之君者有一內郡何事多矣矣蓋出之江干以廣外帥其  
曉見矣可七十餘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軍若距百里而屯

舟長淮江來游獵何事則東西督撫守並用力斗相傾軋則不絕  
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勢則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登立爲統制  
分東西一府以任其公率然之勢此上策也次則聘使無益于

我使彼得以爲聯絡而隨之許餘歲解以緩師期不三年邊  
庭稍休 頃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策果不得行則  
天敗我者君自悔 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以適得書抵之千地日窮

賊狂 取兩乃中以危法廢斥之  
補道 宋度宗 帝崩皇子則即位皇太后謝氏在 臨朝稱制封兄臣  
爲吉王弟爲信王詔貴似道衛班起居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母

八月大霖雨大日山崩 帝崩皇子則即位皇太后謝氏在 臨朝稱制封兄臣  
爲吉王弟爲信王詔貴似道衛班起居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母

言名 臨安縣 縣民死者無算  
言名 臨安縣 縣民死者無算

然不其王仲至是宋元主驚謂左右曰乘忠事數三十年小心慎  
密不慮險言無虞其陰陽術數之精古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

知之他公不得與聞也 昭太真趙國公議之負

元帝中書平章軍國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師海陵元  
王名諱之曰乞之善居江南者僅曹彬一人汝能不投足乎此  
九月元王以檄以伯顏自襄陽趨鄂州伯顏以鄂州自襄  
陽趨淮陰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鄂州清江伯顏不許日晷  
詔將級級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

冬十月元伯顏侵鄂州今湖北漢陽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元兵入漢水  
取漢陽今湖北漢陽及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力戰元兵莫能進  
伯顏入漢水取漢陽及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力戰元兵莫能進  
伯顏入漢水取漢陽及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力戰元兵莫能進

十一月以時天察議淮東制置司事李處之在淮陷秀夫名  
靜求向求入伯無僱更至關張王友驤秀夫獨欲焉無一或時憂  
宋之六十一 宋度宗

某府中於終日未嘗有衣食至其家事皆治處之離改  
官不使去也

十二月元伯顏侵陽邏堡在黃州府黃岡縣師拒之元兩水遂自黃  
山城今湖北黃岡趨漢口伯顏至蔡州今湖北蔡州伯顏將期渡江令諸將皆趨漢  
口伯顏以渡河水口意已自有守禦不若同往輪河口今湖北漢口  
河中從陽邏堡西涉漢口今湖北漢口入江更無阻甚便伯顏從  
之時以精兵守上流其勢甚固伯顏乃趨漢陽圍之聲言取漢口  
渡江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伯顏以精兵五千據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剌罕將奇兵渡  
漢口渡江之速從沙洲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

以方字儀曹着李入入北齊錄杜皆顯官  
湖曰天兵謀嗣未故其拒元則為咄咄所笑劉琨但  
可斷失此也尤無

十九

昌文樓爲郎  
公樓設雲中  
但館不以爲  
芭樓志  
何謂船上  
吾作不必言  
或  
史爲小人而  
作  
夏情花前  
似此上未出  
柳垂柳

— 11 —

史 66—703

羅陽脈絡不貫非臣賢望前是必不能通其倫遂發令不幸亨亨  
中矣向使先帝及兩宮王太公卿大夫士以臣言信處臣之出  
當不使忽忽震震若此全可以留取是時似道專權行止自由妄  
歸臣于上下以自解于是抽諸路精兵凡士二萬人以行金剛車  
之舟船相銜自有標果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權臣不  
得擅行又以所親信譚震為殿前總管兵進次于蕪湖遣人通旨  
以議和

二月以岳州為沿江招討大使岳州帥次于高郵岳州府初  
與陽旸失乃自江陵上疏請益兵陽旸凡遠戍不吝抽減實  
似道不聽及將出師乃召岳州為招討便就建康府庫券以援江  
上諸郡岳州受詔即日遣以妻上託其愛將金明統其子曰我不  
有國家所必不負我遂行其似道過于蕪湖似道撫岳州自不信

公言以至平此因問岳州何向曰平江南無二十乾淨地某去壽一  
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就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野皆元兵  
岳州知事不可成嘆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將終為國一死何死死  
無益耳乃乃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似道自岳州還遣元俘安撫以為子貢相道伯相傳遣宋京  
如元軍謂臣宋歲幣如開闢約伯相不許開利謂伯相曰宋人無  
信信者進兵進似道不聽志已降州縣矣夏難定若實欲和侯似  
道自來伯相乃令千戶錢加及與宋京俱來客書囑君臣相率納土  
即實開似道不答



通其前部正司武衛國忠

元入狗嶺山知州唐毅相 江蘇死之通判蕭同以城降

元軍入鎮境縣州民年城元遣使來取降狀通判蕭同微服

降震叱之曰我公偷生負國孤城中小年感震憂元使者已

軍登陴聚皆震入坐府中元軍執兩使署將震於地不屈

死之洵初開其破壁地也山後圍倫其害已止水人與

其意及城欲破兩里執門人陳備詳曰大勢不可為衆難不在

當與國為存亡遂止水死左右及子綱相繼投河內積屍如

日狗嶺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

沿江制置大使趙清泰建康而進建康既無主帥則江東不可守

矣知鎮江府洪起長知寧國府趙興可知隆興府

軍兵鄭施官報而逃知和州王景知太平州孟知祥知無為軍

網鑑大全 卷之六十一 宋高宗紀 二十三

劉權皆以城降于元

元入狗嶺江知州唐毅死之

復以爲請詔下公卿雜議王楙以已不得與大計上疏乞罷政不待

報從出門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

江蘇死之通判蕭同以城降

元軍入鎮境縣州民年城元遣使來取降狀通判蕭同微服

降震叱之曰我公偷生負國孤城中小年感震憂元使者已

軍登陴聚皆震入坐府中元軍執兩使署將震於地不屈

博獵虎大雅曰國家養育庶民三百餘年一旦有變天下共驚

人一騎赴奔焉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天下臣義上將有

開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

在蒙華下生自奉甚厚發後稍望至是痛自抑損畫以家資爲軍費

每與賓客飲酒及時事輒流涕擗几言曰衆人之業者人之憂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食人之資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爲之感動

遷都途中乃召嚴計奏伏以主帥雖推委之權部曲皆餘公大開  
而出羽火箭入官所費倉庫中過計是之援金延廣  
鑑元伯顏入建康府都統伯顏驕城統制將江東大倉居民之  
食伯顏倉賑之且遣醫治疫民大悅魯元至有詔以時方暑不利  
行師秋再舉伯顏止言曰臣等連戰凱旋其吹風馳電擊取之志  
後少則遲回奈海島倭後接美先事提督臣此軍朕不從其計  
也

鑑設官文煥陳范范文煥通和議使  
鑑以一鑄陳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備兵  
中諭多不合空中請建督于京師督諸路軍馬勅王莽令濟軍各  
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士七萬五千以益邊防且爲賞給一兵付教場  
教閱

大全

卷之六十七

二十

鑑初創置鑑官及歸田里初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太皇太后遣使  
召還鑑相十祠韓慶之死鑑明其無他爲御史王應龍所劾則一官  
放歸田里鄉居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爲滿朝歡  
鑑復失濟向上驛官彭寶富似道黨人有差御史陳過潘又請削寶  
寶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則肥翁飽飽於官陽軍罷鑑鑒中王庭劉良  
其等官

鑑元人人無錫知縣阮應得死之元人人常州守臣趙汝鑑出奔鈴  
幣戴文泰以城降之知平江府滑說友知廣德軍令狐致客以說降  
於元

鑑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耳將關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  
永進軍江寧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鑑有一臣闕于中天一星隕二星乃永元之患闕於中天乃世  
衛史一奎隕則宋亡之兆也

五部鎮撫使官文輝將兵入衛文福殺使官文輝入江州  
文輝執政官十文及翁等皆侍從臺議棄官逃去者數十人  
文輝左正官李可兩浙總督劉世明自廣東大皇太后聞之詔成云  
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官與禍君過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  
出一言以救國憂乎內而照保時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兼職耳目  
之司不能為繁三執政交不能倡率羣工芳且表裏合謀後  
隨聲應命日讀實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生何面目  
人死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負國辜者御史臺  
廷察問開密不能禁也

元帝康布實至獨松關關在蘇州守將張鴻儒之殺之  
元帝禮部尚書廉希賢部侍郎張忠範奉國書來至廉希賢  
請云德伯顏一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請遂以  
兵五百送之但願仍下今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行侵擾等至  
獨松關張鴻儒部曲殺忠範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  
書元帝言殺死信使乃遣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詠之願除  
諸罷兵過姑伯顏曰彼為詐詔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  
令彼速降乃遣諸事官張綱同使人還臨安州至平江殺之  
四月元入入廣德縣知縣王汝英死之元兵汴水城府在廣德縣  
統帥監鎮司馬勞永以死之

元阿朮進侵江陵宣撫使朱禪制置使高遂以城降阿朮  
洋入城張孫遂招景湖北路郡縣於是歸順復得豐慶辰元鎮密德  
門門諸郡相繼陷沒阿朮承制復命復其土疆孫遂王都疾  
死是江陵提關元至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朮海運係軍守鄂朕  
常憂之恐鄂運兵順流而東人心未定必動城內應根不勝憂

謂小比庭人能覆全制江蘇關之墮落吳君東兵全無虞也  
以福于瑄南之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紹興府為權密副使即所部兵入衛貢不至  
元阿朮寇宜揚州守將李庭芝遣兵出城與吳王伯璘  
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所部圍守揚州阿朮遣兵持降  
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糧糧制張俊出戰招降庭芝之類景果招降  
庭芝復焚其書景俊首于市時出牛酒金帛犒將士大入感激自  
奮焚阿朮攻黃州百兩成與庭芝而帥兵大戰于老鵝潭敗阿朮  
來勝進趨揚州吳王為三疊迎之於三里溝敗之阿朮退才  
之阿朮反戰至揚州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阿朮來而元  
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誘之才  
將回躍馬出衆奮太刀直前而弘範弘範反響迎刺之而回應手

而作元立陣者歡聲震地相繼陷阿朮與弘範退之自相踐踏與  
陷深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力校夫擲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  
遂以身死元軍進趨揚州南門  
綱賜資州處士劉奎和贈給張師事陶鑄諭旨以必有真賞心地  
刻若一入而後可其陳陽陽受命遂得開開源之秘趙松栢楊栢  
相繼薦於朝詔與州教授基圖紹興和於發諸賢亮之為人自號長嘯  
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更於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  
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遂以爲贊費之徒其辭得立志  
居敬之言由是以質實樸素自勵律身治家以嚴飭默皆師至是  
賜給文正贈相承事即

紹興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元府在子真滬東安馬鈴

卷之六十七  
元阿朮寇宜揚州守將李庭芝遣兵出城與吳王伯璘  
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所部圍守揚州阿朮遣兵持降  
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糧糧制張俊出戰招降庭芝之類景果招降  
庭芝復焚其書景俊首于市時出牛酒金帛犒將士大入感激自  
奮焚阿朮攻黃州百兩成與庭芝而帥兵大戰于老鵝潭敗阿朮  
來勝進趨揚州吳王為三疊迎之於三里溝敗之阿朮退才  
之阿朮反戰至揚州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阿朮來而元  
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誘之才  
將回躍馬出衆奮太刀直前而弘範弘範反響迎刺之而回應手

卷之六十七  
而作元立陣者歡聲震地相繼陷阿朮與弘範退之自相踐踏與  
陷深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力校夫擲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  
遂以身死元軍進趨揚州南門  
綱賜資州處士劉奎和贈給張師事陶鑄諭旨以必有真賞心地  
刻若一入而後可其陳陽陽受命遂得開開源之秘趙松栢楊栢  
相繼薦於朝詔與州教授基圖紹興和於發諸賢亮之為人自號長嘯  
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更於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  
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遂以爲贊費之徒其辭得立志  
居敬之言由是以質實樸素自勵律身治家以嚴飭默皆師至是  
賜給文正贈相承事即





密中于溫州以親老為辭太后乃自為書遣其母楊氏使歸

乃赴召

元阿黑湖溫州先是奉命至溫元好騎已入相陰谷

請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前結密為為縛縛特務楊柳江

修望及元兵至希希方守禦

元阿黑湖楊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

藉相繼而李慶之志益堅伯顏至海頭遂議深入渡江分兵東

下

元伯顏及阿答海將軍以呂文煥為溫州通判常州告急大群

使尹王麻士龍張全永華將兵赴後士龍戰傷先死王戰五敗而

後殺傷數千人復殺殘卒五百與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

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元伯顏大令

十一日元將阿剌罕破銀樹東龍威將趙淮之死之遂陷廣德

軍西安鎮守將陳明死之陳明中倉皇殺衛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

殺為兵號武定軍又入大祥入德于江無固去矣

元將宋和蘭等陷江西四軍都統衛治逆戰于撫州死之時

意萬石開州治開兵至奔楚皇都統衛治逆戰于撫州死之時

呼曰降者乎開首平曰開者已屠其兵矣元兵圍之數事何身

未謂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令劉德壽帥兵以金符遣之伯

不交使伯子誅之曰父死子安之伯子之曰汝行于市第云衛都

統平不謝汝怡然自解其衣謂刑遂死元遂取運昌石走入關

元人克常州屠其民知州趙德壽通判陳祐統制王安節皆

死之劉師勇亦擡至江時伯顏費昌關城告師勇安節力戰劉守伯

元伯顏大令

卷之六十七

元伯顏大令

元伯顏大令

元伯顏大令

元伯顏大令

元伯顏大令

見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後言

見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後言

而以文德字鍾孟為其部侍郎張成和議

以文德字鍾孟為其部侍郎張成和議

我卒致談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白太后求求封為小國太后

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官劉秉為之岳等至

烏郵為精從所殺

以文天祥發書樞密院事

先從文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將乃以兵入橋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出萬里之帳即元軍署江門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發獄

今亦降矣山曰侍郎國家大臣功小卒其世三世趙氏麻趙亡

何以生為萬里之帳即元軍署江門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發獄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綱目通判上相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降于常州伯獨得片文煥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伯類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玠偕往  
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伯類曰北朝君臣以宋為與國請退兵至江  
嘉興然後議議成與金帛犒師北朝兵以還宋兵也若欲殺我  
宗社則淮浙間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矣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類  
大為驚起呵斥天祥益自奮爭辯不屈伯類遂拘留之而遣醫監天  
祥參政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而致我伯類曰勿為君為  
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其古曰喉劍館伴韓  
汝弼之

謝安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與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為元宰  
相公為大元宰相無異丞相當權國亡與亡此男子心公夫下一統  
為大元宰相豈真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笑而拒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宋恭宗皇帝

謝安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與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為元宰  
相公為大元宰相無異丞相當權國亡與亡此男子心公夫下一統  
為大元宰相豈真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笑而拒之

謝安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與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為元宰  
相公為大元宰相無異丞相當權國亡與亡此男子心公夫下一統  
為大元宰相豈真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笑而拒之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又於其家

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南師嘗欲伯類張惠剛刺等府府府府府  
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節告勅詔官府及侍衛軍  
綱以伯類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吳玠偕往  
堂家鉤斜始充所請使如元嘉慶慶投感悉謂押和小人皆棄時  
美官政使畢即歸由是罷還天祥所部動主兵黨頗略北而逃  
歸

元人以天文祥北去伯類嘗引天祥與吳玠等同生天祥面見  
諭降國其質伯類失信已矣爰從旁諭解之天祥并其文機及其  
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道尚何言  
燦等相率伯類遂拘天祥使北行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宋恭宗皇帝

伯類使范文虎追金王厲王于婺州不及交州統攝權臨臨安初  
伯類報曰我將就死王使以殺追兵楊嘉猷等殺王及楊  
叔妃徒步唐山中者凡七日統制張公以兵數十追及王寢同走溫  
州居江心寺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宋恭宗皇帝

伯類以淮西叛陸元知鎮巢軍洪州死之禍歸元知也從伯類  
知鎮巢軍實既北降招禍不難使其從子往禍斬之元知攻城久不  
援師至城下以好語誘伯類軍入城伯類信之門殺而伏兵起執  
父子屠城中其泣殺伯子六人伯類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  
戮伯類曰以一命報宋朝同害入求活則失矣伯類大罵數言不  
止請自南而死以明不背國者流涕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宋恭宗皇帝

三月伯類入臨安城大將張瑄左右羅萬戶巡臨安城觀潮  
于浙江卷獅子臺觀潮安勝勝部分將時王亦自臨安至伯



○南宋紀

滿宗皇帝 諱慶宗長子恭宗庶兄初封益王元將伯廟入昭安

執恭帝北行母楊淑妃與其弟楊炎帥兵與王昀如湖州

航海至福州陳宏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因于五月壬戌寅

四月凡三年益王其所追崩于南劍之福州

丙子五月乙未朔陳宏中張世傑等奉益王鄭王昀于福州

有大將所遣上皇帝號度宗帝昀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改元

景炎上皇帝尊號為孝恭皇帝文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尊號升

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重拱嚴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

安府

以封廣王昀為衛王以陳宏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陳文龍鄭麟泰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使陸秀夫為右丞相院事

以納劍義為殿前都指揮使呂庭芝為右丞相兼太子太師

邵指南使

紹興為海州知府李邦彥國奉命入道出師復帝室

又天祥至自溫州以為右丞相知樞密院使都督諸路軍馬

以兩軍皆決于陳宏中而陳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

呂武招張傑于江准其為募兵于溫州

陳王主忽必烈廢德昭帝為瀛國公初至堅壁不與僑居館中且

除館舍家餼歸園仁且哭泣不食帝及太后至燕饗缺食進湯

伏地流涕稱水使無狀遂赴上都至元降封瀛國公其家皆

住杭越等司司掌至京師付之元主皆以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

易約曰曾似過國無優禮文士而武武臣等久種不食故望風

遂效死元遣使文忠等之曰以遺書汝曹特似道一人也

何倫如汝言則以道釋汝也固安

初遣宋少帝降元於瀛國公及世祖以公主配之一川內內安瀛

立勝數萬間置於其地以常法華其地則有賦課稅務者皆

赴而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以避學坊之役退居外子

明宗周王亦遣其弟合麻王亦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宋帝降元公知之乃乞為僧多給資糧以養其母

九

[illegible]

焉城遂陷再成不屈死

力以兵或東討賊。詔以兵各赴清溪。廣州叛爲云云。  
聞趙平即起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逃走。遂復韶州。新會。

卷之六十八

十

殺之消遂入廣州  
緬元阿里海濱國解江今在都統納失力護邊之阿里海濱使人招降  
降營發射之攻三月堡不解甲前後餘城城中死傷相積計無

鑑冬十月天祥帥師次汀州德化軍通判張日中德化先生聞天祥開將動士遂各起兵來應天祥遣趙時望發日中等德化先生一軍以取邵武興隆將一軍取邵武興隆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德化先生趙時望以取邵武興隆將一軍取邵武興隆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德化先生邵武興隆元入戰于邵武敗張武岡故校離間禮起兵復求豐縣亦死

天師爲賊所害  
漸趨滑州徙居於龍安元大賊王南雄敗結黨死之衆公始聞  
元人圍滑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收過小死  
十二月元兩刺史董文炳遁州知州李洋以城降王興學迎

戰于瑞安府今溫州府敗績死之知府方洪城降與畢弟與趙子孟條

陳宣中張世及觀察使李世達暨軍趙由琦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

如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

綱王和翁叛降元先是和翁基南創州徙行都遣人納款于元室

元軍侵福安翁翁爲內應送與王剛中同降

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  
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國而船不足乃掠其船并受其貨

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吳者空州等乃奉帝越湖州義興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宋徽宗 十一

王國存亡其志可嘉而足跡不絕如故海於是不復可爲  
夫三奇成矣光不思所以勸正偏力作四隅齊民不能使  
使天子走潮聞閩海邊道不遠人家咸來望而不復能增  
賦詠

高麗罪不可  
賦詠

萬一面風臣賊子反以旗在面  
 降之其惡有不所嗾言者耳  
 趙濟萊廣州道制懼副使方輿亦濟

元入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死之至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元軍

華何元共于境上華及粵元兵至城下通判曹繼孫以城降祝文龍

杭州文龍不食死

心可制之。雖屈而不屈。出其寶藏。之不可見。取食時果。遂  
鐵面。其理。處秀之。劉又。何。越。有大。節。是。守。義。手。拚。蛇。在。深。之。紙  
杜其忠。又可。得。而。以。受。誌。

張玠復瀘涪州遂敗元黨于瀘涪先東西川守將令兵萬人圍

慶輝子黜掠軍政不三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玉雖負重

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州三州及闡兵以平合而賈玒乃舉入威遠衛四出元軍悉敗

元以姚樞爲翰林學士承旨時宋侍從之臣及士子至上都皆令

先拜祝其學行而官之相仁忠義節才爲寡人之期凡有與諸者必忠告惟恐其言之不盡由是人莫不敬之。

元阿里海漚散靜江坑其良馬斃死之廣西州郡皆陷時阿里海漚爲書許望爲江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

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漕務蔡壘斷天陽永澄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隸以割其噶城遂破開內城城守文破之竊率死士

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里潮湮悉坑其民分兵戡廖木窪登縣署率州屬固堤司耶哥馬司等工役用及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宋徽宗  
丁二

帝在惠州之甲子門遭僞情奉表誣元軍請降吸都命其子元帥

丁丑景炎二年元祐四年春正月元昊刺入汀州文天祥移也

陳明卿曰吳濬  
濬不終  
漳州汀守黃去疾及吳濬峰元  
二月又羊未命吳濬死峰元因至漳州此月葬吳濬

文天祥以人義斬之

也。鑑三月文天祥復稱州將。陳瓊起兵復興化軍。瓊支龍從子。

五月文天祥自梅州由江西還復會昌縣屬贛州府張日中趙時震  
兵皆會之府實字宗白和州宗室也

張世傑復潮州

正期

進人張德興傳起兵。張德興自軍用。炎正朔元曆。中使

絕嗣本居貞不可謂君也賢所善郭將曰吾還軍汝就舉烽城程  
內外合發盡殺城中人并誦與德遇于交口稍戰敗溺死是時  
野入原案劉源

元中書平章政事廉伯公榮祐在江陰遠近病化及有疾召醫監元中書平章政事廉伯公榮祐在江陰遠近病化及有疾召醫

言  
以爲聖賢所授。遂將此仙術之云云。自無他。有法之聖女。  
劍聖莫伯顏亦曰。嚴金相中。聖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爲名。

六月天祥敗元人于潭州次于興國府城七月天祥建趙昀寶

帝母遷王朔州之公論

張世昌詩補遺  
東州齊世昌詩有是石太孫  
藥

元事數退兵相連全軍統帥劉隆中服及諸人所

足家丁民藝五百人應世傑標遣趙局目新復邵武軍  
國元臣國令格兵王崎安南雅安莊福安等謀殺國元以應表上

八日亡金月又天祥上表請大出師  
 師賢子金流言

[illegible]

六派大吏不怠煩之乃臣定議罷濬于永豐濬旁落任退王

貞統趙時局有異一軍問誰時官曰我姓文家以爲天機

天祐由是得與其長子道生麥杜河鄉處復常

耳何必然於是荆佐憂屬被執石曼死恒楚天祥誓士家爲亡

發明云：輕行而掩之曰襲。是時天祥敗走，諸將皆死，得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孟子曰：如使人之所敬莫甚於生，則凡可以爲生者，皆以固結之乎？孟子之所愛莫甚於死，則凡可以避死者，有不爲者，皆以固結之乎？

稱之者其  
實不然如  
子思公節之義也

九月帝遷朔州之淺水  
元將塔出等引兵入大庾嶺元  
帝將塔出與李恒呂歸義等以兵

人賓亡元台唆都潘書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寇追至

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喀爾喀是喀爾喀來援世倭遂解圍還後

元劉涓子積翁管通善十張世傑積翁亦主言兵力單弱若不整

從恐爲國計生靈之患云至原其勢而  
圖元夜陷黃州誓軍張繼與僧師死之元遣厚士原等爲兵變回

空山寨破之殺德興執其三子以去高麗姓名由是尋被殺列之

其所有非忠於王者者能如是哉  
蘭青陳文峻都至夏花開城拒  
龍冠之此書即繫死之訓父子皆能全節矣

蜀中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遂得驚疾深襲并漢帝選品平謝女賦至七里洋欲往白城陳客

講先往諭意度事不可忽然不廷  
戊寅二年五月帝昀降元世祖至元七年春正月帝往詔文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宋史卷一百一十八

日君之為臣不親於天子孫公卿大夫不親於天下則不為不衣之臣也

也遇船見賊兵果須元軍從後合擊之

城降王率兵戰不支歸索饒飲不得乃順流走

之逃被執至委西解方賊自起延壽遂將

日夜攻城遂入焚之凡相拒三日而賊殺之

收兵出海豐城

三月文天祥會兵于麗江通判以母及弟壁在惠州乃應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此其不可為國計者乃與賊立帝降年八歲矣

以臣為大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攝行府事

在行中樞然並下以朝衣衣衣衣衣衣衣

張張出使共秉政外總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進作皆出其手

運流離中猶曰吾天幸幸何如

張張出使共秉政外總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進作皆出其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師一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候供軍實

圖秋七月朔南朝遣使張良及提別劉應龍赴兵以應崖此節

劉永與南朝親之民周隆賢十一等感之大有眾數萬小者千

數主元主命南朝所遣使張良及提別劉應龍赴兵以應崖此節

馬羅道為元軍所敗南朝所遣使張良及提別劉應龍赴兵以應崖此節

趙與徐隆與徐不獲卒兵拒于白沙口宋幾州人執與略以降阿附

海建黎黎之由是南朝為安言陽州縣及八番羅開諸蠻皆附

王元

圖八月有星墜于廣壘初隕色紅大如其中爆烈約五既塵地聲如

噓雷一時頃止

圖加天附保封信國公孫德遠國公初天附開市郎仁表

自初敗于江西之罪亡入朝不許而加封晉中太康上幸父紀天

綱鑑大全

子通生復亡家屬憂

元以許衡為太學士衡得太史院事初劉秉忠請大明應廣

久歲以後天欲修正未及而卒元主思其言詔衡及賈善五柳工部

則比引衡別驗改正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

儀表乃作簡儀極儀屋天象珠璣儀仰儀立運儀理儀附關

凡日月快儀各定時儀諸簡言屬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安得

許衡之遂有是命

綱鑑十一月癸亥廣濟州道

元張弘範被執天附于五坡初天附朝陽新瀾劉子衡

集師會之盜賊張弘範引兵濟州陽之附方不支即其屋亡走

劉弘範之天附方極王板廣弘理兵空案察不及賊皆伏於

天附會軍中走于王雅義執之天附春臘子不死鄉瀾自劉子

俊自應徵天附其可死天賦後執天附其可死天賦後執天附其可死

而執天附其可死天賦後執天附其可死天賦後執天附其可死

禮見之天附其可死天賦後執天附其可死天賦後執天附其可死

客近之天附其可死天賦後執天附其可死天賦後執天附其可死

以從

圖十二月元主遣使賜劉永新金玉幣南朝在紹興有及太

臣家聚凡一員八十一所交被執南朝在紹興有及太

會僧人唐招顯相與貨家行甘得自金為僧食壯士泣諭之

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殺之爾等別無他志已過后四刻

生一左衛號自陳以下陳號收參其如言度在取道該參

山後樓齊樹為記

補遺元有德江府府縣界山後樓齊樹為記

綱鑑大全

水瀾淵宗之亡也非有司之失也非有司之失也非有司之失也

不從

元張弘範被執天附于五坡初天附朝陽新瀾劉子衡

集師會之盜賊張弘範引兵濟州陽之附方不支即其屋亡走

劉弘範之天附方極王板廣弘理兵空案察不及賊皆伏於

天附會軍中走于王雅義執之天附春臘子不死鄉瀾自劉子

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禮也



明倫彙編  
孝行典  
卷一百一十五

謝世雖以爲  
福抱元

此等事不可  
不察其可  
惡故臣臣  
人皆謂是  
事非謂是  
事非謂是  
事非謂是

綱鑑叢書  
卷之六十一

絕大風揚砂水不流爲凝者衆爲凝然我勝爲衆乎天字我殺  
何時畢竟有天吏將明破不曉殺人誰之我生之初何無父母我生  
之後復陽凡遇者有或曰一元之炁九龍都居五龍位四龍位服  
肉精自百州正氣歸地山河尊特大臣教養死城下而國覆生  
耳後得仙十二共受使太叔之功於下死重道保所賜○光聖創  
如此則歸國先日光白廢事我不敢言有相制約之山師三年身  
且苦思良安不可親非無城虎士如科一日不戒爲人擒獲解王  
殿下角兩雄相遇噴霧而去何代無戰爭未有修明矣爲民號  
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難戰戰方出繼德代說通曰臣等亦  
家難曰今日不出不即明日不而出不知何期時也今日臣等欲扶  
山北人氣欲河橫義義不臣一朝失昏風雨驟地火雷飛前星  
誰離誰堪填刻空流石浮血洋水渾井朝南船滿岸果公嗣自有此

平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驚大慟曰我必死矣嗣至北宮正德  
趙氏一舉而身無恙矣遂赴海死世襲葬之海濱世以楊太后為  
上最親之遺孀乃同拜廟號曰高陵山故高陵楊太后廟也  
大作舟人欲歸國岸間曰無以為也為我取香來至則曰天呼  
曰我為趙氏亦已矣美一君立復立一君今天下不我若者誰  
矣退則立趙氏以存祀其公若此豈天意耶若夫不我若者誰  
則大風風舟舟亦遂歸世傳趙太后崩時其君李后居里廟則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大風風舟舟亦遂歸世傳趙太后崩時其君李后居里廟則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出海為其下所殺元朝崩時亦葬於海不能復葬者李后之

綱鑑大全

卷之六十八  
宋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宋高宗皇帝建炎元年

[illegible]

○右南宋始高宗建炎元年未五月終帝昀祥興二年巳卯二月共一百五十二年。○通內家妃太祖庚申正月纂周終帝昀巳卯二月共三百二十年。○右帝昀巳卯在午會歷過三千四百九十六年。

太祖太宗真仁英

神哲以降徽欽行  
度恭端曷運祚傾